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四)

編祺曾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175376~~

LI DING TSU.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10B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四)

編 祺 曾 吳

行 發 館 書 印



舊小說

已集目錄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錢烈女墓誌 王猷定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梁烈婦傳 王猷定

湯琵琶傳 王猷定

義虎記 王猷定

賣酒者傳 魏禧

吳孝子傳 魏禧

彭夫人家傳 魏禧

大鐵椎傳 魏禧

邱維屏傳 魏禧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柳敬亭傳 吳偉業

黃孝子傳 歸莊

萬里尋兄記 黃宗巖

馬伶傳 侯方域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李姬傳 侯方域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吳伯裔伯胤傳 侯方域

寧南侯傳 侯方域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小青傳 闕名

神鉞記 徐芳

柳夫人小傳 徐芳

換心記 徐芳

乞者王翁傳 徐芳

奇女子傳 徐芳

化虎記 徐芳

義犬記 徐芳

林四娘記 林雲銘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宋連璧傳 李煥章

汪十四傳 徐士俊

焚琴子傳 顧彩

髯樵傳 顧彩

秦淮健兒傳 李漁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毛女傳 陳鼎

王義士傳 陳鼎

愛鐵道人傳 陳鼎

狗皮道士傳 陳鼎

烈狐傳 陳鼎

八大山人傳 陳鼎

義牛傳 陳鼎

彭望祖傳 陳鼎

薛衣道人傳 陳鼎

孝犬傳 陳鼎

活死人傳 陳鼎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李公起傳 周亮工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王王屋傳 周亮工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五人傳 吳肅公

王翠翹傳 余懷

鬼孝子傳 宋曹

義猴傳 宋曹

紀盜 楊衡選

戴南枝傳 潘耒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方苞

高節婦傳方苞

方任二貞婦傳方苞

獄中雜記方苞

黃孝子事略汪琬

王烈女傳汪琬

江天一傳汪琬

邵宗元傳汪琬

書沈通明事汪琬

乙邦才傳汪琬

申甫傳汪琬

趙希乾傳甘表

畫網巾先生傳戴名世

萬夫雄打虎傳張惣

鬼母傳李清

舊小說 十六 已集目錄

過百齡傳 秦松齡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圓圓傳 陸次雲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跳月記 陸次雲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似見篇序 陸次雲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沈孚中傳 陸次雲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程弱文傳 羅坤

劉醫記 陳玉瑾

銀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瑾

邵士梅傳 陸鳴珂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沈雲英傳 毛奇齡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中山紀略 張學禮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天同一生傳 王錫闡

無悶先生傳 應擢謙

汪烈婦傳 王槃

廖氏傳 李良年

湯中丞雜記 馮景

奇奴傳 馮景

王山傳 馮景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閻典史傳 邵長蘅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黃烈婦傳 邵長蘅

賀向峻汪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孝節婦鄭氏傳 略章藻功

記縊鬼 王明德

會仙記 徐階鳳

髯參軍傳 徐瑤

太恨生傳 徐瑤

姍姍傳 黃永

啞孝子傳 王潔

核工記 宋起鳳

記古鐵條 詹鍾玉

楊老癡傳 施閏章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閏章

三烈婦傳 施閏章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書顧伶事 楊繩武

書趙萬全事 胡天游

書侯振東 胡天游

書李晉福 胡天游

司衡君傳 胡天游

女李三傳 胡天游

申自然傳 儲方慶

三烈女紀略 王步青

王烈女墓誌銘 毛際可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看花述異記 王倬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

閔孝子傳 吳晉

餓鄉記 藍鼎元

宋道人傳 王士禎

婉蘭傳 徐岳

瓊枝曼仙記 徐岳

啞道人傳 徐岳

義貓記 徐岳

天婚記 徐岳

書譚半城事 陳祖范

書麻城獄 袁枚

徐夫人受封記 袁枚

書魯亮儕 袁枚

書王士俊 袁枚

口技記 東軒主人

記呂尚義破賊事 李紱

毛生樂宮譜

蕊宮仙史樂宮譜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姚鼐

書王勳還金事牛運震

沈雲英傳夏之蓉

書文衡山遺事李果

張烈女傳王太岳

蔡鵬傳程嗣立

書孝豐縣知縣李夢登事章學誠

書鍾錫朋吳應達

鄭湛若傳吳蘭修

記老神仙事方亨咸

武風子傳方亨咸

一瓢子傳嚴首昇

丁藥園外傳林鏊

顧玉川傳曹禾

名捕傳姚某

無名生傳 車騰芳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書楊氏婢 梅曾亮

荆南苗俗記 魏祝亭

兩粵獠俗記 魏祝亭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薛福成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薛福成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薛福成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薛福成

書靈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薛福成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薛福成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書涿州獄 薛福成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巴黎賽會紀略 黎庶昌

卜來敦記 黎庶昌

訪徐福墓記 黎庶昌

遊越南記 闕名

義火可握國記 闕名

蒿菴閒語 一則 張爾岐

書事 七則 陳貞慧

婦人集 三則 陳其年

茶餘客話 二十則 阮葵生

諾皋廣志 十八則 徐芳

隴蜀遺聞 一則 王士正

劍俠傳 二則 王士正

皇華紀聞 二則 王士正

舊小說 十六 已集目錄

湖孺雜記 九則 陸次雲

北墅奇書 四則 陸次雲

桐谿織志志遺 一則 陸次雲

彤史拾遺 三則 毛奇齡

武宗外紀 三則 毛奇齡

因樹屋書影 六則 周亮工

螻齋詩話 二則 施閏章

矩齋雜記 六則 施閏章

寧古塔志 七則 方拱乾

建文帝後紀 一則 邵遠平

塵餘 三則 曹宗璠

石里雜識 五則 張尙瑗

香天談藪 一則 吳雷發

吳語 一則 戴延年

秋鐙叢語 五則 戴延年

嗒史 三則 王煒

仁恕堂筆記 十五則 黎士宏

東城雜記 二則 厲鶚

談虎 五則 趙彪詔

閱微草堂筆記 凡五種 紀昀

灤陽消夏錄 三十三則

如是我聞 二十五則

槐西雜志 三十則

姑妄聽之 四十則

灤陽續錄 二十二則

觚賸 鈕琇

人觚 二則

事觚 六則

物觚 六則

燕觚 二則

豫觚 三則

秦觚 一則

吳觚二則

邯鄲士人小傳六則 鄭方坤

板橋雜記九則 俞懷

續板橋雜記五則 珠泉居士

雪鴻記二則 珠泉居士

粵雅堂今世說六則 王暉

嘯亭雜錄六則 禮親王

嘯亭續錄三則 禮親王

遼詩話二則 周春

簷曝雜記十四則 趙翼

聞見偶錄十三則 朱象賢

宸垣識餘五則 吳長元

東齋脞語一則 吳翊鳳

維西見聞記三則 余慶遠

張氏卮言十二則 張元寶

山齋客譚三十九則 景星杓

隆平記事 三則 史冊

人海記 三則 查慎行

柳邊紀略 五則 楊寶

愚菴雜著 二則 朱鶴齡

秋燈錄 十四則 闕名

西神叢話 十九則 黃蛟起

夢闌瑣筆 十四則 楊復吉

碧血錄 一則 黃煜

履園叢話 六十二則 錢泳

金川瑣記 十二則 李心衡

東臬雜鈔 八則 董潮

滇南憶舊錄 二則 張潮

南越筆記 七則 李調元

蔗尾叢談 八則 李調元

客窗涉筆 二則 闕名

聞見卮言 一則 顧埜美

舊小說 十六 已集目錄

樵書一則 來集之

劬菴偶筆二則 闕名

柳軒叢談一則 闕名

嘯虹筆記一則 闕名

守一齋筆記十九則 金捧闡

兩般秋雨盦隨筆十則 梁紹壬

六如居士外集六則 唐仲冕

右台仙館筆記六十八則 俞樾

庸盦筆記九則 薛福成

郎潛紀聞七則 陳康祺

暹羅考略一則 龔堃

粵遊小志一則 張心泰

苗疆風俗考一則 嚴如煜

黑龍江外記二則 西清

舊小說

己集一 清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卽公次清憲次清窠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餼脯饑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窠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塞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舁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趣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猶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側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奉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僮尙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帛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廁旁躍出乞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乞告鄰人

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錢烈女墓誌

王猷定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項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床。閣闌。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槌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穠。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曆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奮身而出。斷一梃爲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扶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於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悲恨。乃鐫其梃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民居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泔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裕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

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筯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惶懼公按行城堡脩守禦拓戍邏凡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世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拒守旣夕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公與烈婦決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纒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礮石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囊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馬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蹙蹙遶城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

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係纆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語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燮。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燄中。老嫗急拔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於亂屍中。救之。越三日更甦。而烈婦則已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橋。每歎歔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列。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矗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恆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聞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今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鬻策。忽思母痛。遂別將。

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鬢築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淒然許爲君立傳。

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義虎記

王猷定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薜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徬徨遠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甕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出。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力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棚。矛挺銳。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無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且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曰。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

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賣酒者傳

魏 禧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筭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重貲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曰。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快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宅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無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

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吳孝子傳

魏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曰。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無效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都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卻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瘡。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

十二晝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卽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秦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鬪。旣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旣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彭夫人家傳

魏禧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爲塾江主簿。父懋恕。貢士。爲密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述公幼孤。大父及大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權。公故負氣。概有凶。隸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間。夜則令公臥內壁。曰。來我死之。君得跳去。公耽酒。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爲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爲賊陷。長女罵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往田間。擷稻先熟者。舂溢米以啖姑。自拾秬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

絡繹數千人。夫人支吾中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爲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修。訓練儲備四事甚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櫬返里舍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鄉路絕。故瘞母平陽。而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山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挺刃。篝火坐。公鼾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公曰。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死。後五年。公撫貴陽。多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姻。王將軍者。素豪邁。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曰。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爲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爲人。而戒諸子勿從之遊。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奮言。爲人所凌踐。奮慍不肯護。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沒。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爲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爲嫌乎。已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之。公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至雲南。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以是死。夫人好種樹。家居

鄧西鄙茱萸河。暇則督家僮種榆柳。森然成行列。翁姑墓松柏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于烈女墳。常撫樹流涕。公有友德于公。死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爲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魏禧曰。余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略。雖賢豪士何以加。夫人固鄧產。其智量何其相似也。甲申聞變。不食。投江幾死。又過人遠矣。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觜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

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墜。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材。不必爲人用。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邱維屏傳

魏禧

邱維屏。字邦士。寧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壻也。祖一鵬。萬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隣家。久不至。使人矚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旣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氣。涌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冠

敵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曆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勦說易數曆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旣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會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饒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尙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

書鄭仰田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蹶蹙。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

錢謙益

授以折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折字爲端。久而與之遊。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爾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尙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浪踰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綏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韞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閒暇。鼻息煦煦。然談笑大噓。至夜分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穴竈窳之事。公母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襍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

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語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於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喜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詣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怡嗚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也，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

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傲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瑞。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竅。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貲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郤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損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礮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也。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

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悲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檣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乃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歛歔洒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衡。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黃孝子傳

歸莊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本。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卽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

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掇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履。啓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擊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嘆息。顧以爲困憊如此。而前途尙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子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菁。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煙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茆溪沙之中。往往得虎迹。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嶮。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

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嵬，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鶴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兩歷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邊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之。驗票慰勞，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驢，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始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浙江，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步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哭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簾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

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嘆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資父曰苟能往資尙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目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州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氈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贖贈而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己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復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惴惴累日因留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甑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擄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步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寧勝兵所

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願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桂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涼。寂無煙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乃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舵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五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照。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爲。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鏞。省其父留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

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聲名者之所能爲哉。

歸莊曰。篇中敍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

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旣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齋。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旣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爲馬狗。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詢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

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則尙有士大夫卒無。

李姬傳

侯方域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極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

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願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穆穆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踈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

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碗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惻但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呐呐罵，又不止。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狙獵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吳伯裔伯胤傳

侯方域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

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沈練英博。慷慨負丈夫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旣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尙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尙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爲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寧南侯傳

侯方域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囊。馳馬刼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旣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

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己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錫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運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譎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剿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頰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至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

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遺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堅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與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微呆子正當秋之日。戲門簡出。氈有鍼。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諼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盃。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幃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幃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旣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獐獐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床聲。夫叱大兒聲。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嘆。以爲妙絕也。旣而夫上床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床寢。小兒亦漸欲睡。夫胸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响畢絕。撤屏眎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
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早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
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
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嫺儀則。而風期異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
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啞。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
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徒之孤山別業。誠曰。
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
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譴躍。倏東倏西。姬
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嘗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矚婦已醉。徐語姬。
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
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悞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
諷曰。子旣嫺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
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
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
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

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嘆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闕。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藥床頭。嘆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冶服擁。撲欹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照寫。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笑語。或扇茶鐺。簡圖畫。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潛下一。慟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轉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啓視之。敍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二十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牕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翦聲小。又是孤鳴唳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

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牕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是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溶溶。澹澹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玉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鬢。偷近郎側。將無似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猶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

少受天穎。機警靈捷。豐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縞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蜨。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坐我綠陰牀。髻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神鉞記

徐芳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諍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悵曰。媪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鈇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

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闕而搏。假令神不誠。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劓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即使更入他廟。神之鉢亦皆能跳而馘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礮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鬻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柳夫人小傳

徐芳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烟。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老。覓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詠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鬢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鬢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髯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遜之。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逋。晚歲多難。益就窶感。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嗛宗伯公牆宇孤峻。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

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撞詬誅。極於虢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殉意。至是。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兔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梓。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候羸以存弱。趙杵曰。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絹下報尙書。而紓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蒼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尋之操。或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逐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脫如遺。豈不壯哉。

換心記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於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儻。呶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

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慚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噴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速治具饒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閣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摔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扣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槌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疢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摔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乞者王翁傳

徐芳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擊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憩門首。有頃戶啓。一小鬟捧盆

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粧奩盆中。而鬢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鬢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鬢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鬢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鬢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鬢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犇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鬢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囊漸裕。而所娶鬢。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鬢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耄。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頡云。噫。一乞人得金釧。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鬢。鬢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鬢得鬢。而免於乞。智也。使翁匿釧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

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悖卞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奇女子傳

徐芳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携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豔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繆戀不肯，妻憑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擲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矚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爲詩歌美之。皆

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厮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蒙檻之中。颺翩。縶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雖若折朽。其深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遙盱郡之變。里有長年爲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苙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弁。夫門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讎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厮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豔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馘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化虎記

徐芳

年來予鄉多虎。嚙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

躬未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遂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邨李微輩。卽皆易皮換面而出。未有溷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義犬記

徐芳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卻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

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緹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投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攝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遂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復奮怒於一嚙，而讎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狷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誦。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卻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鑿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礮。矢礮火不燃。檢輦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氎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慚愧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林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獮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豔粧。嬈嬈婷婷而至。其衣皆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

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廬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歛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座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權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

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濕。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閨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慙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翦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朶。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熨束雅淡神姿。豔發顧盼。娥媚不可描畫。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若有一物鎮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歎歎。既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柬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大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賸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

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廋詞贈答。切責之。命遊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魈木魅之疑也。自爾蹤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詞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婆婆屹立不可攀。巨靈鼉屨崢嶸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游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煙。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峨兩山一畫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游不竟日。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崑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嫋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鬪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焉。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臯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囂徒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囂。非受糜於炎炙。則必逃之颺颺之徑。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懼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

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鬱。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鐫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燭無光。藥鏘狼籍。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勻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特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潞野。遊惠山。歷毗陵。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桃儻橫侮。皆假貨賂賄。以蟬脫之。短械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闈事畢。始見之一。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

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姬至如臯。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臯。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硯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中西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榻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

雖然。歷之風波。疾戾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姬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艷。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盤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瀾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脣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藥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

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未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霑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似沈香著火上。烟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沈香內。革沈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噀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魂夢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迴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爇時亦以不見。

烟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班。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毳毼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尙未著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局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慢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卽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艷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人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麕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鱖骨如白玉。油蜆如鱈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如雞墜。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瓢。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也。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宋連璧傳

李煥章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獬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啣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洞。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鞋聲。至。璧曰。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卽燕。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瘡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狠。傾善類。爲逆閣復讎。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

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常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汪十四傳

徐士俊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嘯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聞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至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也。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

頭陳之俎豆。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况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刼妾之老母。與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偪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國返新安終老也。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焚琴子傳

顧彩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

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游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以哭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旁。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慚。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

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鵠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風流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髯樵傳

顧彩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上。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曰。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檜毆。血流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

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士。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且冒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並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嚮身爲顯者輿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髻得間。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顧子曰。義哉髻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况樵子乎。髻無姓名。吾師吳頌筇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髻梗概。亦可以知所儆乎。

秦淮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閔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扑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瓊瓊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犇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狎邪。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矣。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醜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鑿功於邊陲。

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驚喉空。後生一發飲羽。驚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噤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問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邨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刳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

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納袖中。乃治鷄黍爲歡。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談諧。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呐呐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反。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卽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者裂於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衆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問

罪之師。旦暮卽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卽有伏戈反向。冀邀功於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卽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杵白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於殉難。無纖毫內顧於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纒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殮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叵測。旣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察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藐法者疾之若讎。乘此紀綱蔑絕之時。保無遷怒於噍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衆射之的。此卽當日程嬰杵白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白匿假孤於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杵白而殺之。真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此時則徧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旣三倍於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白而殺之。其難之尤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於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於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篆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

後至。執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耿割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計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況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留。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立妻有殊色。趙將納之。嘆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讎。而玷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於倫表。時耿鄭不睦。鄭疆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於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困苦備嘗。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於海。倫表遣人迎諸孤。爲扶櫬還鄉。計詎料鄭兵伏於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關。乞聖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知己於地下。觸項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強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於此矣。自是日漸尪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於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固宜。但聞兩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幡然失色。乃詣諸棺所。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勿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勿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於道。而死於家。天報善人。

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子曰：吾兒易簀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於中堂，祀東南西北及中央土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斬伯道以嗣，皆若前車之旣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爲之哉。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鎮，少聞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闔如也。庭一碑，藤蘿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旁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蘿，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待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奧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

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考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概不乏云。

毛女傳

陳鼎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淑。歸士宏。閱三載而無子。乃往禱少室焉。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返。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衰。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王義士傳

陳鼎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雍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彿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彷彿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勿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之義。而欲脫其妻。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泉人感之。斂金贖之。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舞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愛鐵道人傳

陳鼎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菰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

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千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狗皮道士傳

陳鼎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旣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襁褓小兒哉。

烈狐傳

陳鼎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卽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徒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徒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遠圃扉卽不見。葛愈疑之。使人私矚之。見圃內高堂大廈。畫棟雕樑。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齎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豔。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八大山傳

陳鼎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

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恢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暗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癲。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大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癲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癲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不可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亦從富貴中來。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癲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癲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癲不可及也。

義牛傳

陳鼎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

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卽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輟。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飽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彭望祖傳

陳鼎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卽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

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撒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薛衣道人傳

陳鼎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有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傅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駭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尙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尙可以治。急以銀鍼。紮其頭於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

謂後世無畸人哉。

孝犬傳

陳鼎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髀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卽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旣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五犬之慤慤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活死人傳

陳鼎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旣而止。妙高峯。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

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唐仲言傳

周亮工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囁。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喜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祕異。迥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探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蔑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疏放句。云出於向秀賦。

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世居品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趺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荒典。每有經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爲妻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卽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頽然。揮洒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祕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遇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

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大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陳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蕊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爲幸。先生以應酬頗煩。時避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刳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坡諸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僅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雒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由察其淺深。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溪文大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庚辰。予幸博一第。始辭其家塾。別先生云。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爲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矣。奈何。

以身爲衆倡。時撫軍高公慮城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視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危。先生髻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息。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玉炙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雋。三子允雋。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沈。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雋。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餒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不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子弟靖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濰。遂如濰。爲述先生永訣言。吾生平爲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音。今藐諸孤。撫於予家。予官南台。徧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之風流亦得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倘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概如此。以俟先生之知交採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予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啓

中。予以闖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間關寓子。酒間片言。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知矣。

王王屋傳

周亮工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斥。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狂士也。舉以鄉。戊辰計偕。度己文必入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談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未復雜以劇戲事。撒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倅急剛鯁。會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搆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繁。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愬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矐眚孤貧。鳩杖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贖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淚。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三十四。憤恚矢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己。卽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序而梓於秣陵。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

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蓋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襪。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蹙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樁。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咸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宵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舢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呪。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

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闢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某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旬旬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讒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訛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咸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

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命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針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掃括爨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贖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

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浼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佑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滅。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瑟瑟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趣前唾耳語戚。久之。復陽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嫺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與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盡鑄於祠右。

五人傳

吳肅公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舸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韋於是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頰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爲贖或趣裝走京師搗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端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髀吏部昇肩輿衆爭弔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鑰紐鐐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

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周張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閫門粥衣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匍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鐺擲階。砉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跟踉走。一匿署閣綠桷。桷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履。腦裂而斃。其匿廁中。醫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卽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柝聚衆者。誰爲爇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

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瑞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堅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外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燄所揭。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王翠翹傳

余懷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豔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攜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籍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僮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陳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

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旣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賈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悅。遂受指詣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儻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入。是時趙

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項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旣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歙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瞽亂。亦橫槊鄣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會長。翠翹旣隨永順會長去。錢唐江中恒悒悒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會。又屬一會。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鬼孝子傳

宋 曹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

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貲。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無間。母是以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義猴傳

宋曹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鬚髻丐子。編茅爲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之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不變。及丐子死。猴悲痛旋繞。如人子躡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頻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裙擔者爲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乃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紀盜

楊衡選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彝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啓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爇燭其下。曰。某嘗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犀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啓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奪人。乃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啓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幌。曰。此牕櫺。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

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戴南枝傳

潘 耒

戴山人。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服。談論娓娓。喜吟詠。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嫠婦一孤孫。饋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俟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山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眞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耒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並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耒遠游歸。

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卽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食。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旣慙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未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旣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居。未於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旣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炊。冬月常衣綌。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鰲面繭足。徬徨山谷中。不知疲瘁。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淚。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葦之親。簞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略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俟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慚。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杜先生岑。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岑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

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況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鬻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侍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

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書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鑊。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幙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

史公云。

高節婦傳

方苞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吾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匱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童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方任二貞婦傳

方苞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

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禮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慙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罄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獄中雜記

方苞

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遴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司坊。何刑部繫囚之多。

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羅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呼號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亦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旣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

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擡。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譎云。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喋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黃孝子事略

汪琬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

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懽。而私遣惡少年誦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猝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壻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旣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猝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予旣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

王烈女傳

汪琬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

家人曰。若男也。必與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爲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時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汗。爲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旣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勢不能遁。且家已破敗。遁將焉往。盍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智井。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係纍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嘖嘖驚異。有爲盜所辱者。或更俛首歎息。用以自愧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爲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強暴。而猶婉曲其詞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誑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耶。郃陽本有莘氏故地。爲周后妃太姒所生。浴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浹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嘆。而天一披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

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池。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函關。已而清師攻績溪。天一日夜授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溪。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師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開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甯。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諸通濟門。旣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屍。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有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

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邵宗元傳

汪琬

邵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與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自成陷京師，遣僞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否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自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

印授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嘆曰。嗟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瞧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乃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旣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禧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略其始末如此。

書沈通明事

汪琬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仰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錢其州。

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耶。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臂力雖稍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略。縱橫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闕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乙邦才傳

汪琬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胷。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箛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

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旣而知其邦才。張衡皆止。不敢偪。旣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誠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拗準。猿臂而蠶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步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鄰。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申甫傳

汪琬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係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尙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北。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

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趙希乾傳

甘表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蓆。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笥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旣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

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面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庵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畫網巾先生傳

戴名世

順治二年。大兵既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

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彊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捧之。二僕瞑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女。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

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眦。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迹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惲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遼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

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之友哉。

鬼母傳

李清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旣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侔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筥。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蹤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蝟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扳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

夢中趨趨呀喔不成寐。若有人鳴鳴抱持者。明日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佻。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過百齡傳

秦松齡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慧穎。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於是閩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名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尙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艷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傍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基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

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以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憐。叫跳已而。漣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踉蹌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諷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賂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眞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

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柩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靳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駢馳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兩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馮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萼。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旣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旣從虎邱得張

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跡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搜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悒悒亡憊。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慣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

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犖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拭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殮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閩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誅。絡繹喧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瑩所遺囊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

間消受香光。亦可謂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搔此改詩之賊才子。摔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闌其無人。六如慙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旣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專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太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遺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堦。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

有於才子佳人哉。

圓圓傳

陸次雲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却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

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卽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歛。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

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窮追。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郾鄆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豔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流氛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爲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

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簷井中。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醇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盞酌。又以大觥連飲。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訥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以剉粉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

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也。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卽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鄭醒愚曰。毛西河言。宮人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亦足褫自成之魄矣。

跳月記

陸次雲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稊。庶蟄蠕蠕。箐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爲跳月之會。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嘔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帔。祆不迨腰。禪不迨膝。禪祆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於髻巔。飄飄然當風而顫。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雞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紋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爲纓。珠纍纍擾兩鬢。綴貝以爲絡。貝搖搖翻兩肩。裙細褶如蝶版。男反禪不裙。女反裙不禪。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編竹爲之。飾以繪。卽綵毬是焉。而妍與媿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與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艷。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繚繞之。而笙節參差。與爲縹緲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矚轉肢迴。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

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然挽結。於是妍者負妍者。媿者負媿者。媿與媿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後相負者。媿復見媿。終無所負。涕洟以歸。羞愧於得負者。彼負而去矣。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繫焉。相攜以還於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還。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儷皮。循蜚氏之風。與嗚呼。苗矣。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石佛菴在映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築。壓壁之肩。徐菴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築。較石佛菴稍寬。壓菴之肩。石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古佛。古佛之外無餘佛。石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趺坐。與世像同。而古佛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槁貧削。眉臥準軒。螺髻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臍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栗栗。若六花週繞。強自撐耐者。背偻若鳥巢其頂者。膝跼若藤穿其膝者。右普賢。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衡捧貝葉。兩目不瞬。注貝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猶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頤外。雙目宛轉善睨人。人亦與之左右睨。往往人象相睨。有久而不捨者。左文殊。與普賢雁行於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一手著膝上。坐獅。獅之狀龐然以伏。貌猛而性善。然人之愛獅。不若愛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燭射牕闥。人卽大恐退。以爲室有虎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爛爛者獅之目。蓋獅目陽燧爲之也。故人之宿於菴者。愛象又不若愛獅。

似見篇序

陸次雲

似見篇者。余繼室王之遺詠也。幽顯分飛。有如哀雁。余故取少陵望盡似猶見之句。以名其集。噉曉餘音。其引人涕淚可知也。余所居破屋半間。穿風漏日。盡無儲粟。桁鮮重衣。蕭寂荒寒。王至不以爲戚。日笑語於老姑之前。使垂白慈顏。於愁苦中。每生懽喜。余問之。子何樂而如是耶。曰。余何樂乎。強爲懽。以娛爾親耳。越再歲。舉一女。余生計甚艱。將應貴陽太守之聘。而以道遠爲愁。王曰。君無愁。上奉北堂。有我在。爲丈夫而不乘長風。破萬里浪。與閨闈之人何異乎。余乃行。賦詩相囑。有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歡賴汝賢。委汝以爲弟之句。王曰。君返當以三載爲期。此外無一語也。余至夜郎。太守旋以憂去。余不及二載而歸。歸而出見懷詩相示。詩盈帙。雖辭旨酸辛。而賞其清雋。翻甚快也。居一載。余生計益艱。入閩。總督自南歸。將聘余而之北。余語王曰。浙之距燕。較金筑之遠。僅三之一。且郵書之便。雖三千餘里。通若呼吸。不似向之杳然也。王曰。然語雖然。而掩袂私泣。異於昔。至都。制軍以衆人待余。余不樂辭去。復受偏沅巡撫之聘。撫軍以國士待余。余欲歸省親。不卽得。家問時至。皆母口授。而王所書累牘。洋灑無一私語也。一日者。於書中藏一札。曰。母病甚。余欲君歸。恐誤乃事。止君勿歸。恐誤大事。事兩難。君自酌之。余方踞蹠躊躇。越數日。而家問復至。皆母氏之言。云病愈矣。毋遽返。又不及其私也。方耿逆造悖時。人勸之曰。寇可畏也。盍遠避。曰。寇至死於寇。避寇亦恐死於賊。設有急。吾後戶臨流。當抱女共沈以死。止水當前。勿去也。其有定識而矢志如此。歲丁巳。余以元旦忽警寤。心甚憂。五月初六日。醒而若昏者。朝及夕。至夏杪。而訃音至。其長逝之時。卽端陽後一日也。余歸而舉其喪。於零香剩粉之中。得其遺稿。又復盈帙。偶一覽之。益酸心而

不忍讀。閱今五年。生死悠悠。不來入夢。豈長齋繡佛之人。已生天上耶。鴻都之客遠矣。少君又不復生。何從見之。何從問之。所悲者。榮華弱女。失母無依。吾序其詩而付以讀之。以當閨訓。嗚呼。潘岳悼亡。見遺掛之在壁。猶唏噓而不勝。矧余展其手澤者。更何如哉。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者。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常抵掌時事。相對唏噓。每至泣下。文忠公曰。今滄溟正沸。清晏難期。設遇時危。常山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倘遇疾風。敢不爲勁草乎。初使君教諭於禾。作人爲盛。後授瀘州州守。張獻忠方踞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闕。鼎湖問至。使君北面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剄。偕行者奪之止。還赴留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鍼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爲廣德州守。時睢陽圍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於敵。勿死於左。此皆良玉死黨。爲游說。不可聽也。於是調黃劉諸鎮衛石頭。而北守易疏。文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閱邸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宏光已出奔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人衣。紅紫綺繡。重襲一身。疊劍在臂。簪鈿盈首。而猶涎州治。傳檄諭守。出庫金以犒軍。備法駕以迎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下令曰。有不奉詔而南軼者。毋許入。士英於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爲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國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云保駕。駕今安在。不保上而保太后。人傳若母。

誰不知耶。汝速去。吾劍鋒恥飲爾賊臣血。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闖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哉。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死外難而死賊相耳。吾今得與亡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趣卒刺使君。使君挺身受創死。其妾秦氏死於井。是時其子蒼壁方九齡。僕人錢義匿之。脫於難。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稽不受。宵遁於閩。卒父子伏法。駢斬延津。而使君廟祀於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壁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道父遺事。其於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不免於死。其死於津。視死維揚。與死廣德者。何若哉。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妻也。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康熙六年。時因秋漲。水沒荒廬。無所得食。有所知宦雲間。謀往寄迹。海曰。人事不常。千里投親。未知何似。不如休矣。陳強之。同適毘陵。而聞所知者遷於閩矣。遑遑無倚。僑僦於常。有楊二者。常之無賴也。偶窺見海。託交於陳。因其窶。濟以金。陳甚德楊。結昆弟。海曰。楊非善類。無近也。陳弗聽。楊窺伺多方。海益閉影。不得聞。林顯瑞者。運丁之豪滑也。素與楊善。楊遇之。告以遇一國色。不得近。林曰。子何不說彼再益者。爲我掌書記。而使其挈妻附舟以歸。則我與若皆可得志矣。楊以告陳。陳悅甚。海不可曰。楊非端人。則林亦必楊之類也。楊尙不可近。矧就林以處乎。陳慍曰。非是便安。

能歸。未見之人。子何必其不善也。又強之。甫登漕艘。而林遽遣陳適吳門矣。海在舟。正襟孤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楊與林相計於舟中。張樂演淫豔戲劇。希動之。命舟婦邀海。海不視。是日。命舟師藍九持牲醴祀河神。藍至神廟。牲血忽自濺躍盤盂外。蓋神怒林行勿享也。林以爲藍勿戒甚。怒恨藍。詈之。林視海無如何。楊勸以操刀往刼之。至夜半。林往刼海。海大呼。鄰舟以爲逐賊。共喧起。林急遁。海徧拽窗。窗並鑰閉。不得出。乃自縊。林大懼。楊爲匿尸米中。欲俟人靜。投諸河。林與藍九金。求其潛往。姑蘇謀再益。約謀成。當厚值。藍夙恨林。鳴之官。令卽捕林。隨於米中覓海尸。尸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含正氣。凜然肅然。神奕奕。衣裳衿帶之間。密紉層縫。無少罅也。其爲死計審矣。陳歸哭。悔已無及。林定辟。楊二猝思免脫。爲同舟之人擒擊斃於石。

陸子曰。海烈婦。禮祀毘陵。宇內共聞之矣。而知其名者。未悉其事。言或多殊。將失其實。余爲略而傳之。懼傳疑也。烈婦節凜冰霜。貞堅鐵石。故應菩薩低眉。金剛怒目。彼魍魎魍魎。何所施其伎倆也。

沈孚中傳

陸次雲

沈嶁。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隄。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峯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嶁方醉。睽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嶁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峯頂上。險韻獨拈。鱗撐傲骨。與秋塵。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平生。受不起。青山笑。

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而狂笑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唼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唼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唼曰。善。令未成而唼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唼。卽唼醉令。文誼旣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唼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唼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閣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唼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唼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唼。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二種。綰春園尤爲詞場稱豔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備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日。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殮。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殮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

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歎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却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崖岸，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踪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童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在，年且八旬，頭髻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嗇，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載焉。覩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而見乎？嫗聞而泫然首肯，若有所思，旣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將焚之，旣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歛，歔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旣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

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簣敝衾。塵土盈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曰。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前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登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往詣之。不識何以未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旣而東方漸白。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口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

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贈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程弱文傳

羅坤

弱文程氏名璋歛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暮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己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歔悵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歛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劉醫記

陳玉璣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

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錢塘子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錢塘子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生。旣就死。極極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瘳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誤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中。以死。見真官曰。汝有人性。重生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於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

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硃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鬻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邵士梅傳

陸鳴珂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外就傅。間以語傅。傅曰。此是前身事。宜祕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出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

以語同官李薰。薰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詮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成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輪，周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四日一遍。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老人坐其上，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廚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游，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游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某爲余備述慶孫之

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授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貌己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於幃。而自題之名。留是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子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貿貿爲蓋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於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跳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於地。公急止之。曰。賢哉。歎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遺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尙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詘雙膝著地。曰。以乞君。旣而有戚嫗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墮。血上。壅涎液。結轆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恨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

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遺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請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於豐台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櫬歸蕭山。將附於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矢相隨。豈旣死而魂無不歸之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顧僵禁不內藥。眼鼻血併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黃門家。盍診之。旣診曰。是氣蹶也。肝衡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竅不上。關五藏八會。皆結轆。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娶曼殊爲小妻。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辮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旣而公乃推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詘兩膝著地。句勿遣。予慰之。旣而予戚媪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切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子意。號跳曰。命至此耶。攫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絕。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匱鉢。理錡鬲。湔木燻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絞桑皮蘸末。探鼻竅中。焚石炭於盎。澆以醯。用巾覆首。接盎

涎使臭沸而騰入於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旣而歎。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錐齒間。研九子嚙之。不內。再嚙之。且尋雞翎之喬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瀉藥注之。涎盡。然血尙未下。當是時病者拳手垢目。稍開動。而日已過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之。於是和劑市衆香雜。煮令嚙。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煮渣食。當能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鐘聲。若有啼噓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臆。果能言。初曼殊善病。嘗夢奶奶喚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啜而醒。葛婆者疑葛陂之訛也。然而先生果姓葛。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詞有碧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生來者生之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爲仙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天廕。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巷沈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姑行。授書於家。術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於孤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予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卽往謁。不可。請通名。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嘆息云。旣而遇其從弟舉人婁瞻於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字半殘缺。而其文甚纖細。是倪正文公在館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遽別。其後予出游。則其人已死。初爲誄詞弔之。旣而其從弟索予爲墓銘。其中卽以所見敕彷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沈氏雲英墓誌銘。載於

予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啟禎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捭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一問及也。今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觀志。則於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曾記己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署禾中。俞右吉作座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余爲敍。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弇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吉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爲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產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爲之表章。豈非憾事。況喪亂之際。事易湮沒。卽傳聞甚確。尙有訛傳失真之慮。有如此明白證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爲數行附錄於後。見者亦有知其大概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授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誠。唐詩宋詞。略涉目。卽記憶不忘。於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爲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強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戰。已敗。賊於麻灘驛。斬其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體被創。靴勒壅流血。僵墜。爲援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砦。乘賊未集。伍連殺三十餘。奪其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值惠桂吉三王竄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舍之。去時湖撫王君聚奎。睹其事。奏請降敕。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蔭一子入監。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

衆會其夫賈萬策爲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於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順治十七年白洋觀潮歸嘆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遣塾中兒沐浴臥而卒嘉興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嘗讀典例無有以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刲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事母狀如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於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啟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脲嘗其糞甘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石燻灼豈湯醴亦告絕者閤戶刲右臂以其肉雜葷汁瀆之三瀆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涕滓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迕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迕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強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河氏曰子兩過上海未得訪所謂孝子者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遊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於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蹶躄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秘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毫而贖以爲不療卽

療必不能康強如平日。乃既愈又健。皆愕然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刲臂時。束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雜葎。瀨之。揚其膏。令竭。屢瀨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雜贈詩文卷附傳後。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會侯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既死而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會上貞女事於臺。以父母故女之。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羊鄧。而會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其訂爲婚。姪故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療。當會侯以被召來京師。予見奕昭於會侯之寓。疑其肌清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而會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成婚祥符官舍。則負病往。自京師達符千餘里。鞍轡道路。病愈劇。會侯初難之。然既已至此。無還理。乃遂於病中強爲脫襦。甫脫。卽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持起居。嘗藥和飲。雪垢擱齏。其重有累於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芣苢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三日耶。旣而易簀。女不食。父強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至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速死也。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選。而謠諑適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同父不懌。陽爲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裁。有二婢侍同臥起。及稍懈。嘗坐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遂噉唾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滌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牕欄。將閉牕。委身而墮。

樓去地二丈許。下醵以石。攬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淤血。眸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咸會侯者。爲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於臺表之。雖女年尙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爲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此之爲詩若文者。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豔其色。倚從子官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洪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呵於途。湯族傅豪者。伴聞而唾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第呵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復讞。當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麾僕摔擊施。徐之在解者。血載濩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旣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爲施婦矣。萬一暴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逮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青魚塘傍。旣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則自領巾而相。而襦而縑。連紉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已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睢陽祠。衆欲殯於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筭以取向背。其象衡。拂神則縱。祝擲之。簞縱。於是衆閔然。蜂擁而入。萬歷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於督學御史陳

君子貞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毀祠。褫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箠之。人凡六易箠。漢制箠令。卽今之竹板也。當箠者。箠醫。每箠五數爲一易。箠竟。內之獄。有瘵死者。已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瘵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於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按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於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某爲記。記曰。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閏相愛不能已。遂爲婚姻。湯故名閏。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尙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居。當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苴。而蠅不敢近。衆奇之。弔之者。塚其香路傍。如邱山。司寇君亦冠大布。受弔祠下。時以爲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

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此者以世世。

中山紀略

張學禮

琉球海中小國也。所出土產。惟蕉布。硫磺。其煙刀。紙張。摺扇。漆器之類。皆來自日本。國有米麥。祇可供應。王府民皆食番茹。狀如薯蕷。宴賓客。席甚簡薄。斤肉樽酒。可享數人。敍款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卽夫妻兒女。從不聞同餐。食之所餘。皆棄之。客來相訪。不分上下東西。任隨客意。自坐盤膝於地。坐下方叩一。首。煙酒茶湯。接踵而至。如客返。亦叩一。首。竟出。主人不送迎。若無聞也。官宦之家。俱有書室。客軒。庭花竹。木。四時羅列。架列四書。唐詩通鑑等集。板翻高濶。旁譯土言。本國之書亦廣。但不知所載何典。所言何事。

耳。設官之法。自唐宋至元。王之長子應襲爵者。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其父薨。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憫其來往風波。驚險不測。特免之。賜三十六姓人教化三十六島。子孫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之語言文字。至今請封謝恩。朝貢皆諸姓之後。俱有姓名。若土官有名無姓也。取士之法。不尙文。不考試。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歷法司。設官長。無衙門從役。惟百姓輪直。其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簪脫履。俯伏道旁。俟過而後敢行。小心畏法。若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甚有太古之風。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察其因由。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頸投繯。不敢妄辨求生。男女不雜胎髮。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後。將頂髮削去。惟留四餘。挽一髻於前額。右旁簪小如意。如意亦分貧賤品級。國王用金而起花者。王之伯叔兄弟用光金。三法司紫金。大夫用銀起花者。大夫通使等職用光銀。百姓用玳瑁。明角竹簪而已。婦女亦然。衣服敞袖長袍。腰繫全幅錦段。長丈餘。兩旁插扇子。煙袋。小刀之類。足穿無根皮鞋。冠以紙爲胎。紬布裹之。分貴賤。長七寸。闊二分。週圍三轉。共爲一圈。王用五色花綾。王之伯叔兄弟用黃花綾。宗族用黃光綾。法司紫金用紫花綾。大夫通使等官用紅絹。初進王府者爲秀才。用紅光絹。王府役人及雜職用紅布。百姓皆用青綠布。此定制也。彼國人雖與中國同。而言語大別。金曰額膩。銀曰喀難。爺曰安知。大曰倭捕煞。小曰彌煞。紅曰呀噶煞。白曰十六煞。男曰會耕噶。女曰會南宮。幼小曰蛙籃璧。父母曰倭牙。喫曰米小利。飯曰安班。酒曰薩几。好曰優達煞。不好曰挖煞。醉曰威帝。睡覺曰般帝。人名俱有四五字者。如馬爛敏達羅。如喀難顧司姑之類。惟有阿彌多夜弗蘇二名。呼喚者甚多。國中有迎恩亭。卽天使登岸之所。離海口

三里許。在那壩港地方。其間里巷相連。人居稠密。過此則天使館。向來冊封員役俱駐於內。館中有廳堂廊房樓閣亭園臺榭書室小軒。週圍寬廣。與燕中報國寺相類。館內鋪設桌椅牀帳及碗碟什物。俱照中國制度。設專司收貯在府。俟天使至日。方敢動用。今館雖傾頽。後樓上尚有故明使臣杜三策題梅花詩百首於壁間。其餘吟詠甚多。外有匾額字畫。皆故明歷代名公之遺蹟也。館前有空地百畝。每日午後。婦女或老或少。攜筐挈筥。聚集於此。爲貿易實遊玩也。傍晚方歸。其間亦有殊色搖曳而來。風俗女子自幼卽刺黑點於指上。年年加刺。至十二三歲。出嫁時。竟成梅花。至衰老。手背皆黑矣。髮長四五尺。頭梳一髻。光如油。黑如墨。不修眉鬢。不帶釵環首飾。不施脂粉。穿大領衣。色尙白。有時以手扯裳。有時以衣覆腦。若兜衣之狀。如有夫之婦。犯奸淫。男女俱死。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往來。不以爲恥。若遇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那壩港至中山王城約二十餘里。殿在山頂。其殿康熙元年冬天火焚。至今尙未建。殿後有一小峯名虎萃。下有小廟無像。但設香供於地。殿前有石壁高數丈。闊二十餘丈。平如斧削。中間有一穴。穴口嵌一鐵龍頭。龍口中有泉水噴出。從空注下。卽大旱之年。水亦不竭。王城西北里許。有一大池。池內有鯉鯽魚。又一山。松柏參天。明花四布。王城之西南。有中山王之祖塋。塋中無冢。惟石碑上刻琉球中山王祖塋。塋前五峯相對。左右有情。後有靠山。沙水相映。明堂廣闊。可容萬馬。遠山圍抱。中山王家廟離那壩港數里。官民經過。下馬步行。廟前有海水來潮。金碧相映。前後殿中所供牌位。自唐宋以來。子孫不替。守廟是僧。那壩之東北三里。有三清殿。殿前二松大數圍。高二十餘丈。枝葉茂盛。勢若飛舞。三清殿東有天妃廟。廟雖窄隘。幽邃可觀。廟東

有演武場。南有長虹橋。闊百丈餘。長五里。橋下大水。名曰曼湖。通海。過橋有松嶺。嶺長二十里許。松楸滿目。蒼翠鬱然。亦琉球之一景也。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器用金銀。折席琉刀。小刀。蕉布。琉煙。苧布。琉扇。琉紙。琉鎗。并折席。已上俱免。祇領席。從員役亦然。守備千總。通官等三十餘員。每員廩給。免去九分。每日支米麵各一斗。牛羊猪肉各十斤。鮮乾魚各十斤。雞鴨各十隻。燒酒。油。鹽。醬。醋。各十斤。柴十束。長隨內司聽用。各官五十餘員。俱半廩給。每日支米麵各五升。牛羊猪肉各五斤。鮮乾魚各五斤。雞鴨各五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五斤。柴五束。僧道及各項匠作書吏門阜等役百餘名。口糧每日支米麵各三升。牛羊猪肉各三斤。鮮乾魚各三斤。雞鴨各三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三斤。柴三束。兵丁及各官隨役二百餘名。俱月糧每日支米麵各二升。牛羊猪肉各二斤。鮮乾魚各二斤。雞鴨各二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二斤。柴二束。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姑蘇。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持帖。請授世子等三人琴。世子名曰彌多羅。王之壻名曰啞弗蘇。三法司子名曰喀難敏達羅。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思賢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壻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求詣無虛日。皆稱曰友石先生。西湖吳燕時。字羽嘉。業岐黃。切脈知生死。國中求治者無不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八月中。秋節。王設宴。是日設席正殿。兩使上坐。從客向西。中山王向東北陪。其欽天監。太醫院。守備。千總。各官設席別院。俱三法司。紫金大夫陪。內司長隨。中軍聽用。各官設席別院。俱大夫陪。冊封書吏。僧道各役。俱長使通使陪。其兵丁跟役。俱秀才雜職陪。其通官二員。時在左右。傳遞問答。不預席。設鼓樂。有走馬弄刀。刺鎗。舞劍。鞠毬。走索。諸戲。至晚方散。重陽節。王又設宴如前。早到王府小

飯次看龍舟。中國午日競渡。琉球在重陽。於城西之龍潭。潭中二山並峙。一名石筍。一名龍岡。岡上設小席。湖水澄清。微波不動。舟有五。各分五方旗幟。每船用水手四十八人。往來飛轉。金鼓震天。午後上宴。幼童百餘人。皆貴戚子弟。又一少年僧。生成頭長尺五。眉髮雪白。顏綴霜髯。佇立庭中。一童子挽雙髻。杖挂葫蘆。次於壽星之右。一童子生成背駝眼細。戴箬笠。穿錦服。手擎蟠桃。如東方朔。次於壽星之左。有黑虎一隻。排於壽星之前。鳴鑼擊鼓。衆童子環繞歌舞。內穿錦衣。外白綾半臂。繡菊花。以應佳節。瀕行。王請留匾額。正殿東南屏藩。家廟。河山帶礪。三清殿。蒼生司命。天妃廟。中外慈母。王公亦有贈匾。其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惟紫金大夫蔡國器年老。加俸米以原官致仕。其國南北約三千餘里。四面濱海。無盜賊。爲治簡樸。頗有華風。敦尙禮教。宗族親睦。余留日無多。見聞有限。略存其概。以俟後賢。廣爲考訂。以備采風之助云爾。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寧古塔將軍所部下。寧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尙數千里。爛胛失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部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

領怒而朴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寃，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闔顛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寧古塏，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尤有閱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閒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哀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訣季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歔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譔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茅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於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諸。

天同一生傳

王錫闡

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易春秋，明律曆象數，學無師授，自通大義，與人相見，終日緘默，若與論古今，則縱橫不窮，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不盡讀，讀亦不盡憶，間有會意，卽大喜雀躍，往往爾汝，古人所

爲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意盡而止或疑其有所諷刺然生置身物外與人無忤也帝休氏衰迺隱處海曲冬絺夏褐日中未爨意恆泊如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歎人咸目爲狂生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或曰卽莊周齊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太史公曰予讀荒史見帝休之德軼於唐虞及其衰也多隱君子無不操行詭秘如天同一生語云山高澤深風嘯雲吟非帝休氏之爲山澤則風雲何從生乎

無悶先生傳

應撝謙

無悶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生於閩里幼未從達人游然性好善見前賢長者則知景慕推戴之與友人交多樂從其有志節者有從游之士輒語之以志道但居困窮澤不及物所言者人未必信亦不敢強聒也其學亦適時不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說而已素不面諛崇獎氣類故無黨生平未嘗言人過於人無怨惡大覃思於性命頗有所得事親自孩提至壯強無欺隱父母酷愛之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襟懷洞達無彼此至論學極不假借雖舉世不以爲然亦自得也自三十以後絕意仕進苦志克治好學至老不衰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殆所謂困而學之者足迹不出百里而秦華溟勃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但不炫之於人性樂沈靜不能趨走故不願有名譽也才拙於謀生乏絕而不能自生者數矣幸而得度亦不能爲善後策待命而已親友有德於己己無以德之時慊慊焉人亦諒其無能不罪也終日書室少

與俗交。自以爲天之遇我厚也。故號無悶焉。

汪烈婦傳

王 槩

烈婦王氏。夫汪姓。江寧人。始居江東門壩上。賃春力頗勤。旣而嗜酒弛業。并失厥居。往依氏姊。儼屋。姊稍長於氏。亦賢婦人。適方姓。日出負荷。姊代人澣濯。居積善橋北。汪居橋南。兩家相望。可叫呼而應也。汪儼居。敝甚。脊柱傾塌。破竹撐拄其外。中則間以簞籬。門當官道。氏恆塞戶。以扉板橫地。晝夜坐臥。擘績麻纒。雨至翻盆。潢湧四溢。氏采荷葉覆頂。移扉置水盎上。手續不輟。夫常與博徒李狎。昵聚飲。窮日夜不歸。氏經宿無供頓。輒丐鄰嫗市糠覈自餒。冬日缺蓆薦。臥則自著衷衣。而解襦衫覆足。夫早起。輒竊以償飲債。氏兄遠歸。見氏寒餒。夫無狀特甚。勸改適。氏泣而謝曰。婦人從一禮也。夫死再嫁。有志者尙恥之。況生離乎。居旣久。夫益困。乃與其徒謀說氏倚門。氏正色拒之。一日。夫被酒。再以狂言餽氏。氏知終無良。往避於姊。旋迫之歸。歸已昏莫。夫急招其徒李。衣以己衣。腰閒束以己囊。自外挈壺酒牛脰。趨而直入。置氏素所擘績之敗几上。氏初以爲夫將進茶棻。旣而心動。爨下把火照之。非是。急棄棻於地。轉身大罵。夫匿隔籬。閒亟拉氏出。並坐。氏力拒。且痛哭曰。畜類不食汝。夫見氏聲色頗厲。隨挾以威。橫施撈踢。體無完膚。已乃縛氏。搯柱竹上。俾難轉側。氏終不聽。夫與李毋戰轟飲。沈醉枕藉。兩兩歐吐。狼藉滿地。氏乃以口齧縛。縛解。急奔姊家。言受撻。未嘗及逼迫狀。夫酒醒。知氏逸去。躡至姊所。戟手詬罵。姊不解。故自送氏歸。時氏有女歲餘。留臥地上。姊手抱授氏。哺以乳。潼而去。姊旣去。氏自忖無生理。泣而密縫衣襦。自頂至膝。上下聯屬。午夜提幼女出。赴河壩。候女睡熟。置之草上。徑投水死。閭閻斂錢葬之河岸。

王子曰。烈丈夫不可見矣。見烈婦人。亦足徵天地閒氣未嘗絕也。氏生闔閭中。罔知詩禮。能以大義自持。素順於夫。至夫有不能順者。矢死不回。卽烈丈夫不相讓。當其夫之始無賴也。泣而勸之。手剪頂髮。鍼刺兩臂。冀其夫幡然悔悟。當死之夕。又手裂裙幅。屬鄰家童子。往易楮泉。及少酒脯。焚酹舅姑。嗚呼。氏之所爲。卽在倉卒所處。有禮。素講者。或弗及。彼詩書禮義之家。有不能若氏者。抑獨何哉。

廖氏傳

李良年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高繩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卽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鄰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沉者。皆非此不活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皋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旣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爲。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菔。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泣涕。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奇奴傳

馮景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踞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

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卽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王山傳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塋。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煙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匱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匱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匱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老僕姓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義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仇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謹恭老僕採薪姑蔑山家中鬻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耶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子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子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隣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子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子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灶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子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旣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忤遂大奮於學康熙癸丑秋敵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猶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耳老僕於子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爺子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歿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

閩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愞而急男女犇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幟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錦衣都司掌徼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會國變挈家喬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守城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諭巨室令曰輸不出金出菽粟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屬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

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作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蒿爲人人竿一燈。立埤堦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絕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祇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貰。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瘡。死者厚棺殮。醕酸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士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

從煙焰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入。所當殺死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踊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良佐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踏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事。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閩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乎可憾也哉。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尙書。方域旣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數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時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技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

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誦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喚。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江。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輒合。吐出肺腑。譽之不容口。援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匪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傅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乞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鍼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也。生於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沒。而禧名繼起。與埒之。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禋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吒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仇。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髡。目光奕奕。

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坳。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坳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旣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垞、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陵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鴻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屏昇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蹶地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旣已更立三

朝身逢聖賢之主。而嶮然不肯少污其志。賢已。嗚呼。禧倘自謂與。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大哭。擗踊嘔血。旣乃類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是變易名姓。轉側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家。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旣念夫在獄。餽粥縫浣。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日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蟲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蹤跡至池上。則尸已浮水。而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告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鏡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剗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卽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廳事。左右吏卒擗立。按籍呼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

血衝涌撲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遽劇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有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旣心動。又值天變。見輿情洶沸。暫釋歸。而上其事於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晞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於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掾。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匆匆。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卽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縊。死。嗚乎。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嗚乎。烈矣。頃之。卒踢戶入。見烈婦帶纏頸。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尙訟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其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於其末曰。嗚呼。伯夷餓死。屈原沉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嘗。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於偷生。卒於塗面。亡他志節不堅。而力怯於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擗。卒死於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於烈婦。

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耳。晞竟坐沒入輸旂下爲奴。後年餘。同鄉人繳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晞子身授徒毘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亶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毘陵士友家多有鈔本。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嘗不哀其志。願語多觸諱。文亦不得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予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顧未知予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否耶。

賀向峻汪參傳

邵長蘅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蔣墅人。甫髻。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爲樂。甲申。燕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累日。咯出血數升。久之。留都擁立。柄國者方營苞苴。漁聲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爲。益憤憤。乙酉夏。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參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闖賊入。參和藥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無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懽。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喜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槊相摩。戛鏗然有聲。聞者心掉。時時麻衣繩屨。彷徨草澤間。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爲兩狂云。去則之大丕山。旬日聚衆千人。襲金壇破之。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爲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

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僅年近十九。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參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汗偽命逮繫。詔獄論棄市。贊曰。嗚呼。申酉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蹤。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胸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殉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秫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本。臧獲執耕。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嘗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絳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旦暮耳。而顧敝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游燕。西浮漢沔。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歎歔泣下。久之歸。則搆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髯。恬淡無他嗜好。顧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閒至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詫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

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顧喜人飲。常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權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玉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閒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顧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舊小說

己集二 清

孝節婦鄭氏傳略

章藻功

孝節婦鄭氏。福閩縣人。諸生林國奎妻也。年二十一于歸。孿生二子。國奎病且卒。婦決計殉。縊不得死。就庭除前井。姑覺。徬徨從井。援曰。爲我存兩孤。婦乃強活。支離一室。聲不出戶外。已而兩孤痘殤。一婦意。今一雛可以累姑。匆促投江水前渚。漁者舉網截浪。得不死。載還。未幾姑寢疾。婦磨刀剖胸。剪肝雜糜煮進。姑疾遂瘳。姑婦相倚者五年。族有亡賴子。夜分鑽室入。婦驚。蹴姑起。次日亟徙宅避之。亡賴子造謾書千言。誣婦。婦大悲。舉刀割左耳。不能斷。奮力拉耳擲榻前。姑與宗老具牒訴邑。令弗顧。婦益悲。曰。誣不白。存一耳聽齷齪之言。何爲復割其右耳。嚙齒奮刀。刀躍背墜。席觸脇。入寸許。宗老復往訴。令勿顧。如初。大中丞卜公廉知。檄邑取林氏父兄狀。胥吏始驚怖。罔知所爲。公示期。設座轅門。縱往觀。先捧兩耳進。徧示觀者。隨閱謾書。怒甚。每一行命批頰十數。已傳杖。杖三十。論充邊衛戍。徐手卮酒。獎婦之父。而答所生。亡賴子者。事白。後半年。左耳更生完好。右始長。輪廓悉具。公聞。復申獎語。以婦年三十二。格於例。未得題請。先是郡始旱。四郊禾就槁。忽雷電大作。沛然雨竟夕。適中丞下檄來時也。遠近傳者。莫不頌公神明。而太息痛恨於貪鄙昏庸之邑令云。

鄭醒愚曰。節婦予祖姑也。少時家慈爲予言祖姑事甚悉。旣而思作一傳以傳吾祖姑。又慮吾文不足。

以傳祖姑者。爰中止。後讀拾異記。薄其不詳。及觀此。乃喟然而嘆。知凡事之有關於忠孝節義者。大人君子。固已發揚之。惟恐後耳。又烏待吾之傳吾祖姑也哉。

記縊鬼

王明德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子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卽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卽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噤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擯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爲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爲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爲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尙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祕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尙在懸掛未解時。卽於所懸身下。暗爲記明。於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於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實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然。幻妄無稽。不知

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會仙記

徐階鳳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三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闋。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轉生數世。皆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名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敍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求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

風流芳豔。尤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且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然大開。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把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綠陰下。因名綠陰。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船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丫鬟來矣。蓋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之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端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尙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旣而曰。相公壽。

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槎、仇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淪茗。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渺，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跡，窗戶不啓，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依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尙得見之。

髯參軍傳

徐瑤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閒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犇走某相國門。

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否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人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慌。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代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刼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刀。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且曰。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已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麵十五斤。生蔬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麵。生蔬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蔬。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間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蓋世。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得大將軍。

印。烏用隸人麾下耶。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選軟凡庸。退齧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太恨生傳

徐瑤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美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早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卽守木魚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閨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悲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爲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媪欲爲

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沈吟未答。旣而泣拜曰。妾惇惇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儻稍逞情緣。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媪呼不入中堂。問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卽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妝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曰。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

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縞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以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尙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釵荆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遣以香鈿諸物。必堅卻之。或以夫人命。始受。生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媪兄及姪。坐姪主婚。而以媒事屬媪。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媪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門乞命。於計較可。瓣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歔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醜與剪於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

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孽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耶？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悵恍，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或

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懺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祕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况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達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姍姍傳

黃永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

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旬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棒硯司花。猶勝党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惟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詎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

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以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來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旣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麟李夫人歌云。紛披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度。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旣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逝。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旣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生近之矣。

啞孝子傳

王潔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旣啞。手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稜。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糲糲。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瓜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

母於茅檐。盡傾篋中物。懽然進。篋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屍餉之。苗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冠。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舁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洧盤外史曰。予聞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瘖復聾。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核工記

宋起鳳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踰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篷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噫。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

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凝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徵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聖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記古鐵條

詹鍾玉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於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楊老癡傳

施閨章

老癡姓楊氏名貞字彥恒宣城北鄉人也晚自稱老癡人皆曰老癡老癡云父務禮兄弟五人同居相友老癡少孤篤學獨喜爲詩不干仕進顏其堂曰慈壽奉母濮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衣與農人鄉婦課耕田間意有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琢略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成化間翰林檢討莊泉聞老癡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野老荷鋤問老癡何在荷鋤者微吟自若莊笑曰公卽老癡耶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癡嘗暮春見窶士游學有餒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後子規啼聲聲叫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癡驚問姓名曰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以老癡嘗愛古琴劍自京師致琴一劍一而老癡已卒左輔官行人冊封海外旣返爲紆道哭祭其墓感動行路先是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限呵字不成召問老癡輒續之云回思拜別寒窗下凍手縫衣帶線呵賀叫絕厚爲之禮其爲詩任真捷給多類此所居曰斗山有斗山集藏於家又愛橫塘山水遂移家焉其地一名燕窩卒年六十有七子綱緝世其業族益蕃今號燕窩楊氏施子曰自余童時聞鄉人籍籍言老癡長求其事無傳焉問其集則火矣今存詩纔數十篇朴而不野豈所謂隱居放言者耶嘉其人爲次其軼事淵明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於老癡亦云

鄭醒愚曰按進賢志傳略云左廷弼名輔居進賢中洲白湖嶺之支麓今名左家山族不甚蕃然世爲清門輔家貧受經伏讀間從醫者餬口於宣城人少識者偶逢敬亭老人楊先生傾蓋延接待得館穀歸卽聯捷成進士授行人時官方嚴肅輔尤刻苦一老僕供汲冬寒無絮擁羊皮以臥奉使海南於屬國

幣交無所受。蓋廉勁篤學之士也。所著有浮海集。今不傳。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閨章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妾胡氏。故倡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爲傳。書數至。嘉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任。夫人悉歸以筭。王令與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慍色。王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下。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略記其里籍。會與安有業銀者。萍人也。歸索而得其母。至則母子不相識。與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還。封公以下。凡入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夭。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姬臧獲。皆哭之哀。先是始識王京師。則約曰。君擢第。必納我。王固漫許之。胡已決意爲王婦。既下第。遙望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官。顧我不得爲良人婦。死且不瞑。又大哭。王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累。而卒賴其助。吾於是知人之貴。自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早決。王爲俠丈夫。既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王必不納。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羣妾畜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三烈婦傳

施閨章

于湖沈子。坐海上事見法。妻妾自殺者三人。妻方氏。知書通大義。無子。有妾汪俞鮑三氏。方遽引謝。不當

夕順治己亥三月乙巳沈死江寧方慟哭絕復甦前諸姬而誓曰臣妾義皆從一夫子既獲死所矣未亡人且殉諸姬奈何皆泣曰主死何生爲謹惟命方遂不食七日臥不能起時有司奉檄諸死事家沒入其孥於是監以媒嫗有不虞者坐罪汪鮑二人佯好語共媒嫗食飲示無他意夜半闔戶自經死旦啓視之汪繫頸於床手自曳帛爪陷入其掌鮑頸環血痕無組蓋汪代鮑拉絕而後自經云是時方氏不食十日矣聞之曰是可報夫子地下吾死無恨遂瞑於是士大夫聞之皆大驚歎沈子誠烈士三氏亦奇婦人也方獨餓十日死爲尤難彼汪鮑皆妾媵汪又故娼也相須以盡君子以是又多沈子之能爲夫也尸逾數日面如生知太平府遼陽李公芝英親酌酒弔之呼爲三烈婦俞故多智能有口辯鮑且死屬以懷中三歲女俞受而哺之爲三氏經紀棺殮籍其家惟俞氏抱一乳女吏疑有匿漏窮訊再四俞痛哭曰吾主人實無子必欲拷索妾惟并此女畢命以殉由是吏不能難沈氏之族以免而俞自髡爲尼卒不辱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使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其伯子龍光卽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澗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澗在閩廣交今方兵阻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匍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接霄漢阪道陜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旣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豺攢棘破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阽危者數矣嶺盡得村

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聞知父喪。行歷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輿櫬。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戊子歲。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啓鑰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其所居邨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穀似屬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一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填溝壑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聞著於逋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庶在乎此也。孝子字蓼蕭。蘇之長洲人。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遍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旬。旬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

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樵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君子者。

書顧伶事

楊繩武

顧伶者。忘其名。有足疾。號顧躄脚。平時行蹣跚。登場疾徐應節。人忘其爲躄也。少年時。及事申相國文定。相國家聲伎。明季爲吳下甲。每一度曲。舉座傾倒。當是時。顧躄脚之名籍甚。鼎革後。曹村金相國謝政歸里。遍徵梨園。拔其尤。梨園諸伎。豔中其選。恐不得當也。相國素悉顧名。遣其儕招之。顧謝曰。身獲事故。相年已老矣。不能更事。今相國遂棄其業。終身不復入梨園隊。嗚呼。士君子膺高爵厚祿。又或身負盛名。易代之際。更事二姓者不少也。彼一伶人。乃能存故主之義如此。小山何氏。熟於舊聞。共余觀劇。追述其事。感而記之。

書趙萬全事

胡天游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北方。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聞。知所留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何忘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

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遽大痛。食飲臥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於丁。願出求父。丁勿許。萬全曰。毋固憫兒。獨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卽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獲富貴。久客留落。挫忤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潰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咤。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間。以死。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旣獨行求父。邏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趺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榴。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覩骸骨之殘。委溝野者。剝膚血滲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號呼於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已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於背。以行。久之。乃至馬邑。馬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趨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耳。願已髦。卽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椁封之。樹之柳。亦拱於原。得示子矣。萬全聞言。擗地奔之隴所。仆絕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使還。天實靳毒予。雖然。固甚不安於藁。痛若罪腰瘠。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於其家。馬邑人相聚觀。少留之。不可。萬全旣歸。極勞勩。養其母。母亡。舍於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爲祠之。廟琢石旌其門。

書侯振東

胡天游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爲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杖人枉。色然傍不可。數怒扑。不可如故。懋修陰異之。振東短眇。視若尫。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暗思。因事自立。明之亡也。河北盜賊動。數

千一日合攻肅寧。尤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令曰。此喝我也。當固守。與懋修意合。卽日部衆拒賊。城東北隅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保否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使走白令。手礮擬渠。礮炸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怒不肯。再發。果中渠。渠糜。餘立奔散。城中出追賊。斬數十人。令以此益多。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礮反激時。吾所忍死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以全吾城故也。

書李晉福

胡天游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爲僮。崇禎中。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歎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爲己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慙。負氣不能爲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爲人戮。而尙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代。遵譜役兵中。旣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間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司衡君傳

胡天游

衡於物爲用也博。有君子之道焉。余徧覽稗史古今滑稽之流。其於食飲器幣昆豸草木而假文辭者。略徧獨少及之者。試列其事以爲傳云。

司衡君衡程者。棗氏人也。其先有事秦皇帝。爲治書御史。始皇勤嚴政事。令捧石侍左右。受決獄市文奏。必使較輕重。至與石等。不然。不輒休。始皇喜。退而笑曰。侍史實佐予。無何。燕客慶卿來獻督亢。因以劫秦皇。秦庭大驚。擾亂。御史君亦暗仆柱下。頃之事定。惋咤曰。秦法羣臣不得持寸鐵上殿。而吾實縮大椎。廁楹楯閒。不急取撲賊。而夏無且獨以其藥囊爲功。因遁去。潛以術導陳平。平方困賤爲社宰。謹奉教。人咸悅服之。由此名大起。以至漢相。然亦不能竟其術也。漢定天下。無意修禹和鈞周武王權量法度之政。君知其不可。遂隱化。勿復見。而其子孫多散居市肆。與黽僧者游。閒亦有顯者。至君蓋數十世矣。君始震。數有怪徵。太史占之。吉。繇曰。黃鐘之宮。龠黍始翔。日紀月次。與時偕行。稱物平施。天星煌煌。利以順動。不利於藏。旣育。狀頰瘠而黔。白瘕若鱗甲者。千百繞背腋。父老竊相謂曰。昔劉季左腋七十二黑子。而應帝王。而其祥如此。庸知其紀乎。君性沈默不言。嘗有平天下之志。顧不肯苟求人。以事相與。或就請君。君舉數示之。皆意得釋。然退。無復軒軫爭。君所交游。惟與鈞州權氏稱最善。起臥居處。不少離。常曰。世非子不能用我。亦舍我無所用子。沛公於何。固若左右手者也。其相愛信如此。以故權氏借君。亦見重於世。世以權雖稚魯。少文不如君。而厚重過之。其後竟以功受封邑於鍾。衆因以稱云。君始仕小官。金粟鹽鐵瑣碎之司。無不歷。凡所定法。咸奉以爲準。尤無少乾沒。持身潔然。若未嘗親其事者。時宋景嘉元年。求賢良士。

聞君名徵入拜司衡卿。詔曰：朕唯保衡側遲久矣。平準之任，願有寄也。然帝方恣虐，屢毆踐宗室。嘗以湘東王彧體肥碩，號之爲猪王。它日君入朝，握鈞鈐佩印，立殿廷側。帝命左右持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及彧竹籠而盛之。顧付君以爲樂笑。君諫止之，不可。因遂發憤，頭搶地，踊及鬻閒。抗言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弄諸父爲戲，何如主乎？臣卽荷提挈，亦執法持平以事上。餘非所知也。時帝驕甚，諸公無敢諫。驟見君若是，爭叱呵，或挾持使謝。君愈強，怒罵曰：若曹徇曲，無能斤斤銖兩繩人主，而顧擠吾直乎？因絕其冠纓，頓或於地上。大怒斥出，將斫折之。久乃獲免。君旣放歸，不自悔，徧游人家，或混迹列肆，已而歎曰：楊惲所謂汗辱之處也。雖然，三人之司，必有聽辨。吾苟平其政，不謀其利，亦何愧其身哉？於是徧召其族人而戒之曰：昔吾祖稱嘗仕蜀，以均平公正顯名當代。諸葛孔明亦曾慕之。嘗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吾父兄弟篤守其道，以是爲宰相。天下可運諸掌，以是爲廷尉。當平反無冤民，以是稱進人士，大小不遺而皆當其用。以此爲郡守，則廉平最。世世萬子孫，幸無變也。苟易其數而從人取子，則非衡氏之風矣。第與莊周之徒，素不協。肆意侮君，至欲相摧折。君不爲動，而學浮屠者，顧往往援君，謂契乎方等之教也。君大宗曰剛氏，材能任重大。然非人肩負而薦升之，尤不易用。而其族遠孫曰戈星者，性輕便，形質眇小，特多宜於人人，或出入必與偕。君聞之，笑曰：吾有功於民甚大，嘗依戶牖閒，是小有才脫刀鋸之餘，幸免銷骨之憎。獨美宮室以居，據金刀之資，司度支出內之任，朔饑侏儒飽，又何怪耶？然出沒褻袖，人得狎褻如倖夫弄兒，寧足論乎？其居天平郡者，亦與君爲同姓，不可小事試。當大議論，必重扣之。始爲理其平，然君雖抱道，自以爲合於聖人之法，而去古浸遠，僞薄者視君爲少能，不足任用。其子弟又見奉其法之難合。

乎人也。而時方盛尙桑孔字文王。鑄之術。於是稍盡變去。耑務出入多少。迎媚人。由此君益衰。未幾。老且病。瘕之環於背者。半銷滅。類癥孔然。或戲之曰。神龜七十二鑽。而智未盡也。今君鑽愈多。然計數亦愈耄矣。而其友權氏亦厭苦君。不識通變。旋引去。與其俗之善俯仰者游。君廢然卒。其後有稱者。曉治曆。嘗閉閤室中。置炭驗輕重。推陰陽。修曆者以爲候。河堤謁者以善占驗。歲使視黃流。准其縮盈。仕唐神龍中。嘗副昭容上官氏。第文章甲乙。稱旨。素與梁公姚崇善。崇把佩。鉤謂之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爲公侯。欲使子爲曲。則曲不可爲。欲子爲直者。司衡君固不用矣。稱默不應。崇以爲有先世風。於是作箴貽之。太史公曰。衡氏受姓最古。在舜巡狩時。合四姓侯。召見考校。所謂律度量衡者也。後嗣勃興。趣平物爭。昧勢拘古。卒廢無迂。順時抑揚。與爲嬰兒。要之識時務者。乃爲俊傑哉。

女李三傳

胡天游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齟齬切叱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眇子。穉。後無望也。吾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比數歲稍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之。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白人爲詞。屢愬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呼枉京師。鹿邑去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慷慨行。暮托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則潛伏草間。既至。將擊登

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之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詞窮服。昔者荆平王旣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暠戕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塚。以刻其報。然必籍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投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構宣謗詞以爲嘗受污。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媪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大事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某拍之。突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憾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爭勸。乃撰述其事。歌而系之。

申自然傳

儲方慶

余友陳子昭大爲余言申自然之爲人也。余甚憫之。昭大曰。申自然者。松江人也。常爲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爲。未發。謀竟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赴西市矣。忽有從衆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逸去。旣亡抵家。而其家人

七十二人。以自然爲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旣懸於梁而胎殞。犬守之。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鬪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於旁。自然旣坐法亡匿。家人又盡死。子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餬其口。亦足自給。轉徙至徐之沛縣。會昭大之叔任沛縣教官。昭大從焉。故昭大得與自然遇也。始相見時。見自然之畫於準提菴壁閒。昭大善之。叩之菴僧而識自然。是時。昭大病氣逆。已坐定而疾作。自然進藥於昭大。服之愈。昭大德之。歸謀之叔。將授自然館。自然曰。吾與友十二人俱。不可以俱止。吾將以畫售其直。給十二人裝。然後從陳子遊。約定卽去。去踰月。復詣昭大曰。彼十二人者。吾悉遣之矣。昭大客之。幾踰年。未嘗一言其事。然性嗜酒。飲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絕。至學爲犬吠而後已。昭大怪之。一詢之。不答。至於踰年。而後泫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縊。而胎殞。鄰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爲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我於衆中者。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爲誰也。吾於明時爲博士弟子。豐於財。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今雖家破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若諱也。吾爲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知自然之爲人也。會昭大以其叔之吏事之淮安。自然有故友居山東。呼自然去。不及與昭大別。遺書昭大曰。吾年已六十餘。吾家已無人。吾亦無能爲矣。吾買畫得二百金。當之宜興。就君居以終老。昭大誌之。後一年。昭大之叔罷官歸。昭大亦去沛。還於宜。後二年。自然自杭城又貽昭大書曰。吾之友陷大獄。得三千金可免死。吾賣畫於杭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子以遂終老約。昭大又識之久之。聞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已行刑。自然亦於是日扼腕死。康熙二十年。昭大

館余家。因論畫及自然。爲余言自然本末云。

儲子曰。異哉。申自然之爲人也。一博士弟子耳。乃敢逆天命。至滅其家而不悔。何哉。將所云般之頑民者。非耶。然有明三百年來。養士稱極厚。士之登甲科者。榮寵無與爲比。今或棄其故主。更求仕進。就卑官而不之恥。自然書生。未食君祿。乃能隱忍自立如此。可謂庶幾於首陽之風者矣。當革命時。欲爲自然所爲者。何可勝數。至於糜爛其軀而莫知姓氏者。皆是自然。獨以善畫傳。人固有幸不幸與天也。

三烈女紀略

王步青

三女姓王氏。金壇人。其二係府學生王潺金之女。其一爲處士王逸三女。居相邇。同事女紅。動止有儀。言笑不苟。家在長蕩湖之濱。值明末。湖濱姦民聚衆爲亂。白晝劫人。三女奉親命。以小舟避匿叢葦中。糧絕。采蒲芽以食。賊覘知之。令其黨十數人操筏至。反接三女手縛焉。三女背相倚。手相持。牢甚。至湍急處。忽併身曲踊。而連頓其足。筏覆。與賊俱溺。其泅脫者。歸報其酋。皆相顧失色。畏其義烈焉。明日。賊屍縱橫浮湖上。惟三女屍不出。月餘。賊衆散。其家就其處求之。屍方出水。三體猶連結不解。面色如生。父母拊哭之。披其手始開。時亂後無所得棺。潺金家有三格大櫃。遂合貯三女屍。葬於湖壩。其後冢間生三樹。所發枝必三。極有連理者。人咸歎爲節烈所感云。

王烈女墓誌銘

毛際可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

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兒蹠躡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命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之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輅妻死遺孤就哺外氏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計王堅不與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蓋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予謂此固聖人所敬羨而不敢以概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予嘗尙論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不肯於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論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與昔予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每過墓下必展拜歔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梁上之組耶牀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疇爲之稱說也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啓壬戌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東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鈎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入幕賓一子早夭遂安全國楨計山東有執鞭卒訊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遘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禱者以千計今無

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青州黃綬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視學秦中。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爲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爲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刀旣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守城。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埤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衆寡不敵。盍自爲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陳玉璫。嘗記李顥父回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相符云。公遺行罕所紀述。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略矣。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佗傑。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間。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恒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刻之。又襄其窀穸。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

銘曰。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

看花述異記

王偉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素愛花。自號花遜。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徽。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略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豔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雀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

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豔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偶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曰：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倩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旣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豔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

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搊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研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善此。子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箏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而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嚙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僮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

落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鷄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尙有期。慎自愛。乃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閒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記吳六奇將軍事

紐琇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中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

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稔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僉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

傑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驕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縉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

閔孝子傳

吳晉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戇不愜於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惟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有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祕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

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祕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眖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爲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祕。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醫不可却。妄出藥塗之。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醫。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獷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獷。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尙得謂粗獷哉。今世之不粗獷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餓鄉記

藍鼎元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遊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尙介。行尙高。氣尙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是鄉。愛其境。婆婆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

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願。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嘗竊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并日一歸。太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款里門。伯夷蹙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旣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卽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出數千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羞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帝爲景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敵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止。亟遣之去。無辱唇齒。自是之後。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巇。苦不可耐。復勉強前行。忽爾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蟻之尊。持梁齒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皆嘗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

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余笑而不信。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祕。恨王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遊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修。吾將誨之。

宋道人傳

王士禎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於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探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待不行。僧顧曰。子謹愿。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蹤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晦。有虎百

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媪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下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範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尙書第。年七十三矣。

婉蘭傳

徐岳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託。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啓視之。一女郎。尙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沉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毋誑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刻。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言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瓊枝曼仙記

徐岳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鬱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款稱臣。峨冠世儒。效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娼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爲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爲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歎也。乃旣不得如英烈夫人來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啞道人傳

徐岳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衿。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標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理心事。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理如其請。道人徧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

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得之垢污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義貓記

徐岳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甚珍。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之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鳩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鳩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之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徇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愧也。夫。其可愧也。夫。

天婚記

徐岳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室家。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

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爲醜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尙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盜費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卽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者。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峯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暝。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卽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斌斌於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

書譚半城事

陳祖范

譚照。字儒溪。弟曉。字鏡川。邑東里人也。家世耕讀。兄弟友愛。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治生殖產。財至不訾。曉無子。病將死。其女壻徐生。陰圖利之。曉不可曰。宜爲吾後者。兄之次子培也。在外人曷與焉。曉旣死。照念弟以纖嗇。辛勤起家。已掩而有之。義不忍。又培好少年遨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令蕩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某。颿風一日。踔數千里。直抵吾邑。居民無藩籬之限。將盡殲焉。衆凶懼。議築城以禦。括公帑募私囊。僅充其費十之五。邑之大夫士民咸張目拱手。計無所出。照聞之。躍然起曰。吾財有所用之矣。盡藉其藏。得四萬餘金。獻於官。城不三月而工畢。一邑獲保障無虞。而照竟爲貧人以老。至於今。照曉兄弟之名。與崇墉相不敵。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竭也。曉推其財以與兄。兄用其財市義於邑。以揚其弟之名。而已亦與焉。可謂奇士也已。其事在嘉靖甲寅年。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嚟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峻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松故逾年鄉民黃某墮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倖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楊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驗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倖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倖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鞫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跪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於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瞽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斤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髻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骸髑上鬢鬢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翦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割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

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得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作再驗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驗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賊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招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聞卽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爲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懽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如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二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轆轤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

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徐夫人受封記

袁枚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屢文端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跽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菲輦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袪服。橡飾。花釵燦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壘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跽。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扶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蹶。踏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旣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權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奏謝恩。奏及之。上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書魯亮儕

袁枚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關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

睚大額。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喝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人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令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及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顧左右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之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名譽。空手歸。裕之罪。

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露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非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王士俊

袁枚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己。愈惡之。每見噴喝。吹毛求疵。王憂懣不食。幕府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早晚將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腰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慊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頷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

子然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泫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具疏奏於廷。天子許以道府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司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口技記

東軒主人

揚州郭貓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時。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貓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鈎。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蹒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啓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一口。忽聞夜半雞鳴。夫起。大呼。妻索茶。作嚙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豬圈中飼豬。則聞羣豬爭食聲。嚙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豬。豬被縛聲。磨刀聲。殺豬

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燂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卽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已。嗒然一聲。四座俱寂。

記呂尙義破賊事

李紱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盡爲盜賊。剽掠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槍。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放三槍。每遇賊至。夫婦二槍連環不絕。故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槍。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贛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尙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尙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尙未解散。官兵以林深菁密。莫敢搜捕。尙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尙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槍卽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尙瑛。召尙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尙義所在。則賊不敢犯也。尙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卽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爲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爲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刀兵

既接則有以氣與力爲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爲軍中無敵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鳥槍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手心不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爲敵用。若呂尙義父女二人。鳥槍可連環不絕。技已甚精。以二人當餘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爲賊亂。則勇亦殊絕。使天下爲將弁者。盡得尙義輩効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尙義輩特以山居者。余故爲太息而記之。

毛生

樂宮譜

前明熹宗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爲獨行恐盜。故來乞附於舟。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筒中佳茗煎以江水。徧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爲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爲諸君一奏。遂擲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衆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內。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乞食村。落來此。奚爲衆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否。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且殺公。適吹笛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齶聲如雷霆。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

挾傘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槩環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衆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咕嗶。足迹不出三里外。寧知世路之嶮巇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維有其具。則進。苟平。寧坐牀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飼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啓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舫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旣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眞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卽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沈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賢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踧踖不知所對。旣而客嘆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爲渴睡漢。挪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卽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己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畸人傑士。宜不絕於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大纛。虎奮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卽不然。以彼之文。掇巍科而魁多士。秉筆詞翰之材。亦足與枚馬鄒揚輩爭烈。何至霧鱗雲爪。首尾不詳若是哉。

昔宋景濂錄秦士余紀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蕊宮仙史

樂宮譜

乾隆癸卯春金溪楊孝廉英甫爲扶鸞之戲有女仙降壇署曰蕊宮仙史自敘爲宋祥符間人賚願早逝游於閨風之苑獲遘上元夫人命居蕊珠宮掌玉女名錄云云爲詩詞操筆立就淒豔絕倫叩其生時事蹟終不肯言因請再三輒書曰噫篆烟燈穗中隱隱有彈淚聲繼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也與仙史爲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述仙史閨中軼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虛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略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湘潭人年十七才豔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憑檻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裙釵皆喜繡之或書爲冊卷花葉左右題句殆徧嘗語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我輩後身當倍加珍護毋令與衆芳伍也閣中置書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命畫舫造萬花叢中吟賞忘倦旣恐有蹤迹者遂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雪駒侍女數十人皆綠衫短劍累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水澄鮮佳月流素徙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林樾鷗鷺驚翔興酣更拔佩劍起舞陸離頓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舟如蟻集觀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爲真仙下臨皆莫知其爲太守之女也久之徙湖上得畫一卷旁有題句云夢裏湖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雪腸斷碧雲何處歸惘然神傷遂不復出每當疎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疾且篤強索筆自寫簪花小影旋即毀去更爲仙裝倒執玉如意一柄侍兒傍立捧膽瓶插未開牡丹一枝凝視良久一慟而

絕著有問花小薰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撥空舲迎帝子。濕雲封處竹枝斜。答黃素水云。歸真猶許住蓬萊。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片雲同我墜。明月向誰多。春日媚楊柳。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姚 鼎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訶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爲暴。歷數縣。莫敢呵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鼎表。

書王勤還金事

牛運震

濟寧靳子宗著爲余說王勤還金事甚長者。勤少喪父，家貧落，父迺遺負倪氏五百金。倪氏未嘗言也。然勤微知之，亦未知其如干券數者。久之，勤家稍稍振，因戚友求倪券驗，議還其金。倪氏悲曰：「王君乃不長者耶！我豈向王君索負者，客且大飲噉，勿復言王券事。」後王氏客抵倪門，如索債者數輩。倪悉大飲以醇酒，且縱博極歡，終不得開說券驗事以爲常。最後請靳子等三人抵倪氏，靳子大言曰：「今日爲王券事來，今日不博不飲噉，君速檢王債目示我，無則不出君門。」倪爲靳所持，強登樓檢債籍，得王氏負目敗塵中，出以示三人，則纍然五百金也。初，靳子不意王負多若是，及是微色齟，三人者瞠目視，而倪氏曰：「我初無意索王君負，君三人固劫我，我不出此，無以謝君，此惟王君若何耳。」我何知有五百金？靳子因過語勤，且致倪氏言，勤仰面視靳子，君等乃以我爲償金而求讓金者耶？因泫然曰：「此我亡父負也，幸謝倪及諸君，孰能起亡父受讓負者，縱少復一金，如吾父地下反側何？」居二日，卒滿致倪氏五百金，而爲詞以告其父，更招戚友與知其事者大飲噉，極歡而罷。

牛子運震曰：勤誠長者哉！靳子嘗強余論序其事，余官西陲十年，而不有囊一錢，致無以歸，歸迺從同官丐貸數百金，迄今不能償也。於戲！余迺慚王勤，余復何言哉！

沈雲英傳

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歿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

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四時不絕。論曰。明季二賊豎四訶。遂移神器。時士大夫脅息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者。鮮矣。秦良玉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書文衡山遺事

李果

予與崑縣令石君稗齋。晏語及文衡山先生。稗齋曰。向見別集。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方秋暑。酒罷。留先生宿。盡以席上銀杯陳榻前。將以貽先生。先生端坐羅幃。一人突入。攫二杯去。蓋坐客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絕交矣。詰旦留一簡與閹者。給曰。杯吾暫假去。歸而訪知某工所製。經營半月。製以償焉。又儒生某。積館穀五十金。強留先生所。權子母利。月請給之。後儒生年老。盡收其資。沒而其子不知也。請於先生。先生如數應之。其夕。子夢父怒責曰。文先生長者。吾往以失館盡歸其資矣。篋中某書卷末。有次第筆記。可稽也。亟以還。否。吾不佑汝。其子乃以銀歸先生。先生曰。若翁所存。固償之矣。此五十金。以吾子窘。敬爲故人助喪耳。勿辭。他日爾翁見夢。幸告以吾意。按先生當明宏治正嘉之時。文章德望。著吳中。奔温州公喪。卻千金賻。寧藩召先生不赴。而封識其書幣。見於王弇州傳。蓋其義若此。若二事者。於先生爲細行。

矣。然能周旋於隱微之際，不輕暴人之過失，非古之行隱德，不欲人知者耶？直不疑償同舍郎金，載在史書。若先生者，高出於不疑矣。稗齋亦奇士，長洲人，讀書不三徧，終身不忘，作令晉陽有惠績，子交山陰縣丞，軾之壻，文氏族孫，以是知之爲詳云。

張烈女傳

王太岳

烈女姓張氏，吳郡人，聘金玉昭，未歸也。然乃殉其夫死。先是壻家人以訃來，母故匿不以聞。女微伺覺之，曰：「果然，卽我必死矣。」已而詢女童，得實，踣白母，願往歸金氏。母故齜也，閱女少，不可，遂卻漿粒。三日，弗卽於齒。母涕泣曰：「嗟乎！奈何！生女爲，乃不得有厥家。我卒不得汝彊，則盛治具，攜女造哭焉。旣抵金，女斬衰入，望棺號慟，再絕矣。而後甦，方其擗踊呼天，不可轉息處，僕御下人旁聽，竊淚下，其屬而哭者，則皆輟哭。愕視女相環也。母旣語，知壻父母新婦志必死，夫狀舅姑旣哀之，難其死，周視焉。女心計曰：「如是，卽我終不可得死，乃委曲務自詭諱。」陽陽示無爲夫死志矣。居有間，舅姑旣大寧，會改歲，家人皆夜起，治饌飲禮先祠。長幼以次相壽，烈女獨屏居夫柩次。一女奴旁侍，謬好語遣之去。延望庭宇，風雪微作，日光著紙窗上，隱隱，退取紙筆，藉地坐，屈首，擘麻經，顧影獨語，淚涔涔滴所坐前，輒輒且汎蠟，已就坐小几，伏作書與母訣，書竟，置薦下，起，徙倚楹，著閒探首，日景正中，曰：「嗟乎！斯余時矣。旋位徹，取酒以灌，焚楮帛，再拜，引纆而委之脰。其家人過察之，死矣。年十有九。其知者曰：「烈女有至性，生四歲孤，執禮已成，稍長，讀書喜搜覽。古今貞孝行事，與母居，母愛之，忘其女子。御婢妾，語不及外事，或竊語，輒屏走，不以自聞。蓋完然君子人也。嗚呼！是固然矣。微是世，猶將章之，而何待詳哉？而何待詳哉？」

蔡鵬傳

程嗣立

蔡鵬江陰諸生也。字鴻賓。年十五。以氣雄其輩。曹父君求與邑中豪猾某不協。構訟三年。守令讞獄不平。鵬憤欲殺豪。恐父枉益不雪。乃徒步走京師。出江陰北門。拜其城曰。兒行不能白大人枉。兒不復見此城。灑淚去。時年十九。至都。謁黃州譚司成。司成以國士器之。鵬能文章。倜儻善議論。以父故。徒步三千里。義聲翕然。一時公卿皆傾心焉。於是紀郎中堯典出守常州。至卽置豪於理。其鄉人歎曰。孝子復生。孝子信然。蓋其父事後母以孝聞。今江陰城南猶有蔡孝子阡云。方鵬之走京師也。憤不暇顧。中途資罄。病逆旅。中有老父。修髯大目。肩方囊入旅館。就鵬坐良久。曰。吾視郎君。非蓬蒿中人也。今委頓於此。必有大不得於中者。鵬決然起。瞋目撫膺。悉以告。老父曰。郎君無憂。吾囊足了君事。鵬驚愕。未及謝。老父笑而去。曰。善自愛。無久滯此也。發囊。則白金數十斤。書數頁。皆觀天測地風角虎鈴之術。鵬素知兵。得此。乃大喜。留京師三年。會吳三桂與耿精忠連兵作逆。天子詔和碩安親王定遠平寇大將軍討之。鵬仗劍請從。王易其年少。歷問以兵事。鵬應口對。皆中機宜。時有兩中書爲王草檄。久不就。鵬請紙筆。立帳下。纒纒數千言。未移晷而檄成。王大悅。卽署鵬管漢中書事。時甲寅冬十月六日也。大兵發蘆溝橋。平明以次進。鵬忽走騎至王前。請速下令。諸軍悉以午刻渡。畢渡而橋陷。王大驚歎曰。吾見蔡中書。乃信諸葛亮。周瑜。世界有此少年也。從克湖口。撫東鄉。破長興。復建昌。大戰萍鄉。走賊將夏國相。與部下兩學士格爾古德勒貝同參機務。每戰。王必與三人謀。故所向克復。萍鄉接楚。長沙之醴陵。萍鄉破。全楚皆震。鵬策賊敗。必據保湖南。請留屯於此款之。簡兵倍道。徑取長沙。取長沙。則賊之樊籬與我共。進不得逞。必自潰。乘其未備而馳之。

上策也。王從之。卽日進兵。丙辰三月十三日。我師至長沙。城門不閉。鵬躍馬大呼。速入據城。諸將疑不敢進。鵬爭之不得。王素持重。退兵金盃嶺。明日賊帥馬寶至。嬰城堅守。攻之三年不下。諸將曰。昔破萍鄉。諸將爭入城。君獨以爲不可遊擊。王某入而遇伏死。今取長沙。君呼速入城。諸將以爲不可。卒至頓兵於此。君真神人也。鵬曰。諸將未知戰。萍鄉攻守七閱月。宜有備。且夏國相賊之寵壻也。棄城而遁。懼吾兵躡之。必設伏以自衛。長沙未經戎馬。不虞我師之至。一旦見旗鼓。百姓驚擾潰竄。縱有偏裨。烏能禁之。賊自救之不暇。而暇設伏哉。於是諸將皆服。有建議退保銅鼓營。就江西餉運者。王問蔡中書言若何。鵬曰。用兵之道。有進無退。今賊兵新破。遠近震動。人懷觀望。正宜高壘深塹。以示必取。無回心。退保銅鼓。非計也。王曰。餉道遠。奈何。鵬曰。聽鵬計。十日使營門成市。請下令。敕廝役歸營。設二廠於營前。諭居民商賈往來貿易。敢強市者斬。數日。商民果絡繹負擔至。軍得不匱。當是時。長沙無官守。湖南巡撫司道俱駐岳州。百姓轉徙。境內空虛。王乃命鵬署長沙縣。管長沙府事。營辦軍需。假游擊將軍劄團鄉勇三千。領千總五員。屯田城下。應便勦禦。賊素懼鵬。見鵬列堡與屯。密以岳常道招鵬。鵬笑曰。爾曹旦夕死。尙敢爾。乃繳僞劄於王。馭其使。縱歸。賊大恨。懸賞石塘堡購鵬。夜選勁卒數百突營。時鵬營離大寨十里。鵬手劍當營門。麾諸將入壁。賊畏縮不敢逼。會救至。解去。鵬料賊明日必大至。設伏萬壽坪。賊至。大敗之。前後與賊十三戰。皆捷。自此賊不敢犯屯堡。巡撫韓世琦率司道入境。見鵬年少。爲王所倚重。深相結納。不敢以屬吏視鵬。長沙久不下。賊水師將軍林興珠統衆兵守湘潭。爲長沙聲援。鵬遣從事鄒于紳。郝大宗。貽興珠書曰。曩者明失其馭。闍寺濁亂。闖獻播虐。蹂躪京師。吳三桂頓兵山海。逗留不進。君死國破。父首懸藁。隻身上表。投

命我朝。我世祖章皇帝。整兵入關。闖賊授首。兵不血刃。海內大定。遂卽帝位。念三桂率先歸命。剖符分封。錫爵平西王。就藩之後。百計貢諛。永明兵敗。遁走緬甸。三桂窮追塞外。獻尸請功。先帝故深惡其人也。始以畏賊延禍君父。後復貪功。手刃故主。不忠不孝。萬姓切齒。猶期克善。厥終轉心。一力爲國。西屏詎狂狡。不堪重任。處非其據。自作不靖。誘連二逆。倡亂西南。皇上赫然震怒。命安親王。秉鉞專征。天戈所麾。罔不納款。湖口一戰。馘斬萬餘。萍鄉大捷。逆騎遠遁。縱結柵自守。不過釜魚籠雀。苟延殘喘。將軍乃爲拒塞要害。稽緩王師。夫奉亂臣叛主。大逆也。守一隅捍天下。至危也。將軍素以英雄自負。而失身賊黨。蹈滅族之計。竊爲將軍不取也。興珠得書。猶豫未決。鵬令鄒于紳。遽泄其謀。吳賊果疑之。督戰亦急。興珠遂降。諸賊聞風解散。我兵從之。遂收辰永。剷賊壕。馬寶亦潰圍遁。長沙平。王拜表獻捷。論功。鵬第一。韓世琦謂鵬曰。足下功多。且年少。易建立。吾老矣。肯以招興珠之功。相讓耶。鵬以世琦遇己厚。讓之。於是實授鵬爲長沙令。湖南之爲賊巢也。長沙重地。攻圍無虛日。田澤汗菜。百里不見炊煙。鵬立意撫綏。招流民而安集之。請豁積年逋負。給牛種以安耕者。始至。戶不滿百。期年得五百。戶知府任紹燾。殘忍黷貨。搜剔僞黨。株連無算。鵬爲據情申請。民始寢禍。而紹燾用是切齒於鵬。賄工科給事李某。劾鵬。曲庇賊黨。撫數事以證之。奉旨奪職聽勘。長沙民環撫署號泣呼冤。岳州別駕鄧林尹。骨鯁人也。力爲辨。撫臣亦廉知其枉。而重違臺官意。竟以罷鵬。鵬參王幕二年。署長沙縣。兼攝府事。四年。實授長沙令。一年。時年二十九。鵬從事王幕。精白不可干。以私王。倚若左右手。然性傲岸。又以功高賞薄。不能無怏怏。時時露牙角。是以忌者中傷之。始王怒長沙不卽下。將屠之。鵬爲民請命。更爲備牛酒投獻。乞招安。又瀏民助逆餉三千。王震怒。發兵洗其

村。俘執無算。鵬密給護照萬餘紙。令各註姓名於上。旦日。執詣轅門。號呼聲徹數里。鵬因啓王曰。此已歸附者。良民也。王出兵。秋毫無犯。百姓喁喁向化。今俘此無辜而殲之。非所以播聖化也。王然之。下令縱歸。禁諸軍不得抄掠人畜。軍士怒鵬欲殺之。賴王僅得免。及凱旋。王從容語鵬曰。汝前犯衆怒而不顧。爲朝廷保戶口也。然人心難測。慎之慎之。鵬感泣。然卒以此得禍。鵬歸逾年。父沒。終喪後。縱遊名山大川。過衡陽。適粵游羅浮。轉入閩。尋武彝諸勝。還豫上匡廬。抵錢塘。將轉而東。訪天台。鴈蕩。聞寇發而止。自此鍵戶空居。不與人事。晚益貧。其同時故舊凋謝無餘。故世知鵬者少也。丁酉八月。夢前贈金老人攜其手出北門曰。此君昔年拜別處也。爲抗聲歌兼葭之詩而去。後三日白露卒。年七十有四。卒之前一日。取老父所授書及手著天官祕旨。易林別演等編。悉焚之。他所存隨征紀事。萍遊雜俎。綠野課本。尙數十卷。子二。大田。寅斗。爲名諸生。鵬生平奇節。偉行甚多。以非國家得失之故。不備載。

野史氏曰。吾聞韓將軍大任佐賊幕。其料敵制勝。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其才與蔡鵬殆伯仲間也。失身於賊。何所遭之不幸歟。鵬少從王。倚任之重。他未曾有。不可謂不幸。顧王之功在旂常。而鵬名位齟然。且幾得罪。韓將軍反正。從征沙漠。赴敵死。勳名爛焉。鵬獨老死江鄉。悲哉。其所招林興珠。封建義侯云。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

章學誠

往在都門閱邸報。有知縣以斷獄具詞。不如令式。爲巡撫劾罷者。其詞癡絕。類科舉帖括中語。人以爲笑。乾隆三十八年中春。客寧紹道馮君館舍。晏閒無事。相與舉舊話。資諧謔。爲誦獄詞。座客皆拊掌。鄉人陳君然聞之。愀然曰。是前孝豐知縣李夢登也。是古循吏。坐不諳官文書罷去。縣人至今思之。可慨也。因詢

陳君。具得其始末。夢登福建某縣人。乾隆某年。舉於鄉。庚寅除孝豐知縣。孝豐爲湖州下縣。風俗淳樸。稱易治。夢登既除吏。不攜家室。與同志三四人。惘惘到縣。皆絮袍布被。挾冊自得。始謁巡撫。門者索金不應。因持刺不得入。夢登則繩牀坐軍門。竟日不去。曰。予以吏事見。非有私謁。俟公他出。卽輿前白事。奚以門者爲。門者聞之。勉爲通謁。巡撫察其狀。戒之曰。君惘惘無華飾。甚善。然未閑吏事。宜亟求通律令。能治文書者。致幕下。庶幾佐君不逮。夢登前曰。孝豐俸入歲不過三十斤。不能供幕客食。且夢登與偕來者。三數孝廉。皆讀書服古。朝夕講求。宜若可恃。孝廉者。流俗用文語稱鄉舉貢士也。巡撫哂之。無何。卒用公式。劾免。歷官纔三閱月。云。夢登居官。出無儀衛。門不設監奴。有質訟者。直詣廳事。夢登便爲剖析。因而勸諭之。兩造皆歡然以解。比出縣門。終不見一胥吏。胥吏或請事。則曰。安有子女白事父母。轉用奴隸勾檢者。若輩必欲謀食。盍罷爲農。否則請俟夢登去耳。縣庭無事。輒獨行阡陌間。詢農桑若比閭細事。遂與父老商。推利病。或遇俊秀子弟。執手論文。娓娓竟日。縣人初不知爲長吏。後乃習而安之。間或以公事道出鄰縣。遇鬪者。輒爲停輿。言訟庭無詣。一朝之忿。他日終悔之。徒飽胥吏囊。甚無謂。鬪者非部民。往往投拜輿下。卽時散去。其長吏不知也。夢登通形家言。環歷縣境。謀所以利之。登高而視。喟然曰。縣衙右隙穿井。當有舉科第者。後人用其說。果驗。時孝豐百餘年不登大比矣。縣人因呼爲李公井。故事。知縣抵代程限。需兩閱月。簿籍繁委。不易窮竟。夢登之罷官也。代者至門。禪印訖。長揖而去。問庫廩官物。猶前官封識也。稽文案簿籍。曰。自有主者。察獄訟。曰。悉勸平之。後官或訪焉。則綈袍把故書。見人呐呐無他語。終竟亦不報訪也。然不自省得譴所由。以書徧抵同官。曰。夢登爲縣僅二月。未嘗得罪百姓。有事未嘗不盡心。然竟坐

免。何故。因乞爲偵狀。蓋終已不曉獄詞。非格也。聞者憫焉。夢登罷官。饑甚。不能歸。百姓爭食之。負販小民。各以所羨果蔬粟米。侵曉雜沓投門外。比門啓。取給饜飧。亦不辨所從來。無則閉關槁臥。然閒居周一歲。未嘗有大匱乏。最後。縣人醵金爲治歸計。并製青蓋爲贈。題名至萬人。榮其行。初夢登在官。獨行邨落間。聞老婦哭而哀。詢之。云夫死。子貧。不能養。夢登惻然。召其子。賜錢二緡。俾市易逐什一。其子後稍裕。至是糾嘗受惠於夢登者。凡數輩。徒步負擔送夢登抵其家。

書鍾錫朋

吳應達

鍾錫朋。新會人。從余受學三年矣。年十六。忽得奇疾。兩足不能任其履。由趾而脛而股。至股則不能坐而臥。既而至腰。至脅。至臂。則兩手不能舉。箸日偃臥牀上。若僵尸然。非人不可轉側。或曰病由上而下者。順由下而上者。逆。此逆證也。故不治。然而目眈眈神色如故。飲啖如故。三十日不如廁。亦無所苦。醫至皆瞠視。不知所以。一日忽大呼曰。我去矣。語不類錫朋音。祖母曰。此固吾家也。兒去何之。曰。我與若有夙冤。今將與俱去耳。問何冤。曰。言之無益也。祖母曰。冤可結。獨不可解乎。吾八十龍鍾。僅得此孫。君忍奪之去耶。曰。此則萬萬不可爲力矣。於是祖母哭。衆皆哭。久之。錫朋張目視父母。視祖母。氣遂絕。予聞訃。悲不自勝。錫朋爲人樸魯。無虛僞。每早起就書案。必端坐。從容展卷。徐徐吟哦。頃之。誦聲大作。衆竊笑之。不知也好抄集。先正格言。所爲文。經余改。必再錄一過。暇則默誦之。每出必告約。某時返。必返。無後時者。錫朋既卒。未殮。忽有少女號哭而至。則所聘黃氏婦也。先是女父母使媪視錫朋病。媪歸言病不可治。狀女則飲泣。卒之夕。女覺有物瞰其帷。微聞歎息聲。乃去。心疑錫朋死。比曉。訃果至。女逕歸鍾氏。當是時。舉家旁皇。無

所爲計。而女之父母繼至。兩家合勸之歸。祖母更輟泣謂之曰。若誠賢。得孫婦如此。是我無孫而有孫也。顧來日方長。守節大不易。汝有是心足矣。汝聽我老人之言。隨父母歸可也。女固不可。則手捧茶。哭而跪於尸前。曰。疇昔之夜。歎息者非君耶。妾今歸爲君守貞。矢死不二。君果有靈。當飲此。是君許妾也。且哭且啓其口。口張徐徐咽下。咽已。合如故。於是兩家父母。及在旁觀者。皆大驚且泣。旣已無可奈何。乃罷去。遠近聞者。嘖嘖稱異事。今歲己巳。距錫朋死九年矣。余晤其父聯芳翁。知貞女事翁姑孝。日閉門作女紅。足不出戶外。竊幸錫朋不死。因書其事。以俟鍾氏子孫。他日有成立者。庶幾彰女苦節。取余言爲左券云。

鄭湛若傳

吳蘭修

鄭露。字湛若。南海人。年十三。爲諸生。居恆慷慨。以才略自負。念海內多事。遂爲劍槩韜鈴之學。會上元。跨馬夜出。觸縣令前驕。令怒。詳於學使。削其籍。時崇禎七年也。乃走廣西。窮歷諸郡山川。阨塞游於岑胡五土司。爲猿女執兵符者。雲驪娘書記。述其風土儀物。爲赤雅三卷。文飾古藻。往往過實。然其言曰。先王建國。必因山川。審遠近。故建瓴之勢立。指臂之義順。勢立則內強。義順則外服。然後霸王之業可成也。若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則兩江谿峒。可馳尺版而服。卽用兩江之兵。南略交阯。此指臂之義也。桂林。故衡湘地。形勢袤延。首起衡嶽。腹盤八桂。尾達蒼梧。湘灘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割衡永郴道諸郡。并隸廣西。封略偉矣。此建瓴之勢也。又述岑氏兵法。能以少擊衆。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歿。左右不夾擊者。斬一伍之衆。皆罪。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

戰歿。左右伍不夾擊者斬。一隊之衆皆罪。不如令者斬。退縮者走者斬。言惑衆者斬。敵人衝而散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論者以爲鑿鑿可用。非文士曼衍之說也。當是時。關中已陷。河南江北流寇四起。湛若浮湘而下。轉徙吳越間。明年北走燕趙。賊勢益熾。冬十月。愍帝下詔罪己。慨然有求賢四方之志。而湛若孤羈逾歲。裘敝刺滅。卒無所遇。遂南歸。我朝順治二年。唐王據福州。起爲中書舍人。甫三月引去。五年。永明王據肇慶。復就職。七年二月。奉使還廣州。會大清兵至。與諸將戮力守城。十二月朔。城破。死之。年四十有七。湛若蓄古琴二。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死之日。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之。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擁古器圖籍。與琴殉焉。生平好大言。汪洋恣肆。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所爲嶠雅三卷。憂天憫人。主文譎諫。雖小雅怨誹。離騷忠愛。無以尙之。妻鄧氏。自遭難後。見湛若荷芻負米。遂絕粒。舂糠粃爲丸服之。恬如也。子鴻。字劇。孟。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於順治三年。率北山義勇千餘人戰死。贈錦衣千戶。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榜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

殺人。剗別人。至筭掠無算。筭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存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昇一氈橐者曰。何須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氈。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於獻賊。獻曰。此神仙也。當封之。且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千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縑。塑匠身高六尺。廣額闊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

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剝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於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笑傲王侯間。擁厚貲。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曰。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於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願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踞巉岩。達於洞。見一道者。坐石上。儵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

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下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於外醫莫能療募能醫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於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於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焚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所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於泝澣統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於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陀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於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卽祕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焰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況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勿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珍重。一箸成。輒把玩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權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游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懼於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箬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雞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烟閣功臣圖者。箸相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褻

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盃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歌或哭。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嚙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跪揖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裨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一瓢子傳

嚴首昇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話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髯髻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假從人騎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黑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一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旣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烟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遣。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

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棺具。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於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貲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貲。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丁藥園外傳

林璠

丁藥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藥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澐。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豔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藥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藥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藥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藥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藥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薌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藥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藥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藥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了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且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

不知護騎以告藥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藥園數得孺子妾。猶執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藥園居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於庭。藥園復賜吏人鵝炙。時藥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箸。藥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嫺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卽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奭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藥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藥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藥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藥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畢。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藥園亦困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卽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晡。山鬼夜啼。饑飈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璠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

卽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得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讖乎。貽書報藥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顧玉川傳

曹禾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於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傳臚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柎笠。如車輪。手棕欄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罍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蔥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矚眙。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墮於野廁。百計挽之不能出。

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於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名捕傳

姚口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媳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鞵。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婦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豬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卻。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弢口授於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無名生傳

車騰芳

無名生不知何許人。遇甲則曰某姓。遇乙則又曰某姓。人終莫測也。嘗寓止維揚間。所至攜一幙被。書一

囊。僦室而居。亦時買藥市中。與之言。談諧散誕。絕口不言時事。日不火食。惟市胡餅數枚。食已。卽臥。夜起讀書。讀已。輒哭。居人厭之。故所居恆不踰月。輒他徙。甲辰歲。予將北上。夜泊舟於無錫之柳塘灣。旁有小屋數椽。燈光隱隱出林表。更闌後。聞讀書聲。不辨其爲何書也。夜將半。聲轉淒切。已而大哭。予心奇之。擬次早蹤迹其人。及旦。而舟發遠。明年。自京還。復經其處。詢之士人。言去歲有某生寓此。遇夜輒哭。未幾辭去。莫知所往。予益奇之。比抵家。又踰年。適杜子蘅若。來自江陵。過予羊城寓室。偶及善哭生事。則於去年秋。寓止焦山寺中。爲寺僧所逐。夜半。攜書數卷。自沈於江。越數月。有虬鬚老叟。黃冠布衲。渡江訪之。詢知已死。乃乘橈江上。溯洄竟日。是夜泊舟江岸。鄰人窺之。若哭若笑。復爲詩朗吟數次。投詩於江。拏舟而去。亦不知其何人也。杜蘅若云。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阮大年者。明季新會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名。獨事母孝。母歿。負土成墳。日至墓所。旋繞而哭。三年以爲常。甲申歲。聞神京陷。崇禎殉國。卽慟哭不食。久之乃食。或謂之曰。聞賊入京城。諸肉食者。皆乞憐馬蹄。下得美官。子獨何爲。曰。嗟乎。此予所以欲死也。卽日爲號。召其鄉人。欲以舉事。逾數月。無應者。乃駕扁舟。走匡門。哭於楊太后廟中。沿涯蜚民。聚而觀之。皆爲感泣。生爲陳說忠義。諭以舉事狀。卽皆應曰。諾。願從君所爲。生知其可用。乃徧閱漁舟。可百餘艘。人可四百餘衆。乃復爲約。令卜日與俱。屆期。而李生適至。李生者。名子俶。亦新會諸生也。素謹厚。家故饒。值歲洊饑。出粟以賑。鄉人德之。比聞國變。乃率其鄉人。書大行皇帝爲位。以哭於家廟中。遠近來觀者。皆感泣下拜。生曰。自高皇帝創業以來。迄

今垂三百年。我等祖父子孫。皆食其福。生爲明民。死爲明鬼。不亦可乎。中有壯士三十餘人。攘臂前曰。苟君舉事。有不從死者。非人也。生曰。盡書名。於是旬日間。得五百餘人。是時新會巨盜聚夥崑崙山中。時出肆掠。生使人往招之。則皆如約。合之得千六百餘人。生乃毀其家。具舟筏。備芻糧。刻日偕赴。及聞阮生在厓門。欲過與俱。初二子素不相識。及相見。抱持大哭。一時旁觀者。皆髮指眦裂。憤不欲生。生曰。今留都擁立有年矣。盍往赴之。衆皆如約。乃從海道進發。至中途。颶風大作。覆溺漂散者幾半。逡巡久之。將及崇明。聞留都已敗。諸從行者。亦稍稍散去。兩生知事不濟。獨與十人反其鄉。比聞台州監國。而閩越互相水火。皆策其無成。故未動。居久之。聞黎遂球舉事贛州。聲頗振。決往從之。乃與家人訣。時左右無一人從者。獨二子攜持同行。踰庾關。下贛水。謁黎於軍門外。時遂球軍令戒嚴。爲其鄉人也。見之。卽問兩生來意。對曰。欲從公覓一死所耳。遂球以其言不利。姑置之。未幾。我大清兵南下。城陷。遂球遇害。二子各持短兵力刺數人。皆死於亂軍中。

論曰。予側聞新會兩生事。野史所不載。詢之故老。罕能言之。方忠愍公與難時。有蒼頭某者。自軍中逃回。後至八十餘歲。每爲人言兩生死事狀甚悉。而新會阮又咸。大年族子也。亦能記兩人起事時事。皆歷歷可信。夫二子者。可不死也。乃決於一死。死而人莫之知也。悲夫。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李祖惠言。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澗人。家貧苦讀。試輒不利。舌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古廟。

中廟三楹。牆垣倒塌。無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圯。意待雨少霽。卽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簷外水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誼鬪子奔馳。洒掃堦道。旁有大廚。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鸞刀縷切。堂上燈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几桌。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爆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卽踰趨出門外。祇候甚恭。林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嫗。環夾左右。笙簫縹緲。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數武。至道旁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住。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面。巨齒獠牙。猙獰甚怕。卽大步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不敘賓主禮。緋衣參揖後。卽趨側席陪座。赤髮人坐定。卽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誤我事。緋衣人卽呼堦下數十青衣。舁餐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徹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十分中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款洽。隆至有赧色。微頷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之投己村中而沒。林生牽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此何人。答曰。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檐溜漸稀。雨已晴矣。視廟榜。乃東嶽也。遂趨步歸。至家。妻啓戶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雞子一盒。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生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

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撲戲。及長。漸爲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爲流賊。林生老猶在焉。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偃僕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无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爲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禍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辦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

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邳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徒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

士鑿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鑿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荆南苗俗記

魏祝亭

荆南辰州。與黔鄰界。毗所崇岡萬疊。綿亙二百餘里。中悉爲苗窟。苗系出槃瓠。宅俱卜懸巖上。鑿石竅以棲。近間有編篋架木者。衣雜五采。椎髻跣足。男生甫行。燒鐵石烙足。搽以桐膏。頻年如是。足漸厚。成重繭。女亦如之。長踐巉石荆棘。如履平地。故五寨司。狗扒巖諸峯。石壁嶒嶸。仄徑人罕至。苗縱身上。若飛。須臾躡其巔。出必挾弓弩。行鏃皆附毒。中人立斃。然非怨結者。不輕發。食惟嗜蕎。作糞。適千里。攜置懷中。徵異錄謂其能忍饑者。非也。宴客以山雞爲上俎。山雞者蛇也。又喜食鹽。老幼輒撮置掌中。時餽之。俗以三月三放野。又名跳月。未婚者悉盛服往野外。環山箕踞坐。男女各成列。更番歌。截竹爲筒。吹以和音。動山谷。女先唱。以誘馬郎。馬郎。苗未婚號也。歌畢。男以次廣和。詞極諠。殊有音節。聽之亦颯颯移人。女心許者。會馬郎歌中意。以廣之。謳未畢。男遂歌。且行以就女。相距二尺許。卽止。女曰。歹阿里人。男以其姓氏里居告。

苗稱人及己。皆曰歹阿里。漢言何處也。女起曳其臂。促膝坐。頃之歌。又作迭相唱和。極往復循環之妙。大抵道異日彼此不相棄意也。抵暮男負女去。詰旦偕妻詣丈家。其聘貲以妍媸爲贏縮。凡三等。均有定額。貧亦必取盈焉。漢貿易者至其家。婦女均不避。若與其女談。雖狎媠亦悅之。謂豔其美也。與其妻若妾。交一語。則艷然怒。蓋苗姓最猜忌。慮漢人誘之逸。故如此。甚則縛呈諸茫茫。苗稱尊長也。處女耳飾銀環。富者間以珠玉。嫁則否。夫死妻立嫁。以娶者爲喪主。否則不葬。其妻死則移第至厠傍。以爲曠難與人居。經續始移歸故寢。乾隆末年不靖。大兵討平之。誘以文學。許應童鄉試。每大比合三廳取賦士一。數十年來。駸駸有華夏風矣。

兩粵獠俗記

魏祝亭

兩粵之地。獠居半。皆祖盤古而宗狗頭王。王卽槃瓠也。而粵獠祀其先。以十月朔。令男女旣冠笄者。連其襟舞。謂之踏。獠兩相悅。祀畢。男遂負女去。粵以東。則以七月望日。俾兩髻男。三髻女。衣五彩裾。歌且舞。以妥侑焉。其在西者。種凡三。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高山最獷悍。花肚次之。平地又次之。中又分獠與狼。狼客戶也。明萬曆間。調狼兵征羅旁溪。獠其種類。遂蒸於曲江以北。其東則繞羅旁。面連山。聚族而居。惟連之八排。族姓繁衍。桀驁難馴。地廣七百餘里。長倍之。率盤姓。其他趙馮鄧唐諸氏。皆漢人。因避徭賦。誅求舉家竄入。日濡月染。凡飲食衣服器用。皆與真獠無異。自四族竄身。獠中教製軍器。教撓邊疆。教肆掠劫。向之蠢而兇者。日浸悍而黠矣。獠不事刀耕火耨。傍山地皆磽确。稻穀不生。祇宜高粱芋麥。日獵野牲。以供廚。弓兵不釋手。丁甫成。能與虎豹鬪。赤足陟山巔。峻壁峭立。飛而上。捷如獼猴。好行劫人。各挾竹竿一。

竿俱炙以桐膏。刃削其梢，銛甚。遇大溪，編爲椳筏以渡。白晝伏林莽，以釜底煙勻其面，衣袴均黑色。遇行旅過，披髮突出，見者罔不驚迷。棄行李逸，有識其伎倆者，與之鬪，遂舉竹竿刺之。唯呼曰：「精夫赦子，乃釋精夫。」

精夫，獠帥也。員弁率官兵捕之，則鳴鑼徵衆，瞬集千萬人。人各持短刀鐵刀木弩，弩長二尺許，重逾四鈞。矢尺有六寸，鏃鉅且銳。傳以毒，中人立斃。拒敵則偶，而前執弩士居中，口銜刀而手射人。荷鎗者居其前，衛之。矢盡刀鎗并奮，退則必設伏弩於衝，以防兵逐。其獲級多者，山官厚給之賞。山官者，獠總也。總之下有獠目八人，司諸獠。約歲九月入城謁縣尹，投郵落安靖，結無跽拜禮。間攜野珍一二獻，或兔與獐。官則賞之以銀若布。時署盛陳儀仗，示威以懾之。獠從者歸，語其儕偶云：「不畏中間端坐者，只怕兩旁雞毛官，謂隸卒也。納糧則委之里長，交好者倍其賦以付。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少欺謾，立加以刃。否則要諸路而殲之。仲冬既望，羣集狗頭王廟報賽宴會。男女雜遯，凡一切金帛珠玉，悉佩諸左右，競相誇耀。其不盡者，貫以綵繩而懸諸身之前後。宴畢，獠目踞廳旁，命男女年十七八以上者，分左右席地坐。竟夕唱和，歌聲徹旦。率以狎嫖語相贈答，男意愜，惟睨其女而歌，挑以求鳳意。女悅男，則就男坐，所促膝而坐。坐既，并執柯者將男若女襟帶，繫其短長如相若。俾男挾女去。三越日，女之父母操豚蹄一簋，清酎一甌，往婿家，使之共牢合盞。否則互易其鞶，各繫其腰以歸，以爲聘字徵。踰一再歲，衣之短長同。則敦媒以導山官，婚嫁則不然。先數月，嫁女之家購香木芳草，搆屋於中塗，名曰寮。屆期，男與女均集。鼓角鳴饒，人聲與笙聲迭作，雅樂共俗樂並陳。日將晡，鼓吹導之入營房。環四面，集豺手狼手豹手虎手千人，供宿衛。豺狼虎豹手，獠兵也。居閱月六，婿始率婦歸。前後以童男女於馬上演角觝魚龍戲，日出寮舞。將屆里閭，婿先

聘馬歸。遣女瑤旣攜五采竹筐。上圖山魅百怪狀迎之。獠稱巫曰瑤旣。取婦袒服貯其中。名曰納魄。又曰收魂。蓋欲女憚魔之靈。安於其室。而不敢縱恣也。凡女已受聘。戴方版於頂。以髮平繞其上。左右覆繡帕。一及肩。膠以黃臘膏。綴以琉璃五采珠。無算。見男子不語。不歌。謂其已有家也。羣以板。搖目之。未字。帶箭竿一分。其髮盤結之。披堆花疊草巾於箭尾。塗遇狡好男。歌遂作。有室者弗之和。否則賡歌之。辭半以淫。兩相悅。各易其衫帶以歸。此則箭獠也。足跳無袴。繫重裙。裙脚繪花卉。或山水。或蟲鳥。顏均以白。女耳均不貫。男則穿其一。或左或右。墜飾以環。匪金卽玉。衣則男女皆練五色縷織之。若質漢純素。及間色布。亦必刺繡五綵。以繫瓠毛五采。故也。親死。招梨園於其家。朝暮演。殯出乃已。謂之暖靈。引發日。各戚友倩角男。羈女。裝古今人物數十具。盛服鳴鼓。鐺爲前導。反而虞。沿途號其字曰某復。以爲不號。則魂不歸也。再虞。則舉其所遺衣服。盡火之。無禫祥禮。三十六閱月。服甫闋。未闋不衽金。不肆劫。雖獠目脅之。以威。葛黨鉤終不忍佩。葛黨鉤。獠利刃也。迨素今晨除。晚卽肆虢如故。顧獠雖兇悍。頗畏漢人。故目漢人皆曰官。其敢爲行旅害。及陰圖不軌。皆漢無賴亡命者。潛竄其寨。爲引誘。嚴懲漢奸。則小醜自無跳梁患矣。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薛福成

兵部尙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蹇然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溆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旣驚歎其能。爭爲揄揚。由是聲望蹕起。眷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痺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河南合龍事宜。

嘗從容語幕客。羣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眇遠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卽酌量籌辦。不爲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爲欽差大臣。并賞還頭品頂戴。命與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寧。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寧。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庚寅。祀纛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之。先是陸帥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遴壽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帥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旣到防。橫舟江岸。并不度地爲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衆。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酉夜。恩長與賊遇。鏖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移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從兵聞之。兇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帥以丙辰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衆進躡安慶。陸帥遠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

徽按察使張熙字督礮船泊山趾。名爲防守。衆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歸然爲東南屏障。其峯斜對南岸彭郎磯。南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礮。均及中流。彭郎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礮。若使豫爲措注。憑要害以格勅寇。長驅之勢。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築臺制礮。非經營數年。不爲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帥。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卽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爲不辦者咎也。陸帥徑從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躡瀕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憑軾搖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邀入城同守。不聽。壬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寧。隨行僅十七人。并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并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舢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勦。不答。請結營城外爲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卽日拜疏移守鎮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逆戰蕪湖。衆潰。勝光中礮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江寧。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賊斂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

里洲。麇集蠱萃。莫紀其數。明日衆賊傳于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礮助威。誤中數人。練勇該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潰。賊驟登。第二雷又發。殪賊數百。官兵驩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門於水西門。噉嚙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帥乘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諡。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帥不能禦賊。浮議藉藉。謂陸帥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鱗。上官抵罪遣戍。賊旣陷江寧。踞爲僞都。益縱悍黨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爲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逢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森忽震蕩。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置臣武臣。但倚疲窳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羣羊。咋餒虎。掇稿葦以燎于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爲力。即使中興諸賢。驟值此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闔境營

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啻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捍蔽江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乎。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指摘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藉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衆耳目。上希寵眷。邀取軍符。以爲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僨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爲生力軍。以備迎勦。最爲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蹤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寧。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并在采石磯東西梁山相機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阨之方。策應之機。愴然不知爲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避。窮日夜力狂奔。以爲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既返會城。自慚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爲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寧爲愈矣。陸帥不善自爲計。及既遁逃失勢。威望掃地。官民交譏。殆無一事可爲。而其始則尤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閱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僂辱者幾希。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薛福成

兵部尙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微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八遷而至侍郎。督學江蘇。值粵寇

倣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債事者。持論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忤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帥奏陳。頗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闕兩江總督。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爲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上聽其言。授兩江總督。彭相故與何帥同年進士。何帥頗謹事之。彭相亦傾心推轂。以謂夷艱濟變。英傑者儔也。何帥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察吏之柄。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轍不能事事。移疾去。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洑洲。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帥渥承眷倚。慷慨談兵。訐謨輻輳。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既克九洑洲。進克上關下關。遂與欽差大臣江寧將軍忠壯公和春。濬濠築壘。爲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慄悍。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囁嚅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圖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躡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賊千餘。襲破溼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

二日。俾閱城垣。壬戌。賊陷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兵至杭州。與瑞昌內外夾擊。賊黨寥寥。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帥奏稱。玉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江。己卯。和帥遣總兵熊天喜會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賊詞知大營留兵愈單。由浙境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麇至。大會於東壩。己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寧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未嘗闕乏。故能撐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尚不敷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惶惶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爲和帥所倚。把持軍政。藉勢侵尅。衆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與翼長自爲之。賊欲圖大營。詭若將嚮蘇常者。以糜官軍。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進瞞武進之夏溪。隍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帥奏令會辦軍務。庚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帥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希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俱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中途疊接何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連馳羽書。令箭調之。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留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往援。亦不許。己亥。羅希賢

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到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蒞官浙江。何帥如失左右手。有齡由駙日發一書爲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且曰：艱難之秋。萬目睽睽。瞻大帥爲進退。一搖足。則衆心瓦解。事不可爲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癥結而鍼砭之也。是時常州無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壇爲路共五。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何帥意在擁衆自衛。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羣賊悉詣金陵城外。進矚大營。大半多空壘。羣賊環攻。橫突死咋不退。副帥張公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衆。餉又不繼。外無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帥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張公部衆尙未動。聞大帥已退。張公頓足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旦。憤激欲自裁。部將苦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賊不敢逼。何帥恐和張劾己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帥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垩。張公招集潰衆。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萬二千人守鎮江。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帥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樑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圍溧陽。實皆空言也。何帥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賊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路。馬德昭迎剿于奔牛。賊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垩。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賊十萬至丹陽。憚張公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張公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幟。人馬辟易。旣潰復集。

之軍。因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賊按兵未動。張公揮親軍奮馳。屢之。潰卒塞塗。蔽隔不得前。賊濶入潰。卒中狙擊張公。創甚。猶手刃數賊。躍馬入尹公橋。下死之。明日和許二帥以十二騎奔常州。何帥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希何帥意。挈諸司道薛煥。王朝綸。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何帥得稟。牘大喜。卽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卽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卽夕執香赴轅門。跪請留常。文經諭之。不解。執鞭之士出扶之。猶不退。何帥怒。遽令開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帥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兩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并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吾輩死地。自示不走。無非使其獨走之私。毋寧留之。俾與吾輩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帥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己也。手洋槍擬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橫舟運河之麋。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查文經以護運餉銀爲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諾穆歡布兀坐危城中。諸軍聞總督已走。宵燭悉奔蘇杭。縱火劫殺。爲賊前導。惟張玉良尙在城外。爲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繼之。賊隊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輅賊接戰。賊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賊。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旣無可居。皆入城助守。糧臺尙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油雜貨。稱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爲城主。苦守數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衆。以何帥禁遷徙故也。何帥至蘇州。巡撫徐莊愨公有壬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帥棄城喪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旨革職。解來京審訊。何帥次於濞墅關。和帥亦由常州奔至。自殺。何帥走

常熟紳民遞稟牘。謂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帥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贖儀二百兩。約無逗留。檣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甲戌。張玉良禦賊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賊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衆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何帥徵入常州。稍有留存者。王有齡又挾以赴浙。徐公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爲內應。丁丑。蘇州陷。徐公死之。遺疏劾何帥戲國殄民。玉良奔杭州。何帥奏稱。和春溘逝。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旨。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嘆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何帥簡任兩江也。軍機大臣長洲彭相力薦之。金陵大營既陷。上慮蘇常必危。彭相輒奏云。何桂清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樑。張玉良。驍健絕倫之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寇奚能爲。不數日。警報猝至。則蘇常相繼陷矣。上訝彭相言不讎。且無知人鑒。解彭相軍機大臣。尋自陳衰病。請致仕。許之。賊既據蘇常。分黨長驅。數月間。連陷太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州屬縣。惟鎮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賊矣。夫粵賊長技。在批亢抵巇。多方誤我。善應之者。當厚集兵力。攻所必救。稍遣偏師能戰者。與彼別隊相角逐。稍久。則彼情見勢絀。狡謀自敗矣。且兵家之忌。莫患乎爲人所致。彼聲東。則我分兵以東趨。彼擊西。則我悉師而西。銳氣耗竭。根本空虛。倉卒之間。爲寇所乘。向和二帥圍攻金陵。皆坐此以致潰退。然當和張二帥徵兵之時。使何帥不撓其權。亟令張玉良。馬德昭等能戰之師。倍道兼行。併力犄角。相機運奇。遙張聲援。廣庀餉械。源源接濟。則勅寇可卻。大營可全。蘇常亦可保也。乃無事則籌略紛紜。臨變已張皇失措。一聞賊至。心隕膽破。明知大營萬分危急。稽留勁軍。置之無

用之地。是誠何心。卒至老營勢孤。援絕。賢將精卒。併命同殉。悍夫驕兵。乘機鼓譟。大軍既覆。常州遂危。輒復率先倡逃。不能爲一日之守。曩者被留之勁旅。轉瞬悉化爲潰卒。羣賊踵而驅之。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遂令東南都會。財賦奧區。爲豺虎窟宅者五年。荼毒生靈。全局震岌。誰之咎也。君子於是平情衡量。謂何帥之罪。浮於陸帥多矣。至若陷紳民以規自脫。瘞父老以拒攀留。斯又陸帥所不屑爲者。釁盈罪積。中外共棄。無地措身。爲天下僂。雖曲護何帥者。欲爲解免。夫孰得而解諸。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薛福成

英吉利法蘭西。以咸豐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廣州。執總督葉名琛。久踞不退。注謀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城爲質。必可如其所請。講解以罷也。於是總督兩廣兼通商大臣者。爲侯官黃宗漢。宗漢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厲色。操下如束濕薪。退駐惠州。旣不激勵兵練。籌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事習見通商以來。主和者例干清議。挑釁者亦膺嚴譴。舉凡馭遠綏邊。暨戰守方略。惟以閉口不言。塞耳不聞爲能。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咸豐八年夏四月。驟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素不練。多懼怯。一見敵船驚潰。洋兵踞我南北岸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遣戍監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輪船七。暨舢板船駛入內河。直薄天津。額爾金等照會內閣。此來非用兵。蓋欲修好。請面見天子。訴其事。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能耆英歸。賜死。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尙書花紗納。往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強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紗納。馳赴上海。會同桂清。先

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亦欲姑退之。以紓近患。修戎備也。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軍海口。修築大沽北塘營壘。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檄州縣伐大木。輸之海壩。植叢椿水底。以禦輪船。又奏請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親王載垣。馳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務。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爾金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王故羸師以張之。癸巳。洋輪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摧斷鐵鍊。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皆樹紅旗。催戰。直隸總督恆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馳還。請移駐北塘口外。靜待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標使者不受照會。開礮擊我礮臺。分遣步隊。蟻傳登岸。王揮鞭上馬。督軍鏖戰。戒礮臺同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洋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隊官傷股而寃。殞焉。洋輪入內河者。皆已中礮。不能駕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於往歲海口之無備。且窺見臺中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礮也。貿然輕進。迨我礮擊壞數船。洋兵相顧愕眙。心手督亂。縱礮驚擊。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進難退。倉猝不能出口。而我臺瞭擊敵船。蔑不中者。是以獲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駐大沽以南。分嚮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大孤山。遊泊測繪。皆海口形勝也。或在此購煤汲淡水。轉若爲濟寇後路焉。疆吏營將聞之。愴然。咸謂荒島無足扞者。會英糧船且盡。始悉南駛。當英兵開戰時。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詣京師。呈遞國書。款以優禮。換約而返。華洋巨商。知英人恥其敗挫。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也。自議集捐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沮其再舉。於是英使法使。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

事事遵八年原約。即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并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當是時。廟謨以獲勝之後。欲改前約。冀英法二國。或就範圍也。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顧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礮臺。康熙道光年間。皆修葺之。迨王督辦海防。營度於大沽北塘之間。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餘萬金。僅成南北三礮臺。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王心隄其說。旋奉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營城。移其巨礮。置大沽南北岸礮臺。營城距北塘陸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失計已甚。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朝。不聽。翰林院編修郭嵩燾。在幕府。亦力爭之。王狃於大沽之捷。謂彼以船來。不能多攜馬隊。俟其登岸。我以勁騎蹙之。可以必勝。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懼哉。嵩燾以議論不合。遂辭去。十年夏。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復至大沽口。詢我設備。嚴懲前敗。不敢闖入。徐窺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嚮北塘。先縱小火輪船至海岸。以鐵鍊繫巨樁。鼓輪拽之。須臾。樁則自拔。一樁去。復拔一樁。不二三日。而數百樁盡拔矣。六月丁丑。英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先據礮臺。官軍猶以其來換約。不之禦也。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使臣入都換約。不應。王整軍以出。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不滿五千。合京旗步隊幾及萬人。英軍馬步可一萬。法軍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適值潮縮。船不能動。懼爲我軍所襲也。高懸白旗。示欲議和狀。我軍信之。不敢

縱擊。比潮長。洋兵出不意。薄我師。我師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將逼大沽。抵新河。我軍禦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戰。王矚其寡也。麾勁騎馳之。洋兵退。乘勢蹴之。洋兵各執一槍。精利無前。數十步外。卽不能近。俄而七百人爲一字陣。每人相去數十步。陣長數里。輅我馬隊三千。漸圍漸迫。我軍不能退。突圍欲出。洋兵發槍無不中。我軍如墻之隕。紛紛由馬上顛隕。近世火器日精。臨陣者以俯伏。猱進爲避擊之術。騎兵人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爲衆槍之的。然後知槍礮旣興。騎兵難以必勝。或反足爲累也。戊子。王師敗績於新河。收合馬隊出者七人而已。精銳耗竭。勢遂不支。退保唐兒沽。英法軍張甚。出全隊攻軍糧城。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戶。新河復居大沽之背。是時洋輪由北塘分嚮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鱈我後。大沽礮臺益危。礮穴外向。不能反擊。王所經理三載之工程。與數百萬之帑金。悉置無用之地。王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軍復退。洋兵進踞唐兒沽。辛卯。奉硃諭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別。條逾半載。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憂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稍有挫失。須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頭截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拚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礮臺。須擇大員代爲防守。汝身爲統帥。固難擅自離營。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負朕心。握管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懷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備院卿恆祺。馳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秋七月癸巳。朔。上命大學士瑞麟。尙書伊勒東阿。統京旗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一開花彈。焱入火藥庫。訇然震發。雷砰電颺。土崩石飛。礮臺失陷。提督樂善。善死之。惟南礮臺尙存。王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

立難持久。適奉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護。庚子以疏防故。奪王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洋兵進至天津。會和議屢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瑞麟軍。聞風兇懼。宵潰。王軍朝陽門外。已已。天子以秋獮巡幸熱河。洋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王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按軍郭外。欲邀恭親王主和議。恭親王用恆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浹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當是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剿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乃不果行。英法軍以海口封凍爲虞。皆於初冬退去。議者始悟咸豐七年。廣州被陷之後。未始不可善爲講解。內外大臣。無一諳洋情者。遂於剛柔緩急。取與操縱之訣。未能適中機宜。又或專爲身謀。玩視大局。曹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變。紛紜者數年。局勢乃彌棘矣。不然。則乘大沽挫敗之後。隱示轉圜。倘得能者善爲迎距。則八年原許之款。或可擇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約。其愈於十年所定之款。猶多。且敵情叵測。大沽北塘與各海口。皆當嚴備。夫瀕海設防。猶在海駕舟也。舟之大數十丈。鑿方寸之孔。縱水漏入。則全舟沈矣。寇一入口。內地震驚。防不勝防。彼且反客爲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師。而能戰之兵。實不滿萬。亦覺軍勢過單。况騎隊不敵槍隊。更出人意計外乎。自古戰守和互相爲用。兩國修好。軍衛不撤。設防之無害於和。亦明矣。是故戰愈奮。守愈固。則和愈速。不戰不守。和亦難久。要挾孔多。和固受瘡。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爲議和地。時論頗歸咎於載垣端華肅順之誤。大計。彼時三人贊襄密勿。其責自無可辭。蓋戰

和兩歧。斷非萬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卻敵。勿令深入。則彼已頻年動衆。師勞餉匱。勢當自沮。然後遣明鍊沈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馳赴上海。揆時度勢。與之定議。豈不愈於天津立約哉。豈不更愈於京師立約哉。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薛福成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也。巡撫徐莊愨公有壬巖劾之。上令褫職。逮問。乃由常熟奔上海。屢以激團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爲名。遷延兩年。竟不就逮。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皆桂清舊時屬吏。夙所薦達者也。頗力庇桂清。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罪。詔不許。薛煥奏稱。嘉興軍營將士。請桂清馳往督剿。俟克復蘇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許。言路論劾不已。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第。兩疏尤懇摯。明切。海內交口傳誦。同治元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獄。是時蘇常紳民。憾桂清尤甚。總辦秋審處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實司定讞。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監候秋後處決律。謂桂清擊殺執香跪留父老十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決。爰書既定。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諭旨復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愼。如有疑議。不妨各陳所見。於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人。大學士銜禮部尚書祁文端公。竊藻爲之首。疏引仁宗睿皇帝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爲辭。不知此特就承平時尋常罪名言之。若身爲大帥。失陷封疆千餘里。則不當援此爲例也。又有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司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倪杰。給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祐。陳廷經。許其光。李培祐等。或一人自爲一疏。或數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則余忘之矣。王拯林壽圖之疏。最悞橫無理。祁公

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駁。御史卞寶第疏糾之大旨。謂道光年間。提督余步雲。咸豐年間。巡撫青麇。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時祁寯藻爲軍機大臣。不聞有言。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聞者頗以爲快。當是時。天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桂清死有餘辜。卽十七人在廷會議。初無異言。自朝廷下慎刑之論。輒思乘間翻案。然都中輿論。皆謂與桂清頗有深交者也。不則爲人本在下中。無是非之鑒者也。不則自謂與桂清同隸邊籍。篤守方隅之見者也。獨祁公與王拯石贊清。以文章操守。雅負時望。乃亦蔽於阿黨之私。力戰公論。則君子不能無病焉。適會李文清公棠階。以耆舊起用爲太常卿。密疏言刑賞大政。不可爲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氣。於是上意始決。李公亦遂遷侍郎。入政府。丰采隱然。爲中外所歸仰矣。桂清對簿。自辯所以退至蘇州者。從江蘇司道之請。欲保餉源重地也。因引薛煥等四人稟牘爲左證。廷旨下。曾文正公查覈。文正疏言蘇常失陷。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容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宜以僚屬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而貴州廩貢生黎庶昌伏闕上書。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余光倬爲桂清黨所嫉。旋撫他案。劾之。撤銷記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廢不復用。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薛福成

同治五年冬。捻賊僞魯王任柱。僞遵王賴汶光。僞荊王牛洪。僞衛王李允等。糾合馬步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衆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躡蜀疆。一枝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領提督郭松林。被圍于沙岡集。受傷突走。其衆大潰。丙午。樹軍統領

總兵張樹珊戰死于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慄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輜之。官軍畏避其鋒，輒憑村堡自固，罔敢與還。還之魁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白口、尹隆河，以關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臺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擒，當是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訐，鮑公疊奉廷諭，及大帥疆吏急檄，趣令西師以援關中。然因楚軍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霆軍遂爲所絆，不得西趨。遇霆軍折而南遁，復踞白口。六年春正月，霆軍銘軍會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埡、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白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鮑劉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勅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爲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己上，尤邑邑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剿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塵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汝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羣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衆。

剗毀楊家埽拖船埠。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旣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彊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言。自以警警霆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爲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大帥。合肥李公。大旨謂霆軍旣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圍瑕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李公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咸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爲然。李公之右銘軍。左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頗慮鮑公不秉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并據實咨報李公。李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讐。彼旣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面折之。左公方將入關剿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爲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爲疑。乃僅擬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卽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熟任柱賴。汝光。李允之妻。追至棗陽唐縣界。鮑公自念破彊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褒獎。爲榮塗。次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湖北巡撫威毅

伯曾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所勦者任柱。霆軍所勦者賴汝光。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還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并派員攜遼東人蔭。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鮑公功高。請加獎護。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溫旨稠疊。頒賞人蔭。并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公乃爲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爲霆峻軍。隨同淮軍勦賊。曾公稔知鮑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公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語幕賓曰。嘯庵在樞府。未聞有謇然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斷斷露鋒穎。彼於將之賢否。事之曲直。不能體察。以至顛倒黑白。得非將死而毫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之於辭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既養病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一軍之力爲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穀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戰。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霆軍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嘆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爲已甚也。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薛福成

昔者中興將相之崛起。楚淮諸軍之驅除勅寇。如風掃籬。如山壓卵。其間偶以中材。邂逅從軍。依末光而躡青雲者。何可勝道。若楚淮諸賢。未得志以前。力扼要衝。百戰以摧寇篲。俾不得縱橫四出。其威名尤著者。莫如向忠武公榮。張忠武公國樑。次則忠勇公吉爾杭阿。亦復樸勁奇偉。奮志滅賊。數公英略。不亞楚淮諸賢。相繼撐持危局者。殆七八年。祇以風氣乍開。天時未至。不幸中道淪喪。所部將士。前後覆沒。靡有子遺者。近十萬人。忠義智略之士。未竟厥施。躬冒大難。斷脰決腹。一瞑不視。而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如余所知江西候補同知祝君。其一也。君諱錫勳。字襄勳。世居無錫。生有摯性。事親孝。輕財好施。亦喜談兵。咸豐五年。援例以通判走江西。候補道出鎮江。適撫吉爾杭阿公。駐師九華山。君獻策軍門。且輸礮彈五萬斤。吉公檄領健勇營。旋隸總統張忠武公部下。兼領武奮營。從克丹陽。句容等城。敍功以同知卽補。八年七月。率所部二百人。聯絡民團。駐守溧水。賊不得逞。九月。總兵虎嵩林兵潰。賊衆大至。君巷戰不勝。死之。賊焚其尸。年僅三十二耳。越十有三年。縣局采訪忠義。達諸行省。大吏以聞於朝。始獲卹廕如例。嗟夫。奇傑之士。思乘時建樹一也。或憑藉有基。勲業爛然。或運會不諧。功敗身殉。遭逢旣已懸絕。傳不傳尙未可知。名之顯晦。獨非命邪。雖然。祝君事猶幸見訪於縣局。而褒卹及之。其諸爲褒卹所不逮者。雖欲攷其姓名。末由也。爰揭祝君以例其餘。爲彼懷奇負異。而沈泯無聞者。弔焉。抑又思之。履危蹈忠。灑氣常留。其得於天地者。獨厚。豈果以名之顯晦爲重輕哉。則雖沈泯無聞。謂之有聞可也。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寒暑遠徙。一歲中恆四三

薛福成

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却。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爲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卽至。邦人士營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隄。以待遊者涵濡海氣。岸高也。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蕩漾。海岸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濤。夜臥人靜。洪濤訇。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窻。想像亞墨利加大洲。如在雲煙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於是攜侶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巧。逾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遙睇水滢。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眄釣徒。而憫衆魚之貪餌。於斯之際。獨煩滌囂。心曠神怡。竊意世間所謂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暑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倚枕高臥。亦得佳趣。夢中如遊邃古之世。既覺。偶晞窗外。海景奇麗。皜耀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景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燭朗誦杜子美詩十餘首。以暢余氣。如是者旬餘始返。其諸所訪名蹟尙多。不盡記。余自春初期滿未歸。羈懷侘傺。悄焉寡歡。今而知天與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遐邇之別也。夫誠默體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將焉往而不樂哉。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書涿州獄

薛福成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悶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縊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廕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於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既廉得姦夫主名。繫鞫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囚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謾。刑部彙覈奏上。是時宣宗恤庶獄尤劬。又懲治道骹。敝思一掃。刮振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天語褒獎。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耆齡。凡初讞是獄者。譴謫有差。并以良家節婦。橫遭誣讎。特敕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耆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不數年。涿人始共傳言被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死狀。有流涕者。於是天下後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矣。然以案經欽定。罔敢有言耆齡旋出守廣信。未及十年。超擢兩廣總督。改福州將軍。而涿州所建之坊。至今歸然尙存。夫讞獄誠不易。而讞人命尤難。彼木器磕死之痕。謂爲自縊。與絞勒者同一失實。然因姦謀殺。則原讞爲近之。聖人在上。仁心仁聞。彌綸寰宇。爲臣下者。未能承流宣化。俾底刑措。稍有疑竇。又不能盡心推究。轉令巨憝稽誅。以貽人口實。有司者之咎也。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邪。烏虜治獄之官。豈容稍有偏倚。意在深文。固失其平。意在平反。亦失其平。光緒二年。餘杭舉人楊乃武之獄。當時浙士在都者。議論洶洶。必盡翻前案。始慊。侯相左文襄公。嘗述涿州獄以語座客。其是非至今亦疑莫能明也。自後浙

江州縣逆倫之案。上官鑒前事。皆以輾轉駁詰。爲宕延計。兇徒無一伏法。而無辜證佐。往往十餘年不得釋。羈死囹圄者。頗衆。竊謂事之不平。至逆倫之案。而極。賴執法者先平其心。乃能劑不平者。而使之平。若研之未審。而遽欲平反。彼自謂平者。乃至不平也。莅至不平之事。復以至不平之心。助之。充其極。不至釀至不平之禍。如近日浙江事不止。然平反者之初意。亦豈料其流極至此不平耶。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是以古之善治獄者之宅。其心必曰。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國子監生陽湖方怪。襄事畿輔通志局。以劬學溫文。爲同輩所賓異。遽遭疾卒。旣歸其喪。其妻趙氏以烈殉。總督直隸伯相合肥李公。爲奏聞於朝。旌表如例矣。而烈婦之父。前知易州直隸州趙烈文。惠甫甚悲其女。復貽書請記其事。惠甫世居陽湖。今僑寓常熟。烈婦其長女也。歸方氏。刻苦持家。慕禮義。如不及一子長綬。甫六歲。而怙旅沒之音。至其父迎歸。徐告之。烈婦痛絕良久。乃能哭。以頭觸戶。將死時。方娠。其父戒勿辟踊。冀育次子。泣應曰。諾。遂不復言死。然平居與兄及妹言。皆身後事。密購毒藥。藏之枕篋。家人搜得。潛棄之。亦佯不省。如是者再。親故來勸勉者。亦不與深言。旣生一女。衆咸不怡。微視之。無戚容。曰。生女亦善。使我無繫戀心。一日。乘家人熟睡。潛起趨後舍。自經死。距聞赴百三十有二日。距免身八日。實光緒四年九月四日也。夫孝子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鬱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嗟哉。烈婦奮身從夫。舉人世之事。無足以易其慮。此其中必有不如是而不自得者。惠甫於是爲有女矣。余故略加論次。以塞其悲。亦以暴烈婦之志云。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淮潁以北。揭竿烏合之徒。掃刮無遺。威聲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撚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遠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響畢。士皆橐糗糒。王手一鞭上馬。疾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斫之。賊衆大驚。皆散走。進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休息。勢且俱蹙。賊揚言王少寬。我卽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鰲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蹏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旣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并驚於昏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知王所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圩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塍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尸。告有司斂之。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沒。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

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中途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啾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舉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挂。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真邪。真者而託於幻耶。斯二者蓋皆有之。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中曆之光緒戊寅年三月也。法國開賽會堂於巴黎。至冬十月盡而散。名爲哀克司包息相。先未開會之前一年。法以書徧騰各國。請以珍物來會。至是會者咸集。於是殊方異物。新奇瑰瑋之觀。無不畢至。其堂建於商得媽司。舊時練兵之所。巨廈穹窿。梁柱椳栱。悉皆鐵鑄。而函蓋玻璃。下施地板。東西相望。外綴園亭池館。市肆酒樓。規模壯闊。自西洋賽會以來。詫爲未有。予數數往觀。默志厓略。蓋千百中之十一耳。地分三大區。第一區爲各國房式。及售零貨處。在三納河西。中一區爲講求製造各學。及日用飲食之所。在三納河東。又東爲賽會堂。堂長二百十四丈。寬一百五丈。阿房四周。外柱刻石爲四大洲人物。中左右三樓高聳。而其中亦分三區。左區陳設本國之貨。中區油畫石像。右區爲各國貨物。此三區又各界出若干小區。甬道縱橫。物皆以類相從。一類之中。又分數千百類。夜則照以煤氣燈。華麗宏博。至不可名狀。入其中者。但覺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目迷五色。自西柵欄入大門。爲脫漏加得諾高樓。樓上下兩重。爲作樂處。容坐數千人。下一層左右長廊環抱。如伸兩臂。近肩處各有小樓旁聳。高出正樓數丈。中懸徑尺餘鐵柱。長五六丈。以汽機旋轉之。可升降自如。正樓東嚮。地漸低下。迤平處。鑿大圓池。累石層級而上。引水於樓闌外。跌落赴注之。如瀑布然。池旁環踞石獅銅牛。池內別設鐵管。激爲飛泉百道。西洋水法。類多如此。循池左轉。爲法國飯館。飯館之西。有小花園三。北則累石爲數池。高高下下。名爲阿魁爾亞模。養魚處也。東爲虞衡公所。東之北有屋數椽。各自成式。往往仿效野人所居。茅茨樹幹。互相枝柱。內陳百穀蔬果種類。及山林材木之屬。又一間悉入穀果小蟲。欲人究知其形狀也。又一間以玻璃酒瓶裝爲城甕。日光射之。五色璀璨成文。又一間爲風雨寒暑鍼表。再北爲阿爾及耳房。又東則悉

唐花小玻璃房約十餘座。再東爲講求百工新法之所。東之北爲巡捕房。至此近河沿而止。循池右轉。爲日國飯館。飯館之西南有大花園。五唐花房。三極西高處。因石壁爲園。卉木翼然。已在長廊之外。東爲日本房。白板矮扉。以修潔勝。迤南爲瑞典。挪而威。堆義司。埃及波斯房。內陳設無多。而承塵特爲精緻。概用五色小方玻璃嵌成。淺深凹凸。如石洞鐘乳。然再南稍高。爲中國公所。東嚮左右兩轅門。飛簷正廳三間。陳設螺鈿几榻。院中央一小亭。兩廂十二間。爲售貨處。所售磁器茶葉古銅器雕刻象牙摺扇。獨多。會畢後。中國以此房贈伯理璽天德。移建布注。得不朗。囿內。又東爲暹羅房屋。爲唐花房。爲馬爾哥小圃。再東爲陳設各種新式車輛處。亦近河沿而止。是爲河西之一大區。由正中渡大橋而東。爲中區。沿河左轉。爲考求救生救火航海諸法圖器之所。北爲水龍會。再東爲唐花房。又東爲煙鐵兩作房。爲法國飯館。飯館之北。爲石板印像處。保衛牲畜會處。再北爲唐花房。爲煤氣公司。爲巡捕房。飯館稍東。有建造房屋灰石式樣所。再北爲克魯數製造廠。待爾路瓦鐵廠。由此轉東。爲工部局。爲三沙孟鐵廠。又東爲火油木炭公司。爲唐花房。克魯數以製造鋼鐵。兼講礦務著名。與英之烏里飭德之克魯伯。鼎足而三。待爾路瓦三沙孟亦其次也。油炭公司之南。法飯館之東。有大花園。一小花園。八大花園中。引泉爲池。至此已近會堂門首矣。沿河右轉。爲通商海口公局。再東爲唐花房。及種花器具所。唐花之中。又有一所。爲英國花房。又東爲比利時飯館。其旁有小房。爲英太子果下馬廐。南爲莫納哥房。再南爲日國回式房。稍東又一花園。日國房之西。爲醫學館。南爲水龍會。爲火輪車公司。爲海關及城稅局。稅局之東。爲英國農務機器廠。廠之北。比國飯館。飯館之東。悉皆花園。布置略與左方同。是爲河東之中一區。由此升階。爲會堂。上有平臺。臺

以石欄爲護。入會堂大門東嚮正中一長間。較左右兩區爲狹。而橫分十四區。第一區爲法國古像古衣冠。以次而英。而意。而美。與挪而威。而德。皆油畫及白石雕琢人物。德與法爲仇讎。此次不以他貨入會。祇此存盟邦之誼而已。土耳其以有兵事。亦不與。第六區爲巴黎本城之物。地段較長。爲全堂中央樞紐。中左兩區交界處。走巷中穹然一石墩。建方五尺許。塗飾以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所償德國兵費。象其多如此也。又次而德。而奧。而日。而俄。而比。而葡。而瑞士。與丹。而荷。亦皆畫石像。極東一區。爲法國工作藝術諸器用。及珍奇寶玩之物。皆國家官物也。左一長間。雜陳法國百貨。橫分之區。犬牙相入。尤爲細碎。而直分者共八行。第一行首爲學部章程。次大學。次中學。次小學。各堂應用書籍。圖畫器物。次印書局書坊之圖籍。次丈尺。句股權衡。次醫學。次文房百寶。次照像。次畫繪及顏料。次天文地理。次音樂。音樂以被阿魯琴爲多。凡十二區。第二行精緻古銅。及鑿花新銅器。次貴重精細之家具。次粗賤之家具。次磁器。次時辰鐘表。次刀劍。次糊壁花紙。次香水。脂粉。胰皂。梳篦之屬。入之異芬沁人。凡八區。第三行織花錦毯。次簾帳。几榻所用之織線花邊。次五色玻璃。及玻璃掛燈。瓶盤。筩管等類。四方亭一具最偉。次金銀刀叉等日用器具。次粗細氈毯。次煤氣爐竈。次鍼黹盒。線織筐。坐几。小車之類。凡七區。第四行鎗礮及礮臺圖式。次粗細麻線麻布。次各式布疋線樣。次手巾。包頭。領帶。手套。次金鋼鑽石。真金手飾。鍍金盤盞。次男女裏衣。睡帽。衾枕。次各種戲玩器具。凡七區。第五行棉花線布。次花素綢緞。五色絲線。皆用光學分別淺深。攢集成文。次大絨大呢。次毛織粗褐。次錦繡花邊。次男子冠服。次婦女衣裙鞋襪。及剪綵雜花。駝鳥毛。如行萬卉叢中。穠豔極矣。次女披肩。次行裝衣履箱袋。凡九區。第六行礦務各產。次山林各產。次農田各產。次印

花布。次漁獵之具。次醫藥化學材料。次生熟皮質。凡七區。第七行悉皆機器。巨者數丈。小者盈尺。無下數百千種。兩頭雜以鋼條銅管。此一行又並兩行之地而爲一。第八行各種車式。及鞍轡鞭韁嚼鐙之屬。次紅白各酒。及造酒盛酒之器。次魚果蔬菜。次食油。次麵包。次白糖蜜餞牛奶。次豆穀籽種。凡七區。總五十八區。右一長間。爲各國之物。橫分十八區。右兩區之間。有露空院落十八區。又各自爲門。以像其本國之形。第一區爲英國。英國之器約分四類。一爲局廠機器。一爲縫紉之器。一爲百工小技之器。一爲光化氣重等學之器。次美國。次瑞典。挪而威。次意大利。次日本。日本間一小區爲農務局。亦頗別致。次中國。所陳磁器木器爲多。而其出色者。則以廣東繡屏爲最。次日斯巴尼亞。次奧司脫利亞。次俄羅斯。多綠松石器。物。次瑞士。金表首飾獨精。次比利時。次希臘。次丹麻爾克。次南亞墨利加。共爲一國。次馬而哥。堆義司。暹羅。波斯。越南。次呂克桑波爾。莫納哥（卽馬而哥）。法國南邊一小國。呂克桑波爾。則荷蘭君主自屬地也。次葡萄牙。次荷蘭。總二十三國。由是而言。其四周南北兩周已盡。惟東西二周兩長廊。西廊卽大門進處也。右邊皆英太子威爾士所陳珠寶玩具。蓋自印度攜來者。左邊爲哥布蘭織花錦毯。賽勿爾磁器。二廠皆極有名。故特設於此。又有沙爾勒滿尼一舊箱。未知何所取義。東廊雜陳男女百工技藝。佐以音樂。極東北張挂法國大地圖。中梁懸一金球。有機擺動之。以象地形。四角皆加非酒館。堂以內規模備矣。至於堂外。東南北三面。又各自爲區。南北分兩層。近堂一層。皆汽爐。雜以花圃。東一區有銅鐵大鐘。有電氣機器。有粗磁器。有玻璃。有唐花之從屬地來者。有越南小屋。有大會章程。所有作冰機器局。有奧國麵包鋪。兩端有飯館。皆各自爲室。不相聯屬。南之外一區。由西而東。爲英國農務機器處。精致馬車處。次爲瑞典。

挪而威房。次爲意大里房。次爲學習兵船挂旗傳話處。次爲奧國廳房。次爲瑞士房。次爲比國廳房。次爲丹葡二國小房。次爲荷蘭酒店。次爲水龍局。次爲巡捕房。與東一區之飯館接。至此有角門可出。北之外一區。亦由西而東。有長廊。皆機器。再東爲飯館。與東一區之飯館接。亦有角門可出。兩機器房之中。爲北路大門。東爲辦公所。西爲供事人役住處。堂以外。規模亦備。其大略有如此者。

卜來敦記

黎庶昌

卜來敦者。英國之海濱。歐洲勝境也。距倫敦南一百六十餘里。輪車可兩點鐘而至。爲國人游息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嶄然。好事者鑿岸爲巨廈。養魚其間。注以源泉。涵以玻璃。四洲之物。奇奇怪怪。無不畢致。又架木爲長橋。斗入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攀援。憑眺。橋盡處。有作樂亭。餘則淺草平沙。綠窗華屋。與水光掩映。迤邐一碧而已。人民十萬。櫛比而居。衢市縱橫。日闢益廣。其地固無波濤洶湧之觀。估客帆檣之集。無機匠。廠師之興。作雜然而塵。鄙也。蓋獨以靜潔勝。每歲會堂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邦人士女。聯袂嬉游。衣裙雜襲。都麗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掉漾於空碧之中。而豪華巨家。則又鮮車怒馬。並轡爭馳。以相遨放。迨夫暮色蒼然。燈光燦列。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吞吐。夷猶要眇。飄飄乎有遺世之意矣。予至倫敦之次月。富紳阿什伯里。導往遊焉。卽歎爲絕特殊勝。自是屢遊不厭。再踰年而之他邦。多涉名跡。而卜來敦未嘗一日去諸懷。其移人若此。英之爲國。號爲盛強。傑大議者。徒知其船堅礮巨。逐利若馳。故嘗得志海內。而不知其國中之優游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昔荀卿氏論列國。惟堅凝之難。而晉欒鍼之對楚子重。則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夫惟堅凝。斯能整暇。若卜來敦者。可

以覘人國已。

訪徐福墓記

黎庶昌

紀伊日本南海也。斗入海中。號爲多佳山水處。與大和國中隔大山。紀伊在其南。大和在其北。大和者。神武天皇始都之橿原也。由大和出紀伊。多險絕難行。非五七日不至。而海道一日夜可達。紀伊有那智瀑。高百餘丈。自海中望之。如白霓下垂。以此名尤著。其地今屬和歌山縣牟婁郡。當上古未立郡時。概稱熊野云。熊野三山曰那智。曰本宮。曰新宮。新宮近海。徐福墓在新宮山下。余以七月二十四日。自神戶趁商船抵三輪崎。登岸入山行十餘里。至其地。新宮人士導而前。復踰一山。得平田八九頃。禾苗盈室。福墓在其中。中央循田稜數百武。至墓所。面山背海。僅餘荒土一坵。未墾耳。縱橫可四五丈。無所謂冢。有古樹二株。爲記。墓前一碑。題秦徐福之墓。傳爲朝鮮人書。元文元年。新宮藩主水野民所立。元文元年。當中國乾隆元年也。碑左右積竹筒百餘。中插花朶樹枝。新宮人嘗祈禱於此。以此爲獻。旁有二十餘冢。各距數百步。傳爲福之親近。陵夷僅存其七。余見者纔二墓。東北又數百步。爲神倉山。山麓有飛鳥祠。福祠在其旁。久圯。故址猶可辨識。返至新宮神社觀。所謂福之遺物。事甚荒渺。不足道。獨古老傳言。福始至時。尙在新宮東北七里許。日本里每里約中國七里。海岸名秦須地。尤陜隘。後乃徙此。其言致足信。以余游歷所經。見日本平原廣澤甚多。福胡爲而獨取此。豈當日風漂所至。無暇細擇歟。抑將以近其國都歟。非可得而詳已。福之子孫。或言多姓。秦今皆分散各處。維新後。悉易他姓。或言藤澤驛。福岡平一郎。爲福之後人。嘗有贈物。寄新宮神社。或言有徐某在和歌山縣充醫士。皆疑莫能明。方秦始皇之遣福入海求神仙也。

豈意其止往不來。及福挾童男女三千人以至。亦欲廣強支庶。貽之無窮。今二千一百餘年間。而族姓無一存者。古與今相續。其事皆大氏如是也。然而人之欲爲福而獨不止者。則又何也。光緒十六年八月歸後十日記。

遊越南記

闕名

光緒丙申二月十三日。由滬乘輪舟抵安南。海口水甚淺。不能駛入。十四日黎明。乘潮進口。泊海防埠。其江面得春申浦三分之一。沿江洋房礮臺。及船塢鐵廠。鱗次櫛比。迤連約五六里之長。此處離西貢約輪舟兩日海路。又可直駛至海南口岸。卽廣東之交界處。其間橫出小河一支。卽海南口也。海南口通至雲南河口地方。河口在蒙自縣東南百里許。海防定例。無論官商士民。上岸後當由會館主引至法總領事。前報名投稅。每名逐年納稅洋六元五角。卽拍照一紙。存在捕房。乃可在地貿易。在街道行走。違者察出重罰。余執護照。進見領事。當卽蓋印免稅。始得游眺。暢覽異鄉風景。十六日早。聞有鐘聲。噲啞鞦韆。趨至堂中。適得瞻禮堂。可容四五百人。是日陰雨瀰漫。霑衣欲濕。西人到堂者寥寥無幾。有安南教民百十數人在焉。見余中華裝束。咸觀嘆咋舌。堂左有餘屋數椽。似設學院。惜言語不通。未能涉歷。洋場馬路縱橫井井。雖不及上海之平坦。而馬車東洋車往來絡繹。風掣雷行。洋行尙形寥落。有售貨各店。盡廣東人。約三千之譜。市景尙稱熱鬧。該處本安南商務要口。舊日生意盛極。故設商政衙門一座。自歸法國管轄。此衙改爲防兵駐守之所。法人別立海關。抽收稅項。廣東人商其間。皆有歸歎之意。惟收盤甚難。是以暫且支持耳。近年安南王以近中國之十三省。讓歸法人。而小民土著其間。均屬法官治理。除身稅外。每戶畜

牛羊雞鴨等均預納捐。田賦每畝計洋四元。倘三年欠完。充爲官田。安南之督撫等官。照冊收納。且繳法官。以備軍需公款之用。安南百姓貧窮異常。襤褸破碎之衣。彌望皆此。欲求一整齊衣履冠裳鮮潔之人。迄無一見。惟役於法商者。衣服尙稱清潔。足上穿鞋。若散處之男女。盡赤足行走。男女衣裳悉無區別。男帽大如團箕。女帽尖如涼帽。地方官長。出入無轎。祇足穿皮底鞋。跟僕一人。手持煙筒一支。逍遙游行。其督撫大官。皆內富而外貧。家儲數千萬金。仍作儒素本色。近路出入大都步行。遠則坐於腰式籃。雇兩人擡行。十八日。余坐公司小火輪。由海防開行。從小河駛入。十九日。傍午抵河內地方。一名東京。前安南王建都城也。此京讓於法人。王宮改爲法人花園。欲入園游觀。須出洋五分。宮後有天主堂一座。異常壯麗。兩旁有龍虎門。門內有龍虎橋。由橋入殿。宮園中有河。河有亭閣。景致秀雅。布置清高。周圍六部衙門。鴛瓦鱗鱗。業經稍加修葺。改爲洋房。其餘屋宇寺廟。壯麗燦列。洵是朝廷氣象。現由法官經營。所有產業。均照例收捐。惟舊城牆垣。盡行撤去。以便出入。分列街衢。並經法官創立礮臺。派兵駐守。屹然重鎮。洋行各店。亦未開設。惟洋紗局已造成。尙未開工。廣東人商於此者。較海防尤少。市面亦如莒檜。廿二日。乘公司小火輪。順江而西行。過屯關。廿四日。抵安拜埠。登岸探視。該埠在山澗之中。萬山環繞。彌望峯巒。廣東人在山麓。搭蓋竹屋茅廬。開張貿易。無大宗生意。祇有零星雜售。主顧而已。所駐法兵。亦居茅屋間。法弁則僑寓廟宇。操練兵丁。彈壓地方。守望之勤。常如臨敵。土著之安南人。悉掘門如土窰。蝸居其間。市在山下。道途崎嶇。由安拜而西。至保勝埠。約三百里。兩面皆山。中通一澗。惟裝貨小船。櫓搖篙刺。可以前進。廿五日。乘小火舟而西。越十日。始抵保勝。亦名老街。輪泊上岸。則見草屋兩椽。係法人所設。藉以稽查往來客。

商。余以護照示之。免驗放行。有友引入城。步上九級階。見帝廟一座。極形高大。有法國五圈兵管。兼爲領事者居此。余晉謁後。問此城何名。友曰。此城係劉大將軍永福所築。當時劉以爲都城。帝廟卽劉之宮殿也。爲徘徊久之。城爲通商埠。埠東爲中國營舊壘。壘東爲法營。保勝在城西南咫尺。貿易寥落。未審河口究在何處。友告余曰。欲知河口市面。請出城可也。乃隨行出城。山麓有一小澗。淺可以揭。友曰。喚舟過渡。上岸卽河口也。至彼見麓邊櫛比而居。密如蜂房。皆草構之廬。有武廟八蜡廟兩座。用瓦蓋。中有華設電報局。傳遞消息。河口之水分三汊。向北行者名南溪河。通廣西。矮屋郎當。未成市面。惟花會賭廠。生意熱鬧。又有賭攤排列。作露天賭者。叢足攢立。無容足處。此等人皆黑旗流勇。與哥老會嘯聚爲朋。游手好閒。以賭爲生。賭輸至極。則搶劫縱橫。四出訛詐。人或殺一流勇。亦莫之顧問。河口山上駐劄一營。係華官管帶。例須每營五百人。今則僅存六十人。其訓練教習。未知定於何日。半年之中。不見演試。河口流勇。其類頗多。旣結哥匪。又連黑旗。遇有富商。執袴子弟。擄其人而藏之。勒令必以銀洋來贖。否則殺諸荒野。離河口百餘里。安南境。盜劫縱橫。法官派法兵領安南兵。嚴行剿除。而若輩行跡詭祕。隱伏深山樹林間。無從捕捉。亦無從攻擊。卽率衆而前。反被隱身叢薄。放槍擊斃。法兵及安南兵。輒多損折。無可如何。法人欲於河口通商。開列洋場。爲安南至雲南便捷之徑。意欲盡除此黨。故安南內地各處。由法兵駐守。並招安南人三丁抽一。約一萬餘名。依西法訓練。良以該黨之禍。不可不除。是以派兵日繞於滇地一帶。以冀昇平同享也。

義火可握國記

闕名

義火可握國。在馬來半島南端。蓋王國也。英屬新加坡在其南邊。距今前八十年。英國購此屬地於該王。國價六萬圓。此邊一帶之地。多爲英屬保護國。該國獨保其自主特立。環國四面。皆爲英屬地。而此一小國。獨立國在其中也。抑英國取此等四鄰之地。以爲己屬。獨不及此一小國。雖似可驚訝。蓋有理存焉。何也。曰。方英略新加坡一帶之時。現該國王之生父某。爲馬來半島中部王國一長官。駐在義火可握國。英人以爲奇貨可居。說之曰。今半島情形。有如亂麻。英雄割據。互爲其長。而無能統一者。貴官獨奉王命。逡巡在此。不亦愚乎。貴官若有雄心稱王之意。則我英國請先承認上義火可握國王尊號於貴官。於是該長官心爲之動。遂從其言。創興一王國。英人從容謂王曰。新加坡僻在國之南端。一小島耳。請王賣於英國。以酬英人尊立貴王之勞。不亦善乎。王以爲然。乃許諾焉。英人遂出六萬圓購之。且該王在世時。每年出二萬四千圓。爲其湯沐之貲焉。英人購得新加坡如是。故其後雖併吞四鄰。不復染指於該國。以至於今矣。然其政度簡樸。不類朝鮮暹羅等。受諸強國之干涉。其王或出遊倫敦。而爲英皇所優遇。又或燕於新加坡別墅。常住義火可握國宮殿。宮女數人。擁侍左右。風流灑落。以自娛焉。宮殿爲二層樓。後園紆繞。庭前廣闊。前控海峽。與新加坡指呼相應。門前有侍衛。戎衣儼立。以爲警護。一揖門衛而進。門內則有臣民數十人。出見異客。異口同音。交相與言。請爲嚮導。而觀宮殿宮庭。蓋欲得酬金也。宮殿內有聽政室。有延客室。並爲美觀。又有藏銀室（卽金庫也）。室中有數十函。盛銀塊。諸室均在下層樓房。而於二層樓上有十二內房。每房安置洋寢臺。每房懸掛所居妃嬪之小影。各妃衣服並等。色均用黃。蓋此國俗尚。似中國往昔之俗。或曰以木德王。或曰其色尚赤。今王性好用黃。故凡百器亦總黃色。國王椅子價值甚貴。其形

樣如猛獅。四脚如獅足。王坐在獅背。頭尾四足。皆用黃金。意匠製作。並極巧妙。雕柱亦工。王國廣袤。東西僅二十英里。南北十數英里。其國雖小。亦儼然一獨立王國矣。

蒿菴閒話

張爾岐

靳維賢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上任日。見山西巡撫楊順坊。卽停輿問曰。此賊尙未死耶。左右曰。死矣。尙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卻老賊。則遣人剔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殺人媚人奸賊一名楊某。押送州獄。特作一桺狀。盛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豪爲之咋舌。斂迹。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殺人媚人。蓋沈氏事。尹先之曰。此公政是青霞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血仇也。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手。

書事七則

陳貞慧

書甲子會推

天啓甲子冬十月。貞慧侍先子於燕中。時葉文忠已去國。趙忠毅爲太宰。高忠憲爲總憲。先子語及時事。每有憂色。歎曰。璫勢愈熾。去漢熹平間不遠矣。未幾。忠毅忠憲同日解職。先子時以少宰攝部事。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相恐嚇。先子正色拒之曰。某知有宗社而已。遑恤其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爲高邑私人。坐大不敬。首削先子籍。及佐憲楊公漣。左公光斗。時漏下一鼓。先子曰。吾固知有今日矣。無何。御史李公仲達來。握手太息曰。師行得矣。秋葉幾何。疾風愈。

甚奈何。擬疏爭。先子曰：無庸也。務勉之。獨我乎。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侍御灑淚別去。明日，繆西溪太史一蹇乘蹇來。曰：此行，麟玉加榮矣。攜壺榼送之郊外。浮白酣噓。語無所避。或謂公得無有耳而目之者。公曰：丈夫卽死。死分耳。吾腹有丹者在。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耶。嗟乎。繆公之談笑。仲達之黯然。友誼千載可見。若夫諸君子。被璫禍本末次第。國史書之天下知之矣。

書江陵武陵先後奪情事

神宗丁丑。張江陵相奪情時。抗疏者趙公用賢。鄒公元標。沈公懋學。崇禎戊寅。楊武陵相奪情。宣城沈壽民徵君。首攻之。繼者劉同升。修撰趙士春。編修壽民。君典從孫。趙則定。字孫而。劉又南臯。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奪情者。邑里同。而張與楊又楚人同。亦奇矣。江陵天資慘礪。其氣力足以挾持天下。實爲我朝才相。非武陵者比。今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嗚呼。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爲無才乎。

書甲申南中事

崇禎甲申之三月。變甚於唐之廣明元年。以事起非常。道路之口。驚傳不一。其時村墟積雨。人跡罕至。而吾宜又當僻壤。北來實耗。無從得之。然心日怛怛。終不敢以草莽賤士。置君國不問也。隨於四月初八日。從涇潦中策蹇至南京。越一日。盧進士象覲至。各各問訊。而道路所傳。猶之村墟僻壤云。大司馬史公可法。正前一日。督師渡江。益怛怛不釋。時。太宗伯爲姜公曰。廣姜公爲先世門下士。余迭叩之。所聞猶之道路也。益怛怛。是日。蕪湖沈文學士柱至。相與流涕久之。旣又聞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

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罍。噍而已。問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競以靴尖蹴地，作歎息聲，各各散走。以爲常益怛怛。再日，余又遇見姜公。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告之沈子盧子，不一日而北中逃亡者踉蹌至。云上於三月十九日自經煤山，繼至者亦云。田夫野老無不巷哭罷市者。至十七日，傳北中一大老止一僕，羸滕徒步進通濟門來，問之則舊輔臣魏炤乘也。魏亦先世門下士，余卽往訊之，曰：信言死事者歷歷可數，再欲詳其顛末，曰：余亦倉皇出都門外，多得之道路云。時南中諸大老畢來問訊，始得其實，而上之自經已幾一月矣。盧子沈子與余大慟失聲，約曰：世事至此，吾輩卽死死無益，仁人志士海內自不乏，吾輩不死當圖其所以不死者。言已。盧子沈子與余各散去。當其時，司馬宗伯方謀迎立，實遲疑未決也。而鳳泗巡撫馬士英以得北中消息最近，阮大鍼又先期竄身福邸中，蚤夜密籌計，挾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爲援，約從既定，方以書來，餽司馬。司馬答書有福邸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議。士英大鍼得書，執以爲司馬後日罪案。五月朔日，以四鎮兵擁福王南下，改元爲宏光矣。嗚呼！夫以金陵重地，不異僻壤，司馬宗伯重任所傳，不異道路，以潢池萑苻之竊發，致君國大變，而當事泄泄，間絕不聞，而姜史二公又人望也。語云：不有老成，其何能國？乃決大計，定大策，事權宜無他屬者，始失之游偵，不以時繼失之需遲，不能豫，奸人抵巇，蹈隙外挾強鎮，內圖冊立，而司馬宗伯竟同贅疣，無能出聲息，其間者嗚呼！天爲之哉！抑人爲之耶！

防亂公揭本末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尙能奔

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以爲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曰。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慙。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鉞罪無藉。揭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糞。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喝。飛馳數函。毘陵爲張二無。金沙爲周仲馭。雲間爲陳臥子。吳門爲楊維斗。浙則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臥子。極嘆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鉞不燃之灰。無俟衆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託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鉞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啓視。就使者焚之。鉞銜之刻骨。揭發而南中始認。認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悲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鉞氣愈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鉞遂有酬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己卯。竄跡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遏。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間。青溪道上。察予往來如織。時予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爲相圖也。且恚且悲。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思所以螫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心喜鉞得間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無何。甲申宏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賚綠官

兵部尙書以迎立首謀福邸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公鑣雷公演祚於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阮大鍼名姓輒詈而唾者非若曹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爲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鍼之眈眈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歎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若。鍼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爲仲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郭公維經。將并中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蹤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爲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問面爲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先人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卽殺其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旣曰。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鑒也。馮亦遲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書至。鎮撫遂不得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皂衣團牌縱橫勢張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爲周鑣打點。予不爲動。徐曰。某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爲兒女親。患難中忍不一顧。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款。予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予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

佯作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子。次吳應箕。次中馭弟周鏞。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蹤跡詭秘。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咸。輔臣吳姓。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泊其子方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帥良玉。裹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南都震恐。鍼以爲雷周所構。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詣貴陽基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諸不靖者。尙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

書癸巳毘陵事

余自甲申乙酉。屏處荒村。荆棘之息。延及五載。自戊子四月始入城。又四載。爲癸巳春。一至毘陵。俱以難故。時居毘陵久。毘陵故孔道。其邑之士大夫。頗樂與賢士大夫交。非若吾邑士大夫。借地僻得文。其固陋者。其時有澹上人。從匡廬來。肩瓢笠。日託鉢於市。余同楊逢玉訪於太初庵。清苦倍於他僧。蓋學道而有得者。私心慕好之。旣遇楚黃萬子。旣又遇東魯耿子。二子於澹上人有夙昔歡。一爲同年生。數人相見。歛歔。以爲隔世。先時黃六湛館於楊靜山。與余間日一杯酒於逢玉家中。時言數君子之爲人。數君子雅相善也。又善予。予亦雅善數君子也。遂與數君子晨夕無間云。一日。莊子爾定。治齋於楊組玉園。飯數君子。數君子咸集。數君子外。又爲介子兄猷伯。許仲翰弟鍾若。一爲園主人。一爲余。余時方幸得數君子遊。忘

其身之爲憂患也。其後萬子別去。云將返楚。爲尊人具七十觴。余亦還里。惟耿子澹上人留郡。余歸不一月。時時心動。語諸子曰。不知何祥也。旣聞萬子耿子莊子同被繫。未幾。子亦以周季子事。并余子帽。被繫至潤城。爲七月初九日。予從容不屈。得解歸。過毘陵。與澹上人黃六湛楊靜山楊逢玉相見。蓋方幸余之再生。而又惜數君子之不得其音耗也。臘月二日。客言諸君子捐軀絕脰者已半月。因歎向日組玉園中一聚。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嗟乎。諸君子之死。果死耶。而余之不死。其果不死也邪。他日不能無死。死何以見諸君子地下。因書其事。以語澹師六湛逢玉飲伯。頗憶組玉園中一飯否。

書華吏部事

華吏部允誠。以戊子四月死。姪孫尙濂。年十八。易姓名從行。死之。是日僕薛成亦死之。十八日。吏部櫬還。僕朱孝痛主不屈。又死之。嗟夫。二僕者。非有誦詩說書之素。倉卒顛沛之際。甘死如飴。亦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今世風日下。求所以勸忠於士大夫之流。亦不可得。然如二僕者。又何以稱焉。噫。此豈人奴也哉。抑吏部實有以風之也。夫。後六年癸巳。而有耿戶部僕。死事更烈。詳見方太史錄中。

書周季子事後

余與仲馭交最久。酒間時一見其弟季。終坐無一言。幾疑爲張留侯如婦人女子。旣遇於白門。嗜酒色。任俠自喜。異之。旣遇於里中。慷慨大言。言天下事。數娓娓。至古今成敗。奮袂起。益異之。蓋人之不可測如此。今獲見其死事本末。斧鑕鼎鑊。一以談笑處之。將古所謂從容就義者。非與。余真不敢謂季今人也。人固不可測如此乎。初。季無知者。以仲故。旣而僞使氣。人爭疾之。謂季妄人。妄人甚者如仇。今無論賢否。

疎戚稱道之如一。因歎世人率無志。使有志而獲遂。盡如季。余又安得盡測之。又安計流俗之爲譽爲毀耶。

婦人集

陳其年

長安女尼妙音

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於北城之文殊庵。與海昌相國居址切近。常出入相國家。談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徧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釧。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

寇白門

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十。俱執絳紗燈。照耀如同白晝。國初籍沒諸勳衛。朱盡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謂朱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落沙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卽死。尙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越一月。果得萬金。

劉夫人

劉夫人。江西吉州劉忠烈公女。王撫軍子次諧婦也。名淑。幼穎甚。能小詩。甲申鼎湖之變。夫人歎曰。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滄海君。借椎報韓。然願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弑義帝者。

遂建義旗。適滇帥蠻兵精悍冠諸軍。聞夫人名。請謁。夫人開壁門見之。且日報謁。滇帥具牛酒於軍中高宴。極歡。然帥武人也。陰持兩端。又醉後爭長。語不遜。夫人怒。卽於筵前按劍欲斬其頭。帥環柱走。一軍皆擐甲。夫人擲劍笑曰。殺一女子。何甲也。索紙筆。從容賦詩一首。辭氣壯激。帥悔且懼。夫人曰。妾不幸爲國難。以至此。然妾婦人也。願將軍好爲之。遂跨馬馳去。

茶餘客話

阮葵生

扶鸞

楊樗園朱棗園毛靜山吳翼堂。皆癸卯選拔。在都城。冬杪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在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姓事否。蓋棗園在學署。閱文交通之事。他人所不知者。於是驚信爲真。閱數日。製文設酌。爲位以哭之。未幾聞叩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避席。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纔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札。諸君乃相視大笑。具言所以。

德清蔡翁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卽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

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日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大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某司成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籍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所有空屋。值甚廉。遂僦之。居月餘。有狐出入庭中。心甚憂怖。已無他異。又久之。狐撒錢於庭中。日可得數千。司成大驚喜。以爲神賜也。性素慳。不輕費一文。至是頓改舊習。美食鮮衣。飾輿馬。宴賓客。人盡怪之。一載後。狐徙去。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所籍者欲用之。及開篋。則已空諸所有矣。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天台齊宗伯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於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成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成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冤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

之筆以爲重。先生隨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壺壻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爲賦天然圖書歌以志之。

龍泉連學博

己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年已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十人。茅屋三間。孤寄深箐荒邨間。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蕭然。一道士葛屨麻履。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於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爲何代。去宋凡幾幾姓。因言熙豐閒。敗政有。史書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年據牀。略略不已。年未五十。面已作皴。纈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芮先生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舉。乃舉生平評隲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范忠貞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泰寧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卽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於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於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攬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藩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是鏡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

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托公事不復往。鏡因於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職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趣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福州黃莘田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宰四會。以耽硯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紫坪卽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洒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斧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爲紫坪言者。

嵇叔子

嵇叔子精於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卽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

卞氏園

丙子游鹽瀆。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朵。卞進士欒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灑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又嘗臨莅。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闌。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公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卽二公所植。未可知也。海陵卽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還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妾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遠信。當再著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還。復作詩云。牡丹曾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齏使奪之去。移之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宛轉取其枯枝。植之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

有紅有白。以此卜休咎。獨醒雜誌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崛強猶生。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金華將軍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糶酒一盃。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旣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問。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於庭榭。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撫以逮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郭鳳池

郭侍講鳳池。肇鑛以艱歸。服旣闋。諸要人俱寄書促其行。束裝有日矣。過其同年友廖編修鴻章。以行期商之。廖素精子平之學。爲推步畢。驚曰。一年之內。慎勿入都。若入禍且不測。盡一年則無害矣。郭猶豫未決。後促者踵至。且聞聖意嚮用甚隆。遂買舟而北。塗次某鎮。姻家邀之飲。郭已有酒所。而此家復強之。其地觴政甚虐。雖不飲如韋昭者。亦必以巨觴沃之。是日郭酣醉過度。歸至舟中。懣甚。延醫無及。及旦而卒。

侯元經

台州侯元經才士也。於經史不甚博。詞賦特敏贍。屢躋場屋。年五十。官縣佐。解餉至戶部。筦庫之吏有所需。不卽予批迴。侯未僚而貧。大窘。時錢塘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此夷門也。顧司官某尙書祭文。諸公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召至戶部後堂。給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公祭文。諸曹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於是堂上下嘖嘖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迴。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後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延至署閱卷。醉後如廁。陷而卒。官舍蕭條。無一長物。江寧令袁子才。以百金資之。始歸其喪。文人之窮。無逾於此者。

白田某甲

白田某甲。赴中州。途遇暴雨。遂就民居投宿。茅屋數楹。不足容客。力辭之。甲見舍後有空宇。求入之。主人曰：是室有異。不利宿者。扃置已數載矣。甲素負氣。不惑於神怪之說。聞斯語。益不願他往。主人阻之不得。太息而已。甲乃自寢一室。令二僕宿於外。初無他異。及三更後。壁間有光灼灼然。射入帳內。因起坐。睇之。見左垣有小穴。可容雞子。四小人持紗燈。自其中出。俄聞呵殿聲。騶從紛紜。旗旛雜沓。若大府行部狀。最後八人。肩輿舁一老婦人而出。人俱長六七寸許。衣冠甚鮮潔。鳴金整伍。去其門數武。始不聞聲。甲大錯愕。坐以待之。天將曉。見婦人整衆而歸。儀衛如前。婦人面有酒色。顴頰殷紅。臙腫若甚倦者。迺運復入壁中。時天已及曙。甲急起推門。欲呼主人語之。忽足有所觸而仆。視之。則二僕皆僵於庭中。脇下有小穴。如被噴噉狀。血涔涔流未已。乃知婦人所飲者。二僕之血耳。

張承篁孝廉嘗語予曰。鬼神亦有氣運。冥報亦有時代。因言明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當時有日者術甚神。熹宗詔入宮中。歷試大臣妃嬪內官。皆奇中。無以難之。因指二木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於正陽門左側小廟中。而供大像於後宮。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進宮。而大像燬。小者迄今香火尙盛。日者之術亦異矣。

代搆策題

聞各省典試。多於命下之日。倩人代搆策題。暨試錄序。出己手者。十無四五焉。廣東某科。三場問嶺南形勝。有選帥重於地鎮之語。監試疑焉。以質正考官。曰。地鎮二字。當作何解。正考官貿然不知所對。乃強顏曰。出題自使者事。縱有錯誤。使者自當之。與足下無與。何必窮究爲。監試遂問副考官。答曰。題非我出。我何知焉。且出題之人。尙在京師。安得走使萬里而問之。蓋二考官素不相能。故以口語侵之也。監試乃謂諸同考曰。有能解地鎮二字者。願直言無隱。有韓令者。素強項。與正考官有違言。遂奮然進曰。以愚意觀之。乃他鎮之訛耳。選帥重於他鎮。乃昌黎送鄭尙書序中語。吾鄉三尺童子。亦能誦之。閣下豈未之見耶。因命取書閱之。信然。副考官胡盧大笑。監試及諸同考。亦鼻哂有聲。正考官蹶踖。不自比於人數。

箕重光

京江箕侍御重光。青衿時。與同輩數人。讀書焦山。寓樓危踞峯腰。樵採絕迹。偶月夜登高嘯望。見老人鬚髮甚古。衣冠不類。今製攜杖獨往。徘徊叢篁茂樹之間。吟咏自得。心訝之。次日。同人謀曰。此非精魅。卽陳死人耳。遂循巖蹤跡之。得一廢塚。棺木暴露。有出入之迹。衆曰。得之矣。俟其更出。令一二人裂周易封其

棺罇當無所歸。笄曰：彼無害於人，何爲苦之？固諍不聽。乃渡江先歸。是夜月明如晝，未三鼓，老者又買買來，衆潛持書封棺訖，各歸就寢。將五鼓，忽聞窗外號呼聲甚慘，衆惕息不敢應。久之，窗外泣曰：我前代之遺民也，雖未得仙，已離鬼道，可以縱遊自如。今爲諸君所困，封我房舍，使無所歸。天明後不可復全矣。又且泣且詈，其言絕痛，衆益懼。闔戶聚首，不敢出一言。俄而雞聲朝唱，檻外有物闖然入戶而仆。天明視之，則前之老人僵於窗畔矣。衆悔懼交至，不敢復留，急買舟而歸。中流風大作，舟覆，四五人無一免者。僅長年無恙耳。而笄公於來秋舉鄉試第一人。

吳梅村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環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然。後戊辰環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梅村出山，陳素庵相國實爲推轂，蓋將虛左以待。比至京師，素庵事已決裂，盡室遷謫塞外。梅村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按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爲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蒲一擲，債里中徐氏。國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艷如天孫織雲錦，頰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蠓螭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日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入官，爲駐防將軍府矣。

旗軍既撤。迭居營員。既而爲吳逆堵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玳瑁。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感已。

沈端恪

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諦輝。既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還俗。無所歸。徘徊於西泠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聞卒之前一日。出端門。瞠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衙役。實無一人也。姚公訝之。次日公薨。

諾皋廣志

鶴復讐

萊州城中一僧寺。佛殿極高。大殿脊鴟吻中。老鶴巢焉。哺雛已長。有巨蛇自他所至。食其雛。據巢偃息。鶴歸見蛇。不敢下盤飛而叫。蛇張吻騰上。欲併吞之。幾及鶴。鶴乃颺去。越一日。忽有羣鳥蔽天而至。而鶴爲導。旣近蛇所。啾噪其上。鶴則翩飛上下。時偈蛇。若誘敵者。蛇輒張吻起掠鶴。時羣鳥中有一鳥。色赤如火。喙長盈尺。蛇旣騰起。與鶴搏。此鳥翻翻自空而落。疾擊之。喙入如錐。深中要害。腥血泉注。蛇立斃。鶴與衆鳥復蔽空去。此兩歲前事。寺中有僧行脚金陵。爲友人道之。噫。如火之鳥。非鶴族也。而來爲鶴擊蛇。豈非鶴痛其雛。自度力之不勝。乞助於此鳥乎。而衆鳥之與俱來者。豈非感鶴之急。憤蛇之暴。羣起爲之助乎。

若是則包胥之知信陵之義物類中固時有之而人反不之及謂之何也鳥之力固不勝蛇而羽翰之疾喙味之利蛇不勝鳥以鶴驕之俟其騰引而疾錐之用所長以制所短鳥之算可謂密矣蛇暴無厭既食其子又欲吞鶴卒以自斃強力可終恃乎

鬼赴訊

戊寅己卯間王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魅所據具狀控縣子房輒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者責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於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被犯安在隸曰已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於是子房爲真對責以無禮鬼爭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中某所地下安得無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乎夫令苟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孝童

童子姓孔曲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者謂不可起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隕身以續母壽既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身往酹母許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巖高不可測童子既至呼從者導往臨巖頓顙奮身自擲而下從者驚惶跳眺然峭壁萬尋不可爲策又絕無痕徑可下尋覓謂其必糜碎耳舍之而去是日泰安州守將有所適過山麓瞥見空中片雲結集若有人影躡之搖颺上下守以爲

僊也。歇驂望拜。已而雲益近。閃忽之際。歘然墜地。乃一童子。詢之。自言氏籍。及捨身報母之意。且云。方投擲時。自分死耳。不知何自有雲扶擁。至是守贊羨不已。爲給資遣隸送歸。抵家。其母哭之欲死。聞童子在。乃喜過望。邑之父老子弟。爭來就視。至傾其城。咸曰。孝子事聞。邑令往致禮。以彩幟鼓樂。導而迎之。時癸巳初夏。同里何碧塘客其地。得詳聞。夫母病而請以身代。又必登山以成其信。彼知爲母死。不知死之傷其母也。孝而愚也。然其誠至矣。彼童子者。安知有孝名。又安能必其身之不死。而以是邀譽鄉黨哉。夫乘雲御氣。以遊於空虛。此世外飛仙之事。而童子以無心得之。誠之至。亦何所弗動乎。

寒空僧

予幼時。叔父毓貞公。嘗爲予談寒空僧事。甚異。至今未敢忘。寒空者。溯某菴苦行僧也。所居近古渡口。春時山漲泛溢。飛流峭岸。多致覆溺。意惻之。爲募石橋以濟。成已八九矣。尙餘一二工力未訖。而資竭無應者。居久之。寒空自念年老力困。而前功之墮。可惜也。獨菴中有齋僧田若干。差足了此。遂鬻之。以其價償費。無何橋成。寒空死。見夢其徒曰。予生平操履不愧。冥司無他指摘。獨以鬻齋僧田。故當墜入豕胎。且行矣。明日。山後某家母。斃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卽我也。子爲贖歸。免末後一着。幸甚。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謫何甚。寒空曰。不然。彼施田者爲僧。非爲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問功過。尙可通融。冥曹較覈精嚴。絲毫皆無所遁。曰。何策可免。曰。但贖田歸。卽免矣。徒驚寐。次日過某家。偵之。果有母斃夜產數豕。中有色斑然者。徒乞之以歸。設小榻。垂帳蔽之。飼以糜粥。豕漸長。所居蠲潔。與人無異。洩溺皆能自往他處。居常嘍嘍。作念佛聲不輟。有見訊者。但呼寒空師。卽蹶然起。其徒教以隨喜兩手。則伸兩前足。十指剪剪。

骨節皆人縮之還復爲蹄。於是遠近傳播。凡求見者。感其夙行。隨意各施銀錢助費。閱歲資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此豕溘然坐化榻上。蓋毓貞叔曾過其地。目擊之云。夫橋之濟人。於田之供僧。孰急。以世法言。寒空於此宜旌其功。卽不然。亦可無罪。而竟不免於謫。甚矣陰律之嚴也。且以生平之精修密履。而終不能爲一眚貫譴。假令行不如寒空。而愆戾過之。豈復有幸乎。山谷詩云。莫教閻老斷。自判且何如。先君子常言以橋易田。尙墮豕腹。今之鯨吞虎噬。攫奪而不知壓者。磨勘法中。當眞何等。恐人間體面斡旋。到此都無着處也。吾儕未能萬歲千秋。夜半生平。盍亦反而自判之乎。

訴冤

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泰寧。宿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感。問之曰。我前令鄒也。中某胥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翌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爲令。程意解。立捽門役掠問。具吐爲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卽發。胥懼。賄門役以間毒之。問毒何物。曰於茶椀中。着一斑貓耳。當時鄒卽啗不能語。衆皆以爲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本邑。以徇。而泰寧所部。暨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胥。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爲有天道云。鄒君名守常。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愚山子曰。傳有之。匹夫強死。其魂魄猶能爲厲。況鄒君賢令乎。靈見自白。此以知冥理之不恍惚也。小人之敢爲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惡亦安可爲乎。胥姦利。輕者城旦。重卽戍。

法未必遽死。乃以毒令故。至犯不赦。孽由自作。誰能活之。愚哉。門役之以頸項博數金賄也。雖然。令亦有責。御下有道。小過當赦者也。速赦則恩明。大惡當誅者也。疾誅則蠹絕。故令出而人不知。法行而奸無所。遞。今既察胥姦而復緩之。又不爲之備。使得伺間而肆其螫。事急計生。蓄疑釀變。勢使然矣。獨一鄒君哉。先君子嘗言。往吾邑。令杜君承芳者。性嚴正。甫下車。繩諸役。將有所摘發。諸役心恐。共賊之。偶食於外。腹痛。竟日而死。人皆知其中毒。而莫可究詰。與鄒君事絕類。夫小人之於君子。力不能勝。卽不難以術售之。如史嵩之時。杜範。徐元杰。劉漢。弼。史璟。卿。諸人。莫不相繼以中毒死。至堂食無敢下筯者。而有明太祖之世。劉青田之智。乃不免爲胡惟庸所賊。陰狡詭鷲。視惇。卞。杞。檜。輩。其技又復一變。所謂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昔人已痛哉言之矣。獨胥與令乎哉。予癸未冬避亂入閩。綏。耳。鄒君事最悉。旣憫其賢而志弗竟。又以嘆天下之疾惡嚴而防患疎者。亦復不少。爲表而出之如此。

十八公

宜黃大司馬譚二華先生綸。早歲落拓。困童子試久。其兄經。爲諸生有聲。將應鄉試。村有土神曰十八公。忽傳亂言事。族人爲問。生經此行捷否。亂曰。譚經不中。譚綸中。脫卻麻衣。換紫衣。衆大怪。俄先生至。羣以告。趨前再請。亂爲縷其生平官業甚盛。括以長篇。中有丹鳳樓前風刮耳。白羊坡上水齊眉之句。人不能測也。是時鄉試。尙有以白衣就列者。先生輒往。拒不入。徘徊久坐。監臨畢事。假寐。恍見貢院有虎門焉。亟啓視。踞而坐者。先生也。呼入。儀觀殊偉。遂授之卷。榜發。名在列。隨登甲第。歷官巡撫。大司馬。督師。征倭寇。有戰功。敵聞聲震焉。世傳其威虎也。而十八公者。常隨先生軍中。設位嚴事之。兵機祕急。多所裨贊。嘗與

敵接銳甚。陣欲動。先生自前督戰。有鏃批頰而過。其風謾然。收師訊地。則丹鳳樓也。當雨後。營野次已定。阿坡名以白羊對。先生大駭。趣移高阜。衆皆以爲憚。營甫畢。而水至。向所駐處。汪然巨浸。深沒項矣。蓋敵決水灌我軍也。而先生以營高處得不困。敵至與戰。又輒勝。蓋昔所云白羊坡上水齊眉者。此是先生產譚方。距予家不百里。其軼事里人時能言之。當時文臣立殊勳。閩外號知兵。以名壽終者。莫如先生。麾下若戚繼光。俞大猷。諸公皆兢兢奉縱指維謹。用有戰伐。爲時名將。而不知實有神焉。贊之。先生卒而十八公亦逝。絕無靈爽。嗚呼。古來名公鉅卿之興。樹非常於世。雖負才異。其所以然。詎不由天命哉。

半面人

侯官某廣文。壯時獨行山中。猝遇虎。無避匿處。偶得樹。騰援而上。樹先有大蛇。見廣文至。遽纏之。周其軀數匝。廣文困不能動。蛇則以尾拄其鼻竅。血涔涔下。廣文以掌承之。蛇輒就其掌。食所注血。甚適。虎見廣文已登樹。卽嚙其樹幹。損過半。梢漸重。搖搖欲墜。蛇怒虎之擾己。舍廣文而下。纏虎腰甚急。虎迫束躁烈。爪牙無所着。就地翻覆。滾撲。蛇糾結不得驟解。又終不肯釋虎。兩力交憊。遂狂吼僵頓。而並斃於樹下。廣文旣免。以血掌摸其半面。毒大發。眉目顫頰。次第場壞。化爲頑肉。僅餘左半如常人耳。頃過西禪。孝廉曾惟久言其祖御史公。聞之。廣文歸述之。蓋三十年前事。危哉廣文。途虎而樹蛇。兩毒交螫。無全理矣。然卒不死。夫旣有後之半面在矣。則蛇與虎亦皆能死之也。虎利在人。而忽遇蛇。蛇飽人血。而惡虎之擾。因以遷怒於虎。貪噴迫觸。並以軀喪。悲夫。愚山子曰。吾安得盡驅天下之蛇縛虎。使途行者皆康衢而坦履也。

寶坻有富人某。性貪詐。以水銀潛貫天平橫端銅幹中。每秤。兌入則昂其右。使水銀注左。銀雖重亦輕。而入多焉。出則昂其左。使注右。銀雖輕亦重。而出少焉。以此欺人。取利人不能測也。有同郡趙生某者。教授其家。富人留之度歲。除夕。獨臥中堂之旁室。至夜半。聞戶外颯颯有聲。若數人蹣蹣入者。已聞堂中勃躡。亦若有人出而逝之。戶外者。語堂中人曰。是家用水銀天平。有年。何以報之。堂中人曰。火其廬。答曰。已輕。又曰。殄其嗣。答曰。已重。良久。曰。柳氏之報。生怪之。披衣起。瞰。則已寂然。知爲神語。已又念主翁不德。而來神譴。予居其家。得無池魚之及。踰數日。托以他故辭去。未幾。富人買一妾。柳氏有美色。特鍾愛之。與妻忤。家庭詬爭。日夕不輟。一日。妻與柳氏。誚語侵富人。富人怒。摔而毆之。竟死。拳下妻家。訟於官。比訊。殺妻有驗。當如律。而前館師趙。已聯第居長安。富人子馳往告難。師大駭曰。有是哉。我當日所聞如此。所云柳氏。亦不知何所指。今竟坐此。天也。天怒不可衡。衡天不祥。歸謝若翁。予不能策矣。其子歸毀天平。果於其中。得水銀。始大悚悔。富人家從此破。獄竟不解。其鄉人淳安丞李君。邂逅予。爲予道之。蓋崇禎中事。欺詐取利。自昔多有其術。然未有窮工極祕若富人者。當其低昂出入之時。外人不知。卽其妻子亦不知。知之者富人耳。然豈知冥漠中。窺伺彈議。戶以外有人。堂以內有人。其權衡於火廬殄嗣之間者。法如此其嚴。鑿如此其赫耶。柳氏之報。殺身之禍。乃伏其快意之中。人又安可欺。欺人又安見其終利也耶。今天下欺詐取利。其不爲富人者幾。卽未必盡用水銀之天平。而充其類。水銀之天平。真能不用者亦幾。幸共省之。悔之。無致爲冥中所判。以至獄成而不解也。欺人如此。況於搏執攫奪之。挾人之肌髓以自益者耶。

城門鬼火

戊戌春。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刃死於牀。一不見。地方聞縣。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別遣隸四出捕賊。並茫然不知所向。正鬧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尋竄入神廟中。伏不出。衆隸執之。則夜刃傷宿客者也。鞠之。自言偶爾同伴。利其囊中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伏此。曰。早起到城門。門間各有獍鬼遮截。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逼。處處皆是。無可避匿。最後聞廟中有呼其名者。余因謾入。不意爲衆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送縣抵辟。斃獄中。噫。城門安得有鬼。自殺人者遇之。則皆鬼也。空中安得火。自殺人者視之。則皆火也。神廟中安得人。自殺人者聽之。則遂有人名呼之也。苟爲不善。安所逃於天地之間。悲哉。

蟹報冤

壬辰冬。瀨省某監司署前月池中。忽有一蟹。浮見水面。其大如箕。衆喧視。適監司出。問狀。遣隸捕取。隸入池。遍索無蟹。僅得一蒲囊。塊然而重。出之。中有裹屍。首體傷刃。顏色未壞。監司知是冤殺。然地廣戶衆。莫可尋詰。踟躕良久。忽問隸曰。此間豈有地名八脚者乎。隸曰。有之。八角巷卽池畔也。蓋角與脚音語相叶。監司心駭。立命軍卒。遮截巷中首尾。號召鄰甲。逐戶鈎考。至一家。乃是他所徙至者。其家僅有一婦。問之。曰。夫適他客。鄰人質其日月。頗覺參錯。索其內室。得一異姓男子。因繫訊之。果一道胥與婦通。懼夫覺察。共殺而沉之。蒲中之物是焉。此男子者。亦胥黨也。於是發卒捕胥。胥已越境逃去。僅將所獲男子。與婦論誅池上。噫。殺人而納之池中。其謀可謂密矣。而精魂所激。復能化爲異類。以致人。而大暴之。然則世之爲不善者。亦何地可自祕也。如箕之蟹。奇幻無前。八脚諸名。義工射覆。監司洵解人哉。乃地下之靈。若牖而

告之矣。

飛鰲峯書石

同邑先賢羅近溪先生家去從姑山二三里。少時嘗讀書焉。後卽其地爲講堂。山之幽勝。搽剔題榜略遍。獨山頂大石。壁立數十仞。中有一片橫衍如削。以其懸峻。從前摩崖之所不及。先生以此石遠望軒舉若鰲。欲於其端書飛鰲峯三字。蓄而未發。會分巡薛公訪先生至。指點空壁。先生因述己意。分巡喜。集工輦木。縛爲層架。使高與石等。平崖布棧。俾便運腕。架旣成。先生命僮登石滌之。斑藓旣去。鑿痕隱躍。可摸而認。固飛鰲峯三大字也。題尾別書唐僧惟德四小字。先生如寐忽寤。遂沿其舊體。小變之。加鐫墨焉。蓋先生本字惟德。以所居四石溪故。又號近溪。先生往勝概錄中。載周文安洪謨公車日泊舟邗江。見一異人語曰。予子之前身也。蓋丁山人友鶴者。後官詞林。南京三原王公守維揚。公以詩訊之。三原徵諸耆舊。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啟父也。以能詩隱。元末後爲蜀王所愛。重沒於成都。王以此報文安。頷之。文安固蜀之長寧人也。世常傳羊祜房琯之事。以爲幻誕。以二公徵之。奚惑哉。然丁猶洪武中人。去元未遠。而近溪先生之於惟德。乃懸合於千數百年之唐。心之所營。石先得之。嗚呼異哉。先生闢土山中。得古磁碗。底多有惟德字。是山殆其故栖。而於先生之身。乃重振之。夫日月跳丸。人世之千數百年。至人於茲。固旦暮耳。予聞之陶翁西之。

神告羅文肅公元

同邑羅文肅公玘。少時負才豪宕。學宮有尊經閣。相傳神物所居。無敢輒登者。一友出囊金與賭。曰能獨

臥此中者。且飲爾。公曰。易耳。抵閣酣寢。了無他異。逮旦。有裒而博者。循梯入。公疑爲學師。至。起匿之。裒博者至。顧問何人。宿此。有應者曰。羅解元。遂隱不見。公以是自喜。文僖張公昇夫人。與公夫人兄弟也。文僖既及第。歸。公與飲。行酒次。文僖應稍慢。公栝擲之。而曰。鼎甲恆耳。安知不元我也。遂去。入北雍。爲邱文莊所知。卒冠北闈試。而其歷二卿。贈大宗伯。名位與文僖公略等。名加噪焉。士務自奮耳。當揮栝掉首之時。孰不謂生狂哉。卒以名顯。角重於世。彼其所挾誠不偶哉。乃神言固先之矣。

雷州盜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且日。飭守而出。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竄。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掉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嘆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貲。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貲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

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義犬

采石有某大姓者。家畜舟。募水手撐駕。以是取利。有徽商某。於其家僱舟載米。往吳門糶之。價適騰貴。二三日卽盡獲利。且倍趨還。再販至京口。前船尙在。附之歸。水手問狀。知其囊之豐也。心利焉。商不察也。將發舟。適有獒犬過者。商憐而買之。寘舟間。是夜阻風野岸。將就寢。水手執商索金。擬刃之。商乞免不得。則曰。幸以氈衣裹我。擲江中。卽以此葬。許之。商落水。犬隨躍下。啣其衣不釋。氈旣輕厚。又犬曳與俱。遂不溺。得泊蘆汀淺處。質明。有漁父就汀脫衣而網。犬驟至。啣其衣走。父追去。見有赭然泊者。解之。得商。息猶未絕。以火煦之。良久而甦。自言爲舟子所害。又詢知犬啣衣狀。呼視。則己登舟買放者也。商感嘆。因憶舟阻風行難。而已由陸路。可先達采石。亟攜犬往。至則舟尙未到。商入見主人言狀。主人曰。毋喧。藏我家中。俟至擒之。聊以自明。而贖過也。數日舟返。主人伏勇士室中。呼諸水手入。勞以酒食。問商所在。皆謾應。出商質之。水手知變。欲走。勇士出。盡縛之。送官論死。仍於舟中得原金焉。商乃攜犬歸徽。此崇禎戊寅年事。夫水莫大於江。而犬毅然赴之。當此之時。急商之難。不復自計其生死也。而幸而得泊。則待旦以守之。漁父之可告。而遠不能語。則啣其衣以致之。濟奇變於呼吸之頃。運精心於絕續之際。忠以誠全。膽由識出。犬於此真不凡矣。今之誣人者曰。犬則勃然怒。卽人莫不甚之。至如此。犬豈人所易及哉。雖然。商不贖此犬。必長委逝波。不惟金不可還。身且不復有矣。犬之報商。商之仁有致之也。吾故樂舉以誠人之負恩。而又爲好生者勸也。

義雞

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尙追趕十數步。衆怪之。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鞠。具吐半月前。於某鄉路傍餅店借宿。見有羸錢在囊。因殺主翁。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而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而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過是見窘如此。乃知雞爲主人報仇也。愚山子聞而嘆曰。是有數善。不忘舊仁也。不負主義也。識仇人之面。伺其過而窘之。不能語而以意告人。智也。赴敵不避難。勇也。使鬚眉中有此。不愧丈夫。且人之才力。萬於雞人。不能報而雞報之。鬚與眉亦奚爲哉。

怪病三則

萬曆中。山東一生。食麵次。偶以他故停輟。有小蠹子墮麵中。生竣事。還食。倉卒不簡。併蠹吞之。自是得饑疾。肥甘飽飫。旋即枵餒。稍不給。則胸間攪擾。煩悶欲死。於是田舍鬻食皆盡。而氣體羸弱。奄奄欲絕。如是經兩歲許。有一妻。年少相得。奉侍甚謹。顧粟盡罄懸。炊且斷矣。生一日語妻曰。吾困極矣。而不卽死。以重累子。我死。子亦不能自活。盍乘我尙在。早擇所歸。得少貲。供一饜。死子之賜也。妻持不可。生病急。懇益力。自呼媒妁。告之。妻勉從命。歸一上舍。得數十金。昇生。踰數月。生食金盡。又不死。婦心憐之。間以語上舍。上舍故長者。以婦故。昇生舍一外宅。聽婦晨夕饋食。如故。生喜過望。一日。婦持肉飣飼生。適生寐。上舍呼婦急。寘肉枕旁而去。斯須往視。見一蟲赤色。長數寸。蠕蠕自生口出。鑽嚙孟肉。婦駭嘆曰。祟吾夫者。此物也。

疾趨而前。以一手擁生口。一手撲蟲。蟲還覓口不得。無所往。家人聞鬧。皆至。遂斃之。蓋老蠍子。周身血裹甚厚。有赤絲牽至。連貫喉底。生因悟向來得病。由食麵之日。若有鯁而下者。其苦饑善耗。皆此孽也。自是病漸愈。不復思食。益發憤讀書。未幾聯第。上舍厚裝送婦還。生亦憐婦勤篤。事出己意。非得已。親友又交從。與遂復爲夫婦。後生數子。受貲封焉。予鄉商青齊者。盛傳其事。論曰。婦人之吉。從一而終。夫未死而更適。悖矣。非禮也。然婦之身。固爲夫有。鬻身以順夫之命。給夫之食。亦可悲矣。權也。旣出而不忘故夫。又拳拳焉。事之如初。卒能殺蠍以救夫於垂斃。與別抱琵琶。忍心易面者。遠矣。生之餘年。婦賜也。其合也。宜一食之不簡。而禍幾喪軀。予又以戒夫衛生者。

近年澤州有一鄉民。登樹摘柿。於平柯中。得小卵。文潤可愛。不忍擲。含之頰間。有頃忘戒。忽吞下。漸遂成疾。消瘦頹怯。曉夜索食無度。一舉箸。盡肉數秤。不踰時而饑急復作。家故貧。不堪久病。自分必死。一日從親友貸得銀少許。自往鎮肆中。恣食餘市肉。攜歸曰。以此壓腹。入九原耳。道甚遠。憊不能急步。中途屢歇。倦甚。伏草而寐。寘肉傍側。良久。有行人過。見民口中。有蛇出。食肉駭甚。稍就之。還隱入口。行人私念。殆此人腹心之患也。遂聽其寐。移肉漸遠。掣挺伏莽間。以俟。有頃。蛇復出。覓肉啖食。肉去口旣遠。蛇身迤出。幾盡。不能遽縮。行人舉挺疾前搏之。蛇斃。民狂叫問故。行者具述所見。民拜謝曰。禍我數年者。此物也。賴君除之。民歸家。其疾頓愈。論曰。蛇蠍毒蟲也。而潛窟人心腹之間。危可知矣。易頤之象有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天下之殺人言語飲食十七。而他二三出入之間。其可無戒耶。然是人之蛇。與青齊生之蠍。皆自外入。故人得伺其出斃之。今生而卽有二物。胎孕腹心之間。與年俱壯。以豐其毒。恣其饑嚙。其始甘人而

終還以自螫。雖有扁鵲俞跗，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世患此病者甚多，而莫之知。知而諱且忌者，又比比也。可悲也夫。

數年前，山西聞喜縣，有一人病瘖，嗜酒飲極多而不醉，杯罍去手，便覺不快。有道者見而怪之，曰：子病將不可爲。雖然，吾救子。密囑家人以絙至，束縛之。反接堂之大柱間，以巨缶貯美酒於前，逼近使氣可嗅。接其人聞酒香，欲飲甚急，而手足皆繫，不得動。至叫號曲踊，家人欲與少飲，道人終不許。至於移晷，躁迫之極，有蛇自是人口中湧出，奔酒缶中，吸酒，因擊殺之。是人後遂不復嗜酒，病亦愈。翟象陸方伯述。噫，此道，人可謂神於醫矣。第不知此蛇從外入，抑自內生乎？而嗜酒若是，豈酒之毒所孕結乎？夫蛇之害，不過殺人。酒之禍，喪人軀，亦喪人德，能殺一人，亦能殺天下。則謂酒之毒甚於蛇，謂沉湎無度之人，胸中各有一蛇，亦宜紂三千牛飲，其聚蛇自噬乎？禹戒旨酒而疏儀狄，蛇乎？吾知遠矣。

隴蜀餘聞

汪光翰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恆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恆駐節邛州，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恆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斲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獮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

王士正

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於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士驊。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

劍俠傳

王士正

崔懋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驂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恩。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鷓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獮。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轟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啟。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惟投尼菴客。輒

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年夜入其室，腰斬擲於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費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落。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人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髻，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

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旦，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爾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去。前人復引至市口，恟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變色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意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廌云。

皇華紀聞

王士正

廣州雷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畊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

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鋼之堅不可啟。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帝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六和尚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孟內水中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崆驚異。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前世某山某僧。吾卽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頭。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湖壩雜記

陸次雲

淨慈寺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宇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

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汝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榜。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

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輿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三茅觀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蹤恆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會飲。時值隆冬。彤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鬻。凌曰。吾不如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卽愈。人奇之。徐秋夫是乃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

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重如石。有旃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紫陽山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瓊瓏。洞幽閒。水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眞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眞其處。山麓有善姓。恆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挾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惶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蛻尙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珠寶巷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攜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

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濕。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鰲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鰲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百獅池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礮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迨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隣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入。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五雲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筮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筮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尙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已鑰矣。因命童子烹

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視乃木筮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筮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

北墅奇書

陸次雲

河南劉理順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全。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

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及也。

薊門人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尙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逝。

湯聘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求。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已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栴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

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尙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順天汪公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遂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臂交加。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我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公。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陞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曰。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否則生而復死。吏泣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

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卻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嘆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

峒谿織志志餘

陸次雲

聲歌原始

諸谿峒初不知歌。善歌自劉三妹始也。三妹不知何時人。游戲得道。於山谷侏儻之音。所過無不通曉。皆依其聲。就其韻。而作歌與之。以爲諧。婚跳月之辭。其人各奉之。以爲式。苗歌有云。讀詩便是劉三妹。則非惟歌之。而且讀之。以爲識。字通文之藉矣。其時有白鶴秀才者。亦善歌。與三妹登粵西七星巖絕頂。相倡酬。音如鸞鳳。聽之者數千人。皆忘返。留連往復。已而歌聲寂然。見兩人亭亭相對。則已化爲石矣。至今月白風清之夜。猶隱隱聞瓊瓏宛轉之音。諸苗獠狼獾之屬。遂祀劉於洞中。勿替。後有作歌者。必先陳祀於劉。始得傳唱。其南山之南。別有劉三妹洞。聞遊人遙呼三妹妹。輒應云。

彤史拾遺

毛奇齡

郭寧妃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謂明太祖）龍潛時。嘗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饌。治畢。夫婦捧七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踞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乃遣其

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生一子名檀。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貴。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鞏昌侯。次英。武定侯。

劉美人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於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晝夜行。徬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既有數人追及之。亦甚寥寥。民船爭榜見上舟。不能避。抵觸譏訕。湖廣參議林文纘衝上舟過。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旛幢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錫贖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號。媠媠敗悔。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既而罷歸。恥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漏。攜滿堂逃之。岷陽。既而岷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於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浣衣云。

武宗外紀

于永

毛奇齡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祕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瑳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爲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觀舞。酒酣。呼永使卽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匿其女。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爲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東西兩官廳

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於禁中。比之團營。後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場。別爲部署。東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周者。嘗以罪坐譴。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益以劉暉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譟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牆間。上親閱之。其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於上。市井細民無不倣其製。號時世裝。兩廳諸領軍。則於遮陽帽上拖靛染天鵝翎。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尙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矜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

馬昂女弟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十月。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劍俠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

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獐獠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馬繡頭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於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於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嫗鴆蚶。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於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於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效矣。公曰。姑試之。不效。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嘯。則有片雲從其嘯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駒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

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跟踰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殺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拌盃盃之類。凡十五桌之物。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瑾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向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旋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剝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

觀變。傷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級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閻而問之。

亳州孫骨碌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紉纈。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賤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金鳳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

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白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闈。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廣州民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忤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靈。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雙齋詩話

施閨章

爲陸僉事紀異

陸僉事吳人。嘗於某公席上。賞其歌姬唾花。姬亦流盼數四。主人老病。以姬囑陸。陸遜謝不果。已而姬嫁。

失意鬱鬱死。陸追悼久之。忽署中老乳嫗發狂作歌。其聲淒楚。頻呼仙珂。仙珂陸字也。陸驚問曰。爾豈唾花邪。嫗痛哭點頭。索陸髮作髮。羣妾婢詬笑之。嫗厲聲曰。汝何人。敢詈我。我自是情人。豈妖祟邪。生不得與郎君定情。斷髮不食。死願乞郎君髮。綰結以殉。陸夫人深加憐慰。許爲醮拔。良久仆地。閱日乃甦。時戊戌正月朔日。陸爲余言。余戲紀以詩云。杜牧鍾情可奈何。目成身死恨偏多。洛濱虛憶珊瑚枕。神女重聞宛轉歌。黃土玉環深涕淚。明珠金屋悔蹉跎。他生倘遂同心結。猶恐含嬌怨綺羅。

廖有方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遊蜀。於旅舍忽聞呻吟之聲。迹之。見暗室中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苦數舉。未遇知音。盼睐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俄而奄逝。廖遂賤鬻所乘鞍馬。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名。銘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詩曰。嗟君沒世剩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及廖自蜀歸。取道東川。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款讌甚厚。臨別。其妻又悲泣。贈贖及繪錦一駄。直數百金。驛將曰。郎君今春所瘞。胡秀瑄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始知亡者姓字。廖堅辭其餽。曰。僕爲男子。粗識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何敢當茲厚惠。遂促轡面別。驛將捆載奔騎而送。復逾驛。廖終不顧。驛將亦不挈還。東西各去。乃棄其物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其時文武宰僚。頗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遊卿。聲動中外。而稱義士。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顯職。克勤名誼。與廖同述焉。

水厄

星者范氏善推測。居荻巷西岸。自言某月有水厄。百日乃度。遂獨棲關帝祠。夜見一官。騶從列炬入。羣吏抱牘引數百人。唱名畢。應多范。相識次及范。亦有人應諾。范愕然曰。此吾名也。誰爲吾應者。益慎不敢歸。是歲范年五十。既九十九日。明旦則生日也。其子固請范歸。且曰。不舟行。安有水患。是夕甫歸。酣寢。夜半蛟起岸崩。果沒於水。其子以奔山得免。

骰子誤人

涇川孝廉章某。少勵操行。以聖賢自誓。既領鄉薦。意稍懈。久不得第。萬曆間赴公車。同寓少年。挾妓集飲。強之雜坐。微酣。少年請卜兆。以骰子六紅爲花狀。頭奪者得妓。章一擲得之。遂不辭讓。妓體毒將發。逡巡中夕。謂不敢污貴人。某大醉。漫罵曰。若嫌我老耳。新狀頭不病也。一狎而中毒。勝放又不第。歸至半途。瘡潰其鼻。慚見故鄉。自經於逆旅。人皆語曰。可憐六粒骰子。斷送半生道學。

金龍四大王

江湖水神。惟金龍四大王祀最盛。而莫詳其姓字。按清江浦廟碑。金龍四大王者。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皆宋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爲諸生。隱錢塘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知勢去不可爲。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尙未酬。不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先生之志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讎日也。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

不利。忽見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禱問其姓名。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憤宋祚移。沈淵而死。上帝憐我忠命。爲河伯。今助真人破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爲金龍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沒又葬於其地故也。

黃山事

和州戴無忝。逖孝。性喜獨遊。嘗言其遊黃山二事甚奇。黃山路故幽仄。一日經山下某處。草木蒙雜。一逕如線。忽有聲如風。旋縛其足。乃巨蛇。繞脛數匝。昂首及胸。戴急以手扼之。蛇首滑。旋扼旋脫。戴故多力。久相持且憊。前十許步有大樹可倚。以縛足不能往。日暮窘甚。奮躍得就樹。磨蛇首穿而蛇斃。然足縛轉固。聞樵歸者呼救。斧斷之。乃解。蓋山多巨蛇。能束人手足。飲血以死。土人皆迂道避之。云抵黃山文殊院。連日陰晦。戴欲窮其巔。僧固止之。云俟開霽。結伴往。戴不能待。私挈杖去。里許山漸霽。將至頂。坐憩。不片刻。羣猿驟至。二大猿鬚長而白。若老人狀。羣猿環老猿坐。稍遠。戴欲以杖驅之。念猿衆路險。姑靜坐。毋動。猿漸逼。有竊杖者。有牽衣者。戴合眼若弗知。有捋鬚摩頂曳耳者。卒弗動。良久老猿長嘯。聲若裂石。羣猿應聲而散。戴回及山半。則寺僧以覓戴不得。聚徒操械至。爭賀曰。君幸坐未動。動則爲猿困。或擠墜巖石間矣。

縊死鬼繩

吾邑斷塘陳氏婦。獨居。有鬼數教之縊。勸說百端。婦懼。以白姑。衆惡少聞之。云若醉我酒。爲若擊鬼。婦如其言。衆潛伏戶外。約鬼來。則彈指於門。已而鬼果至。敦迫甚急。一人從後戶突入。鬼踉蹌向前門。衆復前。

掩之。鬼遽仆地。初按之。有物漸縮小。化爲一繩。蜿蜒不定。止餘尺許。如褐色。益堅持之。不移手。待天明視之。韌不可斷。斧而焚之。臭聞里許。怪遂絕。

義乞

吉州之安州有窶者。乞而好施。不知其姓名。問之不答。或云朱村橋人。項下垂瘦。行踽踽然。見窶甚者。出所乞與之。或羞不肯受。則時其急。佯寄米其家。終不還索。有嫠婦。力不能樵。夜舂束薪置其門而去。終不以語人。村礪小橋傾壞。輒編葦載土。手自修治。鄉人多義之。然歲一乞。過則不再往。嘗自言其先世素封。權子母錢過刻。故生我作丐。且有惡疾云。君子聞之曰。此乞人也不貪不吝。力善不倦。爲先世幹蠱。其以乞愧人者耶。

寧古塔志

方拱乾

寧古何地。無往理。亦無還理。老夫既往而復還。豈非天哉。親友相見問對。率倉皇無端緒。邸舍無事。偶追憶而條晰之。以省問對。衰年性健忘。似多漏軼。記與吳漢槎及兒輩屢屬其撰志。而不先就。亦曰此生豈有還理。則此生之徼天幸者。殆昔人所謂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老夫茲愧矣。康熙壬寅七月二十七日書于荷陰客舍。

流傳

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滿呼六爲寧姑。坐爲特。故曰寧姑特。一譌而曰寧姑臺。再傳而爲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

陔陀殊不足登。本朝控制諸番，受貂狐皮貢，爰留卒以戍之。有邏車國者，黽諸番使不得貢，敵之不勝，乃動大衆，勤舟師，遂擇八旗，旗八十人，長戍焉。復立牛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邏車亦不知其國在何所。云舟行萬二千里，不得其疆，所遇皆擅鳥鎗人，遂譌烏爲老，譌鎗爲羗云。

天時

北斗在北，較中華微高。月出較早，四時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卽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卽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中華二三月，亦復有欲裸程時。日昃則須入戶矣。居三年，惟兩日奇寒。己亥十月初七，庚子十二月十七，久住者亦詫爲未嘗有。餘不過如長安極凜冽時耳。春多風，風烈，常十餘日不出戶。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殞。

土地

無疆界，無城郭，枕河而居，樹短柴柵，環三重，關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埤丈餘，關東西門，置茅屋數椽，而命之曰衙門。章京刑政地也。埤雨卽圯，圯隨甃，柵內卽八旗所居。當事者厚待士夫，請旨居士，于城內，餘人則散居諸屯，有數屯焉。隨所居多寡，而大小之，無舊址，無定居。如曰牡丹者，滿言一日還也。曰沙兒虎，曰沙嶺，曰泥漿，曰婁羅，皆類是。山川不甚惡，水則隨地皆甘冽，或曰蓀所融也。隨山可耕，官給人耕，四畝一行，如中華五畝，無賦稅焉。地貴開荒，一歲鋤之，猶荒也。再歲則熟，三四五歲則腴，六七歲則棄之，而別鋤矣。有大川，匯衆川而達於海，可以舟。有東京者，在沙嶺北十五里，相傳爲前代建都地，遠眺之，蒼郁蔥菁，若城郭雞犬，可歷歷數。馬頭漸近，則荒城蒙茸矣。有橋，堞存而板滅，有城闕，軌存而國滅。有

宮殿基礎存而棟宇滅。有街衢。址存而市滅。有寺。石佛存而剝滅。譌曰賀龍城。訛慕容耶。而北燕非此地。所掘錢多正隆。正隆乃金亮年號。俗言祀神者。動言烏祿。豈烏祿舊封耶。黃瓦纍纍。無字可尋。惟一瓦有字曰保高麗。作字多不完。豈高麗耶。環東京皆腴地。流水殘山。頗似江南。荒野四百餘里外。皆有大樹林。曰大阿稽。小阿稽。千章之木。殺其皮以令之朽。萬牛不能送。時令人發深歎焉。自鸚哥關。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惟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龍。多洪屯各廬屋不滿十。乃差卒換馬之地。多山多水。多蝦湯。蝦湯者。淖也。淖不可渡。中有結草如毬。車馬履之而渡。失足則陷而傾掀焉。冬則冰。

宮室

似上古時爲巢。爲營窟。木頗材。而無斧鑿。卽樵而駕。貫以繩。覆以茅。列木爲牆。而瑾以土。必南向。迎陽也。戶樞外而內不鍵。避風也。室必三炕焉。南曰主。西曰賓。北曰奴。牛羊雞犬。與主伯亞旅。共寢處一區焉。近則漸分別矣。漸障之成內外矣。有牖可以臨窗坐矣。漸有廡廬矣。有小室焉。下樹高柵。曰樓子。以貯衣皮。無檻而隘者曰哈實。以貯豆黍。

樹畜

開闢來未見稻米一顆。有粟。有稗子。有鈴鑼麥。有大麥。稗則貴者食之。賤則食粟耳。近亦有小麥。卒不多。熟蕎麥亦堪與小麥亂也。瓜。茹。菜。豆。隨所種。而獲。霜遲則皆登于俎矣。絲瓜扁豆較難熟。熟亦不能得子。有撇蘭者。結實可斤餘。甘腴勝長安種。有蓮子。有小麥。滿人素不識。因遊東京者。往尋蓮陂。土人遂攜之以市。有松子。有榛子。有酸梨。大如栗。貯之木罌。令其爛。斯啜焉。有甌李子。色赤而澀。有麋子尾。卽猴頭。有

麝姑有黃菌。有山查子。川有魚。不網而刀。月明燎火。棹小舟。見魚而搵之。有遮鱸。大可百餘斤。有骨而無刺。如中華之鯉。而其味更勝。他魚亦隨地有之。有刺姑焉。身如蝦。兩螯如蟹。大可盈寸。搗之成膏。宗廟必需之。屆期驛馳而進御矣。豚鵝鴨。視所畜。客至則操刀而割。墮地即充庖焉。

風俗

無所謂風俗也。既無土著人。誰爲遺言。誰爲流風乎。八旗非盡滿人。率各因其類。以爲風俗。華人則十三省無省無人。亦各因其地。以爲風俗矣。故曰無所謂風俗也。姑亦就滿漢沿習之久而言。風俗不用銀錢。銀則買僕婦廬屋。或用之。錢則外夷來貢時。求作頭耳之飾。至粟豆交易。或針或線。或燈筒。大則布裕。如也。相見不揖。從者皆坐。坐以炕別。每有需。則與之。無則拒。不怨也。受所與。必思有以酬之。相遇必歉。歉自道。一酬即泰然。鬻酬文帛。所不計矣。婦女多顏色。即貴人亦烏而步于衢。一男子率數婦。多則以十計。生子或立或不立。惟其意也。憚其婦甚者。倍于恒情。有棄婦者。亦倍于恒情。結髮老矣。曾無他嫌。男子偶有所悅于東家女。女父母曰。必逐而歸。遂不動色而逐之。即兒娶妻。女嫁壻。亦不敢牽衣而留。新婦入兒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棄婦他日適後夫。猶過故夫廬。而問新婦。相見無忤容。無懟言也。八旗之居寧古者。多良而醇。率不與漢人交。見士夫出騎。必下行。必讓道。老而不苟。戈者。則拜而伏。過始起。道不拾遺物。物遺則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認焉。牛馬逸。三日不歸。則牒之公。或五六日之久。尙能歸。惟躡人田。則責牧者。而罰其直。雖章京家不免焉。最重力僕健婢。盡一室人爭奉之。若大家。則擇一人爲莊頭。司一屯之事。羣僕惟所指使。炕四時無斷薪。薪在五十里外。五更飯牛。日暮乃返。採薪之僕。尤司一家之命。于羣僕

更異數矣。跳神猶言乎祀先也。率女子爲之。頭戴如兜鍪。腰繫裙。纍纍帶諸銅鐵。搖曳之有聲。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綰紉布片于炕西。縛一豕。以酒灌其耳。與鬣耳鬣動。卽吉。手刃之。取其腸胃。而手捋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知歌舞。狀老則厭。男子爲之。更厭矣。馬神則牽馬于室中。以紅綠帛布繫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云。跳畢。則召諸親戚。啖生肉。酌米兒酒。盡醉飽。不許懷而出戶。曰。神怒也。尋常庭中。必有一竿。竿頭繫布片。曰。先祖所憑。依動之。則如掘其墓。割豕而羣烏下。啖其餘。則喜。曰。先祖豫。否則愀然。曰。先祖恫矣。禍至哉。概古無閒人。而女子爲最。如糊窗。則槌布以代紙。燒燈。則削蔗膚。糠以代膏。皆女子手不碾而舂。舂無晝夜。一女子舂。不能供兩男子食。稗之精者。至五六舂。近有碾。間囊粟以就碾。舂餘卽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單衣。悲號于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傷哉。病不問醫。無醫可問。死則以敝船爲槨。三日而火。章京則以緞旌之。撥什庫則以紅布。再下則紅紙。故俗賤紅而貴白。以紅爲送終具也。男子死。必有一妾殉。當殉者。卽于生前定之。不容辭。不容僭也。當殉不哭。豔粧而坐於炕上。主婦率其下拜而享之。及時。以弓弦扣環而殞。倘不肯殉。則羣起而搯之死矣。初時不知有佛。誦經則羣伺而聽。始而笑之。近乃習而合掌以拱立矣。西口子則知有佛。有經。能膜拜。大約與喇嘛教同。與西土異。不祀神。惟知關帝。亦無廟。近則作一土龕。百里往還。不裹糧。牛馬不攜粟草。隨所投如舊主人焉。主人隨所供。不責報。亦無德色。

飲食

稗子。貴人食也。下此皆食粟。曰。粟有力也。不飲茶。無陶器。有一磁碗。如重寶。然羣不貴。遂不足寶矣。凡器

皆木爲之。高麗製者精。復難得。大率出土人手。七箸盆盂。比比皆具。大至桶瓮。高數尺。亦自爲之。有打糕。黃米爲之。精有餅餌。無定名。入口卽佳也。多洪有蜂蜜。貴家購之以佐食。下此不數數得。鹽則取給於高麗。每月。大宗伯特遣一譯使至寧古。昂邦檄一牛祿。督市鹽者以行。給以僕馬。至高麗之會同府。會同去王城尙三千里。荒陋猶寧古也。其國亦遣一官授受我使。交易鹽及牛馬布鐵。復還。凡五六十日。而始竣焉。問其國亦以供應爲苦。滿人得鹽。乃高價以售漢人。惟退而自啖其炕頭之酸醬水菜。將霜取而置之。瓮水浸火烘。久而成漿。曰勝鹽。多多許。

建文帝後紀

邵遠平

出亡始末

帝諱允熲。明太祖之孫。懿文太子標之次子。生而偏顛。性仁孝。好詩書典禮。有儒生氣象。懿文病癰。時帝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稍間。父呼痛聲。皇皇親吮吸之。更二年。懿文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強起一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帝曰。禮可例除。情須自致。凡三年。不舉樂。不飲酒。有三弟俱幼。帝日則呼共餐。夜則挾同寢。隨事教誨。太祖聞之喜曰。有孫如此。吾何憂乎。付中外事聽裁決。太祖政尙嚴。帝濟之以寬。奏改律例七十三條。太祖曰善。吾當亂世。刑宜重。爾當平世。刑宜輕。他日遵此足矣。太祖嘗退朝。怒不息。帝問故。太祖曰。人固有犯法異常者。帝曰。吾聞諸曾子。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耶。太祖曰。爾能不怒乎。有常州陳理。子弑父事。爾試鞫之。帝次日竟審脫。蓋理不得於後母。其父抱火症。誤食附子死。母誣成獄。太祖拘里鄰及醫者質之。果然大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如此。他日又以大盜七人送帝審。帝

一見卽曰：首犯非真。訊之，果富人子，偶出莊上，而佃客正謀劫商舟，脅之行，歸欲告，已被獲。太祖曰：何以知之？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尙書亦稱惟貌有稽，爇見其人，視聽端詳，定不作盜。太祖歎曰：決獄者何可不讀書！洪武三十一年，太祖疾甚，暴怒少拂，輒殺人。帝入侍，頓悅，多所全宥。凡捧杖和藥，唾壺溺器之類，無不手進。及崩，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哭臨如禮。奉遺詔卽位。先□行三年喪，有司執例請。帝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殂，欲終不可得，今可矣。北朝魏文帝□□守禮，奈何使朕出其下。有司復言宗廟郊社朝貢訟獄不可廢。帝曰：有之。蒞事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食則饘粥可也。初，太祖起布衣，以三尺劍定中原，計深慮遠，所生二十四子，各分茅土。如秦晉燕蜀楚湘齊竟寧遼谷代慶肅星羅碁布，許設三護衛兵，俾□外屏，以蕃王室。與帝皆叔父行。地大屬尊，燕王尤英武，屢出塞立功。帝畏其威名，恐入朝生變，乃奉遺詔止諸王進香，哭臨惟在本國。燕王來會葬，行至淮，兵部尙書齊泰言於上，賈勅勒使還國。未幾，周王子有燻告其父櫛反，詞連燕湘代岷四府。帝召太常卿黃子澄與泰定計，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於周。景隆大索周賄，不應，遂坐反，執之歸，削爲庶人。燕王上書申救，帝欲中止。泰子澄執不可。燕王曰：行且及我，日簡練壯勇，異人術士多就之。有僧道衍與王卜，許王帝王驚，道衍曰：臣再取決一相者，其人曰袁琪。王使人飲琪於肆，自微行雜軍中，試琪。琪趨拜曰：殿下何自輕！他日太平天子，王素有大志，自是益備兵。帝用齊泰議，簡精強有謀略者爲守臣，彈壓乃以工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使，河南衛指揮謝貴爲北平都指揮使，受密詔，詞察燕事。王亦使長史葛誠入奏事，覘朝廷動止。帝私問誠，誠不敢隱。泰託誠與伴讀余

逢辰爲內應。誠歸燕王。疑誠辭色異。尋殺之。王入覲。行皇道。登陛不拜。戶部侍郎卓敬。御史曾鳳詔。上書論劾。帝曰。至親弗問。賜還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事密聞。請早設備。帝勅都督朱忠。調遼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徐凱。練兵臨清。耿瓛。練兵山海關。與曷貴內外聲援。名曰防邊。約有變。先發。有湯宗者。北平僉事也。首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錢。有異志。安置廣西。又人告湘王柏殺人。帝讓之。柏懼。自焚死。俄而齊府人曾名深。亦上變告。語侵及代。岷於是廢齊王樽。幽代王桂。岷王梗於其國。并爲庶人。諸王旣多伏罪。直下詔讓燕。貴復置七衛兵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曷使吏李友直。潛伺府事。友直竊其疏。以獻燕王。益懼。託疾佯狂走。大暑圍爐搖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曷貴謀日急。請發符悉逮燕邸官校。王給曷貴畀所逮者。至則伏甲士擒殺之。擲杖起曰。我何病。爲姦臣輩所逼爾。遂誓師。號靖難。逢辰泣諫。死之。時建文元年七月甲戌也。帝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副以駙馬李堅。都督寧忠。帥師三十六萬。分道北征。禡旗曰。帝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稱兵。甚不祥也。今將士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名。且爲書宣示諸王。燕王察帝意。每當急。卽單騎挺仗前軍。中無敢犯者。耿師戰於滹沱河。敗績。帝患之。問誰可代。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性伎而懦。又貪黷。不與裨將功。軍中罪黜者。悉走降。燕勢日盛。景隆大敗於白溝河。全軍幾陷。召還。赦不誅。燕兵下濟南。以歷城侯盛庸。充平燕將軍。與參政鐵鉉。督諸軍北進。夾河之戰。庸兵再敗。宋忠被執死。朝命魏國公徐輝祖出援。何福副之。罷齊泰。黃子澄。以謝燕。燕遣指揮武勝。上書請召還諸將。帝欲許之。曰。燕王皇考胞弟。何必用兵。方孝儒執不可。乃下勝錦衣獄。益厲兵如故。敕駙馬梅殷。移鎮淮海。會小河齊眉山捷書。連至。廷臣皆曰。燕且北奔矣。京師固

不可無良將。帝召輝祖還。福孤軍無援。大敗於靈壁。燕師由鳳陽徑趨揚州。下儀真。帝命燕王姊慶成郡主如師。割地請和。不許。帝集廷臣議。或請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儒獨主堅守。帝曰。方論是。燕師至浦口。景隆等往復議。和都督徐增壽謀迎降。御史魏冕等抗言不可。帝曰。御史言是。手刃增壽於左順門。燕師渡江。薄金川門。景隆獻城。帝盡閉諸內宮。縱火焚之。時建文四年壬午六月乙丑未時也。帝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天數已定。不如出亡。太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遺一紅篋。收藏奉先殿。封鑰甚固。必嬰大難。乃啓。帝急呼出之。得度牒三張。一應文。一應能。一應賢。剃具袈裟帽履畢。備白金十錠。朱書曰。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行。薄暮會於神樂觀。帝歎曰。數也。朕名炆。應文者。朕也。程濟卽爲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曰。應能臣名。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并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數十人。皆哭仆地。矢從亡。帝曰。多人不可。有等高官盛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挂牽。宜各從便。麾諸臣引去。餘九人。從至鬼門。鎮撫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卽解者。纔出門。一舟艤以俟。曰。臣神樂觀道士王昇。昨夢高帝緋衣御門。令兩校尉縛臣去。諭曰。明午可於後湖艤舟。至鬼門外候。洩則難逃。陰殛。臣是以知陛下之來也。今曉憩息觀中。徐議行止。昇起導至觀。已薄暮。俄應能希賢等從御溝出。環坐地上。帝曰。自後但師弟相稱。勿拘主臣禮。衆泣諾。兵部侍郎廖平曰。諸臣願隨。固也。但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則遙作應援可也。且事莫大於存嗣。臣願力保太子歸襄陽。帝曰。良是。於是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曰。比邱應能。應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曰。刑部司務馮淮。中書舍人郭節。宋和。翰林編修趙天泰。欽天監正王之臣。鎮撫牛景先。時帝欲往滇。依西平侯翰林侍書史仲

彬曰不可。大家勢甚。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襄陽廖平。祥符王良。浦江鄭洽。連州郭節。杞縣王資。吳江史仲彬。定海梁良玉。帝曰。此地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旦必行。行將何之。會帝病脛痛。度不能前。微明。景先與仲彬步至中河橋。謀載具。適一艇至。蓋彬家所遣。以覘吉凶者。遂載之行。程葉楊牛馮宋隨。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丹陽。過姑蘇。宿御史王玘家。越八日。始達吳江之黃溪。彬奉別館居之。題曰水月觀。帝親篆文。閱三日。諸弟子先後至者。相聚五日。各洒淚別。時編籍在任。逃臣四百六十三人。檄州縣追繳。誥勅忽吳江縣丞鞏德來。史家問皇帝所在。彬未及措對。鞏有心人。微哂而去。帝懼。遂偕楊葉程三弟子。從六合走襄陽。途中值重九。天微寒。程抱帝足。宿野店。帝倡詩曰。黃花滿地帶霜開。三子各成一句。十月。過襄陽。廖平家。太子文奎出見。執手曰。吾僧矣。子方七歲。太祖曾孫也。可變姓名爲曾奎。乃由楚入蜀。癸未正月。至滇。投永嘉寺。居一歲。嘗題詩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明年八月。下江南。重至彬家。楊葉程三人俱信宿。卽去。彬留之。帝泣曰。昨過西安道中。見一冠蓋。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之。恐留此非計。遂之浙。過錢塘。東明寺。手植牡丹數本。已遊天台。雁蕩。返登衡岳。華山。留大別山度歲。與馮灌。蔡運。牛景先。金焦。劉仲聚首數月。乃還雲南。未幾。再入蜀。抵重慶。大竹縣善慶里有杜景賢者。隱君子也。築室與居。久而安焉。

先是大內之火也。文皇清宮。問建文安在。內侍指馬皇后屍應焉。文皇愀然曰。孺子無知。一至此乎。至是聞其出亡。舊臣從者甚衆。始大疑駭。歲乙酉。遣給事中胡濙。以徧訪張三。丰爲名。物色帝所在。又差太監鄭和。頻往。邛笮。昆明。間。意以滇土人察滇亡人也。濙和數與帝遇。不之寤。帝覺。遂舍善慶里。結茆白龍山。時時聞戒。跣步不敢出。且患痢。會吳成學來自重慶。以柏葉丸。瘳之。比史仲彬。何洲。郭節。程亨。尋至。相抱大哭。各出方物以獻。帝喜甚。率遊山中。自近而遠。留月餘。始遣歸。丙戌四月。至雲南。過西平侯沐晟家。宿旬日。適工部尙書嚴震直。奉使女安南歸。拜帝於牀下。相對泣。帝曰。何以處我。震直曰。上從便。臣有以自處矣。吞金死驛舍。帝急逃還山。久之。偵者至白龍山。又他遁。庵亦爲官燬。戊子冬。仍駐白龍山。適金焦黃直。吳成學至。各出所獻。得濟臘。自是蹤跡無常處。辛卯。由襄陽還。止雲南浪穹縣。結一庵。名曰平陽。前後深林密樹。匝數里。甫落成。葉楊二人卒。帝手埋於庵東。時壬辰三四月也。明年夏。行至金竺渡。馬嶺。遇盜。幸官軍至。得脫。歸而學易。乙未夏。東遊。主黃直家數日。由衡山還滇。丁酉冬。濙與和又巡至滇。帝聞之。走匿蠻洞中。作感慨詩曰。我行至東山。深海窮。虎跡蛟蹤。我行至南地。炎河乾。獠猓巢環。我行至北。黑霧毒雪。燭龍沉色。我行至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地可行。庚子秋。仲彬復至白龍故道。不見所爲。庵者。尋訪至鶴慶。見帝兀坐一室。觀佛書。悴甚。彬出方物獻之。流連彌月而別。明年。帝遊峨嵋山。有詩云。登高不耐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尋下三峽。登晴川樓。題曰。江波猶湧恨。林靄欲翻愁。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仲彬將之雲南。遇帝於湖廣旅館。問道路起居狀。曰。近來頗強。飯言及榆木川事。且喜且悲。卽偕下江南。陸行抵彬家。方具酒餼。有從叔史宏者。村民也。直入堂。問師何來。未及答。宏卽耳語彬曰。此建文

皇帝也。吾昔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卽稽首流涕。問今欲何之。曰。欲觀天台諸勝。宏曰。小人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汝。勿往。宏從之。徧歷浙東名山。尋渡海。至蓮花洋。禮大士。更自閩入粵。觀南海。踰年三月。返吳江。聞洪熙升遐。帝曰。吾賴爾輩。周旋患難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今吾心安矣。爾輩可往來無間已。別江南諸弟子去。丙午秋。滇寇亂。帝入蜀。住永慶寺。題詩云。杖錫東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明年遊黃牛磯。題詩云。天愁烟慘雨溟溟。野老吞聲談故國。戊申遊漢中。時廖平被訐。全家徙漢中。曾奎出見年三十三。已娶平妹爲婦矣。帝曰。若他日毋忘廖氏恩也。己酉春。至成都。六月返鶴慶。居久之。復往延安。過尙書徐貞家。一飯已復歸蜀。壬子春。入楚。宿公安之佛寺。有二黃冠者。亦宿焉。夜漏微聞。啜泣聲。旣曙去。留姓名於紙。乃知爲中書舍人梁中節。郭良也。帝作詩曰。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拄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閒。襟裾襖袂皆泥水。髮黃面皺多愁顏。撫掌一驚還歎惜。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晨興往探訊其言。兩人蹤跡去無痕。空餘蠅頭字一紙。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膈。冰凍雪花寫不得。甲寅復遊江南。過史家彬已死。彬子晟延之。五日遂去。自是住粵西橫州壽佛寺。僧徒歸者日衆。丙辰宣德晏駕。時太監何洲在桂林。見帝謂事更三朝。可幸無恙。遂動首邱之思。程濟屢筮不吉。勉居南寧。正統五年庚申五月。慨然謀東歸。曰。事定矣。老夫不言一束遺骨。將瘞何所耶。爰題詩寺壁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見者多怪之。一日與思恩士知州岑瑛遇於道。從者呵之。不避。

詰其牒。乃應文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名。乃托此而逃者也。當日金川失守。大內火焚。吾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浙閩。最後入廣西。雲遊三十九年。迺還至此。願送骸骨歸故土。瑛大駭。問諸所司。帝直詣藩堂。跌坐。不爲動。事聞。許驛送赴京。處之大興隆寺。命舊太監吳亮諦視。帝一見曰。爾吳亮耶。亮跪曰。非是。帝曰。吾昔御便殿。食子鵝。遺塊肉在地。爾戲爲狗餌之。今不記耶。亮伏地不能仰視。反命曰。信也。歸而自縊。更有老闍。更逮事帝。知其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果實。於是迎入西內。號老佛。時年六十四。後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詔陞思恩州爲府。擢瑛知府事。

塵餘

曹宗璠

荆軻客

荆軻客。軻深井里人。欲死國埋名。故史不著其名。學劍。慕聶政之爲人也。游大梁。爲夷門侯嬴御。如姬旣已竊兵符。授公子救趙。恐晉鄙宿將專閫。見公子輕車來代。心狐疑。再請事敗。侯生令客袖鐵椎。鎡殺晉鄙。客謝曰。吾所取者秦王耳。胡嘯暗爲。見朱亥。退游於衛。荆軻兄事客。弟畜高漸離。軻與魯勾踐爭博道。勾踐目攝之。客從旁躡。荆軻足默不應。俱遁去。遂游燕。荆軻漸離。酒醋和歌。燕市井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客引軻至僻處。曰。彗掃尾箕。望氣來高丈餘。前赤而叩。聽都邑人民之聲。律中商。馬鳴悲。皆兵兆。渤碣之間。復爲長平也。軻曰。天道元遠。吾倦遊。悲歌慷慨。敢於急人。惟燕趙士耳。新從邯鄲來。不忍去也。客辭。謁蒼海君。且曰。卽有急。車折轅馬蹶蹄。集響至燕。太子丹不量力。欲報馬烏之恥。因田光先生。謁請荆軻。搥刺秦王。荆軻許諾。美人供帳。惟恐不得當也。軻遣高漸離之東海。召客未返。秦師壓燕境。事急。太子具

駕軻叱曰。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少留待吾客與俱。今太子急裝。豈疑軻畏強秦哉。遂去不顧。荆軻提匕首。劫秦王。不幸中銅柱。火燃。秦人誅荆軻。而客之易水上。太子丹與賓客白衣冠。祖道處。高漸離擊筑。客起舞。劍泣下數行。歌曰。壯士怒兮入秦關。七首摘兮驚龍顏。鉞交胸兮袖胡絕。白虹雌兮仇未雪。誰報太子兮徵聲竭。長平髑髏兮飲血泣。又歌曰。東連三晉兮搆強胡。齊楚蠱起兮策可圖。曠日持久兮不能竣。四海縞素兮倚錕鋸。與漸離分背別去。及始皇滅韓。張良破家報仇。從蒼海君借客。號力士。客語良曰。自高漸離死。筑始皇不近諸侯。客無可爲者。今離穴遠遊。可取而代也。遂與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客嘆曰。始皇有天命。誰謂荆卿劍術疎哉。始皇大索客。避地吳中。依項羽。楚漢兵起。張良事漢。客事項王。號蒲將軍。與黥布季布以少擊衆。常摧鋒冠軍。項羽威震天下。名聞諸侯。皆三人籠戰力也。客業從項王。救趙降章邯。夜坑殺秦卒二十萬於新安。入關。焚咸陽宮室。手斬降王子嬰。持其頭祭荆軻墓。曰。吾可以報荆軻之志矣。項王欲割琅琊郡封客。客謝曰。秦暴虐無道。故從大王。率天下諸侯滅秦。今政由己出。封賞不均。漢王失職。陳餘怏怏。諸田亦未有所樹。而多王羣臣。諸將善地。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忍見父老子弟再罹鋒鏑。且臣與荆軻刺秦王。義不獨生。以秦未滅。故烏視禽息。今臣事畢。願從荆軻九原之游。乃自刎荆軻塚傍。後田橫之客聞之。五百人咸伏劍殉也。所謂畢命遂志義俠者乎。張良請漢王。令有司歲以太牢祀也。

贊曰。禍亂之起。豈可測哉。銅柱空燃。副車漫震。始皇自以天命在我。孰知其輿滿鮑魚。國墮鼈易。竟在肘腋中軍令也。始皇坑趙卒四十萬。故殺扶蘇。弑胡亥。乃出趙氏公族。朔風蕭蕭。易水不寒矣。若客者。竭來

何暮無補劍術。以行道遲遲。訴巫咸。不其可悲乎。

翟公客

羅雀可曲逆人。一曰無終人。廷尉翟公客也。翟公鼎貴時。雀可造請門下。不避風雨。每召客。酒酣起舞。爲沐猴與狗鬪。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兒女子耳語。日常移晷。夜視漏刻。惟恐金吾之警行也。翟公持刑平。仿于定國。廉不如然。所得貲財。盡以奉士。車馬輻輳。擊鮮極歡。非投客車轄。不關門。門開常竟夕。而妻子自養。案上不過三杯。時張廷尉客王生。衆中命廷尉結襪。倨於廷尉。邑子不才。不敢見賢郡將。惟雀可溫雅。有蘊藉。名噪公卿間。頗招權僱金錢。翟公客雖多。惟雀可最後。翟公官罷失勢。財緣手盡。賓客益衰。庭中露草蒙茸。門晝開。鳥雀乳子。晒翼可設。羅焉。翟公令人召雀可。則已入公孫丞相府。脫粟飯布被。一日。雀可車過巷。翟公老奴攬轡。雀可叱馭曰。驅之。武安侯燕不敢後也。明日始謁翟公。翟公曰。君之體肥矣。雀可欠伸于于曰。羣兒自相貴。勞長者秉燭。夜游露晞。爲侍婢扶臥。常失日。翟公奉卮酒曰。君貴人也。畢之。雀可半膝席曰。中聖人。不能滿觴。歌驪駒別去。翟公心恨。欲聲其罪。鑄刑書。往訴梁內史韓安國。投牒。安國曰。朝盈暮虛。市道固也。曩田甲溺吾死灰。灰復燃。肉袒謝。吾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待之。曷往謁中大夫主父偃。翟公往訴中大夫。投牒。偃曰。始吾貧時。賓客不我內門。後吾相齊。客亦無復入偃之門。公長與諸君絕可矣。曷往訴北平太守李廣。翟公往訴北平太守。投牒。廣曰。嗟乎。翟公天子之廷尉也。不愛金帛酒醴。以交雀可。雀可無大功。可以稱者。今一旦失勢。掉臂去。是深負翟公也。夫賢者破家養士。而卒不得士之報。亦何以厲天下之節哉。向霸陵尉呵止故將軍。吾斬之。吾何惜三尺劍。刺負心人腹中。爲翟

公報仇。急遣符追雀。雀可惶懼。念列侯惟魏其賢。且與李將軍俱戰吳壁下。相善。遂齎千金。叩頭求哀。魏其取金。陳廊廡下。諸名士過。輒令裁取爲用。發書求解。灌將軍夫直入曰。君侯何悖也。吾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豈非爲賓客負人哉。雀可實應首誅。願溺其冠。唾其面。遂坐堂上。雀可膝行伏地。灌將軍目眦盡裂。髮上冲冠。怒罵之。極詆其生平。不直一錢。雀可掩面狂走。十餘里。遇鄭當時。觸車輪。仆僵。當時下車扶起之。問故。雀可淚下承睫。內氣煩冤。曰。奴卽負心。賢豪長者。同聲伐予。敢請罪。果何當。當時賜之坐。俟喘息少定。乃喟然歎曰。道喪交。交喪世。非一朝夕之積也。美哉優優乎。韓內史柔不吐。剛不茹。君子也。然太恕無崖。介哉鏗鏗乎。人之無良。投畀豺虎。然偃賤新貴。絕人足自發舒。若翟公旣淪落。吾深愛其昔之情深也。一麾豈足酬寵哉。猛哉飛將軍。奉辭討罪。是謂俠烈。其猶有朱家郭解之風乎。然負心人實多。安得七首遍剗之。吾懼其旣也。美哉醜而曲暢。誅而不虐。斷頭穴胸。不如撫心自疚。抱痛欲死。其在灌將軍之怒罵乎。其在灌將軍之怒罵乎。於是雀可面無人色。匍匐而歸。終身不敢見翟公也。

贊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史策以爲美談。繼其道者誰歟。世人輒以張耳陳餘爲解。曰。賢者不免。夫張陳命爭呼吸。位異侯王。以懟憤凶終。賢者猶鄙之。矧今所爭不過毫釐。輒掉頭不顧。且投石焉。何哉。此古人抱石沉河。不願長視於世也。

故琴心

卓文君故夫。或曰程鄭子。名臬。或曰巴寡婦清之子。名臬。以鑄冶成業。富埒卓氏。臬弱冠娶文君。披織羅。垂霧縠。羽翠葳蕤。明珠的皪。定情之夕。嬌啼宛轉。倩粧在臂。薌澤微聞。綵如也。臬與司馬相如善。相如口

吃而辭賦靡麗。臯齒若編貝。口若懸河。日誦萬餘言。而尚書給筆札。則自爲不及相如也。兩人師事張禹。禹好奢侈。後堂列絲竹管絃。兩人與戴崇俱得至後堂宴。麗人揚清角。舞折盤。相如輒含喜微笑。竊視流盼。臯精爽無異。出相如問之。臯曰。物各有極。尤者移人。內子眉色如遠山。臉際若芙蓉。彼妹者子。幽蘭之棘。枳也。吾侍兒澹服微睇。猶羞與爲伍。於是知文君之姣好也。文君弄琴。富文藻。每與臯分事類。徵故實。以多寡爲賞罰。皆奇繪物。一日臯負嘆曰。惟司馬相如能助予。每奏賦。令我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文君放誕。心憐才。遂慕之。私語侍者曰。司馬相如可一見乎。已而臯有消渴疾。痛乾曦之促節。惻白璧之分珪。作黑頭吟。其辭曰。遠別必掩袂。長歸寧不啼。已知身是客。素手猶相攜。一解。沒若雲中星。散若水上萍。恩愛一時盡。猶能見形聲。形聲從何來。羅幃燈熒熒。二解。髮綠草已青。顏紅淚亦紫。但得魂相憐。何必要以死。三解。合歡同勞勞。訣別何草草。旦暮不相知。百年安能保。四解。且曰。我死寄生於吳枚氏子。仍名臯。後十五年。與汝相見於茂陵。不吾避也。遂以卓氏僮百人。錢百萬。嫁時衣被財物。還文君。文君泣目盡腫。作誄哀之。辭曰。良人本豪族。豔藻何翩翩。作賦羞鴛枕。催粧落碧鈿。何期結髮意。入門遽棄捐。殺身良不易。拔血亦空煎。佇埃靈之至。夢中訴纏綿。喪畢。遂歸王孫家。而司馬相如適從梁倦遊歸。相如爲梁上客。孝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屢欲妻相如。相如心慕文君。必得蛾眉如卓氏。故不屑也。及聞文君新寡。好音。遂與臨邛令赴王孫召。以琴心挑之。侍者監牛酒。賜相如車騎。相如因厚遺通殷勤。侍者語文君曰。求鳳者相如也。竊從戶窺。心悅。夜亡奔相如。初臯欲作上林賦。已屬藁半。既心不樂。曰。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空花無蒂。鏡蕊難攀。殆不祥。焚之。

文君語相如。相如曰：庸何傷？南箕翁舌，織女七襄，比興之流耳。卒成賦，而相如年亦不長。相如奏賦爲郎，攜文君居茂陵。時吳郡枚乘孽子臯，亦待詔金馬門，頗省憶前身事。見相如文遲，欲以速駕之。然拙卒工，不如天子以優俳畜之，不貴重用事也。相如病消渴死，枚臯以鬼事見文君。文君業失身相如，不願見，垂簾爲鼓琴一曲。曰：故夫雖有言，幽明路隔，愧不同衾，得同穴足矣。文君再寡，猶在盛顏，居頃家僮多竊貲。逃文君作誄哀相如，鬱鬱不得志死。枚臯送其喪還臨邛，與故夫合葬焉。而相如娶茂陵女爲文君白頭吟嫁他人婦者，適夫亡寡居，遂守相如塚云。太史氏曰：世藉口文君失身以憐才，故夫獨非才哉。當壚未雪舊恥，病渴已索遺書。文君能無故夫之悔乎？余以愧夫變節事人者，而挑故琴之心焉。

贊曰：羅敷有夫，文藻琅玕，設也。狡童怨不勝彈，嗟乎文君。雙偶蓀蘭，琴心方協，哀誄再歎，爲歡幾何。帳冷燈殘，月照秦蜀，香魂兩寒。

石里雜識

張涵

張尙瓊

張涵者，初不言姓名。詢川督姚緝虞於成都市，臬使趙良璧語成都守，拳而禁之。翌朝仍遇之市中，以責獄吏。獄吏驚省其所，狴戶扁如故，委械具於戶中，復繫而加嚴焉。夜分復逸出，乃以其妖白良璧。良璧召而與之語，窮日夕。良璧故好誕，爲易衣履，贈之十緡，遣之。至市中，輒散其緡，悉以予饑寒者。棄所賜衣履，服敝垢仍其舊。而姚督則以旬月物，故人乃喧異焉。去而之他邑里，往往詢其長牧，所詢者輒失位，或死，皆畏而厭之。重慶張姓者，獨禮敬館諸其家。浹歲丁丑冬暮辭去，謂主人曰：君有厄，我當爲禳。索紙書曰：

天不怕地不怕。臘月十三真無那。雅州張涵去後。重慶城一片白壩。白壩者。土語無子遺也。粘於中楣。行渡渝江。以所攜樓圍置水面。坐其上。亂流而濟。五里達南崖真武廟。聚觀者如堵。逕步入林麓。遂不知所之。是夕巴郡災。延燒七門。惟二門不及。卽臘月十三日也。張姓居舍在燎原中。歸然竟無恙。以所書珍而什襲之。乃知其爲雅州張涵云。

滑縣茅店

陳際五翁宰滑。與大名守邑子周起三不相能。時徵排門稅充餉。令甚嚴。滑鄉村有逆旅二百餘間。結茅以宿行者。徵之則一間一戶也。憫其情。貫之。大名道行縣。周密諭導者。道經其村。前一日。際五知之。窘無以策。其孺人顧曰。易與耳。問茅店之值幾何。曰。店二金。卽具五百金。使人夜至村。酬其值而火之。翼日。觀察至。見瓦礫場。訊之土人。告曰。半月前不戒於火。故至此。屈指其期。在報徵之前。事遂已。此與澠池道中瓦甃塞路。劉頗償縑碎甃。以便過客。作略相同。而智出閨房。尤爲足羨。

土州

土州吏目治漢人。土司治土人。漢知州不事事。相去數十里。爲官署。歲收所輸官稅。遇應襲。報名。官死襲職。或仇殺用兵。土司移文相告。爲之轉達。平居給膳度日。年滿候陞而已。土司知州。乃世襲。髣髴古蠻夷小國。自擅生殺。其官屬首老二人最尊。次首大四人。次曰都老。曰耆老。曰權戶。曰權工。無禮兵刑者。兵刑自有主者。而禮所弗尙也。州之峒甚多。每峒有峒官。有頭目。有小目。主兵之官曰內兵。與首老敵體一人。中軍一人。先鋒二三四人。有七總。總旗。總槍。總礮。總甲。總鎗。總刀等也。兵無弓矢。又有八把。有馬房。馬房

之官曰甲槽曰馬排首老以下文職也。內兵以下武職也。峒官則縣令巡司也。各得專刑殺。首老子弟送名知州補頭目等職。次第遷轉。送名注籍。餽獻甚厚。每州輸官稅。歲三十六金。爲重額。遞輕至二十金而止。所取於其民。蓋萬數而贏。地蒸濕不可居。人皆棲樓上。名曰樓欄。欄以竹爲板。躡竹梯而登。廚爨皆在焉。鍋爲三足。若古之鼎鬲。親朋相訪。率對鍋而坐。衣內必繫刀。寢則置掛褥中。晨起卽佩之。羣居意相悟。或角口。輒掣刀而起。遂相殺。性習相沿。童子四五歲。父母爲之鑄刀。婦人裙曳數尺。行則手挈之。或易以短者。必發疫癘。云製自伏波將軍。靈不昧也。製土字。其人自用之。不以示漢人。愛重中國書籍。懸書畫爲清供。中國人士客遊者。禮敬備至。土官必延中國人爲師。教其子弟。重價買中國人女爲姬妾。寵則薄其妻。妻怒。或以蠱毒賊殺夫。而利使子襲子幼。母得肆志。與所延士人爲偶。亦不忌人知也。土官之考終者。亦鮮克中壽。由少成縱欲使然。然自南寧泗城以下。與交趾鄰接。境域遼廣。珍異儲積。匿亡命。前代逸民。頗遜迹其中。藏書有中土所未覩者。幾幾乎句驪雞林之遺風矣。

僞睛

杭州張存幼損一目。後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不能辨其僞。吾邑吳燕勒先生。目偏盲。崇禎己卯鄉試。有召乩仙決數者。問今科何人獲雋。乩大書一貴字。榜發見吳名。乃悟爲中一目人也。燕翁嘗懷杜子夏之恥。亦命工以僞睛置眼胞中。人視之。炯然雙眸。但微有動定之別。一日晤縣尹茗談。僞睛忽墮。茶甌中聲鎗然。里中傳以爲笑。

康熙丁丑江寧報恩寺塔燬。相傳建塔之初。有副材藏於地。寺僧如記發之。不爽。乃擇吉重構焉。塔十三級。崔嵬造雲。一匠架木登其巔。失足而墜。暈絕不能救。肢體傷。膏血淋漓。僧乃署於門曰。能活匠者。酬二十金。自旦將晡矣。有叟曳杖攜筐而至。叩僧所懸。購金陳於前。乃出藥一七。抉死者之口。以湯灌之。逾時而蘇。復以藥傅傷處。遂懷金而出。時工築馳走。觀者雲集。咸矚眙相對。莫測其所從來。有浙人祝姓者。潛尾之。既昏黑。行一二里。就宿旅舍中。與之偕宿。詰朝。叟往市鹽米什物。挈負以行。四十餘里。踰危岡。入仄徑。山村不數家。造所居。啓鑪而入。躬汲而爨。以食。祝子屏息伺門外。久之。膝行頓首上謁。叟驚蹙曰。君何恭之謬也。祝子曰。仙真難遇。塵世難度。某遇真仙而求度。惟大慈加憫惻焉。叟笑曰。君過矣。吾能仙。豈受酌金者。吾偶得方術。活餘年耳。然紆累君亦甚矣。糲飯可同飽。速歸。毋溷公事。祝子飯訖。復請受業於門。傳其術。麾之歸。固請不已。叟乃曰。吾之方書。非百金不售。君能辦之乎。曰。古有萬金良藥。亦有千金方。叟不靳以百金傳於某。幸矣。但某從浙右買絲於金陵。所挾僅百金。願期以三日。叟許諾。則於質劑之所。盡所售之絲。收其值。三日而備齋。以詣叟。叟捧書而出。襲錦爲囊。牙籤繭紙。裝寫精嚴。焚香頓首流涕而告曰。此吾始祖黔寧昭靖王所貽也。先王用師麓川。雲南近夷不服者。討之。愛將某。先登死焉。先王怒。親冒矢石。一日而破其峒。裸糶千餘人。將盡屠之。皆號泣乞命。先王曰。汝千裸豈易吾一良將耶。曰。願活某將軍。以自贖。先王曰。死矣。復何活。曰。體未殊也。峒中有方藥。跌打殞斃。未踰三日者。皆可治。卽命治之。果復活。乃貰衆罪。而取其方。且與約。出所藏書焚之。不傳於峒中。吾黔國子孫。惟襲爵爲公者。世守之。支庶勿與知。以至於吾。吾祖天波。盡節水西。舉宗泯絕。吾子身流離。遯迹數十年。今老且死矣。感君之誠。而授

焉。行矣。自愛。祝子受書。歸家試之。輒效。復買絲赴金陵。訪叟居。則他姓處之矣。問之村人。曰。老人固來此未久也。兩月前更徙去。不知所之云。

香天談藪

吳雷發

浙中宦者

明萬曆中有宦於浙者。貪虐自縱。托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茗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厲聲呵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徧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隨我行。則生若。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舉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畫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羣從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恤困。鋤抑強暴之事。公子欲啓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爲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攜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聲。笑謂公子。宜勉爲賢人。幹父之蠱。我欲將此水滌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瑣瑣。長者爲公子歸語其父。開緘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翼日。父子晨起。各云所臥之枕。截而爲兩。旁有白絹。大書曰。官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尙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名。

吳語

戴延年

某撫軍姬

國初某撫軍有寵姬劉碧鬢頗通文翰專掌內記一日發某縣檄誤墜一鏤金簪於外函及縣開函訝不敢隱即遣人馳繳適令與姬同鄉撫軍故多疑竟以是奪寵遂鬱鬱而死逾年嗣任幕客有能乩術者書符降仙示詩悽惋動人叩之則碧鬢也因敍始末頗詳且云生旣不辰死何足惜承諸君子不棄得了生前慧業感何如之但柔魂弱腕不奈頑沙蠹木何衆因以水沉香木鏤管裝毫懸於空中花晨月夕輒磨小糜丸以待至則簷頭幘尾爭求題詠濡毫落紙不假構思但覺珠光粉澤繚繞筆端也如是者載餘欲辭去云爲太乙真人所度矣并示瘞玉之地囑徙葬真娘墓側當不忘啣結耳衆惘惘若有失遲明至其地發之果見香骨一函瑩瑩如玉共釀錢遷葬并哀其詩歌付梓曰瘦蘭草

秋鐙叢話

戴延年

延師課賭

余伯父鈞攝山東萊陽令與邑紳宋姓者善卽荔裳先生族子也家素封而二子癖於博百計勸懲弗之聽因出重幣遍訪江浙之精於博者延至家使二子受業焉年餘盡得其祕自是博必勝人無與博者竟絕博而保其家

無核枇杷

秀水朱檢討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豕肩而歸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卽出以佐餐融熟甘美

飽啖而罷。因問朱以速化之法。朱曰：果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曰：此無他，於始花時，鐮去其中心一鬚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乃昨所烹者也。各撫掌而散。

箍桶翁

昔少年以善射名。單騎爲巨商護資。經山左。道遇雨。止於村舍。主人造桶爲業。雞皮鶴髮之老翁也。出薪燎衣裝。炊黍以進。殷勤臻至。且曰：距宿處尙遠。不以草蓐爲褻。敢爲芻秣。主橐中裝。老夫任之。毋虞也。少年曰：咄。吾矢無虛發。誰戴鐵頭。敢混而翁者。驅裝而去。不顧行。未里許。卽已昏黑。猛見電光。遶樹枝。簌簌斷。知其有異。卽抽矢發之。鏃已盡。而光愈逼。遂長蹠而乞哀。得免焉。資盡失。少年氣喪而返。仍抵村舍。翁已逆於門。曰：不聽吾言。致小驚挫矣。更進酒食。設臥具。慰藉之。少年曰：喪金失矢。不足惜。十年之名。辱於一旦。是所痛恨耳。及明辭去。翁出一桶板。矢集其上。並囊金還之。曰：昨以郎君氣盛。聊相戲耳。少年咋舌久之而別。自是不敢以弓矢從事矣。

子曰

畢秋帆（沅）撫三秦。道經某刹。駐軒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菴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爲香火資。并鼎新其寺焉。

白頭花燭

淮安程啓元之父。商於京。與劉某訂姻焉。後劉爲蒲州守。因事削職。程亦以質遷不利。家遂落。且尋卒。時

啓元尙幼。及年稍長。無從得劉耗。訓蒙課姪。矢志不娶。年已六十矣。始聞劉女寄居天津尼舍。針黹自給。前此豪門官族。欲委禽者屢矣。女皆斥絕之。至是程訪得而白之官。天津令某公爲之鼓樂合卺於政事堂。並助貲歸里。兩江制府豔其事。具奏請旌。報可。疏中有云。訂絲蘿於黃口。諧花燭於白頭。蓋劉亦年五十九云。

嗒史

王煒

談仲和

談仲和者。名尙都。上海人。本名家子。高祖彝庵倫。官至少司空。仲和初業儒。一試不偶。輒棄去。落拓江湖。縱酒自快。其族王父大京兆自省者。別居京口。乃往依之。京兆以其廢業。弗之顧。仲和退與諸少年。從事弓矢。孫吳略。藝旣精。復棄去。再詣京兆。與語奇之。時中丞玉筍張公撫吳。適流氛漸逼淮泗。大徵武於民間。京兆使就選。得上雋。撥置吳淞總戎。許自強部。俄而操院吳公閱武海上。拔署左營把總。所轄三百人。皆素翫無法紀。仲和旣蒞事。整其部伍。煥旌砥礪。朝夕訓練。有肅然莫犯之色。過其營者。但聞衣甲器仗聲。然御下雖嚴。而廉潔自守。撫恤深至。故多樂附之。爲人短小精悍。膽力雙絕。軍中號爲談短。海寇聞之。皆遠避。崇禎壬申秋。賊犯安慶。張公檄調自強進勦。是時仲和給假留京口。所知自楚歸者。知賊氛熾。謂仲和毋遽裝。仲和謝而歎曰。君輩安足語哉。洵爾。則朝廷需我何賴。常恨東海無足相展。今而遭此。誠畢志之秋也。乃遂往。自強以五將爲前鋒。仲和與焉。至潛山營。未定而報警。仲和單騎往偵。賊偕奸民徐朝兒。數十騎自塢間出。大呼馳之。賊皆披靡走。唯一騎甚梟健。獨當仲和。始合。卽擒之。則徐朝兒也。先是朝

兒數引劇賊深入爲患。大參王公見縛至，乃大喜曰：「去此導賊，目眇矣。」磔之於市。居民爭啖之。賊聞氣奪。後二日，至宿嵩。賊衆大至。時未朝食，前營游擊張其威者先與五人列，恃其勇獨率所部往。遇於雙板橋。賊銳甚，全部皆陷。衆遂大潰。仲和以數騎衛自強，殺追者十二人，始得免。賊去，張公錄諸勞者而儕輩已列名上。竟遣仲和賴公素聞之，詰所上得實，遷劉河把總。癸酉夏，賊復來寇。張公調守桐城。仲和至，整練如昔。嚴加巡警，賊號曹操營者悉衆去。滌經四日，過始盡。時居紳阮大鍼偕令楊某，謀棄城去。仲和持不可。比賊來盛，皆相怨。尤仲和，哂曰：「吾在也。」城中奸輩夜半驚衆，希以詭得者。仲和擒而斬之一。城乃安。賊旣不逼去，或謂其後輜重可截而獲。仲和亦不應。賊退，居民爭費牛酒詣謝，皆曰：「談公所生也。」駐數月，仍歸劉河。未幾爲妻族所誣，事白，遂棄官歸。去之日，行李蕭然。至今所歷諸地，多說談短云。

黃孟通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卽無賴。年十三，誤殺人，逃之嘉定。日糾里中小兒爲搏戰戲。一日羣聚大塚間，命羣兒列於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曰：「孺子喜是乎？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拜於臺側。師之，盡得其技擊。嘗附一商船，舟人盜也，縛其商沉於水。語孟通云：「汝自投死耳。」孟通視諸盜中一人持大斧，猶甚，因僞伏哀請，遽起奪其斧斫之，盜墮水死。餘者驚遯。孟通起商於水，得不死。操觚急去。易舟匿蘆葦中，羣盜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謝，不受。去旣復殺人下獄，暨得出，乃從吳淞千總張裔興挾鹽徒出沒海洋。裔興敗，孟通潛遯太倉。值觀察沈公選將才，拔用劉河中港。孟通矯捷過人，每從橋上窺賊，能相去數丈，持刀躍入賊舟，格殺之。賊覘知孟通，卽避去。又嘗入嘉定訪舊，已醉臥，主人憑棹

訴其仇。孟通默無語。數以空拳擊牀。既得其里居。曰：吾欲睡。卿可去。主人去。孟通踰垣出。及城。復擲越。抵所讎之居。急叩門。以他事引出。拳殺之。明日。傳某死。主人奔告孟通。繆相稱快。竟不言也。賊犯安慶。孟通隨總戎許自強進勦。宿嵩之敗。自強僅以身免。孟通獨將三十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馮公奉巡撫張公命。選將材。孟通復就選。諸藝過人。而不諳策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奪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時。馮公稱其文武才。孟通以實告。公益喜曰：此卽英雄舉動也。白之張公。公已前聞宿嵩故。因得授把總。後以訐某副將貪污於督撫。爲自強所惡。斃之海舟中。

內江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饑民附之。二年。高迎祥自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羣起。爲闖將。自秦晉而豫楚。毒流天下。謂之流賊。十三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過天星一斗粟等七股。盡入蜀。時督師閣部楊嗣昌次荊門。監軍萬元吉平賊將軍左良玉。川撫邵捷春。石柱女帥秦良玉。俱會於夔州。以扼賊。賊繇大昌開縣達州犯巴州。廣元劍州梓潼潼川昭化。直抵綿州城下。成都東北之屬邑。無不遭其蹂躪。十一月。賊犯內江。內江三面俯中江。西接資簡。北隣安岳樂至潼川。南比富順敘州。西南通威遠嘉定。東與敘之隆昌及重慶之榮昌大足連。實爲全蜀要衝。省會之門戶。前是內江知縣繆沅已奉行取代者。未至。以邑城卑薄。增築培厚之具。樓櫓盾礮火器。蓄草積糧。爲守禦之計。甚備。又以邑無額兵。據團練鄉兵之旨。申保甲之法。籍民間丁壯。並僧徒之精悍者。爲衛兵。鄉勇僧兵。而訓練之。選塘兵五十人。給之馬。懸重賞。以鼓其用命。凡賊所欲犯。必先得之。賊亦恃其奸謀。廣布以窺諸路。內江人王四者。爲獻賊衝。

鋒守備。率其黨四人。將入內江爲賊應。沅親詰獲之。逸其一。知爲瀘人。沅謂五賊獲其四。必顧侶徘徊。喙伏未遠。檄瀘守擒之。賊執鄉民。詢知其故。因問內江兵馬幾何。並火器城池。知縣何如人意。雖憚然。以是邑爲諸道衝。必欲破之。漸逼內界。會川南監軍道魏副總兵胡舜奉巡按御史陳良謨檄調援省。沅乃上書請留內江。相機進勦。駐二日而賊至。沅謀諸紳士曰。賊不能得我虛實。初止數舍外。今已深入。彼且失其馳驟之勢。濟河焚舟。此其時矣。稍遲則形露。彼以一師綴我。而傍出四掠。欲堵則力有不給。欲委則勢有不可。彼逸我勞。不反主爲客乎。遂白於監軍魏曰。賊之荼毒州邑極矣。不有以創之。其焰莫制。沅願披甲以爲戰士先。高橋去城十里而近。此戰地也。某宜前茅。某宜後勁。某某控隘。批擣設伏。某以一旅出山後。遶之。並力共擊。賊習見異怯。卒遭我。必不支。一鼓破之。彼且以爲從天而下矣。魏從之。胡舜列陣江干。以握中權。沅率士衆壁高橋。與賊相望。賊營於東家岩。連營十七。選鋒偏將毛文衝其營。賊衆並起。楊選王立極趙以旌諸將。分截戰於左路。楊家灣石桅子等處。毛文陣刺賊首墜馬。得其級。並馬及金銀簪各一。賊大集於毛級爲奪去。都司馬天閑伏起。賊乃退。斬獲三百餘級。賊退二十里。沅畫水而壘。明日賊薄東岸。不得度。隔江噪罵。傷我曹主。誓必報。索所獲金簪並殺賊之人。始知所殺之賊爲曹姓。衆遂以爲曹操。曹操者。羅汝才號也。賊乃慘殺鄉民而走。隆昌尋破。隆昌瀘州南溪榮縣仁壽德陽巴州通江等處。隨路大書云。少織布。多做鞵。必殺繆知縣。我去還復來。又謠曰。豆腐瀘州。紙糊隆昌。鐵打內江。沅據賊稱。並衆詞。卽以殺曹操申報。閣部楊以無級謂假冒軍功。議重處。沅御史陳公爭之曰。毛文殺賊萬目共覩。且金簪坐馬可證。常陣初報。止稱賊首。自賊營哭祭。有稱曹某者。遂以申聞。謂之輕誤。則可。本非邀功也。沅

以行取之令不敢愛死奮身拮据親歷行間不錄其勞而以是爲罪不將墮任事者之心乎楊必欲處之陳公爭不得以勅印送楊願罷職去楊乃中止既而代者至沅去任鄉勇僧兵皆散去

仁恕堂筆記

黎士宏

科名定數

科名定數雜見諸書於予親見者兩事癸卯予分校江西有蕭生賓萬廬陵人予手其牘實不愜今大司徒學山陳公爲主考適過予席問得卷佳士乎予漫應之曰亦可陳公隨閱視大加稱賞至二三場益復寥落予請乙之陳公曰一第甚難既取何擯也及揭曉賓萬實名下士予因問篇章何寥落乃爾賓萬對以實病委頓不能執筆不謂見錄也其父孟旭亦諸生相見稱是有數當賓萬入闈日與里中一蕭生同號舍天色初辨見一人如關壯繆形旁一人執小紅旗徧呼曰孰是蕭生同里蕭生急出應之神熟視且久曰非是遂前至賓萬號席而止同里生自知見擯買舟急歸爲賓萬父述之尙未絕口而捷音之報至門矣又鄒生懋官新昌人自言庚子應試夢神語之曰爾房師黎姓也時余尙未入官而家弟道存先已令南昌懋官意以爲必售既復見落及余癸卯入簾乃得之一日遇合而主司姓氏皆定於數年之前若賓萬者有神以陰相之使主司并不得以文章操其去取更爲奇詭

永新虎

永新在萬山中密箐深林素多虎患予以戊申八月領茲邑不十日而告爲虎傷者八九人予心甚戚然奈何長茲土而與虎豹共斯民也爲文以禱神且募獵戶備弓矢欲盡殺乃止永新鄰邑爲永寧邑中路

有趙公亭住四五殘僧市酒燒茶以待行者忽中夜有人扣門甚急出錢沽酒僧延之入其人深目頰黑僧問何爲深夜過此對云有數十牲口畜於永新今新令黎公至不能容吾何苦犯之將往他縣販賣耳隨送之出戶次早見門外虎跡縱橫僧急取所與沽錢視之則紙灰耳自此永寧鄉市多虎患而永新絕跡矣永寧紳士咎爲鄰國貽害予笑舉唐人捕蝗語答之曰若是敝邑驅來卽煩貴邑驅轉四鄰旁邑一時閩傳遂復聞於當事而會城竟有演爲小說者事涉近名不欲載然神之力歟人之力量歟不敢比迹劉昆厚誣前哲也

元夏碑

河西五涼遞起蒙遜則建都張掖數主皆能文得士疑有一二篇章尙留碑版索之三年無片石可語僅龍王廟有元夏一碑猶存亦絕不成理今錄於左敕鎮甘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震憫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祐之所致也今朕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度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今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合十方諸神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願也諸神鑒之毋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案丙申則宋徽宗大觀之六年也

通州宋又玉言前年客曹縣。見所爲西仙者。西仙蓋狐妖。依武氏瞽子數年。客欲見西仙。先令瞽子通介紹。客設酒果堂上。又爲西仙設一席於別榻。獨不置燭。雖不見西仙飲食。而餘滴沾濡几案。所棄果核。擲地鏗然有聲。久之滅燭。延客對語。相隔僅尺。每一客各先問姓字。通殷勤。序致委宛。了不異人。獨其聲微細。多在喉間。因自歎云。公等學道甚易。若子等能學爲人行立。蓋不知經幾磨鍊矣。有客曰。聞西仙能琵琶。肯爲客一鼓乎。舉琵琶授之。西仙快作數弄。淒清悲瑟。殆難爲懷。瞽子琵琶亦獨步一時。則西仙所授也。客試執手探之。其手纔如五六歲小兒所衣者。葛談罷。拱手敝別。再一燭之。空房而已。

天刑魚

戊戌。一海州估客。附舟東下。云海上逢閏年。必有一大魚。隨潮至。潮退魚留。大者長竟里。小者亦數十丈。謂之天刑魚。各海戶執斧登背。割肉煎脂。彌月取之不盡。魚雖受斧斤。或數月潮至。其縱壑猶無恙也。又魚至時。必有押者俱來。或巨蝦大蟹。人謂之解魚使。客曾見一蟹。大竟丈。一螯爲魚尾所壓。不得出。後潮來。乃與魚俱去。天刑魚人爭取之。至解魚使。則莫敢犯也。繼見一久居海上者。問之。云信然。

異蜂

順治庚子年。吉安山中。忽出異蜂。與常蜂稍別。兩翅黑黃色。相間。首隱隱作王字。不知何所倡始。遂稱爲瘟大王。訛俗相傳。沿江七百里。一時閭閻。浸淫至南昌會城。家各畫其像。懸戶上。或一蜂飛集其家。則舉室惶恐。叩頭謝罪。無賴道士。遂以硃盒貯之。戴之於首。覆以紅錦。導以鼓吹。沿街募化。香楮山積。時家弟宣嚴。令南昌當事檄縣力爲禁止。弟以爲民甚愚。苟不拔其源。禁愈嚴。犯者將愈衆。乃佯爲不知者。他日

遇道士。謬爲恭敬。願見所爲。瘟大王者。取視之。大笑曰。此牛蜂也。本縣向讀書山中。日常見之。將瘟大王。摔死地上。執香首榜之。仍釘其蜂於柱間。不一日而各街市寂然矣。然弟實未嘗見此。亦並無所謂牛蜂者。蓋不以所親見者實之。而漫爲禁令。小民之愚。終不可解也。此與孔道輔擊蛇事相類。郡中二三大老。甚爲擊節稱之。

二鍾

吾邑兄弟俱顯者。惟鍾公（文俊文傑）最著。兩公皆進士高等。同官於朝。俊爲文選郎。傑署武選郎。假歸里。俊公和氣下人。卽簿尉手版亦卻。傑公頗崖岸。雖至戚大弁。不少假顏色。久之。俊公改大參。傑公領郡東粵。部內有老孝廉。公甚易之。繼孝廉及第。不無他語。而公快快。竟卒於任。俊公壽考。有孫登鄉書。且後嗣多賢者。偶記如此者二事。前輩言伯敬鍾公。舟泊吳門。座上皆名下士。而文公湛持。以老孝廉肅刺往謁。公亦易之。後文公及第。而鍾不怡者數時。又薛生福清人。爲予言。乃祖刺吳淞。一孝廉以文呈閱。置之案上。批其牘曰。醋醋。蓋以其酸甚也。是孝廉明年亦及第。作詩寄之曰。寄語松江賢太守。於今二醋已酸牙。乃祖隨投効。以去。嗟夫。齟齬升沈。豈能意度。尊前往日。隨地排場。玉堂脆薄之嘲。渴睡殘燈之戲。一時惡語。結怨終身。已自古而然矣。

永興縣賽會

永興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主爲案神。偶兩鄉爭道。後先互闕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一闋。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

有何干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合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今古遂有合轍。

陳士奇

陳公士奇。字平人。又字弓甫。漳州人。驚才異辯。談論鋒生。駢語詩篇。十行立下。辛巳。秉憲贛州。其居官廉潔。有人所不堪者。題一聯於內室云。任僕輩衙中。終日詈爭七錢肉。免民間地上。三年剝去幾層皮。蓋公署內約童僕三十許人。而每日僅市肉一斤也。時贛有縣令陳姓而墨。公日數之。謂當論罷。令畏甚。念公非貨可悅。而別又無所以中公心。乃購公舊房牘。熟讀十數藝。他日故挑公論文。公曰。汝何知者。令曰。若公文。則絕代所無。令雖不才。猶能憶念。隨口瀾翻。儼如宿記。公不覺改顏禮之。且成知好。公固自負文名。故爲所餌。而令之所以中公者。亦巧而黠矣。予極辱公文字之知。壬午。遷視學蜀中。約予同行。予以祖母老辭。不果去。臨別。予賦五言古詩二十韻送之。公忽拂然見顏色。予急不知何以久之。閱竟。乃大言詩非不好。此宦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將何功夫去辦舉子業。予乃感而欲泣。前輩汲引後進。一片至誠之心。如此。聞公在蜀爲學使。則專談兵。及爲巡撫。又專談文。時獻賊逼成都。朝議急遣人代公。新撫至。不十日而城陷。公已出境。聞報大哭曰。十日而城破。豈新撫事。仍我責也。繼住重慶。爲賊所執。賊嘗之曰。陳窮鬼。爾在任。予不破城。正欲生爾。爾反自來尋死也。公罵不絕口。與蜀王各縛一柱。碎而殺之。公才如鮑明遠。清如吳隱之。忠如段秀實。他日作史者。不知當置公何等。

認前生座主

莆田林君華皖。余同年生。爲余言族祖某。曾主鄉試於粵西。其沒已數十年。有藩幕乃科目謫官。一日至莆。投門生刺於其家。其家檢乃祖試錄中。無某生名也。意或其家之子弟。肅客以入。問其故。云前生名某。會中某科。某公座師也。舉座駭然。然亦不甚信。林固衣冠望族。取其先世之像十數幀。及主考粵西者之像。雜試之。某獨詣主考前。展拜殷勤。垂涕不止。夫再生之事。固不數見。而且更認其前生之座主。更屬奇聞。

林俞門

相傳萬曆乙卯。莆田有林生。名俞門者。中式。其房師俞姓也。甚怪之。見閒。問林生命名之故。林曰。先祖生某時。云他日俞姓之門生也。故命名若此。俞驚曰。若祖非前官風憲。而白髯者乎。林曰。然。豈先生與某祖舊識耶。俞曰。此亦大奇。昨在試院中。數夢一白髯而衣豸繡者。相見。輒曰。小孫求作養。不意卽君祖也。今閱祝枝山志怪錄。載黃尙書事。正類此。祖父縈念子孫。卽數十年已燼之餘魂。尙爲之勾乞科第。則生前竿牘紛紛。正自不怪耳。

莊祖誥

永新前令莊公祖誥。蜀人。服官廉謹。一日正坐堂皇。忽一老人。氈帽直襪。策杖而入。莊公急趨迎之。左右侍吏咸不知所以。公擁老人進後宅。拜跪惟謹。老人曰。若父恐爾不能官。年老不能自來。令我執杖視爾。昨至縣兩日。知爾與百姓頗相宜。稍不謹。則杖爾而歸矣。莊公受命唯唯。乃知係公母舅也。言已。遂起身。

出戶。莊公跪懇再三曰：數千里相過，寧忍遽去？老人爲勉留一宿。次日遂行。爲請介舟輿，亦不許。莊公徒步送之數十里外，牽衣慟哭而返。嗟夫！是父是子，是甥是舅。近代寧有第二人乎？莊公後仕至南少司農。

牛毛先生

吾汀與豫章接壤，凡見迂闊拘牽者，率名之曰牛毛先生。及余令永新，乃知爲劉髡先生，而外郡稱傳之誤也。先生卽永新文安公定之之父，所傳授室之日，舉燭告天曰：爲祖宗求嗣。途中遇雨，愈緩步安行，曰：寧可濕衣，不可亂步。問之邑人，皆其實錄。

宋孝廉

雲間王勝時爲余言郡中宋孝廉幼清，任俠多計數，常有事於蘇州。迫除夕，恐不得卽抵舍，欲泛太湖以歸。而湖中又多盜，乃市數面具，并多市燈燭於舟中，自服五通神袍服，令僕從帶面具，執旛旗，左右侍門，窗四起，燈燭熒然，戒其僕從曰：如遇盜，但疾棹以進，不得聲一語也。至夜中，果有盜船數隻尾之，見水聲發發，而舟中寂無人聲。甫近舟，望見，率曰：神船神船，皆遁去。蓋俗事五通甚謹，而又有神船，常夜出之說，故詭以示之也。又聞戒子孫有約云：易代後有出而仕者，不得履吾墓。今有至大官者，率不敢展謁，亦偉士也。

盧生

永定縣一少婦，夜行爲強暴所匿，其家緝之急，強暴知不能隱，遂轉而置之。盧生日新讀書之外舍，少婦抱媿自經，官司收其婢拷之，遂厚誣盧生。生年少能文，當事咸欲直之，無能也。適有一少年恤刑閱案，泚

筆大書其牘曰。女子宵行。豈無桑間之約。書生夜遇。難免柳下之懷。承問者益不敢翻成案。盧生坐狂狷。幾二十年。後有司理李公。心疑是獄。令聽審於城隍廟。先繫盧生與婢。兩犯於神座下。傳令不許一役得近。而李公先已隱入於神帳中。聽所語。盧一見婢。極罵曰。我與若何仇。致我死地。婢曰。不得已也。前已招承。今何敢改口。李公得其情。一鞠而白。問官乘興。一時批牘之詞。遂使無辜滯二十年之冤獄。可不慎哉。可不慎哉。盧生晚猶得貢。出仕爲教官。

舊小說

己集三 清

東城雜記

沈正叔

厲鵠

沈大亨，字正叔，號樟亭。宅在清泰門。宋學士文通之後，少爲諸生，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可立待，而不善舉場之文，以故艱於遇合。中歲遊京師，時華亭徐文貞枋國知正叔才，欲留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正叔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久居此？遂入貲得楚府典寶。正昭王雅志典墳，接遇賢士大夫，盡禮。正叔輔導之功居多。昭王春秋漸高，艱於子，一日引正叔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正叔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太息，愈欽重焉。其守正如此，子宜先字，尙行號芝陽，爲人情至，哀樂過人。長女爲馮太史開之繼室。太史時未遇，食貧不能納禮，尙行關甥館居之，父子墓石俱太史所撰文也。

前生社公

秀水沈孝廉（德符）景倩敝帚軒剩語云：虞德園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近河壩間土神，人民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噴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急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且

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爲銓部，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證，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談虎

趙彪詔

僧定因

李安溪說泉州僧定因，膂力絕人，精少林拳棍。弟子習其伎者數百人，每有遠行，輒煮米數斗，盡食之。途中可數日不食。時漳州有虎，猶甚，食人畜無算。太守必欲殪之，集兵士丁壯千人，持利械以往。虎負嵎眈眈，無敢近者。定因適以事至，衆望見之，噪曰：事濟矣。羣走告之。定因曰：殺虎易耳，顧此虎非他比，須鐵鈹五十斤者，乃足制之。遍試無當意者，一纔滿十五六斤，曰：此稍可耳。然不能制其死命，須弟子一人同行，乃可以槍授弟子，已持鐵鈹先之。未至十步外，虎怒騰起數丈，直取定因者三，皆避之急，以鈹擊虎首。虎哮吼，鈹折，呼弟子以槍刺之。自喉達尻，虎立斃。官重賞之，不受而去。時台灣方竊據，漳泉間拳勇少年多往從之，往往得官。定因不屑也，或厚遺之，亦隨手散去。卒以老壽終。

鄧公廟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伺於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否？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於樵，一日不樵，母且飢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採薪，虎突出叢菁間，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逐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盍導我至廟下。旣至，

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爲建祠。額曰鄧公廟。

人虎報

粵西之猺獞。滇蜀之黎人。苗人。瀕死或死後。有化爲虎者。鎮雄諸苗。王姓尤夥。旣葬旬餘。穴地而出。不知所之。夜聞門外悲嘯。有虎跡。知其爲虎矣。炊斗米覆以雞食之。別施符呪。卽去不復至。苗人將化爲虎。則其人呆木。頸有赤痕如環。趣使就舂。可治。去死終亦不遠矣。按淮南子。牛哀以病。七日爲虎。人虎傳。詩人李微。悲憤爲虎。支諾臯。王用食黑魚。冥謫爲虎。苗人黎人。以變虎爲常。而苗部又頻見於王氏。皆不可解。康熙三十四年。黔粵界上賣柏香夷人。卒聞虎嘯。乃在百尺塹溝中。捨地作乞憐狀。夷人日莫且還。愴然曰。爾毋反噬。何難脫爾於險耶。集取緣厓竹樹投之。一時風沙卷地。虎已額抵夷人。懼而反走。虎啣歸穴中。置南面。率兩子北踞。以豕一獻。夷人熾火食訖。虎與子徐食其餘。夷人欲去。虎使其子守之。詰朝復以巨囊獻。得白金百餘兩。衣履畢具。導之出山。繞而前者數四。他日夷人拽履過水西之拖泥城。一人遽前呼曰。是殺吾父者。土司詰之。以履爲徵。具道賣柏香時事。土司怒其妄。命殺之。虎自峯頂踏民居。直突刑行者。嚙斷其縛。背負夷人而去。一時歌謠小說家。題爲人虎報云。

某家村兒

淨圓和尚說。湖州金山下某家村。一兒年十五六。被虎食。其母憂思成病。且篤。一日忽起坐。作其子聲。叫痛不已。且曰。某勿過悲。此是兒大數也。父問爲誰。曰。父不認兒耶。父曰。旣是吾兒。何爲憑母作祟。答云。不敢。但念母思兒不置。適大某他去。得間歸。一慰母耳。大某者。衆俚稱虎之號。不敢斥言虎也。父因問其詳。

答云。初被傷。痛不可忍。且卽有一重役。凡新僂至。令致一僂昇一大網。卽脫一僂矣。舊僂見新僂。喜不勝。其網甚重。用以羅人而食者。且言此方被食者。皆不得脫。俱受役於彼。彼若他往。則送之界。來則羣迎之。衆僂亦不寂寞矣。又言被傷者。切不可用棺焚之。旣欲負棺。又欲昇網。甚苦。故山中。人亦有禁例。不得用棺云。又言某某俱在。俱欲見其家人。父幸呼來。其父徧語村中人。村中被害者。約五十餘家。俱來會。則其母各作其人之言。相泣告語。一日夜始甦。媼病尋愈。卒無恙。時萬曆戊戌春事也。

朱龍川莊

黃汝間界河朱龍川莊。有空宅。其家避虎徙出。而虎入生三子於中。復去掠食飼子。一木工行道。會且暮。避虎入宅。而見小虎。詫曰。此虎穴而吾入。去與住皆死。幸有戶。猶可恃。乃集木石支持之。虎果至。見戶閉。大怒。吼如雷。乃反臀相攻。戶破。尾臀皆入。工拔腰斧斷虎尾。兼斫其臀。虎躍去道傍死。工不知。但聞女啼聲。遙相問答。知爲虎負來者。虎愛子。必食以鮮肉也。因小開戶。納女。明發行者。稱虎死。始出。擔三小虎。攜女返。詣麻邑言狀。令壯之。卽以女室工。而小虎皆從。刃王行甫曰。虎攻戶以臀。實足媒工師之斧。傳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工有焉。莽史曰。虎往往爲人。作男女之合。往見小說有云。豈是美人變虎來。美人原是胭脂虎。殆以類從者歟。然則世之撮合山馬泊六。明眼人盡作虎觀可也。

灤陽銷夏錄

老學究

紀昀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

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呂四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爲。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衆共褫衣杳。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悲。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尙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褲。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遘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搆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犁。緣生前事。母尙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

四、奮然去。

呂道士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慍形於色。滿坐爲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媿媿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不是。忽噴目曰。尙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衆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癡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衆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卽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真仙。迂儒又以爲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徑門戶。語貴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僧善幻術

有僧游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搏泥爲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

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方卸妝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旣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謫，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後得一訓導，竟終於寒氈。

胡維華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衆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青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爲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僞官事，已洩，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髻鬣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貲，喜周窮乏，亦未爲大惡。鄰村老儒張月坪有女豔麗，殆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爲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樞在遼東不得返，恆戚戚，偶言及，卽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雛也，官以謀殺勦，卽爲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攜女歸寧，三子並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爲驚悼，代營喪葬，且時周其妻女，竟依以爲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輒陰沮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爲妾意，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李太學妻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恆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媪能

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應償二百鞭耳。今妒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竊見冥籍，不敢不相聞。妻哂曰：死媪謾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會經略莫洛遣王輔臣之變，亂黨蜂起，李歿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恰歸韓公，妾蓄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粧台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爲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櫛爾，飼犬豕，妻憚死，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猶顯易其位也。明季嘗遊襄鄧間，與術士張鴛湖同舍，鴛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私語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者妾，作妾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親族不能判，首之官，官怒爲妖妄，笞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二格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所殺。我卽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

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調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真凶。我魂恆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之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尙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聞。論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饘爲活。忽高唱賣饘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青縣農家少婦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離。恆相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蕩。然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遇劫盜。身受匕刃。猶詬詈。卒不污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嬖之私。形於動靜。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行。不自疑。此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團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貞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往。欲乞辭官祿爲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爲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此康熙

末年事。姚安公能舉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某生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十九里。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聲折對嶽神語曰。某生活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嶽神喞然曰。二人畏死。忍恥尙可貸。某生活二人。正爲欲汚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悸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莫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皆實非婦人也。前明天啓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宮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一曰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兩無夫之婦。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沈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鉗其耳。漸可受珥。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宮禁。並白皙溫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爲恃寵驕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偕老。然實巧言誘脅。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鬼藏藥帖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爲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燈下曰。公勿笞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卽公爲臬司時。平反得生之囚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尙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爲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烏魯木齊。日親爲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

杜生村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貪富室之賄。鬻其養媳爲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年。義不再適。度事不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栖止。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踉蹌醉歸。橫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譖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訟官。乃得不鬻。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于氏

于氏。肅寧舊族也。魏忠賢竊柄時。視王侯將相如土苴。願以生長肅寧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謝。爲姪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強邀至家面與議。于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猝不能決。託言父在。難自專。忠賢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卽致太翁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

課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爲孔子曰諾。一爲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構思。忽扣門驚醒。得子書。恍然頓悟。因覆書許姻。而附言病頗棘。促子速歸。肅寧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劇猶未散。于生匆匆束裝。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帳相屬。抵家後。父子俱稱疾不出。是歲爲天啓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敗。竟免於難事。定後。于翁坐小車徧遊郊外。曰。吾三載杜門。僅搏得此日看花飲酒。豈乎危哉。于生瀕行時。忠賢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婦識我面。于氏於余家爲表戚。余兒時尙見此軸。貌修偉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顴微露。頰微狹。目光如醉。臥蠶以上。赭石薄暈如微腫。衣緋紅。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荔姐

滿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爲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壻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縑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爲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尙隨之。已發狂譫語。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癩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爲狂且戒。

狐助孝婦轉磨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麵爲業。得餘麵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恆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歿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

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爲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郭六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爲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旣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爲賣花。）鄰里趨起，囁嚅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遊。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覲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爲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剉矣。縣官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況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子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紅柳娃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恆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爲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而泣。紮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驀澗越山去。然其巢穴棲止處。終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魘。蓋樵僂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因呼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細視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崢人。鑿然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有之。

奴子魏藻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卽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曰。來往人衆。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旣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刹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目睽睽如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啓。突然衝入。觸一少女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擣衣杵。亂捶其股。氣結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婿。共相驚笑。次日以牛車載歸。臥牀幾兩月。常藻來去時。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刹。亦未見有少女。豈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冶遊。路遇

婦女必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縊鬼求代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傍曰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爲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於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扁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於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爲所見。伏不敢動。竊於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階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栗。皆僵於門內。不敢出門。爲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爲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婢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縊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尙爾哉。其沈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獻縣史某

獻縣史某。佚其名。爲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齷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鄰人曰。爲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爲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尙未付。何不可贖。卽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頷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殺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污人婦女。則實不能爲。飲啖訖。掉臂徑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秫籬。

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剗然有聲。後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燬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尙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獻縣村民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晟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鞠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鞠。此令可謂明察矣。

山西商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爲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衆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爲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

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骨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爲恨耳。楊曰。君且爲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敵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鑰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慚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農夫陳四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卽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箠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尙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俾養其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虎峯書院縊鬼

烏魯木齊虎峯書院舊有遣犯婦縊窗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窗內承塵上窺窣有聲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讐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微聞嘆息聲俄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尙無恥耶遂退入陳滅燭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遊陳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其僕寢於外室夜恒嚙語久而漸病瘵垂死時陳以其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爲壻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移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牆之下

廖姥

廖姥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飢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禮體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筭鑰理庖廚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於廢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毋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

之哉。

女巫郝媪

女巫郝媪。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衆。實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媪。代爲刺探隱事。以售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餽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爲女。汝尙不悟耶。婦不知此事。先爲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於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與人雜處。實各自服氣鍊形。豈肯與鄉里老嫗爲緣。預人家瑣事。此媪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乃託其名於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其共知其姦。因縷數其隱惡。且併舉其徒黨姓名。語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

狐女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爲妾者。別營靜室居之。牀帷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媪。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覩其形。張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嫺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鬼陰類。狐介於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恆以夜。白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凡狐之媚人。有兩途者。一曰蠱惑。一曰夙因。蠱惑者。陽爲陰蝕。則病。蝕盡則死。

夙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蠱惑者亦必自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人。知其真僞。後見之人。果不久下世。

師犬堂

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過關。展七達坂。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曠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爲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雪騎驅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其實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故以計殺之。而託詞於盜。想當然矣。余收葬其骨。欲爲起冢。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鐫姓名於胸臆。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僅題額諸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爲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爲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雙塔村疑案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二老僧共一庵。一夕有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啓。呼亦不應。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

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皆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姦。邂逅留宿，則非讐。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扃不啓，何以能出？距井窺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鞫人，不能鞫鬼。人無可鞫，惟當以疑案結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卽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張氏姑婦

寧津蘇之庚，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以鎌擲之，灑血數滴漬地上。方共檢尋所失，婦倚樹忽如昏醉，魂爲人縛至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婦，乃敢傷我吏，速受杖。」婦性素剛，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甫畢，乃爲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鎌擲之。不虞傷大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而旋風復至，仍捲其麥爲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曰：「此不知爲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膚受之愬，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婦愬其冤，神卽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憤憤，君更謂之何？」子庚曰：「仁趾責人無已時，荔田言是。」

天竺僧入冥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廡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

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合掌問訊。是悉何人。吏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無始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即不食人。如是曉曉。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無閒地獄。已不能容。乃牒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冥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爲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湯鼎。以白晳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先爲差別。然後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斲割烹炮。卽化爲烏有。業重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月化形數度。剗剔燔炙。無已時也。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卽僧告其姪。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

粵東異僧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

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孌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嫖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斲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椎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黥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

護持寺農家二牛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下。揮巨斧破扉。聲了了然。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栗。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飢。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果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廄。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爲余言。東堂卽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齊舜庭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強。售其住屋廣馬廄。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遷。禍立至矣。張不得已。攜妻女倉皇出。

莫知所適。乃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逼，窮迫無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迤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灶丁，助之曬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却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舶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夕饑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扣門。一少婦凝視久之，忽呼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遞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集，舜庭手無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婦卽張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人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如是我聞

拆字

紀 昀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讖多離合點畫，至宋謝石輩始以是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尙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之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士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譴，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名字，董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爲夕，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君，亦類召，必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爲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爲辛卯，夕字卯字偏旁，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蓋精神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揲蓍灼龜事同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南皮令

南皮令居公鉉。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歲。擁貲既厚。乃援例得官。以爲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任。乃憤憤如木雞。兩造爭辯。輒面頰語澀。不能出一字。見上官進退應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組之日。夢蓬首垢。面人長揖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矣。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夙冤耶。抑卽昌黎所送之窮鬼耶。

心鏡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嶽廟。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貴神。右臺司鏡之吏。費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義。其業鏡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隱。情僞萬端。起滅無恆。包藏不測。幽深邃密。無迹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韜鬼蜮。隱匿未形。業鏡不能照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合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眞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僞君子。圓光對映。靈府洞然。有拘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壤者。有溷濁如泥滓者。有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蟄者。有如狼虎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祕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澈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鏡側。籍而記之。三月一達於嶽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則責愈嚴。術愈巧。則罰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癉惡不一。惟震夷伯之廟。天特示譴於展氏。隱匿故也。子其識之。士人拜授教歸。而乞道光書額。名其室曰觀心。

李家窪佃戶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窪佃戶董某父死。遺一牛。老且跛。將鬻於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臥。牽挽鞭箠。皆不起。惟掉尾長鳴。村人聞是事。絡繹來視。忽劉某鄰。叟憤然。至以杖擊牛。曰。渠父墮河。何預於汝。使隨波漂沒。充魚鱉食。豈不大善。汝無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餘年。致渠生奉養。病醫藥。死棺斂。且留此一墳。歲需祭掃。爲董氏子孫無窮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何爲。蓋其父嘗墮深水中。牛隨之躍入。牽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聞之大慚。自批其頰曰。我乃非人。急引歸。數月後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風。與東方朔救漢武帝乳母事。竟闇合也。

選人

琴工錢生。以鼓琴客裘文達公家。滑稽善諧戲。因面有癩風。皆呼曰錢花臉。來往數年。竟不能舉其里居名字也。一選人居會館。於館後牆缺。見一婦甚有姿首。衣裳故敝。而修飾甚整潔。意頗悅之。館人有母。年五十餘。故大家婢女。進退語言。均尙有矩度。每代其子應門。料其有幹才。賂以金。祈謀一晤。對曰。向未見此。似是新來。姑試偵探。作萬一想耳。越十許日。始報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貧故忍恥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來。乞勿秉燭。勿言勿笑。勿使僮僕及同館聞聲息。聞鐘聲。卽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選人如所約。已往來月餘。一夜鄰弗戒於火。選人惶遽起。僮僕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牽帳曳茵褥。旬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館人母也。莫不絕倒。蓋京師媒灼最姦黠。遇選人納賂。多以好女引視。而臨期陰易以下材。覺而涉訟者有之。幕首入門。背燈障扇。俟定情後始覺。委曲遷就者亦有之。此媼狃於

鄉風竟以身代也。然事後訪問四鄰牆缺外實無此婦。或曰魅也。裘文達公曰。是此媪引致一妓。炫誘選人耳。

閩縣令

莆田林生霈言。閩中一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羣盜破扉而入。一媪驚呼。刃中腦仆地。僮僕莫敢出。巷有邏者素弗善所爲。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錦衾蒙首臥。盜掣取衾。見姣麗如好女。嘻笑撫摩。似欲爲無禮。中刃媪突然躍起。奪取盜刀。徑負是子奪門去。追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劫去。縣令怪媪已六旬。素不聞其能技擊。何勇鷲乃爾。急往尋視。則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後執役土神祠。聞公被劫。特來視宦貲。是公刑求所得。冥判飽盜囊。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則盜罪當誅。故附此媪與之戰。公努力爲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臥。救蘇問之。懵然不憶。蓋此令遇貧人與貧人訟。剖斷亦頗公明。故卒食其報云。

王某會某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會某素相善。王豔會之婦。乘會爲盜所誣引。陰賄吏斃於獄。方營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輟其謀。擬爲作功德解冤。旣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乃迎會父母妻子於家。奉養備至。如是者數年。耗其家貲之半。會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益謹。又數年。會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會母臨歿曰。久荷厚恩。來世何以爲報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陳其實。乞冥府見會爲解釋。母慨諾。會父亦手作一札。納會母袖中曰。死果見兒。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王爲會母營葬。督工勞倦。假

寤。墻側忽聞耳畔大聲曰：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子，後竟得善終，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猶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矣，亦足爲悔罪者勸也。

呼圖壁

烏魯木齊巡檢所駐曰呼圖壁。呼圖譯言鬼，呼圖壁譯言有鬼也。嘗有商人夜行關中，見樹下有人影，疑爲鬼，呼問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結伴耳。因相趁共行，漸相款洽。其人問有何急事，冒凍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藥餌恐不給，故往送還。是人卻立樹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聞公言，乃真長者，吾不敢犯公，願爲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諦視乃一無首人，慄然卻立，鬼亦奄然而滅。

張雪堂

外叔祖張公雪堂，言十七八歲時，與數友月夜小集，時霜蟹初肥，新菖亦熟，酣洽之際，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藍衫，躡鑲雲履，拱手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把酒持螯，請附末坐可乎？衆錯愕不測，姑揖之坐，問姓名，笑不答，但痛飲大嚼，都無一語。醉飽後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聳身一躍，屋瓦無聲，已莫知所在。視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餅，約略敵是日之所費。或曰：仙也。或曰：術士也。或曰：劇盜也。余謂劇盜之說爲近之。小時見李金梁輩，其技可以至此，又聞竇二東之黨（二東獻縣劇盜）每能夜入人家，伺婦女就寢，脅以刃，禁勿語，併衾褥捲之，挾以越屋數十重，曉鐘將動。

仍捲之送還。被盜者惘惘如夢。一夕失婦家。伏人於室。俟其送還。突出搏擊。乃一手揮刃格鬪。一手擲婦於牀上。如風旋電掣。倏已無蹤。殆唐代劍客之支流乎。

奇門遁甲

奇門遁甲之書。所在多有。然皆非真傳。真傳不過口訣數語。不著諸紙墨也。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曾訪一友。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觀一戲劇可乎。因取橙十餘。縱橫布院中。與清遠明燭飲堂上。二鼓後見一人。踰垣入。環轉塔前。每遇一橙。輒蹣跚努力良久。乃跨過。始而順行。曲踊一二百度。轉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極。踣臥。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詰問何來。叩首曰。吾實偷兒。入宅以後。惟見層層皆短垣。愈越愈不能盡。窘而退出。又愈越不能盡。故困頓見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謂清遠曰。昨卜有此偷兒來。故戲以小術問此何術。曰。奇門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禍。君真端謹。如願學。當授君。清遠謝不願。友太息曰。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絕矣。意若有失。悵悵送之返。

雲居寺書生

益都朱天門言。有書生僦住京師雲居寺。見小童年十四五。時來往寺中。書生故蕩子。誘與狎。因留共宿。天曉。有客排闥入。書生窘愧。而客若無睹。俄僧送茶入。亦若無睹。書生疑有異。客去。擁而固問之。童曰。公勿怖。我實杏花之精也。書生駭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與魅不同。山魃厲鬼。依草附木。而爲祟。是之謂魅。老樹千年。英華內聚。積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結聖胎。是之謂精。魅爲人害。精則不爲人害也。問花妖多女子。子何獨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問何爲而雌伏。曰。前緣也。又問人與草木安有緣。慚沮良久。曰。

非借人精氣不能煉形故也。書生曰：然則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艷然去。書生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其人蓋天門弟子，天門不肯舉其名云。

申鐵蟾

申鐵蟾名兆定，陽曲人。以庚辰舉人官知縣，主余家最久。庚戌秋在陝西試用，忽寄一札與余訣，其詞恍惚迷離，抑鬱幽咽，都不省爲何語。而鐵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幾訃音果至，既而見邵二雲贊善，始知鐵蟾在西安病數月，病愈後入山射獵歸，而目前見二圓物如毬，旋轉如風輪，雖瞑目亦見之。數日忽爆然裂，二小婢從中出，稱仙女奉邀，魂不覺隨之往。至則瓊樓貝闕，一女子色絕代，通詞自媒。鐵蟾固謝，託以不慣居此宅，女子薄怒，揮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餘，目中見二圓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別構一宅，幽折窈窕，頗可愛。問此何地，曰佛桑，請題堂額。因爲八分書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義，而意不自持，遂定情。自是恆夢遊，久而女子亦晝至，禁鐵蟾勿與所親通。遂漸病，病劇時，方士李某以赤丸餌之，嘔逆而卒。其事甚怪，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時作也。鐵蟾聰明絕特，善詩歌，又工八分，馳騁名場，儵然以風流自命，與人交，意氣如雲，郵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終，妖以人與象，由心造，才意高廣，翻以好異隕生，其可惜也夫。

彭杞女

吉昌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與其妻皆病療，妻先歿，女亦垂盡。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顧女，乃棄置林內，聽其生死。呻吟淒楚，見者心惻。同遣者楊燿，語彭曰：君大殘忍，世寧有是事。我爲昇歸療治，死則我葬，生則

爲我妻。彭曰：大善。卽書券付之。越半載，竟不起。臨歿，語楊曰：「蒙君高義，感沁心脾。緣伉儷之盟，老親慨諾，故飲食寢處，不畏嫌疑。搔抑撫摩，都無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薦枕衾，實多愧負。若歿而無鬼，夫復何言？若魂魄有知，當必有以奉報。嗚咽而終，楊涕泣葬之。葬後，夜夜夢女來，狎昵歡好。一若生人，醒則無所睹。夜中呼之，終不出。纔一交睫，卽弛服橫陳矣。往來既久，夢中亦知是夢。詰以不肯現形之由，曰：「吾聞諸鬼矣。人陽而鬼陰，以陰侵陽，必爲人害。惟睡則斂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形不接，乃無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歸之後，不知其究竟如何。夫盧充金盃，於古嘗聞。宋玉瑤姬，偶然一見。至於日日相覲，皆在夢中，則載籍之所希睹也。」

北峯童子

族祖黃圖公，言嘗訪友至北峯。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秫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髫豔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秫葉深處，有屋三楹，闔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旣洽，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貌猙獰，橫施強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久而漸蘇，則身臥荒煙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連貴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持券哀呼於市，願以幼女賣爲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爲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曰連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

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亦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圉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胡姓。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聞父母爲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所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爲點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飽食酣眠。不稱點綴。可恨也。邊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四語乃劉知幾史通之文。符生事見洛陽伽藍記。葛亮事見魏書。毛修之傳。浦二田註史通。以爲未詳。蓋偶失考。史傳不免於緣飾。況傳奇乎。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所謂佳人半出虛說。此婢雖粗。儻好事者。按譜填詞。登場度曲。他日紅氍毹上。何嘗不鶯嬌花媚耶。先生所論。猶未免於盡信書也。

泰州任子田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沈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認於地下。子田奄奄臥疾。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追話冥司事。子

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虎神

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處。言其鄉有貧極棄家覓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卽迷路。石徑崎嶇。雲陰晦闇。莫知所適。姑小坐樹下。俟天晴。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猗猗偉岸。有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卽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爲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至一處。噉然長嘯。衆虎岔集。其人舉手指揮。語調嘶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嶺者。虎躍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卽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凶暴無人理。然攘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又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卽懷中所攜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身。故爲所啖。爾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輟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佑之。非以爾叩拜求哀也。勉修善業。當尙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張媪之父。與是人爲親串。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虐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媪言。爲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某知府女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窗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啓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爲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隣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子。瀉血於盎。未竟也。夢中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愴欲絕。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存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筯。每歲恆割雞七八百。蓋殺業云。

訟縣吏

從伯君章公言。前明青縣張公十世祖。贊祔公之外舅也。嘗與邑人約。連名訟縣吏。乘馬而往。經祖墓前。有旋風撲馬首。驚而墮。從者舁以歸。寒熱陡作。忽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將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語曰。爾勿祈禱。撲爾馬者我也。凡訟無益。使理曲。何可訟。使理直。公論具在。人人爲扼腕。是卽勝矣。何必訟。且訟役訟吏。爲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輩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吾是以阻爾行也。言訖。仍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則霍然矣。旣而連名者皆敗。始信非譫語也。此公聞於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與人涉訟。蓋守此戒云。

貴州令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勒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爲天下窮官。

吐氣也。某慄不敢答。俄屋角窻窳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併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所爲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巫視鬼

許文木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卽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嘗遣某姬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中可墮行哉。

佐治藥言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爲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治藥言二卷。中載逸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燬。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隕。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窗竊窺。見一吏

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心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斂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爲台州。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爲寧波。疊毆致死一案。初擬情實。旋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爲捐生之烈魄。老翁爲壘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善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下。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併碎鬪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拏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刺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託其侵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縣幕。夢神人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不妄。又所記囚關絕祀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鞫實爲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

上鉤。鳴帳微啓。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鉤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臯陶。此獄實爲難斷。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鄉媪

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爲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吾鄉一媪。無故率婢媪數十人。突至鄰村一家。排闥強劫其女去。以爲尋釁。則素不往來。以爲奪婚。則媪又無子。鄉黨駭異。莫解其由。女家訟於官。官出牒拘攝。媪已攜女先逃。不能踪跡。同行婢媪亦四散。連亡纍纍多人。輾轉推鞠。始有一人吐實曰。媪一子病療垂歿。媪撫之慟曰。汝死自命。惜哉。不留一孫。使祖父竟爲餒鬼也。子呻吟曰。孫不可必得。然有望焉。吾與某氏女私暱。孕八月矣。但恐產必見殺耳。子歿後。媪咄咄獨語。十餘日。突有此舉。殆劫女以全其胎耶。官撫然曰。然則是不必緝。過兩三月自返耳。屆期果抱孫自首。官無如之何。僅斷以不應重律。擬杖納贖而已。此事如兔起鶻落。少縱卽逝。此媪亦捷疾若神矣。安靜涵言其攜女宵遁時。以三車載婢媪。與己分四路行。故莫測所在。又不遵官路。橫斜曲折。歧復有歧。故莫知所向。

且曉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曉。乃稅宅。故莫迹所居。停其心計。尤周密也。女歸爲父母所棄。遂偕媪撫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溱洧。故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焉。

善訟

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猝不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妻先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構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例。鄰子乘間而來。亦襲爲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甲乙夙怨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謀傾甲。甲知之。乃陰使其黨某。以他途入乙家。凡爲乙謀。皆算無遺策。凡乙有所爲。皆以甲財密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任者皆退聽。乃乘間說乙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然銜之實刺骨。以力弗敵。弗敢嬰。聞君亦有讐於甲。故效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者。固以報知遇。亦爲自謀也。今有隙可抵。盍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爲甲行賂。無所不曲。到寀旣成。僞造甲惡迹。及證佐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庭鞫。則事皆子虛。烏有。證佐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戍。憤恚甚。以暈某久。平生陰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死時誓懇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爲甲反間。各忠其所事。於乙不爲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贛謂越王曰。

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信哉。

槐西雜志

紀昀

土偶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檐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擲。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出外守場圃。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搗強污之。方躍上短牆。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牆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昏仆。不知人。牆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恆五鼓出擔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使駭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偽鬼。誤爲真鬼。驚踏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日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牆外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共贖金以祀。其惡少爲父母昇去。困臥數日。竟不復蘇。

狐突祠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塗神祠。土人奉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爲狐突祠。元中統三年勅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平。故突轉爲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滴血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

其索還貲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真贋，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答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貲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卽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某公姬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臥。某公穴窗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覲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煙繞汝爲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淚落入俎，煙果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溫庭筠達摩支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床各夢哉。

孫端人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瓊。狀若朵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瓊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盃。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爲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爲余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唐打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虎不能除此患也。休寧戴東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啓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尙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闕。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繩。

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閣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楊生

文安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遇強暴，乃精習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城，偶獨游陶然亭，遇二回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噉，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挾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按一人，並踏於地，以足踢背，各解帶反接，抽刀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并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污人多矣。吾爲孱弱童子復讐也。徐釋其縛，掉臂徑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竄去。乃爲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爲，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某孝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多來往青樓中，然倚門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稱也。）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合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爲捐金治裝，且爲其家謀薪米。孝廉感之，握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尙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冶蕩，必不能作良家。

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閉閨閣。如坐圜圉。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此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爲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哉。

囊家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爲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衆。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實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尙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無可置詞。既而曰。既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訴官。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卽就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鈔。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己囊以償。頗自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歿已數月矣。

張四喜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翁嫗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嫗言往塞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他往。久而漸覺其爲狐。恥與異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

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讐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載病死。無棺以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詈四喜無良。狐女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詈。狐女瞋視曰。父母詈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往。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往往於盎中篋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字雖村叟。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學使姬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簾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飢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齧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覲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揮淚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睹。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容一相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閩中。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媪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樓上。凝立良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則摺住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恥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絕勢窮。然後

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纏綿，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爲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善之道哉。

朱某婢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黠，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爲妾，頗有心計，搆搆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爲誰？朱笑曰：爾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爲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狐女，君九世前爲巨商，我爲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冥譴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逋，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後，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爲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磔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冉去，其貌則別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卒爲此僕竊發，剝賣其皮，朱知爲夙業，浩嘆而已。

張子儀

樹樞又言：塚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見貯酒巨甕三，皆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啓封，尙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須飲盡方死耳。旣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

一日謂所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說。信有之乎。

葉守甫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書大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庇蔭。雨止卽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蝸窟。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直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卽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某家婦

戈荔田言。有婦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窘迫無計。亦悲而自縊。家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啓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爲厲。吾今還爾命。婦不答。徑前撲之。陰風颯然。條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代。然子婦無讐。姑理尤無以姑爲代理。是以拒姑返。幽室沉淪。悽苦萬狀。姑慎勿踏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

七日。戈傳齋曰：此婦此念，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良允。然傳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嘆焉。

城隍祠

翰林院供事茹某（忘其名，似是茹鏈）言曩訪友至邯鄲，值主人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臥神座前，一賣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涼，聞殿中有人聲，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將死，未絕之頃，尙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衆噪隨其後，狐不投己穴，而投里許外一鄰穴，衆布網穴外，薰以火，闔穴皆殪，而此狐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實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卜者戲言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實告，不慮此人卽某甲也。聞之，悲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踰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年餘，有嫗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

叔及寡嫂也。嫗暴卒，無以斂。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尙未娶，衆爲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鄰女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爲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詈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窗扉震怒，羣狐合譟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舊家子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

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氏。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誑。自問已慚。况公論俱存。誑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景河鎮某甲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與妻共詣之。邀歸助饘餉。至中途憩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去人窺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饘婦踣於途。碎其瓶壘。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具陳狀。衆口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迭淫焉。瀕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爲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祕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卽散。無從知爲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饘婦之踣。不先不後。豈非是若或使之也哉。

鬼求長隨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踣而滅。望一家

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爲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澀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卽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閒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飢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泫然曰。妾實非人。卽某妻也。爲某不能贍子女。故冒恥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

廖太學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窗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開隔溪。榜掠窺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業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笞。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沈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見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毋乃黠鬼幻形。紿求經懺耶。姬見廖凝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誌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能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爲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嵩山鬼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噤而醒。偃臥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謫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尙不知也。旣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王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沈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爲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衆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爲合卺可乎。酬酢喧雜。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代何許人也。

畫像變幻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擗疊鼓。卻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

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爲負死友者戒乎。

狐女避難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暱一狐女。初遇時。以二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便出。嫵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剪去。從此遂絕。意恆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曰。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卽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爲脯。血肉旣啖。精氣亦爲所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攘之以歸。妾畏罹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煉形。又須二三十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恚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入悖出。自作之愆。殺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爲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曾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卽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張某瞿某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樸愿。以

爲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何耶？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婦嫁，卽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爾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讐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狐友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爲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爲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爲巨室，君爲司出納，因其倚信，侵食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夕準宿妓之價，銷金五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餽品示謝，甚精腆，計其所值，正合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田村農婦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遇於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擲且詈。書生惶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

與寢處。艸艸息燈。遽相媠戲。忽電光射窗。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窗。聞啾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媠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與強污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卽斷。此遇天神立殛之。抑彼尙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崔生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攜孥有意外。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復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婦登樓。彌增怛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愍其流落。延爲子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爲經紀。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掃治別室。意甚忽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廉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迺隨某官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歲鬻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卽某官之媵。媵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倘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答。惟趣爲生治裝。瀕行。翁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恆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自合爲君料理。但山川緜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

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富家婢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曠一婢。寵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妒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僮。鬻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僞向女僮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僮家。卽直視不語。提之立。扶之行。則行。捺之臥。則臥。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爲憤。患痰迷。然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果與嫡操刃鬪。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人度不可隱。乃以實告。急往尼菴迎歸。癡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僮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爲主母見。恆藏匿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爲誕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能層層

攙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尙稍近事理乎。

姑妄聽之

紀昀

靈佑宮道士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爲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略具酒果。中央則陳一棋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呦呦嚶嚶。音如五六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傳奇以一折爲一齣。古無是字。始見吳任臣字彙補註。曰。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廢。今亦從俗體書之。瞥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衆人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置鷄卵數百。白酒數罌。戛然樂止。惟聞舖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衆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起已攜童子去。

野人

烏魯木齊遣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騾。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爲夾壩。西蕃以劫盜爲夾壩。猶額魯仲之瑪哈沁也。漸近。則長皆七八尺。身毳毳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啁啾不可辨。知爲妖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狀。推挾人於

脇下而驅其騾行。止一山坳，置人於地。二騾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環坐吞噉，亦提二人就坐。客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警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攜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爲山精爲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窮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董家莊佃戶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爲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卽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爲何語，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母同臥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轉至京師，貧不自存，質四寶於陳郎家中。不知其名，惟知爲江南人。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亦質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爲夫婦。郎中家法嚴，每笞四寶。三寶必暗泣，笞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鄭氏。或云卽貂皮鄭也。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媪，又引與一家爲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夤緣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成而已。後歲稔，二牛曹寧並赴京贖子女，轉輾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婦，意甚憫惻，欲助之合爿。

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爲婚。禮所禁。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天誅。主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沮。是成人之惡。非君子也。以去就力爭。鄭氏故良儒。二牛曹寧亦鄉愚。聞違法罪重。皆懼而止。後四寶鬻爲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毀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幃。惜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瞑不視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常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爲斯人矣。

拾麥

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爲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爲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野。有數人在靜海之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遙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炙。衆陳投止意。闈者爲白。主人頷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闈者出。引一媪悄語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有犒賞。媪爲通詞。犒賞當加倍。媪密告衆。衆利得貲。慙患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裙侍客。諸婦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入別院。闈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臥不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芄芄。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裙已不見。惟舊

衣拋十餘步外。幸尙存。視所與金。皆紙錠。疑爲鬼。而飲食皆真物。又疑爲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所爲。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爲頃刻幻景哉。

甘州

烏魯木齊參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蟻。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攜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媪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閤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鬢亂釵橫。衣裳掛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媪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能。則婢媪合手抱住。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臥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二錠。各鑄重五十兩。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黯。真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誑也。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

則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咎爾。並驅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財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財消其怒。其揣摩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略相等也。

劉橫

康熙末張歌橋（河間縣地）有劉橫者。（橫讀去聲。以其強悍得此稱。非其本名也。）居河側。會河水暴漲。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婦。抱斷櫓。浮沈波浪間。號呼求救。衆莫敢援。橫獨奮然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掉舢舨。追三四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卽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衆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明。使其知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旣而竟如其言。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恆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某氏書樓狐

季滄洲言。狐有居某氏書樓中。數十年矣。爲整理卷軸。驅除蠹鼠。善藏弄者不及也。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賓客宴集。或虛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詞氣恬雅。而談言微中。往往傾其座人。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無理者罰。非所獨畏者亦罰。有云畏講學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貴官者。有云

畏善諛者。有云畏過謙者。有云畏禮法周密者。有云畏緘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後問狐。則曰吾畏狐。衆譁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爲同類。何所畏。請浮太白。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夫甌越之人。與奚鬻不爭地。江海之人。與車馬不爭路。類不同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鷲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經歷險阻者。多稱其中理。獨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獨畏。仍宜浮太白。乃一笑而散。余謂狐之罰觴。應減其半。蓋相礙相軋。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間。而爲心腹之大患。託水乳之契。而藏鉤距之深謀。則不知者或多矣。

竈丁

滄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柱兒。言昔往海上放青時。海濱空曠之地。茂草叢生。土人驅牛馬往牧。謂之放青。有灶丁夜方寢。海上煮鹽之戶。謂之灶丁。聞室內有窸窣聲。時月明穿牖。諦視無人。以爲蟲鼠類也。俄聞人語嘈雜。自遠而至。有人連呼曰。竈入此屋矣。疑訝間。已到窗外。扣窗問曰。某在此乎。室內泣應曰。在。又問留汝乎。泣應曰。留。又問汝同牀乎。別宿乎。泣良久。乃應曰。不同牀。誰肯留也。窗外頓足曰。敗矣。忽一婦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饒。汝以爲未必。今竟何如。尚有面目攜歸乎。此語之後。惟聞索索人行聲。不聞再語。旣而婦人又大笑曰。此尙不決。汝爲何物乎。扣窗呼灶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旣已留宿。義無歸理。此非爾脅誘。老奴無詞以讐汝。卽或讐汝。有我在。老奴無能爲也。爾等且寢。我

去矣。穴紙私窺。闌然無影。回顧枕畔。則一艷女橫陳。且喜且駭。問所自來。言身本狐女。爲此家狐買作妾。大婦妬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慮恐怖不留。必爲所執。故陞伏牀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捨。今幸得脫。願生死隨君。灶丁慮無故得妻。或爲人物色。致有他虞。女言能自隱形。不爲人見。頃縮身爲數寸。君頓忘耶。遂留爲夫婦。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灶丁竟以小康。柱兒於灶丁爲外兄。故知其審。李媪說此事時。云女尙在今四十餘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難。不辭詭語。以自污。可謂鋌而走險。然旣已自污。則其夫留之爲無理。其嫡去之爲有詞。此冒險之計。實亦決勝之計也。婢亦黠矣哉。惟其夫初旣不顧其後。後又不爲之所。使此婢援絕路窮。至一決而橫潰。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舉歟。

周懋官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困頓。嘗往來於周西擎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曰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寫己字末筆偶鋒尖上出。卽以誤作己字貼。尤抑鬱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沮抑。數日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坷。遽瀆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指摘文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日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音爲殷。譯語諧聲。

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己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歷俸三年零一月。爾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移。應得計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沈滯年餘。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鳴歟。其他種種。皆有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爾宜委順。更無曉曉。儻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難者。可了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緇袍黃冠之語。時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十三。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傅奕表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語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謨家（名登廷。棗強人。官製造庫郎中）自詳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壈以歿矣。

某大姓

仲尼不爲己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所慮遠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嘗不畏死。至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則無事不可爲矣。小時聞某大姓爲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獄卒。百計苦之。至足不躡地。脇不到席。束縛不使如廁。禪中蛆蟲蠕蠕。噉股腓。惟不絕飲食。使勿速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姦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磔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徧汚其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衆口堅執。衆耳共聞。迄不能滅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計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藉藉。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爲門戶玷。悔已無及。夫劫盜駢戮。不能怨主人。

卽拷掠追訊。桎梏幽繫。亦不能怨主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則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故乎。然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李生

太白詩曰。徘徊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此爲治游言也。人家夫婦。有睽離阻隔。而日日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娶婦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亦僅僅溫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遠就館。送母來依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李生別榻書齋。僅於早晚同案食耳。閱二載。李生入京。規進取。外舅亦攜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氣懊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棲託。姑賣字餬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千金爲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卽同登舟。煙水淼茫。不知何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召李生。偶見一姬。酷肖其婦。疑爲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爲此盜劫。見婦有姿首。併掠以去。外舅以爲大辱。急市薄榷。詭言女中傷死。僞爲哭斂。載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爲貌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見慣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

送也語訖。揮手使急去。伏匿未幾。聞鬨然格鬪聲。既而聞傳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曠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痴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遭物色。乃懷金北歸。至則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貨所攜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而結褵十載。始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以薄槨葬。擬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遺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詞窮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鏡。則所俘樂伎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輒惘然如失。又回憶被俘時。縲紲鞭笞之狀。不知以後摧折更復若何。又輒腸斷也。從此不娶。聞後竟爲僧。戈芥舟前輩曰。此事竟可作傳奇。惜未無結束。與桃花扇相等。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情。正在煙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悵悵耳。

吳越遊士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遊湖約。至畫船。簫鼓紅裙而侑酒者。諦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而懼爲辱。禁不敢言。婦乃若不相識。無恐怖意。亦無慚愧意。調絲度曲。引袖飛觴。恬如也。惟聲音不相似。又婦笑好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紅痣如粟顆。乃復宛然大惑不解。草草終筵。將治裝爲歸計。俄得家書。婦半載前死矣。疑爲見鬼。亦不復深求。所親見其意態殊常。密詰再三。始知其故。咸以爲貌偶同也。後聞一遊士來往吳越間。不事干謁。不通交遊。亦無所經營貿易。惟攜姬媵數輩。閉門居。或時出一二人屬媒媪賣之而已。以爲販鬻婦女者。與人無事。莫或過問也。一日意甚勿遽。急買舟欲赴天目山求

高行僧作道場。僧以其疏語掩抑支離。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傳。當求佛佑。仰藉慈雲之庇。庶寬雷部之刑語。疑有別故。還其襯施。謝遣之。至中途果殞於雷。後從者微洩其事。曰。此人從一紅衣番僧受異術。能持咒攝取新斂女子尸。又攝取妖狐淫鬼附其尸以生。卽以自侍。再有新者。卽以舊者轉售人。獲利無算。因夢神責以惡貫滿盈。當伏天誅。故懺悔以求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婦。卽爲此人所攝矣。理藩院尙書留公。亦言紅教喇嘛。有攝召婦女術。故黃教斥以魔云。

少年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其且畧且掘。疑爲顛癩。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爲衆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鍤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發狂自掘。曰。汝播弄是非。間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不汝貸也。因縷陳始末。自齧其舌死。蓋少年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甚焉。因爲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嗚有聲。懼不敢前。伏草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嫖聲艷語。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誣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爲其所中。遽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也。宜哉。然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村女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爲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嫖狎。宛如伉儷。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恆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爲女製簪珥衣裳。及衾枕茵褥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父

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奩具亦略備。可急爲覓一佳壻。吾不再來矣。汝女猶完璧無疑。我始亂終棄也。女故無母。倩鄰婦驗之。果然。此余鄉近年事。婢媼輩言之鑿鑿。竟與乖厓還婢。其事略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夙緣應了。夙債應償耶。

守墓者遇狐

嵩輔堂閣學言。海淀有貴家守墓者。偶見數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憫之。持杖擊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蘇息。送至曠野縱之去。越數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華絕代。駭問所自來。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遭大難。蒙君再生。今來爲君拂枕席。守墓者度無惡意。因納之。往來狎昵兩月餘。日漸瘵瘦。然愛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寢。聞窗外呼曰。阿六賤婢。我養創甫愈。未卽報恩。爾何得冒託我名魅郎君。使病脫有不諱。族黨中謂我負義。我何以自明。卽知事出於爾。而郎君救我。我坐視其死。又何以自安。今偕姊妹來誅爾。女子驚起欲遁。業有數女排闥入。掙擊立斃。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反斥此女無良。奪其所愛。此女反覆自陳。終不見省。且拔刃躍起。欲爲彼女報冤。此女乃痛哭越牆去。守墓者後爲人言之。猶恨恨也。所謂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也歟。

講學

董曲江前輩言有講學者。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垣微圮。疑爲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爲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間百

媚俱生。講學者惑之。挑與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卽有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爲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曉。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窗隙去。公無慮。俄曉日滿窗。執經者麈至。女仍垂帳。偃臥。講學者心搖搖然。尙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媼來。迓女。女披衣徑出。坐臯北上。理鬢訖。斂衽謝。曰未攜粧具。且歸梳沐。暇日再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徒賄使爲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矣。外有餘必中不足。豈不信乎。

長公僕婦

乾隆丙辰丁巳間。戶部員外郎長公泰。有僕婦年二十餘。中風昏眩。氣奄奄如縷。至夜而絕。次日方爲營棺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衆以爲猶譫語也。旣而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數四。默無語。從此病頓愈。然察其語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見其夫。若不相識。覺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算未盡。然當謫爲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條如睡去。條如夢醒。則已臥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堅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爲前世辱。遂不窮究。初不肯與僕同寢。後無詞可拒。乃曲從。然每一薦枕。輒飲泣至曉。或竊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忍恥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嘗聞囁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多亦何爲。呼醒問之。則曰未言。知其深諱。亦姑置之。長公惡言神怪事。禁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鬱鬱病死。訖不知其爲誰也。

郭生

先師裘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畏。衆請宿某凶宅以驗之。郭慨然仗劍往。宅約數十間。秋草滿庭。荒蕪蒙翳。扃戶獨坐。寂無見聞。四鼓後有人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噤體僵。有如夢魘。然心目仍了了。其人聲折致詞曰。君固豪士。爲人所激。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旣蒙枉顧。本應稍盡賓主意。然今日佳節。眷屬皆出賞月。禮別內外。實不欲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今籌一策。擬請君入甕。幸君勿噴觴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棄。遂有數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壓以巨石。俄隔缸笑語雜。選約男婦數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覺酒香觸鼻。暗中摸索。有壺一杯。小盤四。橫閣象箸二。方苦飢渴。且姑飲啖。復有數童子繞缸唱艷歌。有人扣缸語曰。主人命娛賓也。亦靡靡可聽。良久又扣缸語曰。郭君勿罪。大衆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耐。貴友行至矣。語訖遂寂。次日衆見門不啓。疑有變。踰垣而入。郭聞人聲。在缸內大號。衆竭力移石。乃闢然出。述所見聞。莫不拊掌。視缸中器具。似皆己物。還家訊問。則昨夕家燕。併酒餽失之。方詬詈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獪矣。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當出甕時。雖郭生亦自啞然也。真惡作劇哉。余容若曰。是猶玩弄爲戲也。曩客秦隴間。聞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寺。相傳寺樓有魅。時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絕豔。每夕詣樓外。禱以媒詞。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樹下。見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躍然相就。小鬟悄語曰。君是解人。不煩絮說。娘子甚悅君。然此何等事。乃公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貴人不敢祟。惟約束娘子頗嚴。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閨曲術。都非寺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欄半開。雖無燈。隱隱見牀帳。小鬟曰。娘子初會覺靦覷。已臥帳內。君第解衣徑登榻。無出一言。恐他婢聞也。語訖徑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擁

於懷而接脣。忽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廬皆不見。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塾師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實。竟遭斥逐。此乃真惡作劇矣。文達公曰。郭生恃客氣。故僅爲魅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爲魅陷。二生各自取耳。豈魅有善惡哉。

釣魚臺

圖裕齋前輩言有選人釣游魚臺。時西頂社會。游女如織。暮時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持鼗鼓。孃孃來。見選人舉鼗一搖。選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選人故狡黠。揣女子裝束類貴家。而抱子獨行。又似村婦。蹤跡詭異。疑爲狐魅。因逐之絮談。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選人笑語之曰。毋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聞爾輩能致財。若能贍我。我卽從爾去。女子亦笑曰。然則同歸耳。至其家。屋不甚宏壯。而頗華潔。亦有父母姊妹。彼此意會不復話氏族。惟獻酬款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孌婉。次日入城。攜小奴及僕。被往頗相安。惟女子冶蕩無度。奔命殆疲。又漸使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洒掃。至於菸筒茗盃之役。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姊妹。皆調謔指揮。視如僮婢。選人耽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滌廁。選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耶。諸女亦助之誚責。由此漸相忤。旣而每夜出不歸。云親戚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飲。或琵琶度曲。而禁選人勿至。前選人悲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如是。金帛從何來。使我謝客易。然一家三十口。須汝供給。汝能之耶。選人知不可留。攜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再至。則荒煙蔓草。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矣。選人本攜數百金。善治生。衣頗襪縷。忽被服華楚。皆怪之。具言贅壻狀。人亦不疑。俄又縊縷。諱不自言。後小奴私洩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竊逃。猶有

人理。吾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李華麓

朱青雷言李華麓在京。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詣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車爲禮。遙見姬與二媒媪同車馳過。大駭愕。而姬若弗見華麓者。恐誤認。思所衣繡衫。又己所新製。益懷疑。草草話別。至家則姬故在。一見卽問爾先至耶。媒媪又將爾嫁何處。姬倉皇不知所對。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狼狽至。其妹聞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宛然車中女。其繡衫乃借於姊者。尙未脫。蓋少其姊一歲。容貌略相似也。華麓方跳跟如虓虎。見之省悟。嗒然無一語。父母固詰相召意。乃述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借衣隨媒媪同往事。問價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麓颯然急開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價。可乎。頃刻議定。留不遣歸。卽是夕同衾焉。風水相遭。無心湊合。此亦可爲佳話矣。

傭工

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雲併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穉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年歲姓名。併問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座。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餚。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兒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爲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媚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療亡心。恆愧悔。故誓不別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尙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旣而見其意真。

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鋪衾。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兒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嶽帝。嶽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蛻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臥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葬事畢。又啓曰。今隸碧霞元君爲女官。當往泰山請共往。故相偕至此。儼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狐女所記略相近。然彼有所爲而爲。故僅得遺誅。此無所爲而爲。故竟能成道。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老儒

香沁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見鬼形。或聞鬼語。老儒有膽。殊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一夕隔牆語曰。隣居已久。知先生不訝。嘗聞吟詠。案上當有溫庭筠詩。乞錄其達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末句鄴城風雨連天草。祈寫連爲粘。則感極矣。頃爭此一字。與人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遂舉投牆外。約一食頃。忽木葉亂飛。旋飄怒捲。泥沙洒窗戶。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爾輩劣相。我籌之已熟。兩相角賭。必有一負。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因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直聽爾輩狡獪。吾不愧也。語訖而風止。褚鶴汀曰。究竟是讀書鬼。故雖負氣求勝。而能爲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兩全乎。王穀原曰。君論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綠雲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福莊。其鄰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鄰婦出視。無一人。惟聞屋上語曰。汝家犬太

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竈內。煩以煙薰之。當自出。婦大駭。入視竈內。果嚶嚶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竈內小語曰。我名綠雲。狐家婢也。不勝鞭箠。逃匿於此。冀少緩須臾死。惟娘子哀之。婦故長齋禮佛。意頗憐憫。向屋仰語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捨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應曰。我二千錢新買得。那能卽捨。婦曰。二千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尙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扣竈呼曰。綠雲可出。我已贖得汝。汝主去矣。竈內應曰。感活命恩。今便隨娘子驅使。婦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驚駭小兒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後每逢元旦。輒聞窗外呼曰。綠雲叩頭。

張鉉耳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逋逃。次日乃醉臥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潰面。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稔知狐魅。習慣不懼。竊從門隙窺之。見酒炙羅列。數少年方聚飲。俄爲所覺。遽躍起。擁我踰牆入。恍惚間如睡如夢。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陳釀醇醲。加以苛罰。遂至沈酣。不記幾時。眠亦不知其幾時去也。鉉耳先生素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多年。除日日取柴外。兩無干犯。何突然越禮。以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觴。子弟猖狂。父兄安在。爲家長者。寧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語曰。兒輩治蕩業已笞之。然其間有一線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謔詞乞肉。非出強牽。且其月下花前。採蘭贈芍。閱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兒輩敢通款曲。不然。則某婢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敢犯乎。防範之疎。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旣笞兒。此婢吾亦當痛笞。狐哂曰。過標梅之年。而不爲之擇配偶。鬱鬱

而橫決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媼至。凡年長數婢。盡嫁之。

西商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鄉貫。其語似澤潞人也。剛勁有膽。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恆僕。被獨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六盤山麓。日已曠黑。遂投止廢堡破屋。荒煙蔓草。四無人蹤。度萬萬無寇盜。解裝絆馬。拾枯枝蒸火禦寒。竟展安臥。方欲睡間。聞有哭聲。諦聽之。似在屋後。似出地下。時櫓櫓方然。室明如晝。因側眠握刀以待之。俄聲漸近。已在窗外黑處。嗚嗚不已。然終不露形。杜叱問曰。平生未曾見爾輩。是何鬼物。可出面言。闇中有應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不見棄。許入被中。則有物蔽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懼之。微哂曰。欲入即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靦覷。掩面泣曰。一語纔通。遽相偎倚。人雖冶蕩。何至於斯。緣有苦情。迫於陳訴。雖嫌造次。勿訝淫奔。此堡故羣盜所居。妾偶獨行。爲其所劫。盡褫衣裳簪珥。縛棄澗中。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沈陰沍凍。萬苦難名。後惡黨伏誅。廢爲墟莽。無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見君子。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故忍恥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櫓。移骨平原。庶地氣少溫。得安營魄。儻更作佛事。超拔轉輪。則再造之恩。誓世世長執巾櫛。語訖拭淚。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爲妖。乃沉寃如是。吾雖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挾制求歡。則落落丈夫。義不出此。汝旣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徑去。女伏枕叩額。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爲營葬營齋。越數載歸里。有鄰家小女。見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爲側室。父母不肯。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爲此鬼後身也。

珊瑚鉤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似卽指此。蕭詮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鉤。則以珊瑚爲鉤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鉤。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鉤就倒垂。極杈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繫纒纒柱。亦就一橫出之。瘦瘤作一芝草。其榦天然彎曲。脈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迹。色亦純作櫻桃紅。殆爲奇絕。其掛鉤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圍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爲異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間。其時珊瑚易致。價尙未昂云。

羅生

狐魅人之所畏也。而有羅生者。讀小說雜記。稔聞狐女之姣麗。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時或有人與狎昵。乃詣其窟穴。具贄幣牲醴。投書求婚。且云。或香閨嬌女。並已乘龍。或鄙棄樗材。不堪倚玉。則乞賜一豔婢。用充貴媵。御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數日寂然。一日獨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燈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來充下陳。幸見收錄。因叩謁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生大欣慰。卽於是夜定情。自以爲彩鸞甲帳。不是過也。婢善隱形。人不能見。雖遠行別宿。亦復相隨。益愜生所願。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竊。食物不足。則盜衣裳器具。鬻錢以買。不知誰爲料理。意有徒黨同來也。以是稍譙責之。然媚態柔情。搖魂動魄。低眉一盼。亦復回噴。又冶蕩殊常。蠱惑萬狀。卜夜卜晝。靡有已時。尙嫌不足。以是家爲之凋。體亦爲之敝。久而疲於奔命。怨冒時聞。漸起釁端。遂成仇隙。呼朋引類。妖祟大興。

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媿現形。抗辯曰。始緣祈請。本異私奔。繼奉主命。不爲苟合。手札具存。非無故爲魅。至於盜竊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豈不知。旣以耽色之故。捨人而求狐。乃又責狐以人理。毋乃諄歟。卽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者。不能惜蓄養之費。旣充妾媵。卽當仰食於主人。所給不敷。卽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內。似此者多。較攘竊他人。終爲有間。若夫閨房燕昵。何所不有。聖人制禮。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設以科條。在嫡配尙屬常情。在姬侍尤其本分。錄以爲罪。竊有未甘。真人曰。鳩衆肆擾。又何理乎。曰。嫁女與人。意圖求取。不滿所欲。聚黨喧闐者。不知凡幾。未聞有人科其罪。乃科罪於狐歟。真人俛思良久。顧羅生笑曰。君所謂求仁得仁。亦復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驅役鬼神。預人家兒女事。後羅生家貧如洗。竟以療終。

茉莉花根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其父母。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脇癩痣。呼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蹶。一日服至六寸。尙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婚。而私與鄰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塚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鞠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富室

胡牧亭言其鄉一富室。厚自奉養。閉門不與外事。人罕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善調攝而終無疾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即日來比。陳尸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欠伸。俄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尙欲以逼污投緘。鍛鍊羅織。微以語導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寧有情到我。設其到我。方歡喜不暇。寧肯自戕。實聞父不知何故爲官所杖殺。悲痛難釋。憤恚求死耳。無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寞寞。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無爭競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嗔怒心。人或搆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牖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心爲神所福。使之食報於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身異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爲疑。不亦誤耶。時在側者。信不信參半。吾竊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傳贊。託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李氏婦

東州佃戶邵仁我言。有李氏婦。自母家歸。日薄暮。風雨大作。避入廢廟中。入夜稍止。已闌不能行。適客作（俗謂之短工。爲人鋤田刈禾。計日受值。去來無定者也）數人荷鍤入。懼遭強暴。又避廟後破屋。客作閭中見影。相呼追迹。婦窘急無計。乃嗚嗚作鬼聲。旣而牆內外並嗚嗚有聲。如相答應。數人怖而返。夜半雨晴。竟潛踪得脫。此與李福事相類。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來相救援。雖謂秉心貞正。感動幽靈。亦未必不

然也。

奇女子

仁我又言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刃。迫脅家衆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竈婢年十五六。睡廚下。乃密持火種。黑闇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煙焰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衆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羣盜格鬪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爲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雖竈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卽是夜成禮。曰。遲則講尊卑。論良賤。是非不一。恐有變局矣。亦奇女子哉。

富室積穀

張太守墨谷言。景德間有富室。恆積穀而不積金。防劫盜也。康熙雍正間。歲頻歉。米價昂。閉廩不肯糶。升合。冀價再增。鄉人病之而無如之何。有角妓號玉面狐者。曰。是易與。第備錢以待可耳。乃自詣其家曰。我爲搗母錢樹。搗母顧虐我。昨與勃谿。約我以千金自贖。我亦厭倦風塵。願得一忠厚長者。託終身。念無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則終身執巾櫛。聞公不喜積金。卽錢二千貫亦足抵。昨有木商聞此事。已回天津取費。計其到當在半月外。我不願隨此庸奴。公能於十日內先定。則受德多矣。張故惑此妓。聞之驚喜。急出穀賤售。廩已開。買者盈至。不能復閉。遂空其所積。米價大平。穀盡之日。妓遣謝富室曰。搗母養我久。一時負氣相詬。致有是議。今悔過挽留。義不可負心。所言姑俟諸異日。富室原與私約。無媒無證。無一錢聘定。竟無如何也。此事李露園亦言之。當非虛謬。聞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辦此。亦女俠哉。

某孝廉狐妾

丁藥圃言有孝廉四十無子。買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詬醉。越歲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轉鬻於遠處。孝廉惘惘如有失。獨宿書齋。夜分未寐。妾忽褰帷入。驚問何來。曰：逃歸耳。孝廉沈思曰：逃歸。慮來追捕。妒婦豈肯匿。且事已至此。歸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實狐也。前以人來。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詎今以狐來。變幻無端。出入無迹。彼烏得而知之。因嬾婉如初。久而漸爲僮婢。洩嫡大恚。多金募術士。劾治一術士。檄將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與術士爭。曰：無子納妾。則納爲有理。生子遣妾。則出爲負心。無故見出。罪不在我。術士曰：既見出矣。豈可私歸。妾曰：出母未嫁。與子未絕。出婦未嫁。於夫亦未絕。況鬻我者妒婦。非見出於夫。夫仍納我。是未出也。何不可歸。術士怒曰：爾本獸類。何敢據人理爭。妾曰：人變獸心。陰律陽律。皆有刑獸變人心。反以爲罪。法師據何憲典。耶。術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誅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無罪。天地未嘗不並育。上帝所不誅。法師乃欲盡誅乎。術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爾罪耶。妾曰：我以禮納。不得爲媚惑。倘其媚惑。則攝精吸氣。此生久槁矣。今在家兩年。復歸。又五六年。康強無恙。所謂媚惑者。安在。法師受妒婦多金。鍛鍊周內。以酷濟貪耳。吾豈服耶。問答之頃。術士顧所召神將。已失所在。無可如何。瞋目曰：今不與爾爭。明日會當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設壇。則宵遁矣。蓋所持之法。雖正。而法以賄行。故魅亦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臺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臺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可謂知本矣。

書生

陳半江言有書生月夕遇一婦。色頗姣麗。挑以微詞。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數日一外出。家有後窗可開。有牆缺可踰。遇隙卽來。不能預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悽戀萬狀。哽咽至不成語。婦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癡。必相思致病。非我初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與鬼狎。無不病且死。陰剝陽也。惟我以愛君。詔秀不忍。玉折蘭摧。故必越七八日後。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剝有復。故君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冶蕩。不出半載。索君於枯魚之肆矣。我輩至多。求如我者則至少。君其宜慎。感君義重。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形長嘯而去。書生震慄幾失魂。自是雖遇冶容。曾不側視。

交河鄉民

王梅序言交河有爲盜誣引者。鄉民樸愿。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調其婦。致爲所毆。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身自來。乃可授方略。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婦拂然不應也。越兩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門。啓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衫。闖然入。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粧華服。豔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旣已來此。不必問矣。惟祈無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嫵婉。潛留數日。大爲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數楹。便可託庇蔭。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其冤。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狎昵其婦。愧相見也。後因事

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覬愆，憲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攜妻至。乃別一人，問鄰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汚鄉民妻，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誑託鄉民妻，冀脫箠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蠹，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恆爲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道士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妒，萬無納妾理。恒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念，盍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卒衣裝十許具，當有以報命，如不能製，卽假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誑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爲。」是夕，婦夢魘，呼不醒，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股皆青黯，問之，祕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媪云：「將買妾，人皆勿信。其夫亦慮後患，殊遲疑。旣而婦昏瞆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

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卽整飭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衆爲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官。用桃杖決一百遺歸。尅期令納妾。婦初以爲噩夢。尙未肯。俄三日一攝如徵。比其昏然。瞽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卽付泥犂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藥。可以泝滌。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鷲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則羣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之意深矣。講學家烏識之。

太學生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貲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太學惑之。託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攜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媼皆妻黨。太學父子反瑩瑩若寄食。又久而筭簿簿籍錢粟出入。皆不與聞。殘盃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鬩於外。妻姐妹等詬於內。嘗爲衆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擱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已。恚不自勝。詣後圃將自經。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圃狐驅逐。神必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窗扉震撼。妻黨皆爲磚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爲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盆集數十狐。更番翮戲。

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餅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招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覬覦未息。恆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攜。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餽亦然。由是遂絕迹。然核計貲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爲。奮然而起也。雖狐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瞽者報讐

瞽者劉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餘。恆往來衛河旁。遇泊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嚙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泊河干。瞽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此。爾何能爲。瞽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淋漓滿地。衆前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後得尸於天妃宮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脇。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握桐肩背。深八寸餘。兩顴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瞽。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孱弱之人。博強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此較伍胥之讐楚。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解也。

狐友

賈公霖言有貿易來往於樊屯者。與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門後。回顧則不見耳。一夕飲狐家。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按其腕。婦目狐。狐側睨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怒。笑謔如常時。此人歸後。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驢。送其婦來。云得急信。君暴中風。故借驢倉皇。連夜至此。人大駭。以爲同伴相戲也。旅舍無地容眷屬。呼客作送歸。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時甫辰。已乃自控送歸。中途遇少年與婦摩肩過。手觸婦足。婦怒詈。少年惟笑謝。語涉輕薄。此人憤與相搏。致驢驚逸。入歧路。蜀秫方茂。斯須不見。此人捨少年追婦。尋蹄跡行一二里。驢陷淖中。婦則不知所往矣。野田連陌。四無人蹤。徹夜奔馳。旁皇至曉。姑騎驢且返。再商覓婦。未及數里。聞路旁大呼曰。賊得矣。則鄰村驢昨夜被竊。方四出緝捕也。衆相執縛。大受箠楚。賴遇素識。多方辯說。始得免。懊喪至家。則紡車瑋然。婦方引線。問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婦與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驢爲真耳。狐之報復惡矣。然釁則此人自啓也。

艾孝子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邨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踣。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髻髻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若有失恆。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踪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

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泫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遇。寧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衆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後。念父避罪亡命。必潛踪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爲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所說略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日。縷述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義。故尋訪無迹。至是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之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踉蹌奔還。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事與相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俾學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癸丑重陽後二日。案子誠求父多年。無心忽遇。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爲。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人力亦可也。

灤陽續錄

柳青

紀 昀

斷天下之是非。據禮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禮不合。於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親黨家有婢名柳青。七八歲時。主人卽指與小奴益壽爲婦。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壽忽以博負逃。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

奴誓死不肯。婢頗有姿。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說之曰。汝既不肯負益壽。且暫從主人。當多方覓益壽。仍以配汝。如不從。卽鬻諸遠方。無見益壽之期矣。婢暗泣數日。竟俛首薦枕席。惟時時促覓益壽。越三四載。益壽自投歸。主人如約爲合卺。合卺之後。執役如故。然不復與主人交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并賂益壽。使逼脅。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遣之。臨行以小篋置主人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私給。纖毫不缺。後益壽負販。婢縫紉拮据自活。終無悔心。余乙酉家居。益壽尙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云已死。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可位置。錄以待君子論定之。

滄洲吳家莊

舅氏張公夢徵（亦字尙文。諱景說）言滄洲吳家莊東一小庵。歲久無僧。恆爲往來憩息地。有月作人每於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談。頗相投契。漸與赴市沽飲。情益款洽。偶詢其鄉貫居址。其人愧謝曰。與君交厚。不敢欺。實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來往如初。一日復遇。挈烏銃相授曰。余狎一婦。余弟亦私與。狎是盜嫂也。禁之不止。毆之則余力不敵。憤不可忍。將今夜伺之於路歧。與決生死。聞君善用銃。俟交鬪時。乞發以擊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晝。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諾之。卽指處伏草間。旣而私念曰。其弟無禮。誠當死。然究所媚之外婦。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間。宜善處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猶如此。吾時與往來。儻有睚眦。慮且及我矣。因乘其糾結不解。發一銃而兩殺之。棠棣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家庭交搆。未有不歸於兩傷者。舅氏恆舉此事爲子姪戒。蓋是人負兩狐歸。嘗目睹也。

某甲婦

司庖楊媪言其鄉某甲將死。囑其婦曰：我生無餘貲，身後汝母子必凍餓。四世單傳，存此幼子，今與汝約，不拘何人，能爲我撫孤，則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盡，則行。囑訖，閉目不更言。惟呻吟待盡。越半日，乃絕。有某乙聞其有色，遣媒妁請如約。婦雖許婚，以尙足自活，不忍行。數月後，不能舉火，乃成禮。合卺之夜，已滅燭就枕。忽聞窗外嘆息聲，婦識其警欬，知爲故夫之魂。隔窗嗚咽，語之曰：君有遺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於勢不得不然。君何以爲祟？魂亦嗚咽曰：吾自來視兒，非來祟汝。因聞汝啜泣卸粧，念貧故使汝至於此。心脾悽動，不覺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視君子如子者，有如日。靈語遂寂。後某乙耽玩艷妻，足不出戶。而婦恆惘惘，如有失。某乙倍愛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語。七八載後，某乙病死無子，亦別無親屬。婦據其貲，延師教子，竟得遊泮。又爲納婦生兩孫，至婦年四十餘，忽夢故夫曰：我自隨汝來，未曾離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雖日與彼狎暱，而念念不忘我。燈前月下，背人彈淚。我見之，故不欲稍露形聲，驚爾母子。今彼已轉輪，汝壽亦盡，餘情未斷，當隨我同歸也。數日果微疾，以夢告其子，不肯服藥。往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於故夫，從其志也。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爲一身言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矣。楊媪能舉其姓氏里居，以碎璧歸趙，究非完美。隱而不書，閔其遇，悲其志，爲賢者諱也。又吾鄉有再醮故夫之三從表弟者，兩家所居，距一牛鳴地。嫁後仍以親串禮，回視其姑，三數日必一來問起居。且時有贍助，姑賴以活。歿後出貲斂葬，歲恆遣人祀其墓。又京師一婦少寡，雖頗有姿首，而鍼黹烹飪，皆非所能。乃謀於翁姑，僞稱己女，鬻爲宦家妾，竟養翁姑終。

身是皆墮節之婦。原不足稱。然不忘舊恩。亦足勵薄俗。君子與人爲善。固應不沒其寸長。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又甘心於自棄。非教人補過之道也。

山東巨室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廩自焚。以爲偶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闔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碎。有聲。所陳設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吾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伺隙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霽神竈。君門尉禁。我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兄弟外爭。妻妾內訌。一門各分朋黨。儼若寇讐。敗徵已見。戾氣應之。諸神不歆爾祀。邪鬼已闕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尙憤憤哉。其聲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曰。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引咎自責。淚涔涔漬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豕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謝罪。聞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嘆咤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富室子

同郡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步履蹣跚。又不修邊幅。垢膩恆滿面。然好遊狎斜。遇婦女必注視。一日獨行。遇幼婦。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遽前調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婦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

生惟拜月鍊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恆惴惴。慮其爲祟。亦竟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卽前幼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託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實憎其醜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僞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爲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旣入青樓。焉能擇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詣彼乎。遂偕之同往。且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釋。妓姊妹卽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名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妓復謝以小時固識君。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爲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嫺雅。姿態橫生。遂大爲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暱經年。竟殞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妓。仍謂之死於狐可也。

三村婦

余家水明樓與外祖張氏家度帆樓皆俯臨衛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樓下。先祖母與先母姑姪也。適同歸寧。聞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樓自窗隙窺視。見三人跪岸上。若陳訴者。俄見真人若持筆判斷者。度必邪魅事。遣僕偵之。僕還報曰。對岸卽青縣境。青縣有三村婦。因拾麥俱僵於野。以爲中暑。昇之歸。乃口俱喃喃作譫語。至今不死不生。知爲邪魅。聞天師舟至。並來陳訴。天師亦莫省何怪。爲書一符。鈐印其上。

使持歸焚於拾麥處云。姑召神將勘之。數日後喧傳三婦爲鬼所劫。天師劾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魂爲衆鬼攝去。擁至空林。欲迭爲無禮。一婦俛首先受污。一婦初撐拒。鬼擲揄曰。某日某地汝與某幽會。穢叢內我輩環視嬉笑。汝不知耳。遽詐爲貞婦耶。婦猝爲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媾。狼藉困頓。殆不可支。次牽拽一婦。婦怒詈曰。我未曾作無恥事。爲汝輩所挾。妖鬼何敢爾。舉手批其頰。其鬼奔仆數步外。衆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有正氣。不可近。誤取之矣。乃共擁二婦入深林。而棄此婦於田塍。遙語曰。勿相怨。稍遲遣阿姥送汝歸。正旁皇尋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卽聞呼號乞命聲。頃刻而寂。神攜二婦出曰。鬼盡誅矣。汝等隨我返。恍惚如夢。已回生矣。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門歎息而已。其一度此婦必洩其語。數日移家去。余嘗疑婦烈如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婦。未遭患難。無從見其烈也。迨觀兩婦之賤辱。義憤一激。烈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誤觸而終不敢干也。夫何疑焉。

杜翁

呂覽稱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巴哈布曰。甘肅有杜翁者。饒於貲。所居故曠野。相近多狐獾穴。翁惡其中夜嗥呼。悉薰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廳外又坐一翁。凡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往殆不下十餘。形狀聲音衣服如一。擗擋指揮家事。亦復如一。闔門大擾。妻妾皆閉門自守。妾言翁腰有繡囊。可辨視之。無有。蓋先盜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寢。不納卽返者翁也。堅欲入者卽妖也。已而皆不納卽返。又有教之者曰。使坐於廳事。而昇器物以過。詐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

漠然者卽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呶一晝夜。無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暱也。十日恆三四宿其家。聞之詣門曰。妖有黨羽。凡可以言傳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樂籍。無所顧惜。使壯士執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偃倚。口舌所不能傳。耳目所不能到者。纖芥異同。我自意會。雖翁不自知。妖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卽速斫。妖必敗矣。衆從其言。一翁啓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腦裂死。再一翁稍趨。妓呼曰。斫。果驚竄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杖並舉。殪其大半。皆狐與獾也。其逃者遂不復再至。禽獸夜鳴。何與人事。此翁必掃其穴。其擾實自取。狐獾旣解化形。何難見翁陳訴。求免播遷。遽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蓋均出此妓下矣。

董天士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妄取。先高祖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載於花王閣剩稿者。尙可想見其爲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僻。必無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井臼皆自操。一日晨興。見衣履之當著者。皆整頓置手下。再視則盥漱俱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其妖將媚我乎。窗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於自獻。故作是以待公問也。天士素有膽命。命之入。入輒跪拜。則媚靜好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劾治也。曰。神靈。避其稽察也。曰。有福。避其旺運也。曰。有德。避其正氣也。然凶暴不恆有。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爲非。皆無如我何。有福者運衰亦復玩之。惟

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者。則族黨以爲榮。其品格卽高出儕類上。公雖貧賤。而非義勿取。非禮弗爲。儻準奔則爲妾之禮。許侍巾櫛。三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乞假以虛名爲畫一扇。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亦明公之末光矣。卽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調色。拱立以俟。天士笑從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興。覺足下有物視之。則溫玉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媵御之役。則姬人字終爲假託。遂捧衣履侍洗漱訖。再拜曰。妾從此逝矣。瞥然不見。遂不再來。豈明季山人聲價最重。此狐女亦移於風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

雲南令

門人有作令雲南者。家本苦寒。僅攜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尙爲膏腴地。然距省寫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沉。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於坊本摺紳中。檢得官某縣而已。偶一狡僕舞弊杖而遣之。此僕銜次骨。其家事故所備知。因僞造其僮書云。主人父子先後卒。二棺今浮厝佛寺。常借資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時。親友以其樸訥。意未必得缺。卽得缺亦必惡。後聞官是縣。始稍稍親近。併有周卹其家者。有時相餽問者。其子或有所稱貸。人亦輒應。且有以子女結婚者。鄉人有宴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書皆大沮。有來唁者。有不來唁者。漸有索逋者。漸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識者。僮奴婢媪皆散。不半載門可羅雀矣。旣而令託入覲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書之僞。舉家破涕爲笑。如在夢中。親友稍稍復集。避不敢見者。頗亦有焉。後令與所親書曰。一

貴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殆第一人矣。

秋兒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閭而居。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鄰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家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即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吉木薩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鞍轡悉具。度必瑪哈沁所據。譟而圍之。瑪哈沁見勢衆。棄鍋帳突圍去。衆憚其死鬪。亦遂不追。入門見骸骨狼藉。寂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窗櫺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日前來。父兄與鬪不勝。卽一家並被縛。率一日牽二人。至山谿洗濯。曳歸共轡割炙食。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額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支解爲數段。各攜於馬上爲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閱其孤苦。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言其家尙有物埋窖中。營弁使導往發掘。則銀幣衣物甚多。細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近山處。瞭見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無援者。突起殺其人。卽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與尸及襖被並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通。則又投羈繼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其負之由烏道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窖藏一兩年。乃使人僞爲商販。繞道至闢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而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牧馬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詭祕。猝不易

緝。乃有瑪哈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饜。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盜姓名久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兒云。

沂州婦人

門人王廷紹言沂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幾二載。忽自歸云。初彼買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攜之入山。意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卽聞兩耳風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峯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餚珍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擬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廚。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月拜斗處。此祖師鍊銀處。亦有給使之人。然無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晝。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褌内外衣。以紅絨爲巨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併以綿丸塞口。暗不能聲。祖師持金管如箸。尋視脈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吸其血。頗爲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卽不覺痛。頃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卽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叢中攫祖師去。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覺昏瞽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乃以臂釧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沂州人尙有及見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爲道士採盡矣。據其所言。蓋卽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尙不免於天誅。况不得其傳。徒受妄人之蠱惑。

而冀得神仙不亦慎哉。

河南巨室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恆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緞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山西某甲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貲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縈牽一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盡裘敝恥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有某甲者轉徙爲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蹤跡遂傳爲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挈家逐什一商船南北歲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爲死靳乙謀爲甲娶婦會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他時尙可歸鄉里。

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己女。衆爲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遽嫁。且詬且毆。闔家驚起。斬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爲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節。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姨丈衛公可亭曾親見之。

天狐

有與狐爲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攜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閨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闥。吾事必濟。狐沈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攜之飛行。至一處。曰。是矣。警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爲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砰然。守者呼有盜。僮僕分至。啓鎖明燭。執械入。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爲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閨闈。此誰非人耶。狐雖憤君無義。以遊戲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

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臥榻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尙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綸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張某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縣幕。中年度足自贍。卽閒居以蒔花種竹自娛。偶外出數日。其婦暴卒。不及臨訣。心恆悵悵。如有失。一夕燈下形見。悲喜相持。婦曰。自被攝後。有小罪過。待發遣。遂羈絆至今。今幸勸結。得入輪迴。以距期尙數載。感君憶念。祈於冥官來視君。亦夙緣之未盡也。遂相縈繆。如平生。自此人定。恆來。雞鳴輒去。嫵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事。亦不甚問兒女。曰。人世囂雜。泉下人得離苦海。不欲聞之矣。一夕先數刻至。與語不甚答。曰。少遲君自悟耳。俄又一婦褰簾入。形容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卻前婦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狼狽出門去。此婦乃握張泣。張恟恍莫知所爲。婦曰。凡餓鬼多託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間靈語。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君思憶。投隙而來。以盜君之陽氣。適有他鬼告我。故投訴社公。來爲君驅除。彼此時諒已受笞矣。問今在何所。曰。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疾病。雖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爲神道所錄。降爲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爲媵婢。須後公二十餘年生。今尙浮游墟墓間也。張牽引入幃。曰。幽明路隔。恐干陰譴。來生會了此願耳。嗚咽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詣兄具述其事。友愛如初焉。

贅婦子

有贅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鮮族屬。乃議嫁。婦色頗豔。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嫗說之曰。我於禮無娶汝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託言守志。而私暱於我。每月給貲若干。足以贍母子。兩家雖各巷。後屋則僅隔一牆。梯而來往。人莫能窺也。婦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活。然無迹可見。姑以爲尙有蓄積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洩其事。其子幼。卽遣就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聞繁言。每泣諫。婦不從。狎昵雜坐。反故使見聞。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晝入某甲家。刺刃於心。出於背。而以借貸不遂。遭其輕薄。怒激致殺。首於官。官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鄉鄰。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於朱梅厓前輩。梅厓先一夕夢。是子容色滲沮。對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毋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烏乎表書其實。則彰孝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妥其靈也。遂力沮罷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殞其身。以報父讐。復不彰母過。以爲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爲之乎。是則講學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聞也。

翁仲

老僕劉廷宣。言雍正初。佃戶張璜。於褚寺東架團焦。俗謂之團瓢。焦字音轉也。二字出北齊書本紀。守瓜夜。恒見一人。行步遲重。徐徐向西北去。一夕偶竊隨之。視所往。見至一叢冢處。有十餘女鬼出。迂卽共狎笑。媠戲。知爲妖物。然似是蠢蠢無所能。乃藏火銃於團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見其過。發銃猝擊。訇然仆地。秉火趨視。乃一翁仲也。次日積柴燔爲灰。亦無他異。至夜夢十餘婦女羅拜曰。此怪不知自何來。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鬼。無老少皆遭脅污。有支拒者。登其墳頂。踊躍數四。卽土陷棺裂。無可棲身。故不敢不

從然飲恨則久矣。今蒙驅除，故來謝也。後有從高川來者云：石人窪馮道墓前（馮道，景城人，所居今猶名相國莊，距景城二三里，墓則在今石人窪。余幼時見殘缺石獸，石翁仲尙有存者。縣志云：不知道墓所在，蓋承舊志之誤也。）忽失一石人，乃知卽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煉成形，歲月不爲不久，乃甫能幻化，卽縱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禍，與邵二雲所言木偶，其事略同，均可爲器小易盈者鑒也。

滄州董華婦

滄州有董華者，讀書不成，流落爲市肆司書算，復不能善事其長，爲所排擠，出以賣藥卜卦自給，遂貧無立錐。一母一妻以縫紉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會歲饑，枵腹杜門，勢且俱斃。聞鄰村富翁方買妾，乃謀於母，將鬻婦以求活。婦初不從，華告以失節事大，致母餓死，事尤大，乃涕泗曲從。惟約以倘得生還，乞仍爲夫婦。華亦諾之。婦故有姿，富翁頗寵眷，然枕席時有淚痕。富翁因問，毅然對曰：身已屬君，事事可聽君所爲。至感憶舊恩，則雖刀鋸在前，亦不能斷此念也。適歲再饑，華與母並爲餓殍。富翁慮有變，匿不使知。有一鄰媪偶洩之，婦殊不哭，癡坐良久，告其婢媪曰：吾所以隱忍受玷者，一以活姑與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餘，度不數年，卽當就木。吾年尙少，計其子必不留我，我猶冀缺月再圓也。今則已矣，突起開樓窗，踊身倒墜而死。此與前錄所載福建學院妾相類，然彼以兒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無恨。此則以養姑養夫之故，萬不得已而失身，乃卒無救於姑與夫，事與願違，徒遭玷浼，痛而一決，其賈恨尤可悲矣。

狐畫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硯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瑋，薄游楚豫，周以畫

松名。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拏夭矯。橫徑北壁。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覺濃陰入座。長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攢立壁下。指點贊嘆。忽一友拊掌絕倒。衆友俄亦闕堂。蓋松下畫一祕戲圖。有大木榻。布長簾。一男一婦。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態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一以兩手承婦枕。防蹂躪墜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趨視。眉目逼真。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劃。詈妖狐。忽檐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目睹。昨夕得觀妙迹。坐臥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實不平。是以與君小作劇。君尙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圖之。蓋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秉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爲狐魅。曾詬厲也。衆爲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輒盡。惟不食餽饌。曰。不茹葷四百餘年矣。瀕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凌物。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儻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色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二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園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楊師道之詩。）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畫猶努力出棧。有心作態。

棋道士

景城北岡有元帝廟。明末所建也。歲久壁上徽迹隱隱。成峯巒起伏之形。望似遠山籠霧。余幼時尚及見。

之。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畫工以墨鉤勒，遂似削圓方竹。今廟已圯盡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戲，故得此名。或以爲齊姓，誤也。棋至劣而至好勝，終日丁丁然不休。對局者或倦求去，至長跪留之。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銜之次骨，遂拜綠章，詛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誤一著，道士倖勝，少年欲改著，喧爭不許。少年粗暴，起欲相毆，惟笑而却避曰：「任君擊折我肱，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亦可云癡物矣。」

江南舉子

汝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舉子以京師逆旅多湫隘，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偶晚涼樹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頗白皙，挑與語，不噴不答，轉牆角自去。夜半睡醒，似門上了烏微有聲，疑爲盜呼，僮不應。自起開門，罅窺之，乃日間所見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啓戶擁以入。女子自言爲守墳人家女，酷貧，父母並拙鈍，恆恐嫁爲農家婦，頃蒙顧盼，意不自持，故從牆缺至君處。君富貴人，自必有婦，儻能措百金與父母，則爲妾媵，無悔。父母嗜利，亦必從也。舉子諾之，遂相繾綣。至雞鳴乃去。自是夜半恆至，妖媚冶蕩，百態橫生。舉子以爲巫山洛水，不是過也。一夜來稍遲，舉子自步月候之，乃忽從樹杪飛下。舉子頓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諱，笑而應曰：「初恐君駭怖，故託虛詞。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將來游宦四方，有一隱形隨侍之妾，不煩車馬，不擇居停，不需衣食，畫可攜于懷袖，夜卽出而薦枕席，不愈於千金買笑耶？」舉子思之，計良得。自是潛住書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燭則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髻亂釵橫狀，舉子疑之而未決。旣而與其變童亂旋爲二僕所窺，亦並與亂。庖人知之，亦續狎焉。一日晝，與變童寢，舉子潛扼殺之，遂現狐形，因埋於牆外。半月後有老翁詣舉子曰：「吾女託身爲君妾，何忽見殺？」舉子憤然曰：「汝

知汝女爲吾妾。則易言矣。夫兩雄共雌。爭而相戕。是爲妒姦。於律當議抵。汝女旣爲我妾。明知非人。而不改盟。則夫婦之名分定矣。而旣淫於他人。又淫於我僕。我爲本夫。例得捕姦。殺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則何不殺君僕。舉子曰。汝女死。則形見。此則皆人也。手刃四人。而執一死狐爲罪案。使汝爲刑官。能據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以手拊膝曰。女自取也。夫吾誠不料女至此。振衣自去。舉子旋移居準提菴。與慎思鄰房。其變童與狐尤昵。銜主人之太忍。具洩其事於慎思。故得其詳。

胡侍御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疎闊。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殆於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其姦。迫逐之。然積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爲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皆坐視。惟以小人。有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於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幸獻所積助棺斂。冀少贖地獄罪也。祝訖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陳裕齋因舉一事曰。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走往挑之。少婦正色曰。實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殞命。已自誓於神。此生決不再偶。爾無妄念。徒取禍也。此僕其類此狐歟。然余謂終賢

於掉頭竟去者。

觚臙 人觚

熊廷弼

鈕 琇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踖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盃。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遣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覲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無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

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同安婦人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旁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舁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會稽樵人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惟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荊州黃姓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嚥，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瑣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尙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紅桃

滿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諠，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

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則異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啓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網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疏狂之咎。尙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李蟠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

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羃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淪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豔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闕如。而蟠仍毒冒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入。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徐緯真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

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沉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謂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

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襲天之術。宜干神怒。遭冥誅也。

黃中

順治十年三月。龍溪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有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廁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款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鼻

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鏗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金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物觚

鈕琇

姑蘇金老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鐙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然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三行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山東文登縣海怪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瑾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

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鈺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於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絕。

丁姓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床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但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愬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乃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趙午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游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釜。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

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卽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受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握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僕事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獵人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翁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彀弓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洸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金蝦蟆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折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見，趑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宏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

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慎乎。

燕觚

鈕琇

高訓蒙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櫺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鄭濂婦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祕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衆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衣。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

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豫觚

鈕琇

永城張生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扃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初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轆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顰蹙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斡。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沉鬻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閑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闈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

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淒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託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寶四

寶四者。沈邱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頤而髯。謂之曰。我欲暫託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鬣。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象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秦觚

屈曼

鈕琇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

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如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咽。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點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吳觚

鈕琇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旣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三髯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溪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雒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

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函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若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拗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邯鄲士人小傳

鄭方坤

劉續邵

劉續邵。字高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游於市。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不顧也。設帳於東明觀。問字者履常滿。說經鏗鏗。尤熟於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遊西韓巨室。乃素所受業者。念先生貧。瀕行奉一篋金爲壽。詰旦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何如。請試一文。最佳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壓卷。卽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生不以爲然。則笑曰。

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既而嘆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嶽嶠歷落人耶。

張鎮嶽

張鎮嶽字崧高，弱歲能文。下筆如兔起鶻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爲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卽所拔前茅士，當廷謁，頃擲試卷與讀，輒嫚罵繼之以扑。諸學宮弟子悉股栗，顧獨咨賞鎮嶽文。曰：若張生者，誠所謂鷲鳥累百不如一鸚者矣。然鎮嶽殊落拓，又耽酒，每沈醉入棘闌，逮納卷出，宿醉猶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卽雋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產佐酒，產盡則以書畫玩好之屬入酒家壚，嘗客遊於永年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蓋十數輩，著作甚夥，嬾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酒病而卒。

李桂品

李桂品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善辨，膽氣絕人。明季館於武安，方講業，忽土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邯鄲李蘭如也。俄而一錦衣怒馬者入，曰：聞李先生名久，未辨真僞。答曰：何僞也？曰：果真耶？請爲數二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數已。因掀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奮其智勇，際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勳業於旂常，視彼赤眉銅馬，昧於逆順之機，名污簡編，而身膏斧鑕者，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大嘆服，戒其黨卽遠去。毋溷李先生所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間月一發，發則泣罷鼓歌，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于某所開講，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旣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識字義。卽如子字應作丫頭兩點，乃回頭

顧母也。高風大慟曰：吾無母可顧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病卒。無子。

冀燧

冀燧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卽工書法。古帖臨摹。不下數千徧。每搆一筆。必凝精聚神。而成之。閱十餘年。技益進。出入于褚河南。米襄陽之間。而自爲一體。家臨滏水之濱。求書者趾相錯。性顧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欣適。卽猥妓賣菜。傭以敗素。零執請者。罔弗應。其有不可。卽當路貴人。費金帛來。輒麾之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所作七言小詩。最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轡未騁。而蘭士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水村

郭璽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趣高潔。有泥塗軒冕之風。少卽棄去舉子業。不事于先人墓田側。築室數楹。蒔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劉半舫先生主詩壇。物色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于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咏新月句云：隔水森疎樹。依山覺晚晴。登山句云：碧落含清景。鴻濛養翠微。遊冗園句云：隔屋邀山兼寺影。閉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小牕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卽詩。讀其詩想見其爲人。冷韻遙情。誠哉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已。

馬鉅任

馬鉅任者。失其字。自號小顛。髫年補諸生。縱酒吟詩。好爲談諧曼衍之談。深博無涯涘。卽善辯者不能折。業師張某聞而嘆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超。才鋒太露。終非有成器耳。閱數年。忽棄家去。莫知其所往。

居久之有役僧至邑西之靈芝寺。趺坐竟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真小顛也。強之歸。逼于親黨。返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食餼于庠。一日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啓戶遁。再祝髮。往來林處百泉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行願。號萬峯禪師。嘗以牛米水火四字縱橫顛倒作玄機。人不能測。所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見之。甲子後。遂滅其跡云。

板橋雜記

李十娘

俞懷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礮麩。爇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

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藪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尙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妮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間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邠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

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閒遊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從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妹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肉食。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闔闔。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

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詭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筭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侑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恆之。水部王式之）。串王母瑤池冥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于世。

董白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

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提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雪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緇貪入道。攜來綺綠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馬嬌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煙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

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硯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役。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構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中山公子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羣姬星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李貞麗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闖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峨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槩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闌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槃。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攬分機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裏鈔稗金走情友。開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二湯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虛腫而頰脣。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鑿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初夏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如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祕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徐二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于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卽誘以多金弗顧也。余游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卻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嫗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僮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飲助。並糾同志爲卜居于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

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飄。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訟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爲誦家杲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矯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恣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深幽。儵然絕俗。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權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于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尙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筥。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輿會所至。雖素心人。不能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張玉秀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

倒出數百金梳櫛之爲權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于署。僕從雲散。宦囊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資。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于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二晝夜。傾資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皆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在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耨。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大有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于青樓中得之。余旣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宿諾云。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一。白晳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尙賴三人作生計焉。

許壽子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人悉以遺姬。旣而生以失館旅居。囊殮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于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婉轉營謀。得應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于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煙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歛歔。

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卽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資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

方璇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於甲辰秋。曾相識於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珊來。于今三年。河干邂逅。煙輕月瘦。雪韻花嬌。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裁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僮父使酒罵座。意將逮辱。姍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髻。束雙鬢。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于新月。淡于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挽余書於香簞。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賦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場。

陳銀兒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妝。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

余友陳子心懺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間步平康。獨于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姑蘇之好夢。暇卽往訪。挑以詞。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爲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拘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爲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尙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爲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粵雅堂今世說

王暉

荆元初

荆元初爲丹陽巨族。族之人推元初爲祠正。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性牽。率羣從子姓。執籩裸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墮罰。雖甚頑梗。若撻於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

林西仲

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耑寵稔惡。林廉得其蹟。逮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

過遷善。費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於時。及林罷去。泣於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咸異其言。

郭鳴上

郭鳴上。筮仕授崑山縣令。縣故劇。難治。吏人且多豪猾。郭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於道。乃詐稱疾不起。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視之。則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其叩頭請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爲。我盡知之。今爲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郭任無犯法者。

丁藥園

丁藥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瑋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丁曰。才與膽。時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爲大器。榜發。乃廬陽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服天下。

趙洞門

趙洞門。爲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時吳蘭次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

友沂早世。趙亦以痛子歿於客邸。兩孫孤立。藺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嘆趙爲知人。

侯輔之

侯輔之少遭家難。避居嘉興。捕者突至。逮繫登舟。侯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者以爲癡。且以紈綺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簡視行李。或登陸。意益懈。侯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坐桑林中。捕者眙愕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大搜林中。侯望見火光所指。卽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遂脫於難。

嘯亭雜錄

禮親王

吳留村

吳大圭。紹興人。明末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爲幕客。掌會計事。任頭等護衛。邸中皆呼爲蠻宰。子（興祚）字留村。以乙榜知吳錫縣。有惠政。因忤上官罷。落拓江淮間。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琅山下之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衆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啓王曰。此可折簡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公曰。吾來生弔將軍。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屢爲官兵所敗。鋌而走險。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枯拉朽。將軍兵敗身辱。孤軍南下。何以復見。吳王是死期已近。僕安得不豫弔。大任遲回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實王使。以逆將

軍請解甲歸朝。可保全名。大任悟。乃率衆降。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回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偕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功。鄭氏既降。又奏通洋舶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賴以豐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仁廟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御營絕糧。已數日。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詢運官名。近臣以公對。上曰。究竟舊臣可恃也。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奉旨命天下督撫資助。公毫無獻納。王怪之。及邸成。公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豫令人丈量製辦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如此。

索家奴

索相性貪。下屬多以賄進。然有謀略。三逆叛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逆患之。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親見。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良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投公邸中爲奴。執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此事可比張魏公。然張以忠貞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苞苴不禁。致干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望矣。

王樹勳

王樹勳。江都人。父某曾任微職。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慧寺爲僧。法名明心。性詭詐。剽竊佛氏緒。

語妄談圓覺。假扶乩卜筮諸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以重賄賂。閹者多探其陰事。故人愈尊奉之。蔡子蒲龐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子弟。其餘達官顯宦。爲門人者無算。至朱文正公亦與談。他可知矣。爲和相訪。擊樹勳重賄司員。吉倫未滅其罪。勒令還俗。游蕩江湖間。值川楚教匪亂。松相公（筠）督師湖北。樹勳策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勳投其意旨。公大賞鑒。命易道士裝。入賊寨中說賊降。公大悅。獎以七品職銜。從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入都引見刑部尙書金光悌。貪吏也。其子病劇。延樹勳醫治。怵以禍福。光悌至長跪請命。爲御史石公（承藻）所劾。上下其章。訊得實。上獎之曰。真御史也。褫樹勳職。遣戍黑龍江。光悌已故。免議。蔡子蒲宋鎔黜降有差。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致身二千石。雖遭遣戍。謫死窮荒。不無厚幸。獨惜諸名士以翰墨名流。甘爲緇衣弟子。致遭其辱。可謂斯文埽地矣。

李毓昌

李縣令（毓昌）山東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揀發江蘇試用。淮安報水災。大吏遣公往查。故事。惟收陋規而已。山陽令王仲漢貪吏也。有冒增戶口事。公欲舉。仲漢懼。乞太守王某代緩頰。公力拒。仲漢乃遣其僕包祥。乞公從者李祥。顧祥姚升等以賄進。公正色曰。今歲某赴科場。皇上所命題。卽以德本財末爲言。某雖不肖。敢欺君納賄耶。明日並以此稟制府也。李祥等退告包祥。包祥懼。因以賄贈顧祥姚升等。謀害公。以滅口。是晚公赴太守宴歸。明早卽解纜。時寓古寺中。寂闕無人。公夜獨酌。自遣僕等以毒酒進。公飲覺之。遂停杯。血流於頤。僕等愈懼。用帛勒之。以自縊聞。王仲漢並賄檢驗者。遂朦朧通稟。公柩歸。叔某於褻衣中觀血跡。因上控都察院。上大怒。命緹帥緝獲姚升。盡得實。逮仲漢入鞫。供如前。立置典刑。包祥顧祥

李祥姚升等皆正法。特贈公知府銜。子廕舉人。御製詩以旌之。

謝薌泉

謝薌泉先生性豪宕。疎闊大節不苟。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紛披。有濂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間。揮霍殆盡。曰：人生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與余交最善。屢戒余之浮妄躁進。余心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貌疎而內厚。不可傾蓋之間。頓稱莫逆。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衝驕。從公立命。撻之。杖以大杖。因焚其轂。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御史（世銘）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今上親政。特召爲祠部主事。會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式善）著之。罷官。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曰：吾記君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法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今尙在。余箚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如此。

書劍俠事

余友畢補垣云：粵西永寧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髫稚。與州牧款洽。陳異其人。訊諸州牧。牧曰：此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爲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欲贅李爲壻。倩州牧爲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出會客。莫相阻。陳允之。旣贅。每夕出。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峨冠奇服。相貌儼醜之輩。陳叟頗悔。旣贅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少無賴。好劍術。

有老嫗能以劍爲雙丸納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無血跡。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受其術。出遊於外。時王師征緬甸。轉餉至楚南沅州。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驚。責胥隸捕緝。終日笞撻。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所能持。如其夥衆。聲應諠沓。何以守者無所聞見。必有異。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沉異而問之。老胥告以故。葉憐其老。曰吾代爲覓之。因赴滇黔物色。終不得。一日之永寧。遇李生於途。詫曰。此小李將軍也。奚至此。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壻也。葉遂至陳宅告楚中失帑事。陳亦訝曰。數日前壻頗暴富。未審所自。豈卽盜官項耶。葉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悽然。曰。此必有異。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跪以謝。李生疑有他故。拔壁上劍將斬之。葉自窗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某也。李嗒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葉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爲重。豈可盜官家物。遺禍於人。以遭天譴。李生曰。諾。兄速回楚。官帑保無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庫得所失鞘。封印如故。葉旣歸。吳物色者愈衆。葉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辭父母之點蒼山學道。至今未歸。

嘯亭續錄

禮親王

記孫延齡事

孫延齡。孔定南壻也。定南殉粵西難。女四貞。年十二。乳嫗攜之。遯民間得免。順治十年。將軍線國安收復桂林。四貞歸京師。旣長。適延齡。王在時所許字也。康熙三年。延齡出鎮衡州。六年六月。移鎮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爲正副都統。受延齡制。延齡所居明靖江王府。旣居之。忽忽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

事。學圍棋鼓琴。臨池擲摹古帖。挾彈丸張罾罟。取魚鳥以爲樂。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貴。無大材略。不屑爲之下。而延齡亦驕縱。數傲侮王孟。遂有隙。十二年二月。永年爲兵校所訟。延齡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聞。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由是益憾永年。時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事。上遣大臣出勘。兩造延齡內不自安。十三年正月。吳三桂叛。延齡遂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遣人納款於三桂。奇髮易冠。發兵反。囚文毅。殺潯州知府劉浩。知縣劉欽。鄰周岱生等。以應三桂。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狡持兩端。延齡使人逼其易衣冠。不從。詈之。又遣其兄延基與總兵官陳全攻雄。雄不爲動。七月。又遣總兵官侯成德攻雄。爲雄所敗。雄亦爲流矢中頰。是以愈不睦。旣而延齡上表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十五年。軍士念故將軍線國安舊恩。鼓譟奉線三公子爲主。謂市德於線公子。而線公子約束軍士頗嚴。復鼓譟囚線公子。而迎延齡。時延齡夫婦逃匿小民孫七家。軍士迹至。以二輿從。延齡疑懼。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云爾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定南乎。軍士環列叩首。具陳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婦。而挽輿以行。旣入府。延齡慚不能視事。謂孔氏曰。吾之復得生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爲閒人矣。孔氏遂戎服擊鼓。陞堂理軍務。軍士頗服。十六年。線公子以前事流廣州。逃之柳州。說馬雄代延齡。延齡聞雄兵至。疑城中有內應。籍諸仇家。無男女老幼。夜盡驅之灘水旁。每十口一舉刃。推置水中。至明而畢。江亦水不流。實無內應也。雄至。相持數月。無勝敗。乃引去。遂致書三桂。譖延齡。

陽奉命實歸本朝。三桂固怒其不稱臣。益信。十月遣其兄子僞將軍吳世琮至桂林。給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譖已。郊迎世琮。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四貞率殘兵遁歸。老於京師。以善終。延齡死後十餘日。雄亦病死。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科。家甚豪富。喜施予。鄉人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數百人。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撻。君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爲揀援。非人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轡。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與君素有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楛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吳逆叛。僞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爲賞鑒。曰。奇男子也。大任屢寇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爲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獎。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待以奴隸。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吾恐鐘室之禍。復見於君也。韓爲色沮。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尙作兒女之態也。大任乃從。撫先良王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國家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井。復爲聖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污章甫之榮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爲僧。居杭州侶雲。

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奇人也。

李廣芸之死

李公廣芸江蘇奉賢人。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爲天下清官第一。屢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爲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爲廉潔。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爲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公憤然曰。芸雖不肖。爲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恥效布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許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賤錢數百元。皆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囑福州守涂以鞫。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鞫拍案厲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怫然入寓。懷冤狀自縊死。事聞。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鞫其獄。閩中大夫爭伏欽差寓門。以鳴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鞫遣戍黑龍江。復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冤乃白。閩紳復建公祠於省。春秋脥饗。以報其德云。

舊小說

己集四 清

遼詩話

周 春

再生儀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倒值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醫。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箠立於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投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箠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於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襪。襪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襪。襪綵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史臣曰。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欲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歲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禮。以起其孝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而發於中心者。感發之妙。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染莊社記

染莊社記。契丹時遼興軍風。兇者行貨路。收一卵於篋。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每出便伺。漸長盈丈。圍將尺許。兇雖傾篋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之於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雅。撫首似不忍別。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乃聞於契丹。榜募能捕者。兇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敍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俛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兇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成。記其歲月。金至寧元年仲秋辛卯。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記。

簷曝雜記

趙翼

揣骨史瞎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爲之。北史高歡未遇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嫗。自言善暗相。因徧捫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歡。齊文宣帝試皇甫玉相術。以帛巾抹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後守貞敗。符氏爲周世宗繼室。果爲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尙有精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赫德相國。方卯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爲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謂史特因

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悵悵。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調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託。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爲民。至今上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公果爲刑部尙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旣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京師偷拐之技

都門繁會之地。偷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吾鄉董某。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三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失。撮錢者尙立於旁。反咎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卽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

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去，混號謂之小李。被翦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小刀割破。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念，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乾學）在康熙中，以文學受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賤，籠絡人才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衙，後生之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

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繩匠衙衛宅子。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翼日有稱賀於上前者。謂國家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爲有道之慶。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闈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闈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聖祖知眷。時尚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廣和詩句而已。地旣親切。權勢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襮被進。彰義門。後爲明相國家司闈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卒無人司闈。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旣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

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天語垂問。輒能對大意。以是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門。若爲弗知也者。客皆使僂從偵探。盪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被襖入都。今但問其家費若干。卽可得其招權納賄狀。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攜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猿出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遷。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勑之。相距尙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爲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卽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爲人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獮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別。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即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遊戲。是以其俗成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鄰嫗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即歸母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鄉仍復如故云。

廣東蜚船

廣州珠江蜚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蜚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蜚船也。珠江甚闊。蜚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蜚船者。皆由小船渡。蜚女率老

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蓬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爲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蓬也。夜就寢。忽蓬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艙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膚潔如玉。褰帷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人作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賫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人云。

廣東珠價

廣東珠價。初未嘗貴。自某巡撫收買。於是價日增。而珠之來自外洋者。亦無不有。有蠔蚌二種。蠔珠有底。稍平。狀如饅頭。而色微赤。蚌珠則有極圓者。光潔白可愛。然圓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論形體。稍有欹側。及皺紋。弗貴也。珠又多疵。體或圓矣。而有一二點黃暈。又珠之累也。圓而無疵矣。又須有精光。乃爲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則光閃爍不定矣。余嘗見一顆。重三錢。大如龍眼果。惜有黃暈如豆許。然已索價萬金。若無疵。雖二萬金不得也。數珠亦用此莊嚴。數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

楠香之類。價不過三四千金。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爲之。每顆重四五分。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須於數百顆中。選配始成。大約重四分者。以四五金爲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爲率。此記念也。記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須體長而上銳下圓者。每顆重六七分。則價七八百金。重八分以上。則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爲率。而數珠之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爲背雲。下爲大垂角。背雲徑二寸。非一珠可滿也。則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價率二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價亦如之。大垂角亦珠也。其形亦上銳下圓。而重須二錢以外。始相稱。則索價不貲。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頭四顆。間於百八珠之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爲之。大者亦須二千金。總計數珠一掛。必三萬餘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爲葫蘆形。或如膽瓶狀。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對。雖數年不得。余在廣一年。所見珠頗多。然置之暗中。絕無光。不知古所謂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三界廟

粵西之梧州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鄺露亦雅云。神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知未來事。明宏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爲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在梧州者。氣燄尤著。商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余友馮尉一烜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卽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留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

適是日大雨稍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晬。忽患異證。連日昏憒。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卽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中猥俗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卽岑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聞礮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猥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猥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盃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猥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猥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棧一枕。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枕而傷。非

余罪也。余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蓋枕著脣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卽玉亭所爲。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方術妖符。固有不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攀結而成者。至是爲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滇撫明公德特爲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潰愈大。竟不效而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闊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卽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爲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況立券書限。卽宿其夫之家。限內客至。其夫輒避去。限外無論夫不許。卽其妻素與客最篤者。亦堅拒不納。欲續好。則更出僦價。乃可。亦湖莊云。

牛金星

盧氏縣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辯。與謀議帳中。後私歸。取其妻子。爲族中送官。坐斬。得減死論。自成又得之。大喜。僞署宏文館學士。說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創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傳之民間。并爲之分等威。申職守。創官爵名號。大加置署。自成旣僭號。拜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及

自成自京師敗歸陝。金星子侄爲襄陽府尹。金星隨自成自陝南奔。其同黨宋獻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侄於襄陽。此綏寇紀略所記也。以後不知下落。料已失勢死矣。及閔王阮亭池北偶談。則金星又嘗爲我朝京卿。蓋奸宄之雄。見自成勢盛。妄思爲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歸。則背僞主而仕興朝。尙爲得策也。

聞見偶錄

朱象賢

異物

康熙五十七年。予在大梁撫軍宜君楊公墓中。見京報川督鄂海奏。六月間有郭多里地方。陡出一獸。無頭狀如人形。頸內生手。腹上生眼。膺中生口。行至軍中。食米數斗。不傷生獸。衆兵將刀追近。忽發怪風。刀箭不能近其身。及追至哈喇忒地方山凹之內。有深坑數丈。此獸躍於坑中。近視之內。有百餘形類皆然。臣一面差撥多弁防禦。理合奏聞等語。旋據提塘稟實無其事。係妄人捏造。現在查究。後又傳聞聖祖上諭。此物古時原有。亦非無者。緣是得寢深求。未識確否。蓋此物山海經內舊有載入也。

蔣氏妖鬼

蘇郡之西船場巷內蔣氏。止一子。讀書家塾。夜有美人相就。旣而夜夜必至。至數月。其子形容消瘦。肢體憔悴。父母詰其故。乃知妖也。不勝憂慮。因令避於他處。果不至。後以爲無妨。稍爲出遊。仍復相遇。謂其子曰。相聚數月。不意又散。今請言故。子前生盛才貌。我爲處子。少有顏色。曾私約終身。後子負約。我卽抑鬱而死。所以不能忘情。今之相遇。本當殺子。見子尙有儒行。家中素無大過。又惟汝一子。我不忍也。自後不

必相避。安處家中。言訖不見。亦康熙五十幾年事。

男服從軍

古之木蘭以女爲男。代父從軍。十二年而歸。同行者莫知其爲女子。歌詩美之。典籍傳之。以其事空前絕後也。偶閱黃標平夏錄。元季蜀之保寧城中韓氏女。年十七。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不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處子。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此與木蘭事髣髴。可見天下之大。歲時之久。奇異非常之事。豈無同於古人乎。

七姬廟

蘇州城北。將及齊門。在任蔣橋之西南。俗名大楊家巷。有七姬廟。門列七姬一節四字匾額。乃是前明長洲令趙沂所題。人皆不知所祀何神也。余閱平吳錄。元至正十三年。泰州販鹽民張士誠與弟士義等。殺素被凌侮之人邱義等。乃起兵據高郵等處。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旣而陷常熟。兵入郡城。十七年降於元。授士誠太尉。後明太祖遣徐達等圍姑蘇。士誠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諭以事勢。皆縊死。溇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時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吳元年也。其歲八月辛巳。城破。元紹降於明。士誠被執。昇至金陵。自經死。此七姬殉節時之始末也。廟址係潘氏故園西一隅。正屋三楹。今俗僧改爲佛殿。塑七姬小像於旁屋。相傳七女常於此地顯著靈異。故爲立廟。夫貞烈乃女子之美行。卽無靈異之事。而崇其廟貌。以風世俗。不爲過也。志銘歌詩附後。

張羽七姬權厝志 七姬皆良家子。事浙江行省左丞榮陽潘公。皆爲側室。性格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剪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羣居和而有序。皆不爲怙寵恃美之行。公每聞閭閻。婦女能以節概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爲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境。公日臨戰。一日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嗤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殮其屍。焚之以其骸。瘞於後圃。合爲一冢。公還顧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將勒石。追瘞於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能識節義。決生而不顧者。恆曠世而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亦奇矣哉。乃列其姓氏於石。而係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二十。卞氏。海陵人。年與羅氏同。彭氏。與卞氏同郡人。年與徐氏同。殷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廷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生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匪子之宮。尙卜高原。以永無窮。(宋克書盧熊題額時有二絕之稱)

陳基羣珠碎傷吳帥潘元紹衆妾作繡紋刺綺春纖長。蘭膏鬢鬢瓊肌香。芳年豔質媚花月。三三兩兩紅鴛鴦。翠靴踏雲雲帖妥。海棠露濕胭脂朶。冶情紛作蝶戀春。新曲從翻玉連瑣。畫堂銀燭天沉沉。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綠珠心。欲揮魚腸掃妖彗。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羣珠碎。門前鐵騎嘶寒風。

奇勳解使歸元戎。

高啓弔七姬塚。疊玉連珠棄草根。仙遊應逐墜樓魂。孤墳掩夜香初冷。幾帳留春被尙溫。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恩爭妍無復呈歌舞。寂寂蒼苔鎖院門。

蛙教書

向見人畜蛙爲戲者。木匣中有一大蛙。數小蛙。開匣則大蛙先出。小者隨之出。則大蛙踞中。外向。小者旁列。大者鳴一聲。小蛙亦鳴一聲。大者鳴三聲。小蛙亦鳴兩三聲。迨後大蛙迭鳴不已。衆小蛙亦然。畢則仍如出時次序。自入匣中。謂之蛙教書。（無知之物。必有異術。閱輟耕錄蝦蟆說法。正與此同。是卽其遺法歟。）

義狗

有友自京師回云。雍正三年間。有過客於西華門外曠野。遇屠者牽一黃狗。就屠。客見其殼觶而哀之。向屠買放。屠允。遂解囊與值。屠見其囊金富有。旣受值。又謀殺而盡攫之。越日。鄉保諸人。見屍報縣。縣令往驗。見一狗守於屍傍。令驗畢。狗來搖尾盤旋。如有所訴。令異之。曰。爾知此冤乎。狗又搖尾點頭。令曰。如果知此冤。卽引差役往捕殺人之人。狗去。差隨之。至一村落。狗入草廬內。有一人睡寤。狗向撲而嚙之。役卽捕獲。其人見狗驚愕。直吐實情。令以申報上司。達於朝。而明正典刑。遂禁屠狗者。（偶閱湧幢小品。亦有如此者。可見古今之相同也。）

烈婦段氏

亳州太和縣村家女段氏。年十七。姿容美麗。嫁夫名馬小。貧無以自活。假居岳家。有富人翟連者。見其色而慕之。託馬小鄰人張邱。以重資誘之。小惑。微言於氏。爲氏叱咤。小度難理。卽還所與。而謝絕之。而翟連之慕未已也。於是仍託張邱謀。邱因潛入段氏臥內。竊其睡鞋與連。氏覺。憤怒。以爲玷己。立卽刎頸而死。時雍正四年四月十七日也。地方各官上聞。將翟連張邱等置之於法。而旌氏節烈焉。

毀禁邪神

吳俗有五通神。相傳爲明太祖定鼎後。夢中求封者甚衆。由是令各處鄉里立小廟。每祀五人。以仿軍中隊伍之意。故俗稱爲五聖。吳中之上方山。建有大廟。塑神像。正中一婦。名太母。謂生五神者也。左列五男。卽爲五通。右列五女。爲五夫人。謂五通之妻。最下傍側。有白鬚老者。名馬阿公。謂其僕也。能降禍福於人。有病或事故。卽向巫者。無非云觸犯某相公。或云某相公要某女某婦服侍。須用某某物件。某等筵席。到廟祈禱。畫船鑼鼓。闐塞於石湖。焚香禮拜。絡繹於西郊。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雖係奸邪小人鼓惑。然時或有驗。如有愚邪小人。向神稱貸者。至廟禱祝。取神前紙鏹而歸。後或負販。或賭博等類。卽有利益。每歲必上息若干。幾年還以若干倍。但無完日。稍或不然。則財利斷絕。而且人口俱消滅矣。或有少艾爲某相公所悅。其女於神來之時。如醉如迷。已嫁者。夫婦不得同衾枕。在室者。父母不得至牀前。幷或現手足之類。以示靈異。有禱而愈者。有百計供獻而仍死者。是以吳中娶婦之家。必先祀五神。豐潔其儀。倩男巫宣祝。疏意樂人。度曲吹彈。盈晝徹夜。謂之待茶筵。然後迎娶。又有花髻送與新婦。戴以入門。髻上爲紙人。一百有八。取天罡地煞。以鎮壓邪神之意。因常有新婦入門之際。猝然暴卒故也。自是花燭之夕。新郎則下

拜新婦袖手一福已耳。邑有諸生范姓，其妻亦爲神悅而歿，憤控當事。睢陽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於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十月，毀之。將上方山神像投於石湖，并行文各省，咸卽投之水火。此患遂絕。然今吳俗凡娶婦者，猶踵待茶筵，戴花髻之陋習，愚矣。更見常州府署左有五通神廟，毀滅時添塑二像爲七，僞稱他神，得免焚毀。至今猶存。夫爲邪求利，蚩蚩之輩，尙且不可，況五馬之榮，黃堂之貴，逆令私奉，妄希邀利，不更可恥乎？予考此崇明祖令民間廟祀，或有之，非因廟祀而始有也。宋洪鄱陽夷堅志載獨腳五通云：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屨，漸至賣油，數歲資業巨萬，莫不致疑。會豪室遭寇劫，共指爲盜，執送官，困於考掠，具以實告。云頃者夢一腳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需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得一毀廟，向鄰人曰：舊有獨腳五郎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繕葺，復夢其來曰：荷爾至誠，卽當有以奉報。凌晨起見錢充塞，逐日以多，遂營建華屋，方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兩條，滿腹皆金銀，自後廣置田土。今將十年，未嘗敢爲大盜也。邑宰驗其非妄，卽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朔日，必盛具奠祭，殺雙羊雙豬雙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燭，率家人拜禱，訖不問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雜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鬼胎。慶元元年，長子娶官族女，不肯隨衆爲邪祭，時不預，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吳氏告啓謝罪，乃止。又載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禪刹，所祀五通甚靈異，名安樂神，居於塔上，嘗出與監僧語，無見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可見宋時卽如此也。又明黃岡王同軌耳談云：高郵李毛保母爲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所欲無不立致。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有

爲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姬所戴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跛蹇而返。曰。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鬍子。擊我一鐵簡。傷左股。驚懼投所竊於井。而逋。爲汝幾喪命。毛保聞之。欲察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蘇。徐守家果以失首飾爲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成。便曰。物在井中。其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爲神。婢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五通所談。故給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宅安矣。其家許之。卽攜歸置己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遙屬耳於保母。曰。此神正卽擊我鐵簡者。汝忘我以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無算。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矣。因去不復至。明朝乃奉命廟祀之。邪不能勝。正如。此可見邪崇古今俱有。特無正氣治之耳。今蘇郡得遇湯公撫治。請於朝而毀滅之。豈不快哉。

八面觀音

八面觀音。乃吳三桂姪孫女。郭壯圖之子婦也。國朝世祖定鼎後。取滇。前明之永歷在焉。吳三桂等由粵西四川直入雲南。至省城。而永歷已出阿瓦。避去緬甸矣。三桂重購得之。縊於黔之貴陽。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駐劄雲南。建造府第於城之西隅。第東有池名翠海。今俗呼菜海子。卽其故址也。康熙癸丑。三桂抗命。僭號出攻長沙而死。其孫世璠。建僞號洪化。戊午。討賊官兵。亦由粵西入雲南省城。蔡毓榮以將軍而爲雲貴總督。城破。世璠自縊。所存家屬。例應入官。壯圖子婦。亦在其列。拘繫於督署花園。卽壯圖故宅。造冊俟解。蔡往園中查看。見有美者二。一曰四面觀音。其尤者爲八面觀音。八面見蔡。吸煙以獻。蔡甚愛。遂有心隱匿之。籍去其名。而爲己妾。他俱解送京師。後事敗露。而八面觀音已經懷孕。又不得不爲送往。行至中途而殞。蔡由是落職。滇爲蠻地。以觀音爲最美。稱四面者。言前後左右無不美也。此云八面。甚言美。

好。非止四面而已也。予遊滇。聞其地傳說而述之。

毀古碑猝斃

乾隆十三年。上東巡。地方官僚。先爲修理泰山。時泰安縣丞盛湘。奉委承修。主持其事。將古碑悉爲毀去。數至九十餘通。以其字迹模糊也。存者惟明季字迹清朗者耳。此人之俗陋無知。戕毀古迹。罪莫甚焉。彼忝然不知爲非。猶自作札。以致在京親故。以爲己之能事。予適引見入都。聞之甚駭。意謂如此罔謬。而無人切責。竟聽其所爲。爲恨。未幾盛猝然而斃。泰山之神。何其靈顯耶。昔洪容齋夷堅志載。越士焦惟和。因治居室。買一斷石。疑爲古碑。而字畫漫滅。將以甃階。其鄰人值崇昏悴。俄甃。亟詣焦曰。碑宜速埋之。向吾恍惚之際。見石上一丈夫。露其半身曰。吾乃漢趙王張耳。汝爲語焦。無壞吾碑。便當瘞於土中。不然。必有奇禍。焦卽如其說。可知古迹之殘毀。不特好古者爲恨。卽神鬼亦不肯稍貸。觀焦之瘞。盛之斃。古今無異。可曉然矣。

送春歸

吳郡一年中俗例閒遊之事最多。內有雅致可稱者。則送春也。此雖始自前人。而蘇俗行之爲甚。合郡俱於春盡日。凡士人女子。咸乘畫舫。列珍饈。笙歌載酒。羣往虎阜。或於山上亭軒。或泊山塘隄畔。有嬌歌艷舞者。有呼盧暢飲者。有吟詠唱酬者。有清談小酌者。留連竟日。至暮而返。謂之送春歸。亦看新綠也。每歲率以爲常。施一山先生有送春曲云。明水漾孤舟。迤邐隨春去。春去憶春來。春來去何遽。交交鳴黃鳥。園綠成新陰。隴麥復漸漸。對之傷春心。誰家遊冶子。彩鷁徵笙歌。笙歌悅人耳。其如春去何。亦有深閨質。掩

扇窺輕紗不盡憐春意。雙蛾斂鬢斜。榻來登山閣。命酒酌春風。春風殊黯然。所賴素心同。素心雲雨散。倏忽朱顏換。一曲歌未終。餘音復飄斷。

串月

吳俗每年之八月十八日起。上方山看串月。畫船簫鼓。徧滿石湖。或挽州渚之間。或泊行春橋畔。隨意醺樂。徹夜至明而返。上方山在吳城之坤方。東臨石湖。石湖之東數里有寶帶橋。橫亘南北。此橋最長。通水之環洞。五十有三。仲秋之十八夜。月光出土。正對環洞。人必於山間之望湖亭東瞰。而橋西波面一環一月。連絡橫流。蕩漾里許。儼如一弦貫串。故爲串。少頃月行環洞之上。側射湖中。又如一塔。靜明炫耀。實是奇觀。若月出時。雲氣遮閉。或雲開而月已上橋。卽無此景。是以月初吐而遇清朗無雲。甚爲難得。一歲中除此日之外。亦不能然也。施一山先生亦有詩曰。石湖湖水平。仲秋秋月明。月光水色一萬頃。畫船絲管紛相呈。登山露白月更皎。寶帶雲開望中小。月入玲瓏散作珠。顆顆分連勢。天矯潭影層層還。向西玉幢晶塔眠沙隄。目經恫恍猝難定。境轉虛無旋已迷。放櫂湖心載歌曲。洞簫嗚咽潛蛟觸。興盡歸來月滿卮。螭膏鳳腦燒千枝。

智斃妖狐

乾隆戊午己未間。於滇制軍慶公幕中。與會稽趙赤水相聚。趙談昔伊同鄉某少府出京。過山東。歇一旅店。有房空閉。問何以不聽人居。店主以有妖鬼對。少府年壯力強。不信其言。勒令開門而宿。夜間果有怪異。至明卽去。後復進京。將過其地。預與隨從人約。房內一有聲息。卽并進相助。行及其地。仍歇是室。夜靜。

有一麗人。至少府。佯與綢繆。迨同寢。連衾緊抱而擊之。從人聞聲齊入。并擒助力。拳腳交加。竟爲所斃。衾裯齏粉。視之。乃一大狐。剝取其皮。長可三尺。有奇。藏貯囊中。或有相與談及。卽出相示也。

宸垣識餘

吳長元

肅王樞

南宋肅王樞。與沈元用同使金。館於燕山憫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詞皆偶麗。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無矜色。元用不覺爲之駭服。

吳野

天順甲辰會試。場屋災。舉人吳野持硯斃於鐘下。硯爲野所愛。上鐫其名。火後以硯故。知爲野也。詔葬諸燼骨。刻石冢上。曰天下英才吳野等之墓。先是陝西有雷澤者。與一仙女有夙緣。仙女引澤至一所。見一紅榜。無澤名。賀焉。問之。曰久自知。第一名乃吳野也。又指一榜示澤曰。君與貴溪鄭節聯名。後禮闈災。澤與節踰牆免。果聯名中式。與節道其詳。則火榜狀元之說。信前定矣。

長椿寺僧

鹿邑張太寶。字松麓。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蘿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

否曰。壽過八秩。考終久矣。僧歎歎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階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曰。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家。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邱孟調之曾大父遊。歷歷能道其生平游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張曼珠

毛西河姬人曼珠。張姓。小字阿錢。豐臺賣花翁女也。幼甚慧。能效百鳥音。工鍼黹。稍長。白皙而妍。綰髮作連環。名百環髻。毛以冷宦在京。益邨相公助貲作合。新婚之夕。陳檢討其年。更名曼珠。于歸後。學書度曲。不半載而能。最愛歌梁司農祝家園詞。旣而得奇疾。漸就羸弱。年二十四而歿。西河作別誌書。輒士大夫爭以詞挽弔。其病中嘗繪小影名留視圖。諸公俱有題詠云。

陳小憐

陳小憐。郟城人。年十四。讀書知大義。粗通綱目。遭兵亂。落狹斜。居京師外城西河沿。姿慧不凡。傾動士大夫。而小憐不一當意。錢塘范徵君性華。老成人也。年五十餘。館於京師。小憐於席上一見。遂心許焉。至范所語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相與定盟。然後去。范以貧窶不能脫小憐於籍。爲有勢者所奪。范作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繪小憐影。囑友人題之。查慎行詩云。小像沈香手。自薰前期如夢卻疑真。五湖忍負閒風月。爲少扁舟共載人。杜于皇爲之作傳。

東齋脞語

吳翌鳳

張鍛亭

張鍛亭先生字岳未。余師素村（乃翼）兩蕉（應詒）兩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進士。官樂亭知縣。慈祥豈弟。有古循吏之風。一日以事公出。及歸。縊死輿中矣。家居時常蓄一妾。夫人素悍妬。乘先生遠宦。輒遣去之。先生深以爲恨。云。先生有借米謠三首。云。我無奈。向君哭。懇君借我米一斛。願來生君作主人。我作僕。憑君時時呼喚。我只小心伏侍。直到蒼頭禿。一君不肯。我再求。懇君借我米一斗。願來生君作富翁。我作狗。憑君時時呼喝。我只擺尾搖頭。常守家門口。二君不肯。我再歌。懇君借我米一籬。願來生君作頑妾。我作夫。憑君時時吵鬧。我只粧聾做啞。半死半糊塗。三張氏世居吾里樂橋之南。金聖歎居憩橋巷。相去不數武。素相得也。函西（涵）先生鍛亭父也。一日堂中召仙。聞叩門聲甚急。問仙云。何仙判有奇禍。有奇禍。不可開。不可開。十二字。久之叩者方去。探之。則聖歎糾往哭廟也。後在事者皆坐大辟。微仙則先生危矣。先生中乙酉副榜。與鍛亭同科。

維西見聞紀

余慶遠

麼些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縑。不襲不裹。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組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

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臙肘。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愛頽澤衣。至敝不泔。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間有著履屨。屨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豬爲富。頭目倍畜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臘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盃。餞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藁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豬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麼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厝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而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聞

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前頭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洩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那馬

那馬本民家。則僂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知不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擗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昇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恆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古宗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柯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項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纓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西紅革靴。或以文纓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韉轡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臙肋。俱采纓爲之。裙或文纓。或采色布。纓鞞單革軟底。不着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妝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墾山地種青棵。麥黍炒爲麪。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麪。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麪。指搗而食之。曰糌粑。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指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

張氏卮言

張元廣

老人捕虎

建平縣多虎。嘗有一老人至。和易可親。不言姓名里居。隨一老僕。自云能治虎。富民爭相延致。飲食起居。與人同。唯略喜靜坐。其僕蠢然無知耳。人告之曰。某處有虎。已傷人。老人卽書一紙函封之。不使人得見。

密使其僕焚城隍廟中。卽以數人捕虎。南北東西。悉從指示。無弗得者。建平人捕虎。必以冬月。用宜興獵戶。并田野健兒百人。先用火燒山。曠日持久。猶有時不能得。惟老人則隨時可捕。不俟多人。三月之內。捕得二十餘虎。卽辭去。饋以金帛。一無所受。亦不知何許人也。老人去後。山中無虎患者十餘年。今則俚魂載道。城外多虎迹矣。

葉先生冥緣

松陵葉元禮先生。名舒崇。以迎入學。騎馬過綵樓下。有閨秀見而慕之。欲以爲夫。單思染病。臨絕始告父母。乃召先生永訣。先生亦嗚咽不自禁。十六年後。公車計偕。至山左。於途中得一俊童。不告父母。隨至輦下。歡愛之篤。過於伉儷。後俊童病亡京邸。先生哭之幾絕。未及半年。亦沒於都下。一時鍾情眷戀。轉女成男。尙膠漆相投如此。元禮先生本名士貌。如子都。長於古學。登第時。房考官拆得其名。向天四拜云。不圖葉元禮出在我房內。而不知其冤業相隨。未五十而畢命。死時人共見所歡俊童。現形至牀前。共握手而逝。噫。在葉元禮止一世耳。而此閨秀者。已經再世矣。昔爲葉死。今又爲彼死。忽女忽男。冥緣相續。皆此愛心。不忍捨割之所致也。普勸世人。戒之哉。爲賦絕句六首。其詩云。未經弱冠已蜚聲。瀟灑丰姿冰玉清。偶過翠樓珠箔下。美人含笑訂三生。單思無奈病纏綿。拚得形骸赴九泉。爲告雙親兒不起。葉郎誤我已經年。喚郎嗚咽愬前衷。一笑姻緣命已終。今日迸形心內死。來生端的要相逢。忽忽年華十六春。公車山左走黃塵。馬前來得人如玉。宛似曩時夢裏身。得捷南宮到處隨。同衾同案不相離。直教兩世婚姻續。昔女今男事更奇。玉兒病肺喘絲懸。兒沒郎隨只半年。昔死爲郎今爲我。韓朋簫史語空傳。

陳友石

吳縣陳友石名筠。幼孤。性喜雜技。能琴。能碁。能字。獨不能治家。年尙未娶。父遺產業。已蕩然無存。乃以三十金入山販冬筍。至崑城。王彥修家賣之。居數日。彥修謂之曰。天氣蒸熱。筍包宜開矣。開則筍已腐爛。皆如一簇青煙。細揀之。僅存二十金。資斧喪盡。販官曆數十本。賣以度日。旣而賣字於閩關。爲店家寫扇。薪水藉以無缺。一日有滿洲大人。奉旨封王海外者。泊舟閩關外。令家人買扇。卽命友石書之。謝白金一兩。喜出望外。大人閱其字迹。稱善。卽邀至船中。茶罷對弈。歡若平生。謂友石曰。我奉旨封王。舟中少一朋友。可以盤桓朝夕者。陳先生尙能不棄。與我同行。則甚幸矣。友石許之。乃餽三十金爲安家費。友石以十金奉母。十金製衣。而更以十金買肴饌。徧款一船人。旣而船至琉球。安南諸國。其國王尊奉天使。并尊奉天使同來之客。滿洲大人。又處處爲之先容。故所至分庭抗禮。奉迎恐後。遂各求其字迹。一小字酬一小銀錢。一大字酬一大銀錢。船至高麗國。高麗王太子。好音律。與友石共鼓琴。友石更授以新聲數曲。太子大喜。謂其百官曰。我國僻處海中。得陳先生至此。天賜也。我等宜厚贈之。於是所贈金銀珍寶象犀珠玉之物。不可數計。歸舟至大洋。舟重不能行。舵工命以所載金銀撇入海中。約存二三萬兩。舟始能行。趁風至福建漳州。值漳泉大荒。友石一路賑饑。費萬金。而自以二萬金歸家。娶妻。後與其舅貿易。不數年。復蕩盡爲窶人。晚年賣藥於陽城湖之濱。跌損一足。然興甚豪。不肯作寒乞相。亦當今奇士矣。

藕絲帳

崑山千墩鎮。顧給事思軒先生。與相國夏桂洲同年友善。在京邸時同寓也。每待漏入朝。顧老僕陳某。必

隨入承事之。顧先生歿後。夏桂洲亦乞假歸江西。顧公子命家奴運糧至京。浪費俱盡。假照塞責。既而地方官追比。破產輸納。罪當擬流。蘇松常鎮之間。以糧事擬流者。共四百餘家。而顧將流嶺南。適當夏相國復召之時。舟泊虎邱。陳僕探望舟邊。十六日。不得見。會相國送客出舟。卽叩首見之。相國備詢家事。情甚勤懇。陳流涕細述。願乞垂庇。相國厲聲曰。此係國法。我能曲徇故人子乎。陳恨甚。及相國將解維。方伯入見。出時。相國命之曰。聞貴治負糧者多。然旣補納矣。復正其罪。恐非聖朝寬大之體。是宜免。於是大江以南。俱得免於流竄矣。免後。悉念顧氏之恩。厚禮而叩謝者。戶屢不絕。倉箱之內。棗栗應時而滿。夏相國無嗣。思軒之子觀海。爲饒州刺史。欲報恩於桂洲。求夏氏子之疏宗子姓。終莫能得。僅瓣香致祭於祠內而已。時嚴嵩已失勢。籍沒時。觀海奉上命監其門。有老嫗倉皇而出者。袖中遺下一物。紙裹若管城。觀海意其密書也。置之靴內。歸與家人觀之。則細如藕絲。引而愈長。卽拽成一帳。有知之者曰。此藕絲帳也。嚴府中至寶二。一爲藕絲帳。一爲銅鑼。榻上得藕絲帳。則一室無塵。銅鑼之聲。聞於百里。乃仙人所鑄也。不知流落何所。觀海嘗謂人曰。我無從報夏公恩。得監嚴氏籍沒。猶之報恩矣。蓋嚴嵩殺桂洲者也。顧氏藕絲帳。四世相傳。國初時。觀海之曾孫寧人。與南陽構訟。將不直。賄於當事。寧人無子。故於珍玩皆不甚惜。其讀書一目數行。俱下。終身不忘。著述等身。今所劖劂者。惟日知錄與文集數卷而已。生平崇尚氣節。其無子。蓋天奄也。

縣令虎傷

某處縣令。在舟中。見岸上一人。負版而過。卽隱身蘆葦內。縣令使召見之。跪於船頭。呼之入。曰。小人冥吏

也不敢入問所負何冊。曰：虎傷籍也。問幾許。曰：共三百餘人。問首名爲誰。曰：卽大人也。從者一喝而隱。縣令自惟曰：我任百里之寄。捕虎救人。責在獵戶。何至身被虎傷。然冥吏有言。不可不早爲之備也。於是責捕虎甚急。未幾而獵戶昇一死虎至。縣令謂家人曰：我生平未嘗見虎。今有死虎。當細看之。庶他時不畏虎。得免於難。命獵戶提起虎頭。近視之。虎死未久。餘威尙存。吼然呵氣一聲。而縣令已驚怖而斃矣。余父執朱先生復旦。爲井陘令時。幕客董滄湄者。寧波鄞縣人也。嘗於海船上。至天童山。同舟進香者十九僧。行至中途。見七僧皆化爲虎。咆哮入林。明日衆僧持械往迹之。衣帽悉掛樹頭。餘無所見。嘗聞性之陰毒者化蛇。猛烈者化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破山和尚

破山和尚。密雲老人十大弟子之一也。十弟子各擅一長。登峯造極。如漢月文章。費隱。修竹之類。而破山則神通第一。張獻忠屠戮生民。所過郡縣。靡有孑遺。其將破某城也。破山至焉。曰：吾有求於將軍也。願勿屠是城。曰：和尚肯啗肉。我卽從汝。破山合掌西向云：老僧爲百萬生靈。何惜如來一戒。遂與獻忠共啗酒肉。城得不屠。乃與之約曰：自今以後。將軍所至。若見老僧來迎。卽勿傷百姓。許之。獻忠兵勢神速。常一日夜行三百里。南北東西。又無定向。及進一城。而破山已先在矣。曰：我來迎汝。幸勿傷人。獻忠曰：如約。卽攜手入坐。令啗肉焉。如是者數十處。而破山已不能復茹素矣。茹素則必病。腊肉乾魚。徧懸丈室。有小沙彌竊食金蹄一片。咽之不能吐之。不得。胸膈霍亂。涕泗交於兩頤。破山見之。曰：是豈汝可食者耶。急至草馱前。爲汝懺罪。以禪杖擊其頂者三。卽吐於地。語云：誌公啗鴿。摩什吞鍼。神通所至。安往而不著奇異哉。獻

忠聞雷聲響震。則曰：「老天又教我殺人矣。」雷嘗擊其將校，獻忠亦架礮擊之。雷聲頓止。一日不殺人，則不能進飲食。几席之近，血流如川。始覺適情，若破山在座，則一人止去一手，手如山積，名之曰「手山」。余友至蜀中，見有一手老人，問屠城時事，尚泣下沾襟也。

武則天墓

武則天墓在陝西乾州。其地有峻嶺崇山，可以登覽。有古刹，可以休憩，但不可言其生前罪惡。稍不知戒，則盲風怪雨，走石飛沙，頃刻畢至。有性命之憂矣。馬麟雍以乾州幕客遊集於此，一時作詩紀事者，俱盛稱其任狄相，復中宗，與他數事，爲鬚眉丈夫所難得。余謂之曰：「與其強作違心之論，媚茲淫鬼，何如不作詩之爲愈乎？」麟雍曰：「是又不可。若無幾句頌美之詞，則晴日變爲陰風，我第欲適我遊興耳。」邈問其他，張獻忠墓有黑虎守之，人陟其上者，蒺藜刺之而死。此二人者，生前既大肆其淫殺，冢中枯骨，尙能張其餘骸，布毒於人，天之生是使惡也，有由來矣。

王曉蘭

王碩園先生之幼女，名曉蘭，能詩，尤妙臨池。時爲其父代筆，閨秀中之傑出者也。與吳江葉公子敬宏結婚，敬宏入贅於崑，居甥館者三年。曉蘭尙不失童身，女乃爲敬宏置二妾，歸吳江。後各生子，敬宏歲時挈其子至崑省視嫡母，夫婦相對，儼若大賓。茶話時，惟問起居於翁姑而已。三月十九日，明懷宗烈皇帝殉難煤山之忌日也。曉蘭每歲遇是日，必設香案於庭，多置楮帛，向西北天門哭拜，爲烈皇帝祈求冥福。竟日乃止。人皆莫識其故，或曰：「曉蘭卽長平公主後身也。」其賦性惟嗜讀書，善爲隱謎，極工雅，嘗詰難於其

父碩園先生對之而喜。每爲之加餐。不茹葷血。後更能服氣。并絕煙火食。父歿。致哀盡禮。忽豫刻死日。結跏而終。

八卦田

杭州有名諸生王伯符。館於湧金門外縉紳家。閒行至八卦田中。遇一道人。八卦田者。田中阡陌。周圍三重。若八卦之有斷有續。故名。道人謂之曰。我與子有緣。子生前曾爲道士。奉我香火甚虔。今當濟度。明晨日出時。我於此候子。子必來。明日伯符辨明而出。不告於弟子。仍至所謂八卦田中。則道人在焉。授以一丸藥。令吞之。復令閉目。耳邊風聲拂拂。腳下雲勢騰騰。頃刻間。至一深山。瓊宮玉宇。珠樹琪花。白鶴文鸞。飛鳴翔集。食則青麟作脯。醴液爲漿。始悟道人爲仙人。而此處爲仙山也。越七日。忽念家中貧困。稚子不滿十齡。因鬱鬱思歸。面有淚痕。道人曰。惜哉。無福來而復去。卽送之。至一石橋。伯符已不能言。又迷失道。但往來於橋上而已。橋下居民。有一業農者。識之。留之飯。送之到館。業農者乃縉紳家之佃戶。嘗至館中。能識之也。伯符旣不能言。不能訓徒。因歸家。四十日不發聲。戚黨以爲荒野遇妖。因修醮事。爲之祓除。不祥。其夜伯符夢至一道院。見前道人南面坐。下有雲帔星官。往來白事。門者入報云。王秀才至矣。入跪階下。道人命星官盪其吭。吐出前藥一丸。卽能言。呵之出。問門者云。此何真人也。曰。此爲上洞神仙張果老。廊下所繫白驢。卽其所騎跨者也。伯符能言之後。乃復至館。是後功名蹭蹬。清狂半生。自歎身至仙山。不能居住。凡情之爲害如此。常娓娓爲友人述其事。余得之武林人戴玉泉云。

姚孟長先生名希孟。父沒乃生。甫周晬。遇族中啓釁。構訟其祖母。抱之至縣。歸而摩其頂曰。是兒有福。於縣堂上做期場。得縣公陪奉。汝矣。先生虔持準提咒。夜坐暗中。頂有白光。徧照一室。後以姦一使女。光遂滅。爲諸生時。闖入申文定公園中。守園者拒之。曰。且留步。我相公在內。勿驚動也。先生大罵云。汝主伴食耳。奈何任家奴慢客。守園者入告文定。文定卽邀先生入園。揖坐。茶罷。徧覽亭臺諸勝。先生告辭。文定送之門外。微哂曰。老夫無能。僅堪伴食。但願尊兄亦如老夫伴食耳。姚先生後掇巍科。官至東宮學士而止。竟未嘗伴食。常念文定公之大度包容也。

岳武穆王擒楊么

岳武穆駐軍洞庭湖濱。欲勦巨寇楊么。軍士皆北人。未習水陣。破之無策。乃微服潛行。一路躊躇。至永新縣中。見有一園亭。欣然往遊。此前輩劉幾退休地也。時劉在園。見武穆進門。狹隘處必左右回顧。雖未識姓名。已默知爲朝士。蓋戴紗帽有翅。掉頭始不觸礙。遂不覺流露其故態也。武穆見亭上題墨莊二字。自言曰。此處顏額位置頗佳。但書法未妙耳。適見墨藩棕筆陳几。卽另書飄然竟出。主人敬揖求款。則有副元帥岳飛名字。因駭問曰。將軍軍務倥偬。何幸到此。武穆云。有心事未決。冀得其策。不自知足之前耳。劉謂武穆曰。將軍戮力王家。與老夫義同一體。不妨明言。或效一得之愚。因商述其事。劉問將軍自度對陣時。湖中停泊漁船。不驅去否。楊么鎧甲衣仗。可識別否。二者如可得兼。曷不令軍士練習。假置漁船於湖內。待楊么親自臨陣時。兩邊夾裏。漁船上撒網擒之。武穆卽施此計於合陣時。竟網得楊么。羣寇皆伏。蓋不過七日之期耳。先是楊么出沒湖中。巖穴深阻。不可入。自言若欲破我。除非天上飛來。果應是讖。蘇郡

張天申爲令永新。遇劉氏子。姓述。其事。今墨莊二字。已臨摹入石。原蹟尙爲劉氏珍藏。銀鈎鐵畫。筆勢壯濶。飛鶩。余曾見之。於日容張太史家。武穆出師至洞庭湖。道經徽州歙縣。於荒野止一宿。相度地形。謂土人曰。不出四百年。此間一雄鎮矣。今爲巖鎮。周廣十餘里。居民皆熙攘殷實。其放燈最佳。山水林木。高高下下。因其疎密而布置之。星毬火樹。輝映自然不同也。

任翁

任翁傅川。與同里高翁。幼同學。兩人皆潦倒童子場中。至老不遇。然功名之念。愈老而愈不衰也。任翁年八十二。尙就童子試。時高翁亦望八矣。遇府縣試。則喜氣津津。動於眉宇。二翁相善也。已而相忌。謂歲朝若遇諸塗。則場中不利。故高指任爲不祥人。而任亦視高爲鈍客。每歲朝出門。兩人各迂道相避。其少時所同研席者。皆邑中名士。旣而俱登高第。得顯官。獨任高二翁。訓蒙於荒江虛市之間。朝夕雜誦。聞其書聲者。小夫婦人。莫不笑之。每當觀風季試時。兩人必手提線絡。與諸少年雜沓而至。諸少年見其隆隆。鮐背鬢髮如銀。皆私相謂曰。南極壽星。與彭祖老人。今日又至矣。余舅祖李若采先生。名亮邦。爲任翁後輩。任翁嘗捋其鬚曰。子來年必中式矣。相君之貌。銀面金鬚。舅祖笑謂任翁曰。然則先生今年必進學矣。先生之貌。金面銀鬚。時任翁已八旬。面黃鬚白久矣。微怒而去。舅祖與雲間陳臥子先生對局。任翁闖然而入。陳先生不禮焉。任翁指之曰。此何人。舅祖曰。敝同年也。任翁勃然曰。如此後生家。尙未也。陳先生卽應聲曰。我視汝老人家。則已快矣。蓋吳下方言。謂快爲速死也。兩先生機鋒敏捷如此。任翁晚年。文理愈荒謬。其應邑侯葉臞仙縣試也。第二題得亦饗舜。中比云。洪水橫流之日。水族於是乎必多。堯則以鼃鼃蛟

龍魚鼈之屬而饗舜焉。草木暢茂之世。野味於茲乎不少。堯則以虎豹犀象麋鹿之屬而饗舜焉。葉公以墨筆濃圈其卷。評云。水陸奇珍。悉登二帝之筵。是真所謂玉食萬方也。奇想天開。可以壯拘儒之膽。卽大加優覆。有一紳欲看任翁文者。葉公出示之。噴飯滿案。謂不宜置之前列。葉公曰。如此老年。尙欲冀其文理精通。博取狀元及第乎。我但使老人快意一時耳。人皆謂葉公之沖襟雅度。不可及也。任翁與顧太師乘謙爲友壻。對酌時。任翁戲顧公曰。嘗聞宰相之度。可以撐船。有諸乎。顧公曰。以小弟之褊心。卽髮絲亦容不下也。任高二人。一生著作相似。又共享遐齡。任年九十二。高年八十六。一時出兩壽童。拋去鳩杖。僕僕風簷。亦事之咄咄可怪者也。

山齋客譚

景星杓

虎怪三則

太平縣百穴山之南。恆多虎怪。有田婦患疾。須酪治藥。一兒僅七歲。遺踰嶺買之。旣返嶺下。遇一嫗。向兒求酪。兒不許。固索之。兒泣曰。固不惜飲嫗。母將不救。奈何。嫗歎曰。孝子也。吾能舍女矣。前有二怪在。未能舍女也。因與偕度嶺。果有二嫗。并立田側。顧兒笑。二嫗視前嫗又笑。前嫗遽前謂曰。此孝子也。尙望均舍之。二嫗乃改容拊兒背曰。兒好歸。遂化三虎相躍去。

寧國郡諸山。素多虎妖。嘗變化食人。有村婦方作粥。門有老嫗求食。婦入後舍取器。還至。則粥釜已罄。婦驚異。嫗謝曰。幸獲賜粥。明當以二緡酬耳。是夜有虎決藩入。噬其豕。不食。大嘯去。至明鬻之。正得二緡。徐州有老母。年九十餘。惟與一幼孫同臥起。孫嘗聞母夜食有聲。詢之曰。兒誤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數

夕。又然。孫聞之。家人乃共密啓。簣求之。皆人骨也。於是大駭。共繫禁之。

鬼二則

計文煥。仁和平安里人。市賈也。康熙乙亥春。病篤。心中有三人者出視之。與己無二。共攜文煥至一家。時夜已半。乃從門隙入。見一嫗坐堂中。問若輩何自來。邪。三人曰。此合生汝家。嫗熟視。哂曰。故佳。因復還。至家。一蹶而寤。由是每日必往。其來往之道。非復人間。視天光淡黃。所踐地亦黃質。軟如絨。彼家屋室器物。歷歷可記。還則三人復入心中。時二月下旬也。旣而三人憑文煥體。捉筆書偈曰。碌碌紅塵二十九。一朝緣盡還分手。從今踏破嶺頭雲。更向菩提三妙（當作藐）走。雲也有風也。有一場笑話。都成偶。分付雲房好待吾。呵呵一笑。先年叟文煥。本不知書與文。而字頗端楷。見者異之。是夜見其亡父云。吾爲兒事。費幾籌量。前進牒青帝。言汝敬惜廢字。合得延算。今幸判准。以牒示文煥。上大書合延壽七月。以藍筆作一大圍。書作行體甚妙。父曰。向所往處。終須一到。乃攜以往。文煥竟氣絕矣。旣至。見門外十數人。爭欲進。其父排衆。衆強挽之入。至一籠所。啓蓋。納文煥於內。覺四周如火。欲出不能。乃猛力一迸而出。踉蹌出門。遇一人視之。卽前三人者。頃一人。頃又一人。三人與之同歸。至門。仍蹶而寤。蓋已氣絕數刻矣。其父取案頭瓊茶一吸而去。家人視瓊已空。文煥至丙戌猶存。

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母皆嫠也。都嫗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子分成廢疾。毋徒累若息。無益。盍謀改字乎。苟得聘。願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嫗曰。母勞苦矣。郎旣病若是。母何賴邪。嫗曰。賴薄田數畝。更歉歲。多半年食耳。食盡則日不給。爲憂也。母復宣前語。女正色

曰。女無枉行。既聘而卻。不知者將謂何。生不如死。願歸母家相依以活。食缺則兒素習女紅。并夜而作。亦可度矣。兒今日願卽行。不然。索我於黃泉也。二母聞之皆喜。又相抱大號慟。媪歸遣輿以迎。女不改妝而行。青衫白裙楚楚。女未至頃。都子具衣冠出。欣謂母曰。新婦將至。母宜出俟之。兒病瘳矣。母驚詢兒何由。知迎婦復狂語邪。曰。否。兒方臥。覩牀後有四鬼。皆披髮醜惡。出語兒曰。吾輩與若無怨也。緣遭汝父枉獄。故祟及嗣耳。今傅女正大。節操如此。吾輩敬且畏。其敢復爲禍乎。遂不見。故兒如醉初醒。今無病矣。語畢。女至。媪述其異。共相駭歎。聞之傅母。擇日結褵焉。傅女爲張儼公孫都生之父。嘗爲縣主簿云。

押秦檜魂

嚴灝庭先生之曾孫曉蒼。讀書江干一寺。言寺鄰一嫗。爲鬼所憑。曰。吾輩冥道押使也。監秦檜魂赴艷都。途經於此。嫗何以穢水浣吾衣。其家祈請再三。始甦。初問其押秦之故。曰。檜今後身爲金華一婦。爲謀夫犯磔。今決畢押還也。又問宋距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檜賊擅主和議。屠戮忠良。天曹判決磔刑三十六。斬刑三十二。正未已也。又鄰人孫卜存。言三十年前。一少年方婚禮未畢。亦爲押檜鬼所憑。祭而得安。溯考其年。蓋方押往金華。託生爲婦之時乎。可謂異矣。

山魃二則

處俗凡祀魃之家。必不正。蓋由通其婦而致。居魃於庋閣之上。魃則密藏屋中。其去來人不得而見也。有所需。第聞其語。凡飲食輒饗之。否則致怒。棄去媚之喜。則日致富。魃好淫。其家亦有以誑之。魃食物。必令其家登籍。按數致金。無所苟。凡食一雞。誑曰二金。如數致之。蓋魃不入市。不審貴賤也。

一魘於田間草室內臥人獲之。并得其短杖黃袱各一以歸。詢二物安所用邪。曰：吾被此袱能隱形。植杖以躍。卽升峯頂。故無如我也。其人得此試爲之。果驗。乃肆爲妖淫。山民相聚焚其人。

乩仙

昔許旌陽眞君飛昇。嘗遺讖云。吾自昇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當得弟子八百人。皆爲地仙。所謂龍沙聚會庚申歲也。然至今未能測其人姓名者。語谿黃九煙先生諱周星。故明進士。性忠介。穎悟絕倫。仕至曹郎。甲申後卽杜門著書。爲詩多悲憤之音。更世亂。篇章恆失於寇略。末年著有薇萼集。行世。康熙辛酉。失足墮水卒。或曰痛飲醉自沈也。先是苕溪陸芳辰於庚戌歲請乩。嘗以八百地仙之名叩之。乩隨書七百九十八字。皆散雜無文。復請仙筆續成文句。乃示以一絕云。八伯功成尋共由。周天星宿可誠求。九州煙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世流。末書尋共由可也。蓋詩中已括黃公姓名矣。陸始不悟。至甲寅冬。適與公同舟談頃。偶爲公述其事。公覽詩哂曰。此仙君欲余編輯成文耳。若共由周星九煙非余而何。公遂取仙名。纂爲七言長歌一章。文義通妙。不減興嗣千文也。辭長不錄。按數八伯闕二字者。據乩云。王趙兩君已登仙籍。故云。

吳畊

海陽吳畊字研田。別號蕉圃。寓嘉禾之雙谿。卽黃九煙子壻也。高蹈不仕。清介有古廉士風。畊有族兄吳聰。字次謀。性亦清謹。能詩。早卒。康熙戊辰。畊客江右。宿村舍中。值鄰有請乩者。畊亦以扣之。乩忽書曰。吾弟客此邪。扣之誰何。曰。汝兄聰也。與子雅稱兄弟。今仙凡隔矣。復與子遇。豈能無情。子詩人也。因感唐人

劉得仁詩人中最屈之句。用伸其意以贈子。須臾虬運如飛。得五言近體一章。復扣其所止。曰時乘雲氣。翺翔於江山風月間耳。其詩曰。詩人中最屈。蕉圃研田耕。獨具蕭閒格。無慚月旦評。交疏多解佩。釜冷便餐英。才美哀時命。莊騷共不平。

僞虬

浙東一倅。勤好仙道。遂有方士陽作呂仙虬語以弄之。期以明年中秋。會於靈鷲洞中。授以長生之藥。倅心喜。至期齋沐而至。方士預飾一古貌者。匿洞隱處。誠以勿言。倅偕方士同往。既至。止方士於外。獨入徧尋。始遇見一叟。矍顏鶴髮。危坐於巖石之上。見倅把塵柄而笑。倅以爲不世之遇。稽顙若春。泣述上年之約。祈求金丹。道者擲一物於地。倅者膝行而取之。向明而視。乃青荷葉裹也。啓裹。一丹燄然。倅復叩荆子。久同修元。願不遺愚蒙。并賜救拔。道者搖首。倅復哀禱不已。道者復擲一粒。倅方禮。舉首已失所在。於是欣喜無量。遂廣出金錢。託方士建閣以奉仙靈。并厚贈方士。大有獲焉。既而古貌者。以賞輕洩之於人。問所懷何藥邪。曰肥兒丸也。

女化男

江右南昌民家一女。已受聘。其父以無子。日禱於大士前。一日其女於中庭而洩。父讓之。女告母曰。兒已非女。何害乎。母驗之。果男子矣。父母大駭。令更男妝。因感釋氏之靈。僧懺以謝也。既而夫家以負婚訟於官。邑令召乳媪驗實。乃賜錢二十貫爲婚貲。命以原聘還其夫家。杭人彭端臣游其地。親見其事云。康熙丁亥。

畜異

蘇州一生明於國律。爲冥王署爲判司。生讀書僧寺。與數生共處。乃不時被召。召則卒仆。移時始甦。中一友性儂。佻陰禱於生。於召時願挈我一遊。生笑辭以卽見召。僕且不知。胡能曉君以行耶。又曰。子不我挈。吾有計矣。一日俟仆絕。乃投纒於臥所。俄生反而友不甦。家人知其事。羣閔於生。以爲左道殺人。將訟之。官生窘。亦投纒入冥。叩王。王驚曰。無事致君何事至邪。生述其故。王命訪之。數青衣急促偕生行。曰。非檄至者不得入關。當於關外求之耳。因出關高呼其名。不得。徘徊於道。一市飯嫗問故。曰。昨者有某役押豬犯七名出關。遇一書生尋訪判司。一犯以金授之。役易以往矣。得非卽此人耶。乃還啓王。王召押者訊狀。得實。謂生曰。此子誤入崑山某家豬胎。先生宜急還。向彼續取擲死。彼自甦矣。然到時始產。候第七豬灰色者是也。生旣甦。告衆以故。乘夜束裝而往。循教以行。其友果甦。然自是冥中亦不召矣。

妖魁二則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廳事前。置澤蘭二盆。左廂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精捷。入廳跳擲不已。出必舉澤蘭於肩。飛行宇下。聞人聲。仍置蘭於原所。落盆有聲。因不見。每月明必出。出必如此。楊氏惡之。疑爲梅精。伐去之。亦不能絕。上高令范偉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見樓瓦上。忽墜一物。展轉成一老翁。衣黃褐衣。道巾布履。不甚長。揚袖於樓中。作旋風轉。不已。公遽掩之。得一石丸。五色光燦。甚可觀。公以火煨之。至今猶存。

賣魚者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途經烈帝廟。見朱門半掩。燈火熒熒。竊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於上。小吏十餘。皆運銀錠而計數之。錠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驚羨。入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錠。甲再哀叩。請益不許。一持籍吏趨前耳語。紅袍哂然。更與一錠。甲得奇遇。乃轉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驚探得一大蝦蟆。遂棄擲溝中。未幾又動。探之復然。甲大失望。癡坐燈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曰。天將明。何坐此邪。甲告以故。乙不信。探之溝中。應手出二錠。始悟籍吏耳語。蓋附一以畀乙也。二子欣然各懷一錠以歸。

汪貞木

汪貞木。杭諸生。居芝松里。夜嘗以青火出屋內。疑有寶物。聚昆弟家人啓之。至丈餘。無所見。唯得一石。長六尺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屍影橫於上。家有乩壇。衆扣之。乩以詩示之。曰。此疾我能知。二人心在茲。亡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末復大書方孝孺三字。乩遂寂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符畢。乩運曰。吾佐女侍香吏也。既閱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學先生譏汝等耳。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母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商於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忽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誠曰。苟洩吾事。當寸斃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問。乃述母誠。師強送之。及門乃返。次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事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衆。因訟於縣。令不信。督師出兒。師歸。遂率徒衆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甕於婦牀下。

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櫛於中。事乃白。其私人逃於杭之護國院爲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己未事也。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粥之。其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館訪焉。妓家曰。誠在適外遊。稍俟之可耳。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檻間。座上金猊正鼻。一少年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尊。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傾醉。卽與之狎昵。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卽進飲食。而其子已至。父子相見。嘿然無一語。飯畢。其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先還。吾粗取逋貨。畢卽歸也。翁乃獨留妓館。一月資斧。畢耗。子身而歸。

蒙古兵斬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羣盜所至。蟻聚。天兵南伐。凱還。一蒙古助戰兵。寓錢江民家。掠有諸全一婦。甚嬖之。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哀祈。備至。兵頗憐之。已和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匿焉。兵不勝怒。擲價還之。夫無已。號慟而去。婦又從內罵之。兵乃呼婦曰。曷從吾往。識家游乎。且避汝夫之復來。婦欣然從之。登一山。委蛇入深處。境甚荒寂。兵拔劍數之曰。不義牝。寧有棄夫而能久安於吾邪。遂殺之。棄其屍於礪以歸。

溺水鬼二則

一僧龕於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豬腸。

胃者當替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縣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豬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次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真人朝京。每停於此。道士乘間扣之。乃命立一竿於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也。年十四。尙未婚。夏日浴於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檻下持其足。秀怒罵之。吳有狎交嚴畜子者。北方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爲與而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爲吳面秀之姑以解之。且持盃茗送秀。以請吳罪。而面有調色。不恭。秀恥。遽擲盃。怒罵之。嚴亦大罵。與吳備辱甚。至秀姑。憊嫗也。居平憎於嚴勢。且慮得奇禍。以累子。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矣。乃服盃滷而死。通體上下衣皆手鍼。密紉無間。盛暑停屍信宿。以俟官殮。迥無穢息。鄰衆不平。羣號於縣。嚴幾漏網。大中丞張公訪聞案實。特題斬之。吳幸先斃於獄云。

海怪

康熙乙酉七月。旣望。浙江之赭山。有物焉。形若婦人。白身黑章。斑駁相間。面皎唇朱。不被一縷。箕踞於山厓。見人則大笑。舟行者仰皆見之。聞者驚異。率皆棹舟往觀。經數日。乃謂觀者曰：俟二十一日。汝等皆當歸潭邪。言訖。下沒於濤。是時颶風盛作。雨霖不止。海氓占驗。已慮漂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

丈隨潮而至。各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之民。幸有先覺。唯守瀆地二百餘人。無一得生云。

謀資毒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詭以訪親杭省。附舟以往。至武林。瞰甲收貨入囊。潛於藥肆。購砒以藏。次日作寬焦。置毒其中。甲食以死。乙乃懷金走歸。虛舟飄搖。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收泊汛所。見一屍橫中。乃謀於勾者曰。若能挈屍掩藏。當粥舟以分其值。勾喜。負屍置漏澤。故棺器中。返而兵士負前約。勾者遂首於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歧對。妻不信。亦鳴於官。是日抱牘與勾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拯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王師進勦。皆於江干民家駐劄。賊既卒平。率攜俘獲以還。丁氏兵。龍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蹤跡至。求釋不獲。夫號於路。婦哭於樓。簫頭感奮曰。吾平生苦積得金廿兩。將以授二子。脫不克荷。徒存無益。盍若購此婦。以合破鏡乎。兵以主於其家。無難色。婦得以歸。後簫頭暴死復甦。因言吾命當絕。緣本瓜山人。故彼方土神錄之去。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夫婦。向已會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邪。是以放還。簫頭卒得生。

事巧受誣

杭州有爲人代庖者。齎銀千兩。作二酒甕。由蘇喚舟。以達南潯。蓋防窺伺也。既至牙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曷啓封以畀我。甕啓。皆磚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輕。舟子取磚石以鎮舟。次早有草舫掠舟而

過舟子呼曰王伯伯有衣包在曷爲我寄於家。至是代庖者執是二端以證盜。舟子百喙無辭焉。訟於官。徧毒桁楊無所承。幾半年所。舟子曰禱於神以爲寃。以其寄物見疑。無或出者。臘除歲改矣。而案寢冷。貨主人疑焉。扣於司案吏。吏曰子之代庖者所命也。貨主人并代庖者訟於官。盜始白。蓋代庖者艷得牙之富。將以愚之而漁其金。不謂潯牙幸免。而舟子以取石寄衣之巧合。而卸禍焉。幾蹈不測。人心之險如此哉。

鉢孟潭五通神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鉢孟潭。近潭桑間有叢祠。曰五通。制度卑狹。土人奉之以乞靈者。康熙中年。有三少年於暑月自城中出遊。日旣晡。經祠下憩。一少年取筊卜於地。同侶叩何卜。曰吾戲卜得歸與否耳。筊兆不許。少年共擲揄。以爲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入耶。於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鮒甚大。游滯淺沙。側身潑刺。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正思飲。旣得下酒物。況日未崦嵫。曷往壚頭取醉乎。行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魚烹不得熟。垂暮屢速之。酒家出魚謂客曰。客不能久待。烹至久。終不熟。奈何。羣視鱗尾如生。及破筯。則祠中二筊也。衆大駭異。欲起。天忽晦暝。震雷急電。卒發大雨如注。城局旣鑰。遂宿於酒家。果不得入。

聯貴賈禍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恆以乏貴家往來爲歎。一日大雨。子婦滌蔬河濱。遇一小舸。泊棲柳下。中一文士。逼處漏篷。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之舟人。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卽

持雨具。至舟所迎。謂曰：雨甚貴。人曷不暫過草屋。一少避乎。孝廉者正寒餒交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敘禮畢。詢知同姓甚喜。卽與沂源流序雁行。復講家人禮。叟立命治具。攜手簷下。指顧曰：愚於鄉居亦頗無憂。此予水田也。有若干。薑芋蔗田若干。魚池若干。菱灘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高舍十餘間。曰：此余倉廩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右。皆佃夫舍。及櫛椽也。孝廉惟唯。頗艷心羨目。家人告酒具。乃邀入座。殺核豐潔。非復田舍所有。叟握盃曰：此醞五年矣。今特爲貴人弟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旣而酒酣。孝廉盛道家世及交遊。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則大座師也。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恩師也。其他如某某。皆弟之中表也。今城中現任某某。皆與弟善。無言不讎。凡交於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甚熱中傾心。飯畢。雨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猶挽留過宿。不得。悵快而別。明日。叟華衣盛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留款曲。自此交情甚濃。凡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獻臘。孝廉頗感之。恆思立效以報。以掩素飡。而苦無事。竭思得計。乃謀於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幾。果致叟於獄。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視我厚。吾捐頭頸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所能爭。奈何。況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壹聽叔教。無靳也。孝廉遂疏某官當賄若干。某官當賄若干。某胥某役及盜當若干。上下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錙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孝廉皆假他宦。以有其田土屋產。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空盡。而叟始釋。爲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歸。考所費。唯數口子身存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宦之督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雞攜酒入獄。以勞

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爲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轉怒。歸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述於翁。不令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子痛婦亡。不以理。亦縊頸焉。叟痛家破嗣絕。亦付一縊。

嫁神嫗

有商於亳者。覩橋北一婦。艷甚。惑之。以謀娶。訪於媒者。曰。此孀婦也。誓志不嫁。奈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彼夫唯有一耄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卽以貨畀之。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給以歸寧。輿至爾所任之。不然者。反爾賂。無他計也。商惑甚。計以必得。婦立允之。且致厚聘。至期迎婦。方渡橋。婦忽躍出。赴水死。商大恐。亟懷餘貲宵遁。終身不復至亳。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人也。

陳修常

海鹽錢某。以事繫臬司獄。家唯三女。屬其友陳修常挈之來杭。鬻以營救。陳年已七十。率女入舟。給舟子登厓。自運糧而征。預備壯藥。疊姦其二女。至杭鬻而有其貲。徽人汪氏。得其幼女。竟日悲啼不止。叩之述其故。其事始彰。西蜀運青張公撫浙。案其獄。特題斬之。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槊。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槊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息至。命選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校。皆莫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

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叔氏於遠村。叔聞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羣使好戲。每物增廣。大漢一啜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惠食。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千兵。乘騎足不離地。出唯步行隨公云。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恆聚劫盜。時耿逆未平。康親王駐師三衢。旭乃假王手檄文。及劄付數千。僞授羣盜官。羣盜信之。樂爲之用。臬使某偵知其詐。擒旭并盜。鞠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卜肆。推命。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遇緣而解。旭密賂以金。曰。明同監者來。願君亦如其言。蓋押差有二。其隨旭者已入旭轂。患正押未通耳。明日過肆。果符前說。且言將來富貴鼎盛。押者已動心。乃以銀一錠畀副押。令辦食去。正押謂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曷偕亡乎。於是遂逃去。未幾。楊寡婦爲亂。旭爲其前鋒。帶船數百。出常山縣。意有所窺。中流遇范觀察官舫。由轉餉經此。旭曰。公嘗有德於走。今當護公至軍。范因喻旭曰。君豪傑士。倘能歸正。何愁功名乎。孫因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以功授以觀察使。劄耿逆平。旭未授官。忽祝髮空門。日修禪誦。以老。今猶在吳興云。三韓陳千頃疏其事。志此。

廉直神舉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爲人廉直。其甥金氏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金子旣進。訝之。陸曰。適奉天符。造刀兵水火冊。以余無過。命充是職。適揖者。蓋土神也。甥爲之泣。陸曰。毋悲。卽子亦不免。神選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於母。未幾。訃者至。舅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

以送城隍之署。遇一神，馳馬齋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掾曹，沒於京師，以平生端謹，今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禱於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子孝，已勅別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貲五百，及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於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由，曰：「吾夫負宦債三十六金，追之急，將鬻兒以抵恥事二姓也。故溺焉。」閩商蹙然曰：「毋憂，吾當代償是逋。」即檢裝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實未嘗遣，追蓋奴輩爲之耳。」君旣高義，若此，古人恥獨爲君子，僕當蠲其負，卽以是金贈以營生可耳。閩商大喜，旣別，婦夫堅欲挽商留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商以便舟風利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強負其襍，以去。且曰：「明日覓舟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卽於廚辦食，婦私於商曰：「吾夫將不利於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問，婦夫果操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敢逃，願全首領，幸也。』有古井在舍，因投商於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貲，須臾飄風立起，雷霆卒雨交下，雷蟠於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舍其負，而罪猶不釋耶？』將禱於天，視庭中一物，跼於泥中，曳之入，乃卽代償逋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故，宦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襍，致賊於官，立斃杖下。

瀟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妾小蠻樊素，人皆知之，尙有瀟溪女史者，蓋亦白妾也。女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

雪而生。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爲蠻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爲有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於西湖之靈隱山女真菴中。臨沒曰。白尙書已爲海山院主。先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

閻者遇仙

一老爲人司閻。苦於窘。遂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何急至此耶。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曰。以此掌撫病者。自得痊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閻者還以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未明奉輿而往。爭呼搶攘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得之。戊戌夏事。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子先生鐘。甲戌進士。長子淹。字希通。其婦翁施某。貢士也。富於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爲臬使。坐廳事。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馱法以沈吾之冤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俊。有膽力。二子當黃口。保抱懷中。相見卽戟手作鬪狀。及齠齔。脫遇。卽盡力死。毆不休。洎長。愈甚。父母爲之冠婚。分其居。非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詢於人曰。殺人何罪。曰。殺人者抵。又奚問。若吾殺人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匕首。衷於身。乘間刺其兄。凡下二十二刃。問官遂置於獄。其父盡力營解。不獲。卒磔於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齋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亡女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旗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殯於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殮厚。盜啓之。見女貌如生。將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滾二十五里。遇巡員獲之。論磔。七日旨下。女今東浙備兵。且園高其佩之妹也。且園善指畫人物鳥獸魚蟹。畢肖。殆齊於元人。

隆平記事

史册

倪瓚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值元季亂。盡散家資。獨往來江湖間。初張士信聞瓚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求畫。怒曰。瓚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與諸文士泛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瓚也。士信怒欲手刃之。諸人力救。乃鞭之。倪被鞭不吐一語。人問何乃不發一語。答曰。一說便俗。瓚常過蘇臺。賦懷古詩以寓意云。望中煙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起來溪上水。流將春夢到杭州。

金姬

金姬李氏。名金兒。章邱人。李素女。精於卜。士誠起兵。素舉家被俘。金兒未及笄。侍太妃曹氏帳中。高郵被圍。旦暮將下。金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旣而圍果解。號仙姑。士誠將遣兵渡江。姬卜之吉。果定平江。及議移都平江。姬獨言江南不可居。居且不測。隱語託詩以諷。士誠不聽。臨行召姬同行。問以歷數。對曰。入吳之後。當更爲國家深思耳。姬見士誠日驕奢。每爲高論以動之。又不敢犯。士誠稱吳王。冊爲金姬。曰事成。當進爲妃。姬知不免。乃辭太妃出拜天。須臾氣絕。士誠葬之福山港口。悉以珠玉殉。一日士誠妻劉氏。

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及明兵攻平江。士誠屢敗。思姬言。加封仙姬祠而卜之。今常熟西北有金姬墩。俗訛爲金雞。

顧姓

平江圍急。士誠密以小兒置街上。有顧姓收抱之。身畔有金二錠。其衣則龍鳳文也。人知爲士誠子。此子每飯必須倚桌方食。若席地與之不食。蓋習宮中故事也。及長。冒顧姓。宣德間尙在有子。都太僕穆。尙識之。在吳中爲塾師。又平江將破。士誠妻劉夫人。以二子付金姬之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潛行出城。至姬葬所。冢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則珠玉尙在。乃盡收之。攜二子還章邱。買珠玉以市產。二子長。冒李姓。洪武末。其季領鄉薦。赴都下。母囑之曰。都中某所有盲母。殆八十餘。可密訪之。尙在。寄語吾尙無恙。季如其言。訪得之。盲母聞。捫其面。披其二掌。曰。何物小子。聲聲似吾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推出。拒其戶。盲母。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與聞。托孤者也。明日。季稱疾。亟歸。子孫世編章邱籍。

人海記

查慎行

申濟芳

李自成入燕後。拘明朝大小官。分營追賊。有中書十數人。同拘繫一室。忽傳僞旨。令是夜俱自經。鑄鎖甚密。外嚴兵守之。各官以次雉經。氣絕。綆斷。大半墮地。伏尸相枕藉。蘇州申濟芳。獨逡巡不就。縊。天黎明。聞守者啓鑰入。申急。迫伏積屍中。一守卒云。生死未可知。當頭人與一棍。連掙數人。忽一卒云。料此輩已無

生理鞭尸何爲。遽舍之出。午後命各家僮識認尸首。負歸殯殮。申竟得脫。後年八十餘卒於家。

李九我

李九我舉鄉試第一。申少師瑤泉。卽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廷試時。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是科秀水朱文恪公一甲第一。李在第二。賜第後。九我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李過候。坐榻傍。推窗見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邪。是後歡洽無間。

明孝陵

明孝陵卽梁名僧寶誌瘞所。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誌公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爪繞腰矣。葬旣遷。水亦隨往。太祖異焉。敕建靈谷寺。賜之莊田甚廣。仍迎其像。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

柳邊紀略

柳條邊外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盡所有出享。或日莫讓南坑宿客。而自臥西北坑。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鍼絨荷包贈。則又煎乳豬鵝雞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跡詭秘。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於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坑。炊則猶樵蘇飯。

楊寶

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

尙齒

俗尙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於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呼爲孀子若弟婦。

婚姻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亦賠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跳神

滿人有病必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媳。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繫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

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豬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醃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鄰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爲不祥。

臥坑

凡臥頭臨坑邊。腳抵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裯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坑邊。亦不得已。近見坑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愚菴雜著

朱鶴齡

書袁杞山事

袁杞山者。了凡先生之高祖也。居嘉善之桃莊。爲人豪俠好義。明建文初。姚公善守蘇州。與講易契合。薦之王公叔英。遊金陵諸公卿間。靖難師渡江。人有獻叔英著作者。得所交遊。遂列名黨籍。時黃公子澄。密謀匡復。恆往來杞山家。蘇州衛許指揮。獲子澄於其友楊任。臥所。杞山遂出。行。至吳江北門。作絕命詞一首。行吟數四。自投於水。居民吳貴三援而出之。詢得其狀。願破家相容。以告弟貴五。貴五曰。何論破家。雖殺身可也。因留之家。三月。吳兄弟業銀工。其師乃江西分宜人郭美。與子澄同邑。美言黃公死。遣一子在其鄉。今冒田姓。杞山驚喜。卽謀諸吳。隨郭而西。果得之民間。泣告曰。此豈汝安居地邪。遂攜之奔湖廣之咸寧。與同居處。永樂十一年正月。得旨宥齊黃親屬。杞山始別之而歸。隱吳江。爲童子師。逾年生子顯。

顯贅於蘆墟徐孟彰氏。遂籍吳江。顯遵父誡。不就試。有司種藥圃自給。痛建文寬仁失國。明太祖實錄多從刪改。乃私述主德篇傳之後人焉。余按表忠錄云。子澄一子。易姓名爲田經。家湖廣之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此可與杞山事相證。子澄文集。則無傳矣。子澄又有後人。及墓在崑山。蓋郡守姚公善與子澄倡義勤王。潛以其子玉補籍崑山。更名彥修。爲里正。子澄死。彥修夜負骸骨藏焦山。洪熙改元。葬馬鞍山陽。見劉璉所撰墓誌。

書趙公蹇卿事

趙公蹇卿（士諤）按察栗夫寬之從曾孫。令會稽。甚有循卓聲。除兵部主事。調吏部。丙辰。以掌察入都。舟泊金闔。守令皆謁送。獨崑山令某不至。時令以僞刻誣鄉紳周侍御。致周逮。問下詔獄。頗滋物議。及公抵都。令乃遣役以厚儀來餽。公呼役峻責。立卻之。又覆撫車勘疏。謂周某著書。並未及宮禁。而令圖庇所私。僞書傾陷。應降級調雜流。周始得免。方周之下獄也。歛見壁後。漆人纍纍。大駭得疾。（明神廟時。凡事寢格。訟獄未結者。人死。獄吏漆其身候結。）及刑部覆釋得旨。已沒於園扉矣。後崇禎時。令起官。累遷至順天開府。以失機下詔獄。方入獄。歛見周在側。大駭。因忽忽不樂。是時思陵用法嚴。令自度不免。遂雉經於獄。得旨領埋。家人以白裹屍於獄垣上。出之。天道好還如此。都人喧傳其事。公之孫瀚語余云。

秋燈錄

闕名

錢鶴灘

華亭周宿來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

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旁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裕。一日先生假歸。道過旁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於道旁。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追。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慙。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疚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亟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高念東

王尙書阮亭嘗述高公念東三事。一公少宰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於隄邊柳陰中乘涼。一人車載瓦器。抵隄下。屢擁不得上。招公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益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達官遣役來候公。公方與羣兒浴河內。役亦就浴。呼公爲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兒笑指公曰。此卽是。役於水中跪謝。公亦於水中答之一公賦詩兀坐齋中。一無賴子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赴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爲誰。所言何事。蓋公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爲何等邪。

陳於鼎

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於泰大來。次於鼎琪華。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

盈滿已極。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湔職。未幾。礪雲捐館。於泰亦不久繼之。於鼎以父兄不合於鄉。傲居京口。己亥。海寇上金山。於鼎則手書招戚友。愆息彈冠。後海寇就戮。修隙者達其字跡於當道。逮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略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爲指獄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值新年。張燈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後。僻靜深遠。夢魂甜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囚監各廩房。闐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門亦反鍵。益駭焉。呼門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尙留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齎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邪。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沈不覺也。然獄門不得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浼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爲具疏。敘述前因。爲海寇事。旨意嚴重。卽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須再讀也。嘗聞陳礪雲盛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礪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錦繡。張藍蓋。體統不與貲郎吏員爲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寧非好兒孫邪。合座首肯。旨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裁驛遞

流賊之起。始於裁駙遞。驛遞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

來速不及預防。羽健悲極。遷怒於駟遞。倡爲裁駟夫之說。而懋附和成之。駟遞一裁。游手千萬人。倚駟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遂至滋蔓。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而實釀於一婦人。嗚呼。女禍之酷。伏於衽席。可不慎哉。

董姓妻

禾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明季宮人。因闖賊犯門。逃竄民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捧紫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者爲最尊。稱管家婆。櫛畢。冠帶朝天。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餘。宮中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卽至。日費三千金爲例。至於燕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宮女。次諸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升許。副之以匱。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數萬元計。元宵放燈。眞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帶。皆衆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樁。樁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遇宮中成羣嬉戲。觸墜十餘盞。頃卽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爐。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爲之。至於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臥。然後辭去。敕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必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

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宿。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竄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

項煜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尙六朝子書。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不變。曩宮與校。學使從不擲三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清華中。又特文彩異衆。閣試館課。出必紙貴。誥敕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爲榮。兩入春闈。甲戌榜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望重識尊。月旦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築沙秉鈞。意中事亦撚指間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李闖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未幾。闖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宏光。金閩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權之句。不問捉刀人氏。將水心華椽廣廈。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門生年故。非不徧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門生癸未新庶常介生周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齟齬。最悍訐。又專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臂拳脅。睚眦蹴踏。第慮接見無期。不謂攜侶而歸。遂聲罪致討。并項擒解。囚服泥首。禁陷金陵。詔獄一月餘。西蜀高倬枝樓。以南罔卿會推大司寇。蒞任三月。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談忠說孝。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衆開新毛板。選勇力卒。痛責三十。以快人心。卽日題請同光時亨武懷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功令雖著五等從賊罪。水心援助餉例。近地門生。斂集三

千金上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夤夜過金閫。踰西越。投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元颺係新科。癸未門生。館之鄉莊。戒韜晦。毋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飭。縱恣絃歌。跳舞罔忌。月明夜靜。呼觴揭調。聲徹遐邇。慈水子衿。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雍髮令下。遂號黨揭竿。趨項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衆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爲癸未科。維揚王玉藻。散衆無力。廷訊無詞。胸縮殊甚。絕無發揮。衆復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太平橋。自上擲下。橋高數仞。潮水湍激。亂石硤砢。索端仍挽於衆衿之手。拽數過。顛觸於波洄石嵌者數刻。衆爲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救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爲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此癸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壑。兩事皆經目擊之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百戶家。王擬同周巷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縊。是矣。徐爲一友與僕解焉。固守泣勸。以爲萬萬不可。今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名臣。甘讓他人。周猶擲身倒莊。顧友人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修。並街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大名。遂與縱飲。俟醉自裁。身後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握。陽呼鬼錄。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黎志陞。子方馳馬排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黎則山西學道。隨賊進京者。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素與介生之僕爲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勢押而去。傳聞從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陞報名銓職。刻入縉紳而已。志陞對闖賊。反云。項周是彼門人。項周在志陞寓。慘顏痛飲。呼天噓氣。項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酒後清晨。哭聲多於強笑。卽登極詔詞。皆家鄉新友。冀其死難。生光梓里。爲不克副望。借以污讎。然百口莫爲之辯也。臨

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蘇友之慙。一壞於門生之馳援。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諡。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爲其事。天不肯以全福與人也。生爲名士。死爲忠臣。文章節義。若倪馬諸公。三代後有幾人哉。

待漏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響矣。鞭響之時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陛殿。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令耳。聽鴻臚聲。心驚科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惟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爲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曰。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鐘聲已絕。金吾啓奏。朝臣不聞鐘鼓聲。來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急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鑾輿。時久一無所備。駕馬與立仗馬。約用幾百。忙取長安門外諸臣坐來之馬。悉皆驅入端門。備駕鑾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嚙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升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偃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多東城之故。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與陪祭者。馬以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

讓自成可慨也夫。

尙之信

尙之信。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尙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爲。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洊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坏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令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至共擒之。之信之子。剝去其兩目睛。天植與尙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之從者。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之時。其妻舒氏。盡出其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刻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金光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尙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

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曰。汝髮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三十。而專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慮。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鑛。煮海鬻鹽。遺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三月。鄭錦下東筊。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雲娘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娘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手承之。卽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以箠中出矢斃一騎。餘

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匕箸之失。雲貌殊豔。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爾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卻曰。有追我者。我卽斬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衣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燕市旅舍有廬陵貢生述其故事云。

瀧岡阡碑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授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龍。乃冉冉而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於側矣。守墓者曰。昨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薄視之。見表中獨以硃圈祭而豐。不如孝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至跌不絕。硃亦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速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與。讀是文者。其尙有感於斯。

黃鳴梧

闖賊之黨袁鸞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爲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鸞

兒之弟袁三也。鸞兒遣三入陳偵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爲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遂剝其上下衣。細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側。灑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刳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卽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日跨是驢至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宜死矣。何刳腹屠腸之酷也。隨嚙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欹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旁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舁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王爾固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遭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臥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語。卽王不知隸爲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閤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莫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路。恐爲他神所攫。因索紙。商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

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爲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項城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伏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衣者是又問汝爲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王學貢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夭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解其足紉投於地復命左右薙髮留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譫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言曰我陽壽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尙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司還我微秩否固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手板入見肅行曲跪不愆曩儀縷指翰詞猶誌陳牘宰爲順天劉肇琨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旣返生尙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千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爲歎異贈以多金而遣之還里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西神叢話

錢大漢

黃蛟起

西鄉貧民錢大漢者。膂力絕倫。傭工孝養瞽父。負米夜歸。山僻遇盜。奪其米而去。大漢追之。盜被毆死。得米卽奔。至一村舍。其門半開。因投止焉。不意卽盜家也。其家父子二人。詢知其情。讓楊與寢。父入謂子曰。所被毆者。得非汝弟。盍往偵之。子卽啓門而出。大漢竊聞。遂負米潛逃。父覺之。懷恨失言。仍臥舊榻。少頃子歸。操利斧寸斷其父。蓋驗實弟屍。憤歸圖報。不意其爲父也。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婢守節

黃氏貧家女。姿娟好。幼爲大姓殷氏婢。殷氏字下有恩。覺猝起骨肉間。家遂不振。夫婦以齟齬死。生二女。皆已適人。獨遺三孤。長側室出也。母出居於外。餘尙乳哺。門單無人。俛俛失所。依女含涕而卵翼之。家有老蒼頭二女。勗以大義曰。吾與若俱僕妾於人。今不幸失所。天然猶有諸孤在。若應其外。吾營其內。天苟不喪殷氏。當見諸孤有成耳。二僕感激。不忍去。有負郭田一廛。歲收租以給二孤衣食。皆鮮美。其自奉則甚。糲糲。春秋令節。必具殺饌祭殷氏亡人。翼二孤。匍匐拜庭下。稍長。使就塾師。節省服食。以資束脩。嘗夜有偷兒入室。舉火燭之。乃故主時他僕也。以女少。欲犯之。女嚙齒罵曰。汝居然人類。不念故主恩。而欲爲禽獸行。天豈汝容乎。笞擊之不少貸。且閉之別室。至旦。集族中長老。聲其罪。痛責而斥逐之。二孤旣長。爲娶名家女。殷氏賴以復故。鄉人至今稱之爲賢女子。

許世卿

許世卿。字靜餘。館於嘉禾項氏。其子已游庠。督責之甚嚴。項氏不悅。遽拂衣歸。是秋領鄉薦。項氏來送脩七十金。不受。強納焉。曰。姑置之。有至戚能文。屢困童子試。適世卿與當道論文。因稱譽之。遂得獲雋。至戚

銘其德。且念其貧。饋以百金。辭之再三。不得已而受其半。曰姑置之。平居自奉極薄。節省七十金。在敝篋中。室人請以之生息。曰姑置之。及病革。命三子取前金。鬪之。長子鬪得至戚所饋金。曰此不義之財也。次子鬪得項氏所送金。曰此無功之祿也。幼子鬪得篋中金。曰吾鹽齏素風所留貽之物也。除此之外。四壁蕭然。後長子次子俱不振。惟幼子世其業。

高材

高材字國文。號靜成。令黃巖。尙書黃綰家累巨萬。侵奪細民。凡令至。皆稱門生。惟所頤指。紀綱之僕。至令庭輒設便坐。獄訟以意爲左右。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署中言事。材曰若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縮諸不法事。得數百牘。束之送綰。自爲理。盡返所奪民田地。綰大窘。使己子囊珍寶至無錫。餌其公子德珍。德珍拒弗見。綰之子庭立三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挾美女寓鄰舍。私於蒼頭曰吾不惜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子賢。能以一廬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以告德珍。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遁去。後蒼頭至黃巖。遇綰於途。所爲大俠者。乃其僕也。材聞其事。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不則兩敗矣。

三奇童

丁松年字壽夫。惠遠字懷明。與邵文莊公少皆絕類。稱三奇童。十餘歲時嘗偕遊洞虛宮。嗣龍山房。見庭中有鵝羣。入弄之。李道士戲謂欲爲籠鵝。右軍邪。因笑指屏風曰此王學士耐軒壽先師祖文。幾三千年。向聞三君敏妙。能誦十遍背之。當烹鵝以餉松年。曰一遍足矣。卽起略觀背之。如流不失一字。惠遠朗誦。

二遍。訛三四字。文莊細讀三遍。訛八九字。道士甚喜。急宰鵝治具。出佳釀佐之。盡歡而散。謂弟子曰。邵子深沈寡言。行動不苟。必大臣也。二子質雖敏。氣太浮。輕佻躁動。恐非遠大之器。後松年以儒士第一人應舉。不第。悒鬱而死。惠遠至成化癸卯登科。仕終京兆通判。惟文莊登第爲宗伯。悉如道士言。

王召

民部王召。字子行。號南山。幼奇穎。巡按御史涖學宮。聞邑有王神童。召入見。御史顧聖殿有雙鶴巢。命句曰。烏尾鶴巢中展翅。學鶴未成。召對曰。錦鱗魚浪裏翻身。化龍立就。御史大喜。餉以十緡。一日客至。見庭中母雞居籠。諸雛出入籠隙。命作破題。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客問德字何解。曰。雞非德禽乎。

徐姬

張士誠之敗也。將聚美人珍寶。閉關焚之。美人有八。其中最麗而慧者。曰徐姬。號瑤臺第一妃。乘離觴訣別時。偕一老嫗。挾珍奇而遞過秦伯之唐莊。日莫欲寄宿鄒氏。氏乃寡母。姬告以故。母曰。吾兒年二十。家貧未婚。若能爲吾兒婦。則可相蔽。不然當速去。毋爲我累。姬不得已而諾之。卽夕匹耦。然懷孕已三月矣。子長。冒鄒姓。以母資起家。姬晚創大宅。號曰徐堂。

楊氏

楊氏。華世楨側室。孝廉祖勤之大母也。世楨少豪侈。壯尙未有子。乃棄千金產。置媵妾爲似續計。氏年長矣。退任掃除之事。不敢薦席。世楨一夕大醉。誤認他寵。幸之。遂有娠。生椿枝。世楨慍甚。犬豕畜之。氏亦屏棄農室。備嘗艱苦。三十年不得望見顏色。然氏安爲固然。但勤紡織。椿枝旣長。亦躬耕力作。銖積寸累。始

得娶婦。而世積終不以爲子。居其母子於宅北敗屋中。未嘗割一絲半鏹也。世積歿。並無他子。椿枝挾微貲。賈四方家業大起。生六子。孫曾二十人。祖勳成鄉進士。餘皆明一經。氏壽至百有一歲。

華叔陽

錦華。婁江王司寇家孥也。司寇有女。歸華叔陽。錦華爲媵。時尙燥髮。稍長。玉質天秀。性復聰敏。叔陽嬖之。叔陽字起龍。號元谷。甫冠。登科第。爲儀曹郎。父鴻山。爲掌院學士。恐其子之溺於佳麗也。乃謀於司寇。嫁於徽商之寓吳者。時叔陽在部曹。弗聞也。錦華哀號欲死。會有守者。不得間。又欲一見叔陽而決。乃謀爲潔身計。以俟叔陽。有侍兒年十六矣。姿貌可人。遂脫簪縷以飾之。自毀其容。短裳禿鬢。皴皴作野媪狀。謂商曰。子揮囊金而耦我。不幸疾在膏肓。非旦晚愈者。乃出襟中大珠二十顆。曰。可償子四百金之費。復指侍兒曰。妮子足佐子歡也。自今以往。我當屏居服藥。或冀有瘳。幸無迫我。令我疾劇抱恨死也。商撫慰不疑。持珠擁侍兒去。居數日。出賈於越。凡半載而歸。旣醉。昵錦華旁。若欲迫之者。錦華循其髮而泣。曰。我飾侍兒以事子。所以念子者至矣。子獨不一念我疾乎。言已。大慟。揮刀自刎其面。商大驚而止。旣而叔陽聞去帷之信。俛然引疾還。甫還。遭父喪。未幾歿於苦次。年二十九。方叔陽抱病時。錦華在三百里外。弗聞也。一日。陡焉起坐。艷妝嫋服。笑而呼曰。來矣。來矣。遂閉門自經。時萬曆乙亥九月八日。叔陽捐館日也。

俞憲

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爲某富家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徑獨造女郎家。見安少年美丰姿。故作顰顙狀。託言他故。求爲蒼

頭主人見其馴謹。又文弱可愛。留伴其子讀。見安能文。爲其子代筆。子甚善之。數日後。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欲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己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進謁。力爲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方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款矣。守旣別。主人揖見安。坐上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爲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者駕言子畏耳。

老嫗

劉沛然有老嫗墓志銘云。先君子之乳母。忘其姓。有問之者。答曰。吾有主人翁。吾不知姓。人稱之爲劉家老嫗云。善罵人。不肯讓人。初與其夫操舟於邑之西關。已而乳於吾家。三年去。復操舟。時時罵其鄰舟之人。夫死。獨操舟。鄰舟之人曰。盍嫁乎。嫗罵之。而破其舟。曰。吾有主人翁。竟舍其舟不繫去。見吾母安人。安人令司門戶。是時嫗舟放於河。人知爲嫗舟。莫敢取。越數日。嫗至向舍舟處。大呼鄰舟之人曰。吾破汝舟。以償汝。於是嫗專司吾家門戶。甲申三月。忽傳京師之變。且聞在京多作新官。是時先君子官中書。嫗號哭。奔告吾母安人。切齒罵賊。已而先君子不受僞命。歸。嫗喜而拜。拜而起曰。嫗固知主人翁不從賊也。其明年。舉家將避地於斗山。嫗曰。吾爲主人翁司門戶。不去。舉家九月來歸。嫗喜曰。門戶無恙。後忽發狂疾。遂卒。年七十。葬之於西關之外。卽向所操舟處也。銘曰。忠以報主。而要之死。葬爾於此。銘之幽。與地厚只。

方媪方昌之妻也。昌在日，隨夫營市，蓄積百金，止生一女，及將笄，暗設一擇婿法，以布爲市，來賣者既定價，必浮五六文與之，卒無一人還者。忽一豎挾布至，媪多與數文，豎一再數曰：「母誤矣，以餘錢還媪。」他日又至，以銀易之，且多一錢。豎索戲稱之，則又曰：「母誤矣，復以餘銀還媪。」媪佯喜曰：「少年好心，難得難得。」請小飲去，豎辭以不能飲。媪曰：「請用果茗去。」豎又固辭。媪故將銀包散置櫃上，脫身入內，久之始出。豎曰：「果茗不敢當，但不爲母守此囊，恐他人持去耳。」媪大喜，問居址姓名。豎曰：「姓邵，居梨花莊，且幸無偶。」媪遂邀鄰叟執柯，將女定盟。豎堅謝曰：「家貧不能成禮，況有母在，薪水爲艱。」媪曰：「貧而好義，吾益不能舍子。」當卽贅婿，并養其母。後出藏金付之，往賈荆湘隴蜀間，三致千金，拓隣居爲層樓，媪安享以終。年九十有五。

蔣夢鶴

蔣夢鶴，澄江鴻臚曹雲亭之長婿也。雲亭來省女，遇雨，暫避義塾，見一生踏石上，兩足印昂然，旣而生還，仍踐舊跡，心異之，熟視其器宇，并索觀其制舉業，益深器重，曰：「此子丰度不凡，當爲公輔，且必正色立朝，不可干以私者。」是誰家郎？吾欲字以季女。塾師成某曰：「此孫教授兒，名繼臯者也。」家甚貧，公三世柱後，齊大非偶，毋爲人嗤。雲亭弗聽，曰：「若輩無足與語，往詣繼臯父雪窗，欲約爲婚姻。」雪窗固讓不敢諾，乃往告郡守，始得成其事。曹氏聞之，舉家駭愕，其長女之適蔣氏者，富家也，恚尤甚，置曰：「吾家素鼎貴，阿翁奈何以幼妹字窶人子，豈利其素澹粉食乎？我終不與爲伍。」聒絮不已，而雲亭終無悔心。其後繼臯官至少宰，蔣氏夫婦始而欺孫之貧，不肯與伍，終而愧己之賤，亦不敢與伍矣。

許相公

望湖門外帶鉤橋。初造時。屏水築塊。掘得一金帶鉤。故名。許相公國實生其地。分婉之夕。鄰人見有虹光上騰。共驚異之。父名鈇。字德威。本徽人。賈於無錫。生平好爲詩。與其中表程林泉。汪古沙。日夕酬倡。已而賈貲漸消。尙存千金。盡散之貧族交遊。鈇不能忍人之困。而自能忍困。當是時。僅僅給八口。子國七歲。令習書兼授算術。鄰左有莫曉窗者。謂鈇曰。是子非握算人。吾當授之。經三年而經通。又授以舉子業。朝夕莫家者六七年。曉窗夫婦愛之如子。凡飲食楮筆。皆曉窗所辦。學成。鈇始挈之還徽。旋舉南畿第一。乙丑成進士。入詞林。所稱許文穆公是也。分俸養曉窗二十年。既拜相。曉窗尙無恙。以意授有司。有司爲治裝。強之入都。文穆迎之十里外。相對泣數行下。踦而進食。執弟子禮甚恭。留丞相邸者百日。諸門下祈曉窗請事者。咸遜謝弗諾。別有期矣。文穆盡召所薦士官京師者來會。所薦士各有饋。曉窗弗納。別之日。張宴平子門。期三公九卿會祖之。曉窗角巾布袍。周旋杯箸間。不爲少屈。文穆以珍異置行囊。悉返之。但取百金爲路費而已。文穆留曉窗之子慎餘於京邸。命己子送之歸。曉窗曰。吾兒非乘堅齒肥者。其勿以富貴逼之也。曉窗旣歸。文穆以其子名入邊功案。授參將。擁節東歸。一病而卒。曉窗悼曰。我知許君。許君不知我。居亡何。曉窗亦卒。蓋年近九旬矣。文穆罷相。單車來弔。哭泣盡哀。厚葬之而去。前程汪二中表。皆絕不有資於文穆。亦奇士也。

元順帝

元順帝嘗開漾碧池。建三浮橋於其上。分列九洞。洞頂結彩爲飛樓。掄巨楠爲橋質。錦綺飾之。至正癸巳秋。頒龍箋二十翻於江南。選才士賦飛樓行樂詞。與選者捧箋驚喜。泚筆唯恐少後。倪雲林獨三辭焉。使

者曰。無意勒名螭龍之鼎乎。豈薄李供奉而陵其上邪。江南固多才。司旗鼓者。尙籠毫不濡。是江以南無士矣。雲林曰。白臣也。瓚民也。安能綴豔詞以媚七貴哉。使者高其操。曲庇之。七貴者。龍瑞。矯。程。一寧。戈。小娥。張阿元。祁氏。英英。凝香兒也。

孫伯潭

孫伯潭。十五歲。初應童子試。屬當大收。江陰令李芳監試。見其髻年。掉筆一掃。曰。孺子若以文呈我。當置甲等。伯潭弗與。正色對曰。某不欲因人成功名者也。且典校有明府在。公何爲者。令怒。趣伍伯欲杖之。伯潭宛轉坐地上。仰呼曰。某何罪。士可殺。不可辱。吾卷固在。終弗與汝。時塾師某亦與試。力請得釋。

華坦

華坦。與王新建善。方新建之劾劉瑾也。謫之龍場驛。行矣。瑾密使人遮殺之。追且至。新建急拏舟抵坦。令舟子投刺。坦佯不省。還其刺。新建殊缺望。已而坦潛遣新建故所識奴子。操舟湖南觸之。若目語心招者。新建悟。假覓廁登岸而遁。竟匿坦所。而追者適至。舟子告之。故跡遂連坦。坦曰。始若手刺來。我反若若所知也。今索我乎。追者無以難。徘徊久之。乃罷。新建由錢塘入黔中。瑾卒莫能害。

龔勉

龔勉。字毅。所知秀水。未至縣六十里。泊舟村僻處。月夜見水草中有沈屍。命舟人入水細察之。背繫一磨粉石。上引戒勿泄。亟遣一家嫗持米登岸。借磨作粉。有少婦出。應云。吾家磨石不全。視之。止存下引。嫗走。白乃密訪其姓名。至縣。立擒此婦。問其夫安在。曰。賈於外。纔出門三日。訊其鄰。如婦言。問有誰來往。鄰曰。

有某在立擒之。拍案曰：汝何得與此婦作姦，而殺其夫沈水底乎？其人駭服，遂各正典刑。

楊覲黼

楊覲黼開錢典於西關內，有人空手突至，欲取所質司典者與之爭，其人反出詈言。楊覲黼曰：此小事，何詈爲？命檢原質還之。其人是夕死於他家，蓋因負債多，已服毒，詐楊不獲，移而之他。或問子何以能忍，曰：凡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若不能忍，禍立至矣。

夢闌瑣筆

楊復吉

韋應物

唐韋刺史應物爲蘇州郡神祠，祠在府學中，祈禱者往宿，輒以平日詩句示之。有楚人遊幕吳中，家無音耗，至廟祈之，示以居間始自遣，微感忽難收之句。後旋歸，其妻已沒，惟一女在焉。始悟此詩下聯，乃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也。一士人夜在學之西廡，見韋公著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旌幢繖蓋，并從祠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董若雨爲作迎神歌曰：韋蘇州山空無人，霜葉滿寶幢，雲馬何時返。又曰：韋蘇州山情水性，詩骨寒，安能局促爲神官。

王夢樓

京口王侍讀夢樓未第時，曾附天使舟，册封琉球。言所見蟹螯如山，魚背如城，及天吳海若種種瓌異，而莫神於天后之靈應。當使竣時，中途月黑，猝遇颶風，駭浪播天，船岌岌欲碎。舟中人屏息虔禱，見有一燈，明懸桅杪，濤平浪息，異香馥郁，瞬息間已抵海山，可泊處矣。詢之長年云：嘗行海中，見繡幃軒車，掠雲而

過彷彿若飛或有青鳥異蜚。飛集颿顛。則一舟咸額手相慶。百不失一。

蔡璿

福州蔡璿善笛。讀書山寺。月夜散步寺門。倚樹作梅花三弄。俄有少年自石徑出。揖蔡曰。步月山塢。忽聞清音。令人色飛眉舞。某嘗學步。惜未攜笛。可同至敝廬。一證短長否。蔡欣然同行。約數武。有小屋數間。琴書瀟洒。平頭一人烹茗相餉。少年推窗。月光透入如晝。見壁間縣笛甚多。少年隨取二枝。各執其一。相與鳴和。笛質既佳。製復近古。蔡撫摩不忍釋手。少年卽以持贈。月倒回廊。蔡起辭歸。慮不能辨路。少年命奴子隨行。至寓謝去。明日蔡將重訪之。徧走山坳。迄無所見。

柴打鼓

杭州有柴打鼓者。以鼓吹爲業。嘗醉臥古廟。夜將半。見道者入廟。神離座逝之。稱爲大仙。柴躍起執其裾。道者曰。汝欲隨我。但甚艱苦。能無悔否。柴曰。能。乃命柴閉目攬袂。恍惚間如行萬里。至一荒山。傍巖穴茅屋一楹。蕭然無所有。道者入室。徐取綠草一莖。令柴執此於山前後采之。盈數掬。歸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草於中。自然生火。頃刻俱燼。以口吹之。下有粉如霜。柴掇食少許。腹卽果然。又令於山穴拾石子數斗。投其中。氣蒸蒸然。須臾而熟。取啖之。味如芋。柴愈信服。晨夕侍立。忽一日謂柴曰。同袍約我遊瀛洲。殆將至矣。頃之有羽衣者十數輩羣集。道者囑柴曰。謹守廬舍。毋得輒離。五日後我卽歸耳。相率凌虛而去。柴默坐室中。飢卽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熟則取噉。或蕪草而餐其粉。無不如志。三日偶至山後縱步。忽有大江。波濤洶湧。頗似錢塘。柴鄉思頓興。嗟歎不已。遙望有大帆破浪而來。問之。乃賈舶。將自乍浦。

入口者柴求附載。舟師停棹以小舢舨泊岸。柴馳歸洞。掇拾石子綠草無數。并竊拄杖入舟。迅速如飛。頃刻而歷萬山。方翹望間。舟師呼曰。已入乍浦口矣。附舟者盡起行。柴蒼皇登陸。舟隨解纜去。柴沿灘行數里。始有人煙。訝其風景頗異。致詢土人。言語不通。久而始知爲四川嘉定府界。柴錯愕不勝。然猶恃有辟穀之法。遂問途獨行。數里。即取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不熟也。再投以草。亦不熟也。柴皇急無措。大號觀者。厲集詢故。柴以實告。衆以爲狂。柴不得已行乞而歸。三年始抵家。

翁雋公

山陰翁雋公。運標之父。遊幕川湖間。落魄歸。附舟至道州。病甚。舟人棄之而行。翁寄一漁舟。後病革。命漁人貨行李爲殯資。而別有金鎖。命之勿遺。有物色者。則出之爲識。翁歿後。漁人爲瘞於江濱。後雋公早發。不就職。遨遊四方。覓父不得蹤跡。至道州。獲耗。隨訪漁人。得之。漁人以鎖出。雋公身亦有一鎖。取驗合符。漁人乃指瘞處。痛哭扶榭返。金鎖者。雋公母夫人奩中物。翁初出遊時。各分其一。以爲信者也。江右楊公錫絨。知而嘉許之。後雋公筮仕湖南某邑。令例當升轉。楊適爲湖南撫。乃奏請以雋公牧道州。

五女墓

廣州有五女墓遺蹟。五女者。三水農家女。居同里。年相若。又相善也。長曰瑤華。次珍姑。次蕙姑。次英姊。次采姑。且則同入山伐薪。晚同歸。或田事多。茶互相主。伯以爲常。瑤華多才。爲上山擔柴之謠。四女和之。聲動路人。好事者以正音叶之。謠曰。上山兮擔柴。履高空兮躡璇臺。草稜稜兮傷我足。枯杈柯兮罨我斂。日莫兮來歸。呼猿兮不來。碧雲合兮天變。化明月兮投人懷。久之。瑤華將于歸。四女慘然不樂。曰。人生最苦。

是離別。瑤姊去後，我輩行復然矣。蕙姑曰：與其生而離，不若死而聚。采姑曰：死何時？瑤華曰：是無難也。遂投淵畢命。三女皆攬裾相從。蕙姑獨歸告父母，願得合葬。而後赴江踐言。明日踵其屍，擁抱而出。遂厝於水次。久之，水出青蓮花，瓣皆五出，有五翠鳥翔泳其上。風晨月夕，時聞歌聲隱隱，人皆以爲仙去。

薛芸

永安女薛芸，慧而黠，風姿韶秀。旦與衆女伐薪於山，腰鎌帕首，掩抑可憐。吳下士悅之，遺之以藕，且贈歌曰：菡萏兮連枝，空房兮難支。花飄搖兮子心苦，願贈汝兮長相思。女不識藕，以問士。士曰：此相思種也。乃代女答歌曰：苦心兮君知，出淤泥兮何時。爲雙禽兮未能，願解佩兮焉辭。期年，士將還，吳女曰：隨君行可乎？士曰：如追者何？女曰：此可愚也。埋藕於池，歸告父母曰：女本侍書仙，下謫今青蓮已胎，行復上昇。後有異花發於池畔，卽其徵也。明日入山，士偕之行，未幾花發於池，久遂瀾漫，風裳翠蓋，香聞數里，爲邑中勝觀。永安故無荷，土人怪之，以爲此飛來花也。

潮陽某令

潮陽某令赴任時，攜其友某生同行。宅湫隘甚，生素豪放，輒苦之。一日散步室後，有雙櫃書局，自門隙窺之。庭院爽塏，花木葱鬱，詢之祇候云：園亭多怪異，宿此者俱發狂疾。生以膽略自負，遂請於令，取管鑰啓戶，入門見亭榭頗夥，雖燕泥蛛網，而樹石花卉，猶楚楚可觀。生驚喜狂叫，令奴子襍被至，欲宿亭中，抵莫命取佩劍及酒一罇，置座側，解衣磅礴，張燈獨飲。奴子輩皆逡巡避去。至三鼓，屏後履聲橐橐然，有紅袍者規步而出，生起舞劍格之。紅袍者急趨閉屏後門，生大噓曰：此鬼之伎倆，甚有限耳。遂以劍擊門，頃之

門忽啓。紅袍者亦仗劍而出。生擲劍而笑曰。聊相戲耳。公竟欲以讎敵相待邪。紅袍者亦擲劍謝不敢。因延之坐。叩所從來。紅袍者曰。某故明末將軍。鎮守潮惠。遭海寇之難。一門子女及家丁百人。皆死於此。游魂不散。依戀茲土耳。生折之曰。公爲海寇所害。於後人無與。前宿此者。皆得疾而亡。何遷怒若是。將軍曰。某九泉竇恨。思得有心人而告之。然世人如君膽略者。有幾。皆驚斃耳。於某何尤。生曰。公之眷屬。皆殉難。今仍隨侍左右。否。將軍曰。君欲見之。可一呼而集也。隨有怪風起於庭戶。後門大啓。男女十數輩。魚貫而出。徘徊悲泣。慘動心目。樹杪風聲。颯然落葉滿地。逼視皆化爲人。池中泉湧如山。亦有數十輩。駕濤而出。皆支體不全者。號泣相對。將軍亦掩面悲啼。袍袖皆濕。隨叱衆退。收淚謂生曰。石爛海枯。天荒地老。悠悠今古。此恨何窮。生亦揮涕謝之。雞鳴月落。將軍趨屏後而隱。生恍如夢覺。晨起出。與令言之。衆皆駭歎。令詢諸邑中父老。知其名氏。設祠署側。朔望奉香火。而城中遂寂然矣。

吳門某

吳門某。美姿容。工絃管。托身維揚商家。出入以紫簫自隨。一夕吹簫月下。忽有白髯老叟至。詢其年。遽以己女許配。卽邀至家。設席相待。徧遊園亭。見其女妖豔動人。恍如夢遇。越日贈資促其歸。聘比歸。父母疑爲狂。出懷中銀驗之。非僞。遂偕至維揚。叟置酒留賓。果不誣也。告歸約以某日送女來。嬪及期。果至。船泊胥門外。裝奩都麗。某聞至。肩輿出。親迎歸。從者夾道。將及門。啓視輿中。某及女皆失所在。轉瞬間。妝奩諸物化爲烏有。急出胥門視之。船亦不知何往。父悲失子。重至維揚尋舊所。但見古廟三楹而已。

夢宮詹

夢宮詹吉在京邸嘗就寢其妻女尙在燈下言笑夢已熟寐恍惚間聞叩外戶聲甚急妻女皆若罔聞良久夢悲怒隨自起披衣出經其妻女身畔亦相視無覩出寢門至外戶啓鍵見燈火與馬候於外吏役云遲矣奈何隨擁入輿迅速如飛出彰義門經荒郊數里入村落至一閤闕而止門者云遲矣姑回仍擁輿歸驚呼而覺妻女尙未寢也語其故胥驚訝明日命車出彰義門物色所經之地至大井村有門徑宛然問其家於昨二更分曉墜地無聲而斃始知頃刻間已一度輪回矣

徐嗣曾

丹徒徐中丞嗣曾幼時封翁爲結姻於某姓其友爲媒封翁疾革某欺其斃困立意背盟其友數爲致辭決不可友憤然曰此子豈長貧賤者爾不可則吾有一女願以字之遂訂約而封翁歿公貧甚往依其舅楊氏於海寧遂從其舅姓入海寧庠乾隆丙子中浙省鄉榜第二名癸未成進士授部曹旋改外任數歷至福建巡撫夫人早歿終身不再娶世多其高誼云

朱某

乾隆癸未夏初吾邑有汛兵朱某月夜泊舟太湖濱時同泊者頗多有商船載重資自蘇赴杭舟方駛行突有盜船二追及夾持其舟徑往湖中商人呼號求救衆皆瑟縮不前已至中流有自湖西載蔗來者一叟持篙立船頭一童在船尾搖櫓聞聲噉應盜方挺篙刺叟叟以篙隔卽刺盜臂盜墮水死旁一盜以篙從側刺叟肋叟以篙柄橫撞之盜亦墮羣盜知不敵隨逸去衆始敢鼓噪以助叟護商船抵岸商酬叟以五十金叟受之卽絕湖而去詢其姓字居址不肯言蓋防盜夥之報復也

新安醜賈

新安醜賈汪氏爲其子娶婦。所製牀以沈檀諸香木爲之。雕琢人物。細縷如畫。結禱後。一日夫婦方寢。至夜半燭滅。忽帳中光明如晝。絲竹競作。仰視有乘馬者。御車者。拈花者。騶從儀仗。歷歷分明。旋繞一周。皆冉冉出幃而去。鼓吹方息。一室闕然。二人皆驚悸而絕。天明家人呼之始甦。詢之衆人。疑其室中所雕刻者爲妖。遂碎此牀焚之。香聞數里。

古錢

秦鑄錢文曰半兩。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五銖錢。無邊。王莽初鑄錢曰大錢五十。後改鑄貨布錢。其形長方。狹上闊下。又鑄貨泉錢。其形圓。宋孝武帝所鑄曰孝建。廢帝所鑄曰景和。北周武帝所鑄曰布泉。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歐陽詢所書。幕有爪甲痕。云是文德皇后所搯。然亦間有之。近得一乾元重寶錢。亦有爪甲痕。則此言不足信矣。肅宗乾元元年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武宗會昌五年置二十二監鑄。開元錢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然余所見者。止有洛潤興字三種。宋初錢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淳化九年太宗親書草字。淳化元寶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太宗曰至道。真宗曰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乾興。仁宗曰天聖。明道。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惟寶元以寶字文重。易以皇宋通寶。英宗曰治平。神宗曰熙寧。元豐。哲宗曰元祐。紹聖。元符。徽宗初年曰聖宋。後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高宗曰紹興。孝宗曰隆興。乾道。(背有十六字)淳熙。光宗曰紹熙。寧宗曰慶元。(背有一字)嘉泰。開禧。嘉定。理宗曰寶慶。紹定。端平。嘉熙。開熙。景定。惟寶祐年則易以大宋。度宗曰咸淳。至靖。康。建炎。

德祐則歷年不久。故未及鑄。元止有順帝至正錢。明太祖曰。大中曰。大明。洪武。成祖曰。永樂。仁宗曰。洪熙。宣宗曰。宣德。世宗曰。天啓。懷宗曰。崇禎。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皆未鑄錢。嘉靖中部。臣請補鑄。以存一代年號。然亦止補成化。宏治二種。餘未鑄也。

碧血錄

黃煜

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惡富貴鄙夫。遇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饒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徒往。將抵易涿間。訪田荆其人。掄千秋契。道中聞六君子之獄。輿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噓憑弔。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逐與輿夫馬圉相歡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顛末。諸公亦竊知客爲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冤諸君子之事。爲邏者所察。踪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盡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間所傳大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履園叢話

錢泳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

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擊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戮淮清橋下。姜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與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闔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

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尙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儋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馮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於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隴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

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於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鬪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卽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鬪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強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於雅園顧吏部（予戚）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塔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於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尙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

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須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爲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爲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啣恨刺骨。噉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

公內陞御史。於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尙書。一閣學。直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尙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闈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卽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禮袒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

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卽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氏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歎。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爲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爲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過征。必至京隨宦遊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備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爲童子師。見人畫尺牘。晨書夕寫。以爲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爲覓楚館。初意江漢爲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橐筆幕遊。意不計重值。常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爲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傭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蹤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爲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聞者導入榜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

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處。耿適至，爲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卽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卽下飽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大人倚閭之望何？其難三也。爲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卽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爲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齋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冲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屏履。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常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爲某郡司閹，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爲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爲潁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燠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燦。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徧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死者，主人見芳容

病狀懼不敢留。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頽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卽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卽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爲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潁。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卽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慫恿主人相留。不復議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饋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常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潁。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罔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爲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遣齋夫徧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四三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自潁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間。一路人煙稀少。崇巖巨嶺。綿亙千餘里。爲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轎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煙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爲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爲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遇雨。水勢洶洶。赤腳行石齒。

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愬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候多人爲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凡值一錢半。鏹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誡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沈。沒江中。旣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爲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疏節閩目。與民生聚。由是閩閩閩較舊制更嚴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蹙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卽十年前事。知者甚鮮。況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爲谷爲陵。矧旅櫬耶。汝旣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爲役總董。

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官與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爲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爲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爲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爲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傴僂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趨。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間。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捨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一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旣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爲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約。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啓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齶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

工次第加纊。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爲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爲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踟躕。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識。當爲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爲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宴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士者之咎也。首贖白金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贖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爲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爲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卽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將軍。乃出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舵樓祝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爲酸鼻。旣而卜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柳。卽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故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詫爲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煒。葬旣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爲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朝。旌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虵虎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

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卽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窳窳。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吳錢泳書。

成衣匠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偃。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爲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覬覦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也。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榻。桅干兩櫓。頭梢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髻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

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三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爲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臂。攔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尙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

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卽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紮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彩。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雜沓。歌曲滿街。卽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台。人煙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爲晡。屋爲宅。妓女爲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爲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祥。遂告鄰近。於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毗連妓舟。皆爲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尙稱鄒二癡爲名筆也。其父迪光。中萬歷甲戌進士。爲湖廣提學副使。積資巨萬。俱爲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爲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

一榻張紗幃。臥于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爲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案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爲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於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不欲鬧。豈所畏者此乎。於是忽鑼鼓一響。條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貓蹲于旁。吳指之。卽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卽書云。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

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爲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於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旣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無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旣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尙多祟也。是日卽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

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酌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燈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出閭門過宋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符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脚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囑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閹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識主人爲何大官閹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躑躅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蔭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卽呼車隨之行計三里許至茅舍

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於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臥於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卽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官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卽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卽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坐。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笞二。披青布道袍。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笞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

於是媒人爲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貸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卽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坍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性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唵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脚踏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二十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卽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峨。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齏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遝。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爲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爲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爲響應。眞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爲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旣若。爲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旣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謔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旣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鼠食仙草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扁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於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僎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燈綵。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鸞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於隙間探之。不半月。聞呱呱聲。生子矣。又

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織長烏喙，白鬚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歷如人間，里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曰：「君家有妖氣，當爲驅除之，但須以犧牲穀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強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噓氣成煙，旋繞空際，卽有金甲朱冠者現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許。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爲施神術而求一飽，不可得。吾曹日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者，卽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卽烏喙白鬚之蒙師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囊啣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訴張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誤食仙草，變幻爲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啟樓視之，見腐鼠千餘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曆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臥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卽以此也。」

張氏怪

吾邑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旣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鬢，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巢，几榻悉具，怪僅長尺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稟也。適客至，熙伯方咨嗟，無以爲饌，怪云：「吾當爲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五品，墮於桌上，賓

主啖之。極歡。熙伯故貧士。無錢糴米。忽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一切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家。作歌後語云。君家索隱行。尚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爲言於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挽令公再懇。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於熙伯曰。吾卽去。但須遲我三日。卽收拾篋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醢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曰。大江以北。烽煙甚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卽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錚錚有聲。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繆居好道。偶於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卺。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立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旣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憇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

黑雲起于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爲何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距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闌上。一夕。月色甚明。黃昏人靜。欲吃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啓。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臥書館。思之不置。忽聞叩門聲。啓視之。卽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官家人女。見君留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繾綣甚篤。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事者。咸謂學官家人。並無此女。恐爲妖所魅。華以詰女。女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徑。愈異人間。又挾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爲妖。而遠之無計。一友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蹟於學宮。見碑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衆碎其首。中有小圓石。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餘。一夕。女復至。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爲

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人，無爲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於房門，一粘於臥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爲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臥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絕我。」華寂不爲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旦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葫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聞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於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仗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透劍而上，插於葫蘆中，遂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後子旦年至八十餘而沒。康熙初年事。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於牀，遂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貲爲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于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酆都如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追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勅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須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呪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髻。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盃。茶二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卽令童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宜淫之書。不足觀。卽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學善考據。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脈。王曰：然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聖駕南巡。吾等護蹕而來。王曰：何不護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旣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獸。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

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爲優。何者爲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越數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庫銀五兩。

鼈精

世傳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陽節。輒歸寧銷夏。輿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急至家。氣已絕矣。舉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問之。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爲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播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黑衣者乃鼈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爲猴。爲蝴蝶。爲蝦蟆。水雞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既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爲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誤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爲婦。有蝦精者。亦佐鼈精爲祟。鼈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圓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某。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鼈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

未訖。女忽瞑。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二十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者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鬚髯。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卽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中秋爲正宮。而讓二女爲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爲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置者欲脅之。以爲將。史不允。一夕聞二高與王將割滿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司。而以滿匱爲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寶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事於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子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筮。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鋪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爲此人是幹僕。卽令跟隨。嗣後勢益

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入衙門。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聞。有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於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尙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卽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尙書。爲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臥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鐲一雙。

吳縣潘大家宰

吳縣潘大家宰世恩。其先世歛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擄蒲家。盡落且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爲胥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難。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予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

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下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爲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卽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爲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款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爲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皆以爲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家宰伯父農部。奔雋。比部奔藻。先後成進士。家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吳中顧某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官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旣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匕首於膝褲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卽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啓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卽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

選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山陰沈西園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僞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擰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蟲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殮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癘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昧良之報應如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爲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事云。

丹徒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爲父死。尙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檢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崑山徐健庵子

崑山徐健庵。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部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卽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悟。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先生嘗館於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文敏公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鈺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談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爲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峯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

山西鱸香館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鱸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鱸香館。蓋借鱸爲鱸也。其法以草鱸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椿。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鱸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爲余言。

闌玻璃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璃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簡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

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映璣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掌書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閣學阮公元方伯謝公啓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卽席賦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賦。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新苔滑似油。合坐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家矣。一日呼驕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醋。遂呼驕而行。合市大笑。

醬

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爲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卻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詩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妾亦各閱其子之文。交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吵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算盤於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冒。後二子皆中式。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鋪。鋪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痼。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知醫。

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笑曰。河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既知內外科。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歷數諸醫中。豈可多得哉。以視今之舟輿出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或致殺人者。真狗斃之不若也。

面貌册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册。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册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册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者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

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土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

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爲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閻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閻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前世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會弑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卽當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尙得爲人子乎綱擬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殺母誰曰不宜閻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冥使導之歸遂醒朱綱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傳聞之甚

錢塘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最詳雅可傳嘗作吳越世家讀至歐陽五代史攷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於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云云乃歎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實鉅至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事中國以是漸貧民以是漸安何云非有德澤虐用其人歟豈仁者之言耶乃盡削五代史江表志歸田錄之譏謂傳聞之甚是夜檢討夢數百騎皆鐵兜鍪有金甲繡衣者擁一神人方準豐下雙瞳如電朱衣赤鳥揖吳而言曰我唐吳越國王錢某也崎嶇山海間斬蛟刈鱷保民

立國不爲無功。而爲歐陽氏濫貶。幸公爲我雪千載冤。再拜去。吳驚悸而悟。戈聲劍采。猶擊耳輪間也。吳農祥就正藁載其事。

冥獄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人。其兄芝岡先生鳳翼。中乾隆辛丑進士。余舊交也。蘊輝少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遊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者。延爲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刑席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詳上論斬。後一年。匪苗平。黃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一處。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上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故累我也。頃之召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聽。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剛經三千遍。懺悔罪過。便赦汝。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滿地泥濘。一跌而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爲僧。余親聞蘊輝自述如此。

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

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尚求追還。東嶽神不答。作遲疑狀。忽語曰。汝於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戶取之而歸。此嘉慶二十四年五月事。

吳書猷

吳江吳茝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腸肥腦滿。視茝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太守孔公。名傳炯。點名及茝堂。茝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茝堂遂挺立謾罵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尙在子姪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實。跣躅謝罪。人稱爲吳書猷。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爲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

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晉謁。閹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閹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坐。衣冠肅然。坐定。命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人。祭畢。則送諸門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爲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間。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生。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慎。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

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瘳，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殯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憑文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又死，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破七案。又陞某州刺史，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卽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爲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爺，辭以署齋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卽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媪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轅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別二十年，今爲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劉夫人亦爲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

孫春陽

蘇州臯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曆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爲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

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尙舊物也。其爲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月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爲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

形家言

堪輿家每視地。輒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雖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年二十餘。以蒙館自給。在陽山聚徒。數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買一地。在瓜山絕頂。峻險異常。葬後。便出門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頂。難於祭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條。蟠曲而上。費至二千金。甚堅固也。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棲於梁間。惜築甬道。如長蛇注穴中。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謫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金川瑣記

李心衡

雪牆

予於甲辰八月抵任。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爲陳遊戎（大剛）言之。陳公云。歷夏。日秋陽照燦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斯足驚人耳。予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予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

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逕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塗。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予小憩。扶掖循路。逕曲折入。如行小巷。坐塘房中。見面前雪高倍於屋。巉削似照牆。蓋汛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關在望。往來行人不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始憶陳公之言不謬。非親歷者斷不能信也。

歡喜佛

夷地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重簷疊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卻未見有臥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鏡殿。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摩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骷髏作雜佩。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非骷髏。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嘗偕蔣榕園過廣法寺。觀四壁圖畫。亦仿此式。殊覺不雅。因爲堪布喇嘛反覆言之。今皆用哈達遮蔽下體矣。在喇嘛固見慣不足異。要使遊覽者皆知有羞惡之心也。

婚配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倩喇嘛揀擇吉日。通知女家。至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饜飮豬膘。吸雜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跪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鍋裝。跳畢。

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異僧

戊申五月初八日。有一喇嘛路經綏靖。巡查兵役。以其形異。盤獲送署。見其深目。顴鼻。兩顴聳峙。顙以上。髭鬚倒指。拂鬢眉。頷下鬚拳曲作螺旋。竟似寺中裝塑羅漢像。詢其語言。重譯不能喻。開一小囊。取出路票十數紙。率藏以西班牙禪及達賴喇嘛所給。皆夷字。難識。惟廣法寺堪布喇嘛所給者。可以譯釋。備陳喇嘛係西天人。因慕中華峨眉墨爾多諸名山。出外十三年。今朝山事始畢。回途不必阻擋云云。問答既不通。惟作手勢示意。稍暇。卽閉目危坐。口中誦誦持誦而已。與之食。必禮天地四方。身西向持咒。然後食。又喜拾菸草。口內咀嚼。不用菸管。時時手搓少許。納鼻中。蓋夷俗素尙鼻飲也。形雖怪異。持律甚嚴。非尋常游方僧可比。會值家大人初度期近。爲延致書室中。令誦釋典。以祈佛力福佑。三晝夜未嘗輟聲。腔調高下疾徐。殊詼怪可哂。問以占卜之事。笑而頷之。時長隨(周南)自丁未十月。遣回江南代覲。屈指往返程期。五月中可以抵綏。圖形幅紙間。復作手勢叩之。須臾課成。植七指示人。謂爲七日內可到。竟搖首不然。出手殊撫捏久之。按兩端令數。得七十顆。意謂七十日也。人皆掩口揶揄之。餽之銀錢衣物。欣喜接受。答予藏佛二尊。予受其一。藏佛以紅泥范成。其形如規。長僅寸餘。中具千手佛像。瀕行。以大指示予。曰。好好者不一而足。蓋亦諛頌之意。於漢語中僅解一好字耳。越數日。予過廣法寺。談及此事。堪布喇嘛云。渠所攜咒語。寺中有之。至其經典。乃佛國真經。中土所無。僅能知其名。不能徧識也。後(周南)果於七月二十

日抵綏。距喇嘛占卜日。適符其數。先知有足多矣。所納藏佛。至今珍藏之。

禁蛇

章谷屯。有營兵辭伍家居者。忘其姓名。性嗜蛇。每日必用數頭作羹膾。取之不竭。人始疑之。其友因伺其出。潛躡於後。見某入荒山無人處。禹步彳亍。口中喃喃不絕聲。頃之如臂如椽者。蜿蜒而來。絡繹相續。至某前。咸俯首不少動。先至者居下。隨後以次相積。竟成高堆。末後一蛇。形不甚巨。然較常蛇稍異。獨踞其巔。某遂擇肥者一二頭。置筠籠中。復持誦數聲。皆紛紛散去。其友驚訝之。且詰之云。爾何術致此。既致之矣。曷不多取數頭。必將旦旦爲之。殊不憚煩耶。某云。我術原爲除害救疾。苦今降而充口腹之奉。在法固不得多傷物命。最後者爲蛇王。尤不得殘害。違者術不效。或有欲傳其術者。始靳之。強而後授焉。其人如法持咒。蛇果畢集。竊喜其術之驗。及誦退咒。蛇不動。且隨之行。麾之不去。正窘極無計。幸其家尋至。始得延某來爲之解救。嗣後莫敢有師其術者。

姚生

綏靖有一小徑。可通撫邊。越三重雪山。昔嶺亦在其內。路險甚。站程三百餘里。行旅絕少。武生員姚（從龍）常因事裹糧獨行。歸途旁晚。見村居纍纍。男婦雜遝。往來營作。不異常人。因附近取火視之。而無下領。徧顧皆然。驚惶馳走數里許。去村既遠。見有行人。始敢駐足。復向前備述所遇。其人掩口大笑。心竊詫異。細視之。亦無下領。時天色漸暗。神魂驚喪。進退無據。投身積雪中。再起再仆。蛇伏而行。尋得巖洞。深可藏身。自喜身離鬼窟。然狐嘯熊咆。徹夜不眠。悸定病生。又迫以饑寒。天明身不能起。距路殊遠。呻吟莫應。

惟待斃而已。初姚生出門時，原約某日回家。過期不至，其子約同鄰右數人，徧索山中，於巖洞得之，昇歸。奄奄一息，口不能言，調養月餘，始平復如常。姚生謁見時，親爲予言，深山獨行，良足爲戒。

示夢託生

前任龔司馬，蒞任半載，其眷屬始至，未至之前，一夕夢見已故都閩王公，公服佩刀，整齊嚴肅，似有上官將按臨，演習祇迎狀，詢之，云：吾母安車即來，故伺候道左耳。俛視之，見其左足步襪，惟右足著鞢，心竊詫異，卽驚寤，初不解其語。次日宜人至，妾正有娠，隨得一子，胸有四乳之異，乳名十官，生即岐嶷，今才數齡，美秀而文，非復桓桓氣象矣。然貌與王肖，無人不知爲王公轉生者。先是王官囑爾丹寺守備，遷南坪營都司，行有日矣，因公私累重，不得脫身，遂自縊死，清貧如洗，無以爲殮，龔爲經理其喪，復資助旅費，其家始得扶襯而歸，感動幽冥，託生圖報，理或有之也。

山魃

崇化營遊擊衙署，四面皆衆兵居屋，遊戎會客密室，須上兩番階級，其地勢較之頭門，殆高十數丈，非有閒人可到。一日亭午，亮公（福）燕居寂坐，忽有碎石自窗櫺中投入，飭左右巡查，出言未畢，飛石如雨下，然僅刮耳，捱面卻未傷人。正驚訝閒內，有飛報長公子被鬼迷倒，趨眎之，面如土色，口吐血沫，不止驚惶無措。左右急以薑湯灌醒，食頃始能出聲，云：見一黑人，不甚了了，迎面擒搏，便覺悶絕，不知其他。亮公亟延巫覡治之，尋訪得一兵，新自建昌假回，素事獨脚神，疑其爲祟，按法懲治，驅而遠之。其怪遂絕。此丙午正月事，予適因公赴崇化，蔣榕園爲予言之，獨脚神卽山魃木魅之類，鬼怪陰屬，見睨自消，白晝爲厲，事

涉神奇。亮公今陞廣西賓川營參戎。

雷斌

役人雷斌奉票赴慶寧幹事。歸途稍晚。丙夜至沙爾尼（地名）聞婦人哭聲甚慟。復有慰解之者。似老嫗聲。燈光不能燭遠。黑暗中無所見。因默念深夜荒郊。安得有婦人。心急足忙。燈復觸滅。盆息疾趨十數里。始得抵署。向夥伴述之。因共憶其地。向有兩柩。蓋鋪戶賈姓。少年喪偶。遺有一子一女。未得葬地。附依鄰媪權厝者。咸曰。鬼安其宅。斯不爲人擾。旣與厥夫素識。盍勸其早爲窆窆。以安幽明。翌晨趨告之。見其家燈彩陸離。賓朋雜沓。若有事然者。詢其鄰人。知厥夫續膠吉日。始悟夜來冥哭。正爲此耳。夫新人如玉之嗟。兒女蘆花之慮。一靈未泯。雖死猶生。女魂亦苦矣哉。

三官橋

懋功之三官橋爲往來要道。近橋皆山路。嶙峋逼仄。猝難投足。復下臨大江。方木果木失事時。撤回兵馬。及被傷民夫。莫不求生奪路。擠墮者不可勝數。須臾橋爲壓斷。人旣擁擠。一閃而前。勢如排山倒海。不能自主。紛紛籍籍。皆趨入大江。江爲斷流。未幾積屍成堤。人馬皆蹂躪而過。土番追躡於後。復殺傷無數。事平數年來。每當天陰雨濕。夜猶聞鬼哭聲。丙午春杪。有懋功營張姓兵丁。洗菜江干。挈回擲棄於地。狂趨出門。似甚恩遽者。其子詢所往。不答。追問之。則云有人約予談。形神有似瘋狂。奔隨其後。直趨三官橋下。拱手歎然。左挹右拍。似與數人足恭者。其子急扶掖之。已投身江中。幸近岸有淺沙。得以救起。衣袴淋漓。已不省人事。行路者聞呼。咸爲趨救。昇歸灌薑湯得醒。詢之云。方我洗菜時。有數人邀予酒食。數人中有

二人乃舊相識。細憶之，卻忘其姓名。我辭以有事未暇。彼二人曰：故人久別，今得會晤，一樽話舊，人間至樂事。奈何以瑣務推託耶？爾歸真菜而來，我等當恪立奉候耳。復往見數人，方延佇望。予禮意殷勤，遙睇河干，帳房連屬，旗幟鮮妍，默念軍營何以至今未撤。忽有一人謂予曰：軍中千總缺出，子盍圖之。予方欲言，其人執予手曰：爾子來矣，必阻爾事。爾隨我來，遂懵然不知。言訖，瞠目四視曰：何以身臥在床也？其子延醫調治，月餘始愈。自此春秋祭享日，居民附燒錠帛爲錠會。

女魂

蔣榕園崇化任滿，挈眷回成都。起程稍遲，傍晚過黑虎碛，夫役皆散去，覓茶湯。有婢女名金桂，坐肩輿中，忽見一巨人，頭大如栲栳，兩脚跨水溝，蹲踞水溝闊約四五尺，目光炯鑠，直視輿中。婢驚大呼，輿夫等聞聲紛集，始隱去。是夜婢卽疾作，及抵懋功，夢一女子來求附載輿中，自通張都閫妾，塞外無棲身處，每欲還家，奈一路關津嚴密，被檢搜驅回者屢矣。今幸值爾主任滿之便，爾主與家長爲莫逆交，諒不至拒絕。且陽官公事往來，陰府不敢盤詰，或叨庇蔭，旅魂得歸故土耳。婢夢中辭以輿窄，不能容兩人。女曰：我伏爾座下，於爾固無妨礙也。諾之。遂驚醒，自後婢疾日重，夜輕。肩輿亦倍重，輿夫疑婢挈帶奩物，嘖有怨詞，及見空無所有，咸驚詫不復敢言。比至灌縣，婢疾頓瘳，肩輿亦輕如平時。蓋妾係灌縣人也。先是張公因中年無子，灌縣納寵，越歲夢協虺蛇，產後渴飲冷茶兩盞，日久凝血成形，往來不定。時於胸腹間突起，手按之，啾啾作聲，隨遁去，必暈絕踰刻，臨終呼痛聲慘極，不堪聞。距榕園任滿日，不過半年耳。予與張公交好，故略詳其家事。張公名占魁，今陞綏靖營游擊。

陳生

陳生成都人。少年時曠居在家。性喜武藝。豪縱不拘小節。馳馬彎弓。少暇輒爲狹邪游。偶過委巷間。篳門半啓。見一女子。年僅及笄。殆天人也。駐足凝視。女似省覺。轉身入內。悵望久之。杳不復見。嗒然而歸。自此形神俱惑。朝夕闕覘。足不停趾。訪其鄰右。則一孤媪。攜幼女僑寓。不知族姓里居。生因託故與媪往還。女亦漸稔。無人時。女輒以秋波送嬌。眉語寄意。生益惑焉。生有事他適。旬餘始返。急往探詢。則屋宇鎖閉。蓋厥媪已於三日前挈女遷徙矣。問所往。俱無知者。神昏意亂。木立不復能動。鄰人扶掖以歸。遂患心疾。輒轉昏憤中。忽憶柔情媚態。則啞然笑。又憶浮萍斷梗。何處追尋。則啜以悲歌。欲泣之狀。病似瘋狂。一日烈風驟雨。正沈悶間。見一女子。翩然入。細認之。則媪女也。驚喜起坐。詢所自來。女爲緬述之。始知媪以僦值昂。遷往鄉中。適遣往看姘氏。避雨至此。詢得病源。頗動憐念。假傍之際。吹氣若蘭。生渴思大慰。積疾頓瘳。挽女留數日。燕婉如伉儷。由是星離月會。積半年餘。羸瘦骨立。親朋有知之者。咸苦勸之。猶遲迴不決。捨旣患瘵疾。女來益頻。每至深夜。輒就生淫。生力不自支。苦其擾。稍稍厭之。又念姓氏居址。慌忽無憑。每值雨雪夜。女子獨行數里。衣履不沾濕。疑非人類。心益滋懼。侵晨女去。亟收拾行李。附賈人舟。至夔州。養荷年餘。漸復舊。入伍夔營。洊至外委。值公所會集。醉後細述往事於同僚中。意謂地隔千里。事越數年。當已永絕。席散回汛。則其女豔妝眩服。坐待已久。生一見大驚。口噤不成語。女笑謂曰。一別七年。何處不尋。適承垂念。是以不遠千里而來。何見拒之深。出白鏹數十。置案頭。生懷懼不能決。然悅其色。貪其贈。亦且安之。會調征金川。女亦遂絕。今陳官懋營千總。名國英。署綏靖營守備杜公。爲予言之甚悉。後過懋功。晤

陳戲問狐女事。陳笑諾而不敢言。乃知杜公之說非誣也。少年恣慾。幾至不起。倖而獲免。良足戒矣。又聞國英之兄國瑞。年少時亦嘗遇狐。以年滿千總。退居打箭爐。地震壓死。

舊小說

己集五 清

東臯雜抄

董 潮

東坡章子厚

東都事略載東坡與章子厚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坡下潭書壁。坡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坡撫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章曰：何也。坡曰：能自斃命者能殺人。章大笑。又續耆舊聞。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同過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因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而前。取銅鑼於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蘇曰：子定不如我。觀此二事。則其平日自具一種剛辣手段。正與王處仲視王愷殺勸酒美人光景同。

黃山某姓

天下山水奇絕處。每多異人。有某姓者。曾與數人同遊黃山。別有一徑。草木陰翳。絕無人跡。諸人皆以薄暮憚往。某獨褰衣直上。遂窮幽歷險。至山頂石室。有一老人獨坐室中。見某至。呼其名。詢其家事。且言曾與某曾祖交好。不知其子孫近已若是。至夜留宿石室中。與一鹿皮。令寢其上。且謂之曰：飢時可於皮下覓食。某至中宵。果於皮下得桃棗數枚。食飽卽盡。天明徧覽室中。見石牀後有二劍插地。用力拔之不能

起。老者笑曰。此非子所能辦也。渴甚。老人命就室後小池飲。池僅數尺。一尺板蓋其上。水清冽。作酒香。中復有果數枚。自此飢渴。卽造池飲水食果。隨盡。隨有。竟不知其何自而來也。留數日。忽有一物類猿。入室向老者作拜跪狀。老者揮令先往。因謂某曰。此處本一白猿所居。後爲異物侵占。猿與爭不勝。因邀予至此。驅之。猿遂移入後洞。讓予居此。向者所見。乃此猿邀飲耳。子可同往。因攜之。歷數嶺。遙望林木葱鬱。中有白光閃爍。迨近。乃猿也。向老者跳躍。敍語。老者爲言。某乃吾故人孫也。近來謁吾。故與同造耳。猿出酒果與飲。暮復同返。老者謂某曰。家人索子已久。子可歸矣。某堅請留。老者曰。子有老母在。非其時也。贈一木杖。拔牀後劍。教之對舞。曰。會此可以延壽。此後當於某年復會。其人乃覓徑而歸。至家已失之數月矣。至某年大病。夢老人授以丹而愈。勉齋舅氏。曾遇之燕京。時已九十餘。步履如少壯。往返數十里。不用車馬。近以薦舉入仕矣。

白司寇昂

明季白司寇昂。掌部時。一總戎失律。餽金請救。尙書受之。而偶遲其事。竟棄市。後夫人生一子。尙書親見。總戎入而產。及長。狂而駭。聞碎碗聲。愛之。踰絲竹。卽日市鐃器。擲之以爲樂。又市飛金數百金。從塔上。因風颳之。日光燦鑠。照耀原野。誇爲奇觀。一門客以木棉花種佳盆。誑之云。此西洋牡丹也。價數百金。如數償之。數年家資蕩盡。窮餓而死。余舊居卽其宅也。至今人多有談其駭事者。

拙宜園

城南拙宜園。中允楊公別業也。園中位置。出夫人徐氏經畫。夫人工詩能畫。爲鹽邑士女之冠。園落成時。

合寧鹽兩邑文人。高會詩文。第其甲乙。他年得賦遂初。擬於此偕老焉。亡何。夫人亡。中允亦去官。懸組之後。留寓於茲。殆將十稔。賓朋滿座。詩酒留連。擁名伎。王月君。校讎文史。論者謂不減虞山。宗伯園中黃白牡丹二本。爲公門下士。河南某君所貽。花時爛漫。遊人雜沓。余以髻時曾一過焉。康熙戊戌。中允奉詔修城密雲。月君亦返棹姑蘇。荏苒歲月。三十餘年。園已易主。雖曲沼猶存。而高臺漸圯。今春訪客城南。因縱步一遊。桑麻彌望。無復曩時之盛矣。亭畔桃花一株。嫣然欲笑。喟焉感懷。爰成二律。其二云。畫舫容與傍碧潭。層樓縹緲接晴嵐。東山高會賓朋盡。西洛名花國色酣。學士文章留塞北。美人雲雨隔江南。桃花依舊臨風笑。倒影池中映蔚藍。此余中表陳子萊可作也。俛仰盛衰。不覺感慨。令人有江淹恨人李嶠才子之歎。

章藻功

武林章藻功。定績癸未庶常。工四六。爲人狂躁喜事。諸生時科場後。俚鄙詩文。多出其手。人畏其筆舌。因資緣得售。有陳永興者。賣油爲業。擁巨資。歿後入鄉賢祠。縉紳往拜。必厚贈銀幣。章往而無所獲。遂憤怒。適海寇投誠人黃明。爲浙藩。章與厚力構此事。遣胥役手銀鐺至祠中。鎖木主拽出之。後黃敗。罪款亦及此事。章反坐黃他事革職。居家益憤憤。時查某爲少宗伯。章作書與之。首託其子舉人磨勘事。後力陳此事。謂事關學校。欲其從公論攻擊。查因事伏法。籍沒時。此書遂達御覽。世宗惡其輕狡。并摘磨勘事爲科場大弊。特逮下詔獄。杖四十。枷死。其子褫革流廣西。

錢唐洪太學

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達御覽都下豔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爲真定梁相國清標具柬者爲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拏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值送客出僅從衆中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

海昌陳相國二則

海昌陳相國素庵繼配徐夫人名燦字湘蘋工詞善畫吳人也崇禎中相國春闈下第南還舟泊吳門遇雨悶甚覓散步處聞徐氏饒花石因獨詣之先一夕徐翁夢黑龍碎其金鯽魚缸是日相國至方徘徊花竹間誤觸一盆墮適碎其缸相國方踟躕致不安擬奉償價之而徐翁欣然問姓名因留小酌備極款曲酒酣自言有二女俱有才色願奉箕帚時相國適喪偶聞之心動素善子平遂索其二女干支歸舟推之則皆貴惟長女微帶桃花星因納其次卽夫人也抵家後相國乃翁以其不第娶妾大怒欲立遣之太夫人聞之曰此女果佳卽當告之家廟以婦禮處之不然遣未晚也及至見其端麗莊重卽以新婦呼之後與相國偕老云相國旣仕本朝一日過良鄉邂逅一妓其貌宛與夫人相似詢之則涕泣自言姓氏并遭亂失身故卽徐翁長女也因贖歸攜至京師後歸一滿洲武臣其人後至八座亦爲命婦云

素庵相國燕京雜詩十二首。作於甲申四月。蒼涼悲壯。不減唐人。所惜者局外快心之語多。故國舊君之感少耳。如幽燕都會。歷元明一首。六句俱敍帝室山河之壯。而終之以誰使金甌終缺陷。赤眉青犢滿都城。是儼然以亡國之主責思陵矣。次云。未歌玉樹已亡陳。不築阿房亦覆秦。已字亦字。言思陵雖絕去聲色。焦勞夙夜。亦終必亡也。是隱然謀國之不臧矣。故又云。烈皇亦是英明后。辛苦與邦反喪邦也。他如翻城。虎旅元牙爪。揖寇貂璫總腹心。南渡有人曾死諍。西征無將不生降。忽驚流矢叢丹闕。尚有鳴珂導錦車。造膝主臣徒對泣。同心兵賊久輸平。言任用非人。駕馭無術。中涓之奸橫。戚里之驕奢。共成一敗局也。相國在明季。以奸臣子。永不敍用。故於其亡也。不無幸心焉。然如詩人忠厚之意何哉。舅氏副憲存齋公。曾云。公詩千帳美人歌。夜月四郊殘鬼哭。秋星美人當喪亂之際。對此夜月。豈盡歌者。此一字卽足見公富貴之念深矣。欲以悲字易之。是雖親者不諱也。

陳明暹

陳明暹者。淳安之茶園人。少業銀工。邑有海公祠。前令瑞遺愛也。偶來一茅山道士。賣藥其中。人未之信。有乞者久跛。與之藥。一夕步如飛。始共神之。有好事者訪之。不遇。明暹獨往。道士故在也。謂之曰。與汝有緣。因出書一卷授之。皆呼風禱雨。以及占卜遊戲之事。盡得其術。嚴州有漁戶某。女絕明艷。明暹計私之。以木棉花作狐狸狀。吹氣入其舟。此女卽發狂疾。醫者不能愈。父母憂之。明暹因令人授意。謂非己莫愈也。延之至。卽醒如常。去卽狂發不可制。因留宿舟中數夕。而苟合焉。已而有娠。其女之夫家訴於官。逮明暹。至刑詢之。盡吐其實。追書焚之。杖配江北。徒滿思茅山。甚近。復往尋道士。及至。適遇焉。留宿。復教之。山

地水仙諸術。時江南蔡珠者。以謁選入都。明暹隨之。至山左。而資斧罄。陳曰。無憂也。所餘止銀一錠。因中分之。書符其上。朝用其半。夕飛還。回環不盡。宛然青蚨術也。及抵都。選得嚴州府。大喜。攜陳歸。盡去其故案。而以術行焉。水仙者。尤靈異。其法書符黃紙上。而空其半。隨所欲問。共書其下。不一人。也不使知之。設香案。拜焚畢。以水一碗。覆以黑絹。吹水成字。或詩。或排偶句。俱驗。辛卯春。朗齋舅氏。以闡中題詢。首云。灑毛詩。學問多。舅固治詩也。次云。佛經之內。好磋磨。當時不喻。及發題。則子曰。然。有是言也。一節。其上爲佛胎召。并磨字。俱題中所有。先是。外父與四七兩舅氏。俱未第。外王父以諸子詢。末云。內中還有苟邊文。則放哉舅氏。名世儼也。是科果中有沈某。以得子問。詩云。似妾還非妾。與妾正相當。金粟香飛處。應須賦弄璋。時方私一婢。有娠。後果產一子焉。有張沔者。問之。云。長弓乞丐。在水旁。則以姓名爲謔。後其人亦終不達。其奇中多類此。後以老病死。近聞其子更有相墓異術。

滇南憶舊錄

張潮

成公祠

成公祠。在潤之小西門外。拖板橋側。成其姓也。公爲人諒直好善。老而結廬水次。以漁爲生。偶薄暮。有客濕衣冠泣而來。公意爲被溺得生者。乃迎入。備酒食。設火具。客泣向公曰。某非人。新溺鬼也。因無棲泊。隨風而來。公始駭然有懼色。鬼曰。無恐。鬼亦人也。入亦鬼也。不過陰陽一間耳。何懼我。我非禍人者。公乃坦然爲之語鄉里。話心曲。與人無異。因留之同棲。鬼或往或來。亦無定止。公與交好久。竟忘其爲鬼也。一日鬼歸。喜相告曰。吾明日可往生矣。翌午。有白衣婦渡水。彼當溺死。可爲吾替。公亦欣然。次日公覘於渡。至

午果有衰經婦人來。穩渡無恙。俟至晚。亦再無白衣婦過船者。公意以爲鬼誤也。是晚客來泣向公曰。我侍替久矣。今見白衣婦有六月孕。以一命傷二命。吾不忍死之也。公唯唯。又數月。鬼復笑而來告曰。吾今真可去矣。明晨有頂鐵鍋者渡河。是真代我者也。公識於心。至次早。果有頂鍋者喚渡。舟至中流。頗有欹側。而又無恙。夜鬼復泣而來告公曰。頂鍋者乃孝子。且獨子也。吾一時生憐。聽其渡河。但吾幽埋水際。勞公久憐惜。益滋愧。公復慰勞之。又數日。其鬼忽欣喜而來。公曰。子又得替耶。曰。非也。因我自甘沈苦。不忍死。孝子孕婦。本境土神。奏明上帝。憐我好善。敕爲瓜州土地矣。明日當赴任。但我與子相處數年。一旦判袂。有所不忍耳。子若有暇。可至瓜州一視。當有以報也。言訖而去。公亦不甚信。至次晚。聞有鼓樂導從聲。公頗異之。越日買鹽於瓜州。見一廟。香煙極盛。訪於人。咸稱前日土地神見夢於廟祝。謂神新任。禱之必應。故祈者頗衆。公聞心怪之。卽市香燭往。至神前。始具禮。卽昏仆。見鬼烏帽錦衣。拍公肩曰。子誠信人也。竟如約視我。我查潤州數日後。時疫大行。子可將我鑪中灰攜去。以水和丸。可愈數萬人。從此不失爲富翁。吾以報子也。言訖。公醒。依神語。盡裹鑪灰去。越數日。果時症大行。公乃以灰爲丸。賣藥市上。服之者卽愈。獲利數萬。公念已孤獨。更不治產。卽於鬼溺處。出資建橋。以濟往來。至今巍然無病涉之患。鄉人感其德。復建祠立碑於橋之側焉。嗟乎。鬼以一念之仁而神。公亦以利濟之義而廟食。事雖近怪。可以訓愚。故志之。

轉生異

金陵趙瞽。以彈詞名。豪室爭致之。偶炫藝京江。頗爲八旗諸宦家所重。余舅氏白公。常招說評話。甫飯畢。

忽余之十齡表姊。悄立簪前。低詢曰。趙先生一向好。可記南京仙鶴巷某太太乎。瞽者驚泣曰。某太太吾恩人。不幸死十年矣。若存。吾安得流落至此。但姑娘年幼。何以知之。姊亦泣曰。吾卽某太太也。今託生於茲。煩先生速回金陵。喚吾三子來見。瞽者悚然曰。姑娘旣知前生事。可記患何病歿。姊曰。吾患痢七日不食死。當初病時。爾尚在我房外。說羅成顯魂。吾令女使蘭香。送桂元湯與爾食。豈忘之乎。瞽者聞之大慟。姊亦失聲哭。舅氏眷屬。悉聚瞽者。姊復備陳託生事爲之解。舅氏疑其中祟也。禳解百端。姊涕泣抗詞曰。我欲見前生子。如不允。卽死矣。衆佯許諾以慰之。乃收淚強飲食。而趙瞽竟回金陵報某家矣。其三子來潤。求見數四。俱爲閹者所阻。幾二年。而表姊憂思日夜。一息慊慊。舅氏憫之。乃喚某氏子入。姊一見卽呼乳名。哭罵曰。吾雖轉生白姓。然此靈未泯。念爾等如饑渴。前令趙先生相喚。乃遲二載始來。何竟忘母子之情也。某子泣訴被阻之由。并詢轉生始末。姊曰。余患痢越旬。輾轉牀褥。舉體皆痛。心腹如煎。倏兩耳鏗然。遂覺體輕神爽。意病愈矣。喜亟舉步。而天氣昏霾。室家莫覩。正旁皇間。遇故僕胡文。云汝父請我見。因憶汝父久故。胡文亦死。吾豈魂遊耶。始大慟。胡文勸速往。云見汝父。自有說問所在。遙指有鐙光處。望鐙邁行。不覺至此。自視手足皆小。口不能言。甫悟轉生矣。余蒙此地父母之恩。養至能語時。欲述再生事。恐涉妖妄。惟隱忍含悲。時念爾兄弟耳。今某媳好否。某某姻婭作何近狀。皆歷歷詢訖。復泣請歸視。舅氏無奈。勉從之。乃同赴金陵。令某弟兄女眷。悉雜僕婦中。姊一一指出。問慰至臥房。卽褰簾云。此吾生眠病卒處也。其房中陳設有與生前改異者。皆手自位置如初。某衆歎詫。始羣繞悲號。更入某家廟拜祖。拜畢。袖中出翦薙髮。欲長住爲尼。舅氏婉勸之。復曉以生身大義。始登舟回。然無日不以淚洗面也。年至十六。

議嫁般壻始猶峻拒強而後可成婚期年因產子血暈昏眩數次自此忘前生事至今人問之則笑而不答或偶應曰余或向有是夢耶

南越筆記

李調元

放鴿會

廣人有放鴿之會歲五六月始放鴿鴿人各以其鴿至主者驗其鴿爲調四調五調六七也則以印半嵌於翼半嵌於冊以識之凡六鴿爲一號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每一鴿出金二錢主者貯以爲賞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一在會場曰外主者於是內主者出教以清遠之東林寺爲初場飛來寺爲二場英德之橫石驛爲三場期以自近而遠鴿人則以其鴿往既至場外主者復印其翼乃放鴿一日自東林而歸者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則書於冊曰某日某時某人鴿至是爲初場中矣一日自飛來而歸一日自橫石而歸皆如前驗印書於冊是爲二場三場皆中乃於三場皆中之中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以花紅纏繫鴿頸而觴鴿人以大白演伎樂相慶越數日分所貯金某人當日歸鴿若干則得金若干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有十人千鴿而祇歸一二者當日歸者甲之次日歸者乙之是爲放鴿會

粵俗好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

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爲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壻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爲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壻或捉筆爲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表華美者爲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閣。此卽唐人催粧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踢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爲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翻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翻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旣嫁人。率稱之爲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爲處子。猶士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而米

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橈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笄篲。笄篲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染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瓢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筍作三椹。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姿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漿過潒。漿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潒者覺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爲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爲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緇爲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賀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箏子爲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以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清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

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辭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爲新調者。亦曰峯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搗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於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撻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卽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椽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東西兩粵。皆尙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大約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爲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子相與踏歌赴之。相得。則唱酬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云。獠俗最尙歌。男女雜選。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句。專以比興爲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於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妙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獠語不能盡曉。爲箋譯之如此。修和云。狼之俗。幼卽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

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彩花鳥。髹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爲夫婦。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於林木矣。其歌每寫於扁擔上。狼扁擔以榕爲之。又以五采斲作方段。斲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畫龍。獠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獠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揜。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剗其背之腹。以納緯。而窻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箸也。歌每書於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以贈所歡。獠歌與狼頗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於巾。以贈男。或書歌於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則以被覆首爲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鶯睨睨。竹枝歌就燕呢喃。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聖。爲神之所始。蓋烏卵云。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複。則雷神之父陳氏銜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銜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銜大喜。以爲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嘗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爲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爲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爲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繇氣化。馱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爲長子。易曰。震一

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爲天地始陽所孕。理或有之。

伏波神

伏波神爲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爲西南湍險之最。舟從牂牁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霹。曰龍門。曰虎跳。曰挂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岸皆山。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舟。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輒駕銅船出灘。櫓聲喧。人不敢開篷。竊視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爲云。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側豎其掌。則舵隨之。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爲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流遺裔也。灘爲交趾下流。徵側叛時。侯疏鑿以運樓船。至今石勢縱橫。宛如壁壘。大小石分曹角鬪。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帳盤盂諸物。祝人拂拭惟謹。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斡珠爲薦。斡珠者。薏苡也。

南越人好巫

南越人好巫。葉石洞爲惠安宰。淫祠盡廢。分遣師巫充社夫。遇水旱癘疫。使行禳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尋常有病。則以酒食置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作紙船。紙人燔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

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嫗左持雄雞。右持米及箸。於閭巷間。嗚曰。某歸。則一嫗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雞招人。知越有雞卜。不知復有雞招。亦曰叫雞。米云。至始死。則召師巫開路。安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鬪。法於是。二司神各發馬脚。馬脚者。神所附之人也。以鎗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火棚。旣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醺。願病者。率衆與二司神。跣行烈焰。毫髮無損。廣有三界神。香人有爭鬪。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許愿者。不還蛇。則騰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讎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脚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往往得之。所欲以香囊醺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醺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探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蠶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蠶。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爲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爲祖瘡。弗之怪。當墟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小估人。率稱之爲同年。與之諧笑。有爲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

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赭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治。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爲大癩。雖繇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頽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而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

蠱

粵東之估。往贅西粵土州之婦人寡者。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歸。則必與要約。三年返。則其婦下三年之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謂之定年藥。愆期則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得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婿爲榮。故其諺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東有一望夫山。以蠱留人。人亦以蠱而留。粵東諸山縣。人雜猿蠻。亦往往下蠱。有挑生鬼者。能於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蠱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無流塵蛛網。斯則挑生鬼所爲。飲食先嚼甘草。毒中則吐。復以甘草薑煎水飲之。乃無患。入蠻村不可不常攜甘草也。挑生鬼亦蠱之屬。蓋鬼而蠱者也。凡下蠱皆出於撞之婦。若孀娘則不能下蠱。蠱有鬼名曰藥鬼。藥鬼之所附。撞婦恆不得自繇。代代相傳。必使其蠱不絕。以爲神。其中於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魚生蝦生鴨子之屬。皆藥鬼爲之。粵東無撞。故無藥鬼。

王寰

福州人王寰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爲教主。每說法。冬月降蓮花。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爲所煽惑者甚衆。一日降金印一夥於座。寶色爛然。上鑄螭虎盤龍作鈕。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遊。遭霹靂。內有一人瞰所置之處。欲竊以歸。俄而印忽不見。寰初對衆言曰。座中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匿耳。欲竊者跪而自首。伏罪良久。尋至後庭蘭花盆中得印。衆益神之。寰初蓋印於紙。透紙數十重。顏色如一。衆皆狂喜。各求一紙。以爲供養。自是拜跪施舍。晝夜相繼。國朝順治十三年事。

金蠶

邵武鄒閩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晨啓戶。見一小籬籠在門外。無封鎖。貯白金數事。約重百兩。遂挈歸。謂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隨足而碎。旋復在胸腹上矣。投之水火刀斧。皆如前。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有。甚惡之。友有識者曰。子爲人所賣矣。此謂金蠶蟲。物雖小。爲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而出。閩以籬籠事告之。其友曰。無端也。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閩笑曰。吾豈爲此。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閩曰。以此蟲并籬籠中物棄之。則無患矣。友曰。凡人蓄此。久則致富。卽以數倍原物送之。謂之嫁金蠶。今子貧也。豈有數倍之物乎。物不可得。蠶不可去。實爲子憂。閩乃歎曰。吾生平清白自守。不幸有此。乃取蠶吞之。後竟無恙。

鬼頭王

明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某。無子。運糧過濟寧。買一妾。美而賢。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而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既而子襲官。部運北上。問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都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晨起必梳沐。幃中子婦立戶外。俟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嘗見梳洗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持燭。置膝上。粧飾猶未竟。倉皇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視。則固一具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爲鬼頭王。

蔣寅

康熙庚午。丹徒蔣寅。爲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易諸僕婦之釵梳衣物。甲乙互置於房內。几榻之間。良久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爲之顛仆。誦經修醮。迄不能避。蔣知之。矚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嘲謔。嘻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何怪也。

石花

習安之中。萬仞壁立。至三岔河而下。地勢劃開。一水駛流。昔人所詠。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嶺。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若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時。若塗朱石上。斑斑然。或三五點。七八點。十數點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併點成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忽而歸。烏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恆以其生之高低。

色之濃淡。驗旱澇豐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復社事實

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攜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延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梅。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橫。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正。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鬪。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十。年。正。月。太。倉。監。生。是。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如。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

略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燾。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朝旨。不以言語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戊寅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巨魁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子。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見楊彝復社事實）

放鯉祠

莊麟。山西臨縣鄉民也。年二十未昏。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鬣若訴。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頭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已請於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余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爲漁所困。微子將鱸予於市矣。舍妹明豔。真堪作逋。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何愛於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旱魃爲虐。子以此禱。甘雨可立致。豐也。及寤。而晶在枕。遇旱以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卻焉。遠近甚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

見還麟探懷予之果卒。至今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聶翁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卽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纍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爲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尙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

客窗涉筆

闕名

天津旅店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一後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屋。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生塗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觀書之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冤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啟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隣右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

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眞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其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麻城人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中之人爲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尙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尙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聞見卮言

顧埏美

義興善卷寺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搨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乩仙曰：雷神之名本朝順治間，福州饑，畫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共三人，有字。」

大書尸上。其文曰。六口月入。辰口月入。登。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樵書

來集之

樵川吳生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恆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乱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具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訥菴偶筆

闕名

孝感婦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以香火於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朱錦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家爲役。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今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請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勝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謀，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日崩損。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賡唐天啟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柳軒叢談

闕名

江君輔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襆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串。旣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繆。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

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嘯虹筆記

闕名

夢龍將軍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匾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守一齋筆記

金捧闔

屠氏善報

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紳。字笏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州牧。今任廣州別駕。余聞之。故老曰。善無不報。遲速有時。屠氏發祥。遲之又久矣。方笏巖之祖。六吉。年三十餘。僅舉一子。尚幼。薄暮偶戲鄰人田畔。鄰適舉鋤。無意間。劓兒頂兒立斃。鄰大駭。已有人奔告六吉。鄰望見六吉來。自念破家亡身。禍在旦夕。因大號。六吉至。曰。汝何爲者。吾兒之死。命也。命可逃乎。何與汝事。汝歸休乎。吾自收吾兒。卽遣人收兒尸。若爲病故也者。鄰深不自安。晨夕一炷香。願翁速生貴子。越歲餘。

笏巖之父。觀文生。咸謂天道昭彰。宜享美報。觀文年二十餘。讀書通曉。翁遣入都。時先君子官助教。遂師事先君。先君以其爲善人之後。將提挈之。居無何。暴疾卒。先君哭之慟。僉謂彼蒼者天。報施或爽矣。笏巖幼孤。資質聰敏。蚤擅才名。年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翁以覃恩膺誥命。德配顧氏。贈太宜人。余又聞之屠氏之發祥也。不惟是。六吉翁之大善感神也。顧太宜人。佐理家事。待人接物。仁厚性成。每鄰人來告糴。必滿其升斗。而不計其直。遇貧者。則往往負米麥至家。而錢文出諸囊底焉。如是者數十年。不倦。其積功累行。福報烏可量哉。嗟乎。翁之善。善之大者。母之善。善之久者。大與久。其他概可知已。兩美必合。信夫。然則科第之不可倖邀。而善事之不可不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理有固然。無足異者。歲丁未。笏巖遷尋甸州刺史。入覲回滇。過常郡。余與晤於蔣潁州太守立庵齋。燈昏晝燭。鼓打譙樓。爲余歌赤壁賦。余填鳳凰臺上憶吹簫贈之云。千古眉山兩番赤壁。而今遇此風流。想賦詩橫槊。百萬貔貅。羽扇綸巾。談笑東來鶴。西望旌旂。君休悵吹簫客去。遺響還留悠悠。十年報最。聽竹馬兒童。和此清謳。奈青衫寄跡。黃卷埋頭。愧我從前盛氣。蹉跎矣。酒也含愁。渾攜取江流有聲。一葉扁舟。迄今魚雁音乖。雲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而每憶浩歌。猶覺洋洋盈耳也。

張氏宅異

彭城張氏巨室也。國初以從龍有功。貴且富。其家閉閤之高。牆垣之厚。輦飛鳥革。甲於郡中。居數十年。極平善。迨康熙初年。稍稍衰落。世習武。嫻騎射。僮僕數十人。猶以牧馬決拾自雄。僕多宿堂戶中。一夕甫睡。或聞履聲自外來。透牆而走。聲甚震驚。問伙伴。是囊囊何爲者。起聽。悉聞之。竊竊然議。或鬼之。或神之。或

妖怪之一年長者曰。聞室中有朱提藏焉。聲殆驟駒子耶。一點者曰。盍跡其所經。而布以灰。脫鬼物。便有聲無跡也。明日衆從黠者議。甫睡。果如昨夜聲。晨視則巨人跡。長二尺餘。乃大驚。然童僕各負其勇。謂吾輩集兵械伺之。坐守至二更。時夏五望日也。月浸樓臺。萬籟俱寂。各倦睡。睡未穩。囊橐者自外來。各驚覺。履聲益震。自戶內窺之。見巨人高丈餘。將入戶。須佝僂以進。世間無此笨伯也。寒風逼人。毛髮皆豎。競取兵械。了不可得。暗中摸索。得巨石一塊。盡力擲之。目光爛燦。巨人亦辟易數武。俄又貿然來。衆益懼。遂闕然而逃。詰旦。眎巨人辟易處。有盤辟跡五六枚。白主人。主人曰。是有怪異。余愕眙屢矣。又壁間結物如蓮臺。坐大士。其色黃。搗之亦唧唧有聲。舉家不自安。遂遷他所。而扁鍵之。將售之。聞者莫敢應。乾隆年間。夏月。河南巡撫某公宅。眷過徐假公館。以張宅軒敞。僦之。夫人命婢設羅帳釘釘。釘未入而壁已破。視之則燦然。朱提在焉。破壁得十餘萬金。以去。千總張萬超。楊廣枚表叔也。曾述其家事如此。六月九日。廣枚爲余言。

三歲孩雪父冤

安徽霍邱縣有流丐二人。遺其名。甲攜妻及孩。孩甫三歲。名劉黑。未甚能言。乙孤身同行乞。甲妻與乙有姦。甲未之知。一日行至距城數十里外廢寺宿焉。寺故無僧。亦無鄰居。甲睡熟。妻與乙謀。乙以繩繫甲頸。妻曳其足。良久而斃。孩旁坐哭。視二人棄屍於井而逸。將出霍邱境。往豫省之固始。乙與姦婦謀攜孩多不便。不如賣之。行經一村。有欲買者。給百錢。抱孩授之。去行未幾。村人問孩彼汝爹乎。孩云不是。問汝爹何在。孩云。被他們殺了。衆問之。皆然。問以他語。則不能了了。村人畏累。急糾人追及。詭云。還孩。孩投母懷。

大啼。而其母不承云。非我兒。衆益疑。同地保拘執送縣。官問孩。對如前。質之甲妻及乙。皆服罪。至寺出屍井中。驗之信然。遂如律抵罪。蔣立菴守穎時。霍邱爲屬邑。親訊之。問孩他語。固不能言。而就母懷中如故也。屬縣善視之。藉非此孩。乙等轉瞬入豫境。無人控理。甲含冤地下矣。殆甲託靈於孩。以自雪耶。抑姦夫姦婦謀殺本夫。天理難容。默啟之也。異哉。

蘆花會

宜興儲孝廉次濱。未遇時。館京師。壬申春。將入闈。夢至一殿。庭中坐文昌帝君。旁侍朱衣神。文昌據案視文簿云。今科王駿中式矣。儲前叩曰。王駿何人。文昌舉首見之。云汝何以至此。令朱衣神送之。又云中者非王駿。汝莫錯會。朱衣神同降階下。歷級甚多。神解朱衣披之下。視赤足而醒。儲念俗傳朱衣赤足。凶服之兆。訝其不祥。次年果丁內艱歸。暨丙子歲。服闋入都。應試發解。榜首李駿。前夢始驗。儲又夢佩短刀行幽暗中。至一洞門。門閉。叩之不應。以刀斫門。亦不動。旁似有人告云。但揭洞底絨封。門便自開。如言豁然開朗。步入儼然都市。往來行人不絕。第無一相識者。踽踽獨行。至一巷。聞讀時文聲。諦聽爲張京江子適。衛章題文。聲朗朗不輟。細審之。其亡姪某音也。叩門。姪出。見入室坐。云叔來可同一遊乎。儲頷之。閉關偕往。至通衢。闐闐更盛。其姪邀入肆。啖餛飩。儲嗅之腥不可食。姪飽餐。復同出。忽金鼓喧闐。儀衛甚盛。觀者踵接肩摩。姪云。今日值蘆花會。好一大觀。儲問云。何姪云。此閔夫子故事也。會過未半。姪遽拉儲云。速去。不可留。曳之疾走。至一城門。云。姪不能出此門矣。謂門者盍送之。門者挾之出。又疾行。約數里許。推儲背。霍然汗下而醒。日已三竿矣。憊甚。臥月餘始平復。後亦無他驗。蘆花會甚新。不知何取也。

龍虎山道童

江右裘文達公故人駱某。正直耿介。有才不遇。抑鬱死。無後。遺妻女甚貧困。裘官京師。迎至贍養之。撫駱女爲己女。女才貌冠一時。時裘中丞名宗錫。自皖述職入都。裘故與駱有舊。裘告之。裘亦以爲己女。攜至署。爲之擇壻。會洪洞劉侍郎名秉恬。喪耦。欲續鸞膠。聞裘撫女賢且美。議婚。裘作伐。裘贈奩嫁焉。伉儷甚篤。越半載。劉奉命至蜀。董理金川軍糈。數年不歸。夫人思念甚切。鬱鬱成疾。殊劇。醫藥無效。龍虎山張真人至京。因延結壇清醮。祈禳甚誠。時裘文達已薨。逝閱數月矣。劉夫人病中夢至一處。山水幽曠。宮殿深邃。忽見一道裝芒屨。綰雙髻。飄然而來者。裘公也。遂前展謁。問何以作此裝。答云。余固龍虎山道童也。今歸舊位矣。遂以病告。求垂拯。裘曰。余無能爲。汝父今在巖洞修持。導汝往叩門。倘得啟關。出見。當有生路。因導至一所。境益清奧。洞門深閉。而裘已他適。劉夫人遂竭力叩門。不應。拾拳石力叩。終不應。廢然返。復見裘。裘曰。汝病不可爲矣。宜速返。清醮無益。其章奏余所司。皆見之。內某聯錯字。某聯別字。可上瀆天聽。耶。宜速罷之。劉夫人驚寤。自知不起。遂令人謝張真人。止清醮。張初以爲訝。因述夢中裘公指表聯誤處。張檢視信然。錯愕散去。旬餘。劉夫人卒。裘文達立朝風格翩然。有緩帶輕裘之度。歿證仙果。或者有之。世又傳其爲燕子磯水神。得毋以裘公久任司空。屢奉治河之命。遂附會言之耶。皆不可知已。

天榜

吾鄉楊文定公。與先君子爲理學交。平生忠義大節。昭垂青史。而一二軼事。亦有足傳者焉。公性至孝。太翁故學使吏。以事見責歸。痛不可耐。公方幼。跪而撫摩。徹夜不寐。詰旦。創遂平。自是發憤讀書。必欲致身

青雲矣。公負笈從師。師以公至性純篤。力提挈之。無何。遊邑庠。明年大比。家貧不資。將中輟。元旦。師謁城隍神廟。恍覩紅紙簽。寫孝子楊某中式第七名。大異之。力勸翁遣公行。屆期。費無所出。師亦寒士。竭力拊擋。助以四金。公感甚。附舟至京口。是時戚友咸已赴金陵也。踽踽江干。徘徊顧望。俄有巨舟臨泊。僕從如雲。一僕睨公問曷去。公告之。僕曰。吾主人適詣金陵。盍附去。公欣然。順風揚帆。兩日已到。酬以金不肯受。趨登岸。雨蓋一柄。遺後艙。公三場告竣。果中式第七名。師甫以元旦所見告公。急詣廟拜謝。驀見神舟。宛如江干所遇。細閱之後。艙雨蓋在焉。公舉進士。天榜掛寶塔。亦稱孝子某某。人多見之。

蛇精

六月十七日。紹興馮聞四過訪寓廬。說伊同鄉趙生事甚奇。特囑余記之。昨歲趙生年十六。其祖作幕聊城。命從先生讀書。寓所夜臥。忽見白髮老人謂曰。汝明日大病當死。可若何。生曰。死生命也。可若何。老者佛然去。覺而怪之。猶謂夢境無憑。莫向癡人饒舌。少頃復睡。則見一道人。雙髻紅臉長髯。謂曰。汝明日大病當死。爲之奈何。生曰。吾年未冠。體素強。何遽死乎。道人曰。謂予不信。請俟詰朝。痛由無名指起。上至頂下至足。殆不可堪。言訖飄然去。明晨以兩夢告所親。大抵以夢境無憑。代爲寬解。仍入書室讀如常。午後無名指忽痛不可支。師遣生入內。頃刻間。徧身疼痛。痛極而睡。復見雙髻紅臉道人曰。何如。生跪而請曰。下界顛蒙。罔知死活。有幸盛意。萬死何辭。特以年幼無知。故園千里。涼涼旅櫬。實爲可悲。尙祈大發婆心。一引手救。道人曰。盍隨我來乎。至一所。第宅如王者居。黑臉大漢。肅衣冠出迓。紅臉道人告以故。黑臉神首肯。命二青衣招板櫬一條。臥生其上。青衣按摩久。問曰。痛止耶。曰。止矣。青衣曰。起。遂偕紅臉道人辭黑

臉神出。道人曰：汝病根未拔，何遽言痊？半月後當復發耳。猛然而寤，則病去如失。床上跳躍，索衣服飲食，一家皆驚，以爲發狂。生覩縷陳之，果已霍然。舉家感激，然不知雙髻紅臉長髯者，是何神仙也。越半月，忽心痛欲死。一晝夜，又見道人，道之入山峭壁千尋，更無去路。道人捫壁曰：開，遂豁然。別有天地，遊鱗舞鳳，於奇花異草間。紅臉道人，白青衣，致辭師父，欲謁見。少頃，有白面長髯者，迺入室，分賓主坐。生侍立，痛不可忍。主人命侍者取杯水飲之，芳香襲人，甘美異常，開心沁骨，表裏俱暢。白面道者曰：服此金丹，病可矣。紅臉道人告辭，偕至中途，贈生十六言，末有大難未除之語。遂寤。趙氏合門頂戴，謂聖賢仙佛，法力彰彰如是，而要不解生之何修而得此也。一日生夢中突來一麗人，粉白黛綠，目挑心招，生不爲動。遽叱之，猶復殷勤自獻。俄金甲神從天而下，叱之去。去時化爲異物，烟燦有光矣。東昌府城有呂祖廟，廟祝語人曰：祖師詣趙寓治病，已兩次。生之祖聞之，齋宿謁廟，瞻仰神像，則白皙如世間所奉，乃含糊問道士，曷由知祖師詣趙氏治病也？曰：予亦得之夢中，因詢祖師像，天下如是，是否真相？道士曰：昔皇師之出勦緬甸也，有軍官解駝駱前往，道經深山，偶然相失，千巖萬壑，七聖皆迷，心口嗟呀，神色慘淡，驀見雙髻紅臉道人，坐峭壁上，掀髯自怡，急詢之。道人曰：駝駱共如干在某處，須由某路疾追之。如教果然，嗣軍事告蒞，有功擢部曹。心感道人，而追尋無處，惆悵久之。一日道人來訪，適未退朝，謂闈者曰：我呂姓，住東昌府城，與主人有舊，不日抵東昌，可來相訪。部曹歸闈者以告，急問曰：道人莫雙髻紅臉否？對曰：然。急遣人蹤跡之，杳不可得。感往事之如新，慨伊人之甚遠，爾音似玉，我意如環，而東昌一言，殊深疑惑。宋魏齊魯之衝，去京千里，何時何事，得訪白雲紅葉於縣崖結屋間耶？未幾奉特旨守東昌，乃大駭，謂道者仙乎？真令人不可

思議矣。甫下車，飭役探諸城中，不可得。役懼責，忽恍然曰：城中有呂祖廟，得毋是乎？復太守命，以實告。太守齋戒晉謁，有老道士迎太守曰：呂祖出山相，紅臉雙髻，世人罕知。太守疑團頓，冰釋爰勒石紀其事。碑尙存，出搨本示趙。趙方知拯其孫於大難者呂祖，而終不解其何修而得此也。有扶鸞者，趙延至寓，敬請呂祖。呂祖降，大書曰：汝孫前身大蛇之精，修煉五百六十年，與爲難者亦蛇精。精修五百年，自稱龍吉公主。彼雌而此雄，汝孫已得人身，而前因不昧，彼將吸其精氣以自補。吾先遣柳仙告知，吾不惜委折愛護，出一生於萬死中者，徒以五百六十年功行在也。猶未也。某月日，龍吉遣兵來戰，汝孫當削桃木劍一柄，尺寸若干。吾於夢中傳一劍術，再命柳仙授之鎗法，書竟退去。趙生故常常以舌自舐其鼻，云是夜夢中果教之武藝，藝旣通。某日午後，有六女子持兵器來，生獨見之，爲太乙之陣，與戰。人咸見生之鎗舞梨花，超絕羣倫也。更餘六女子敗去，又扶鸞。呂祖又降曰：某日龍吉倩最嵐來，汝不能敵，吾當請法海禪師降伏之。如期果至，蹣跚桀驁，兇不可當。生仗劍與鬪，三尺桃枝，如太阿秋水，寒鏗逼人，觀者嘖嘖。鬪良久，生漸怯，仰見法海禪師坐蓮臺，手揮塵尾，生精神頓增，重復鏖戰，而妖物敗走矣。生曰：今日排二十八宿陣，星君咸在，卽當擒之。雖得寒潛逃，然亦如孟獲之七縱七擒也。明日祖師又降，或問何不殺此妖，曰：吾非有私意，厚薄於其間也。彼亦修行五百年，吾示以邪不勝正，俟其自悟耳。非夫目擊奇蹤，耳聞現在，烏能不以爲孟浪之言，齊諧之志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同源，警乎大哉。

木龍

紹興守湯公名紹恩，初生時，父夢數千人來拜謁，問之曰：我等皆紹興人，他年大恩出於君門，故來謝。遂

以命名。長而負經濟才。由甲榜出守紹興。境有大石橋。瀕海久圯。以舟渡。風濤驚險。多覆溺者。人民願重建橋。而每釘橋木。輒爲海潮衝仆。數年不就。湯公初至。相度地形。齋宿城隍神廟。默祈陰佑。夢神告曰。須木龍橋方成。公思其理不解。晨起視事。點吏役名。內一役名木龍。異之。遂呼至署。告以夢。問若以身殉。酬金三百。優恤妻子。木龍慨然曰。公建萬世之利。且神所命。役何敢愛一身。遂具狀領金去。告公。以次日興工。木龍攜金歸。授妻告別。偕友入市痛飲。夜宿於廟。次早沐浴更衣以待。屆時隨湯公至海濱。解衣抱椿木而下。衆舉石力築。見血水上溢。椿卓立不動。竟入深處。以次排椿。立基建造。不日橋成。蓋其地爲海水衝蕩。泥沙鬆滑。得入血而凝。始能下椿也。紹興人建廟尸祝公。并塑木龍像於旁祀之。香火甚盛。每歲春潮漲時。郡守詣廟展拜。并拜木龍。後有守至。曰。木龍雖有功。隸耳。我何拜焉。衆不敢強。是日潮至橋。突高數尺。不落不退。衆驚懼。白守。守視之信。遂灰香拜木龍。首甫至地。潮頭頓落。守益敬禮。至今展拜無闕。蔣南莊曾至會嵇。見郡志。歸述其大略如此。

奇鬼

宜興徐仍夏表兄。言乾隆初年。其同邑文童。共五人。詣江陰院試。寓夏氏宅之樓下。樓頗寬敞。無居人。時屆夏月。有一童。以天氣炎熱。因登樓獨居。凭欄望月。自矜得意。夜半甫就寢。忽聞步履聲。是時明月卓午。瞥見一女。郎。殊姣好。從一婢。亦不惡。女當戶坐。婢侍立。少頃聞太息聲。婢伺女梳粧。女自探其首。置案上。而梳之。童大駭。急奔至樓下。則見燈火熒煌。復有四人。方爲菓子戲。童告以駭極。而奔。汝輩何安閒。乃爾人問故。童告之。答曰。無頭鬼。曷足異。言甫訖。四人各舉頭置案上。童驚叫一聲。昏暈而仆。同伴於睡

夢中驚覺。燭之急用薑湯灌醒。詰旦甫能言。述其所見如此。

僵尸

秦中某邑紳。年老病沒。子孫環宿柩旁。越數日。有道人至門。詫歎。司閻問焉。答云。奇禍將至。速告汝主。闖入白。諸子不信。姑出見。道人云。若家尙良善。但柩中尸已化爲異物。非汝父矣。諸子錯愕。叱其妄。道人云。棺前和當有一小孔耳。驗之。而信。道人又云。某日異物當自柩中出。面目如舊。徧呼親屬。應則死。堅囑而去。是夜果自柩出。諸子竊窺。宛然父也。潛伏不敢動。遂入生前臥室中坐。徧呼子若孫及諸眷口。皆不應。呼諸僕。有一僕素愚蠢。應之。遽寂然。物仍入柩。視僕死矣。乃大恐。急延道人告之。道人云。此豈若父耶。將害及一方耳。隣族皆懼。顛道人諸子不得已。亦以爲請。道人選四勇者。持棍侍入室。篝燈書符誦咒。夜深復自柩出。至門外肆詈百端。道人不爲動。東方漸明。詈益甚。道人厲聲訶曰。汝敢入此室耶。物遽巡數四。驟撲道人。道人揮劍敵之。侍者棍棒交下。乃踣。瘳惡非復其父狀。繩縛昇至郊外焚之。諸子大號。然不可禁。於此見地氣之怪。不敵天理之常也。

十三閻老

毘陵吳氏大族也。明季科甲聯綿。簪纓絡繹。最著者有十三閻老。公幼時讀書之暇。散步登城。時已薄暮。忽見一婦人。長八尺許。衣麻衣。倥偬而來。公怪之。執其裾問安往。婦曰。我有緊要。何預若事。公固挽之。婦不得去。相持至更餘。婦曰。我披麻星也。某處某姓。今夕迎娶。日者犯我。我將往禍之。今時辰已過。我何能爲。祈放我。吳問日者誰也。曰張心浦。將釋之。又躊躇曰。旣係凶神。儻誑我去。奈何。又持之。半夜乃去。家人

蜂集輿載而歸。明晚詣張心浦詢曰：「昨某姓吉期，汝所擇否？」曰：「然則曷爲有披麻星也？」曰：「貴人星解之矣。越數年，公已舉孝廉，買舟詣江陰。是時學使按臨，見岸上垂髫幼童，行赤日中，令僕邀之至舟，問童姓氏。里童曰：「祖居宜興，周姓，延儒名。問年，曰：九歲。少頃枕書而眠。」吳曰：「將書作枕，千秋賢聖共頭眠。」周眠吳手中紙，篋一面繪天文，一面地理，卽對曰：「把扇輕搖，一統乾坤。」隨手轉，吳大驚。又曰：「童能入股乎？」曰：「能。」爰以小子二字命題，頃刻而就。公閱之，益訝異。知童之非常人也。歸謀以猶女妻之。兄嫂不可，固強之。周是年補弟子員。吳致之家塾，讀書。周穎悟絕人，而性流動，貌不颯。吳之嫂每怨吳，吳曰：「請勿躁。」此子功名當出我上也。每薄暮出遊，更餘乃返。吳嫂戒閤者閉之門，周往往從後門進，心竊啣之。未幾發解南畿，捷南宮。狀元及第，奉旨歸娶。妝奩之盛，爛其盈門。相傳周夫人不輕顰笑。一日甫曉，妝聞夫婿中狀元，不覺嫣然一啓齒。周入閣，再笑。後以事入宮，皇后命宮娥數十人簇宮燈送歸第。又一笑，俗稱三笑夫人。周娶後，謁岳家，不肯入大門，親友苦勸不聽。爲毀後門而高大之，令容高車駟馬。厥後周首相，吳次相，每入朝，周揖吳而先，曰：「有僭矣。」夫以周之天資卓越，誠爲間氣所鍾，而事業經綸，難逃青史，惜矣。要之應運而興，其權奸氣象，蚤流露於對話間也。若十三閣老者，識豪傑於童年，困頓之中，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嗚呼，可勝感哉。

奚孝廉

武進奚孝廉，遺其名，與龍虎山張真人有舊。以事至江右，繞道訪真人，留宿府中。一夕，真人將升堂理事，誠勿窺。奚陽諾而陰伺之，見兩旁神將，獐立無數，俄一神解怪物至，狀如虎而兩足兩翼，跪見真人，殊覈。

棘真人謂曰核爾所犯本應監錮特念精脩有年姑釋去如再作威福命無所逃怪物唯唯而退未幾奚亦辭去後奚以某邑令致仕家居聞數里外有一古廟十數年來靈應異常香火極盛特往覘焉甫登殿欲坐道士搖手曰此非坐地觸神怒奈何奚一舉首則見一怪物憑神像似曾相識諦思之即二十年前在張真人府中所見也因大聲曰怪物而忘諸乎言未竟怪物遽杳俄聞廟外獵戶銃聲轟然羣相訝告古樹上落一怪物氣已絕矣奚亟視之即此物也自是威靈頓歇廟亦旋廢蔣南莊說

異僧斬蛟

昔年清河口患水決制府河帥率文武屬集河干堵塞屢築屢墊閱半載不能合龍忽來一行脚僧視之云如此徒費帑金何益衆嗤其妄僧云吾非妄有覬覦爲蘇民困耳衆異之以白大吏召問對如前問汝有何術可使堤成姑言之僧言漫口下必有物據之試往探解衣入水少頃出云此乃蛟也僧能除之但力薄奈何問何所需答云但得兩制府及河道中軍印紙各一幅油布封裹負之入水仗福力可除此蛟如言與之僧挾利刃入良久不出衆疑其葬蛟腹矣忽躍出賀曰蛟已斬堤可成問何以爲信僧曰少時見血水上泛即是果然遂合力下埽堤成大吏咸禮拜之欲以上聞僧曰出家人何所求爲民除害以釋廟堂之憂而已敢邀賞耶飄然竟去不知所之

清澗疑案

陝西清澗縣某鄉有婦歸寧經旬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體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暮抵夫家婿怪問之告以故婿咤且怒曰是何妖魅晨當持鎗往殺之各就寢黎明女驚呼

則堵已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鞠。疑女之有所私而殺夫也。拶之。堅不承。父匍匐泣訴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導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側有一穴。深黑不可測。募有能入探者。犒錢若干。一健夫諾。乃束炬入。行數十丈。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獐惡。臥土榻。瞑目熟寐。健夫懼而返。白諸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隨之。入穴。則僧已醒矣。共向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三詰之。不答。批其頰。卒無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環押。將下獄。姑禁之也。去城漸近。忽狂飈大作。衆倉惶目眩。少頃。則僧及解役俱杳然矣。不得已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宜興人也。其幕中戚友回述以告人。此乾隆癸丑年事。

狐女

宜興許姓。行三人。稱許三官。幼孤。祖撫育成立。偶隨祖出游。過東關橋。見一少女。偕婢行。貌甚韶秀。悅之。女亦相與目成。而其祖未之見也。生暮歸齋中。頗涉冥想。女子忽褰簾入。生驚喜錯愕。不能置詞。女徐曰。無恐。實告君。我狐也。君前生爲宋時宦官。我爲宮女。相歡愛。私誓願來生爲夫婦。後各轉生。我爲狐。修煉數百年。能變化。覓君不相值。今日邂逅。乃夙緣也。嗣後女數來。稍露蹤跡。其祖疑而詢之。生不能隱。以實對。祖遂與生同臥。女來坐榻上。祖無所覩。竟熟眠。而女不與生亂。問之曰。長者在前。豈可肆行穢褻耶。遂去。越日來。邀生同過山中。女有五婢。常輪侍。有名楊柳青者。尤慧。令負生入山。囑閉目。御風行。良久。至林泉舍宇。供帳飲食。迥非凡境。遂宿焉。次日。仍令婢負歸。習以爲常。祖不能禁。憂其無後。爲議婚。女知而聽之。娶後。女來漸疎。不復宿其家。間偕入山中。生所娶婦生子。女在。山中亦生一女。如是五六年。一日。女偕婢負生入山。至中途。忽大驚曰。關聖將至矣。金光所罩。五百里內。我等皆銷滅。行甚駛。我等宜速遁。言訖。

遂去。生覺自雲中倏墮。啓目視。則在深山。詢之土人。已至金華郡矣。身無所攜。行乞而返。自後女杳不至。女曾爲生更定門向。云汝福薄。不能發達。但百餘年可小康耳。許三官康熙間人。今孫曾尙多。衣食猶自足。云家藏狐女小照。猶奉之。狐女常與人談論。多名理。惟不見其貌。許生祖手錄其言。凡數十卷。藏於家。武進法孟容。精岐黃。曾至宜興見之。述其二則云。凡數惟貧賤者當之。富貴家可免。瘟疫是也。惟劫則厚德致福。乃能脫然。兵燹是也。乙巳年常郡大疫。閭閻闐闐。死者無算。惟富貴之家得免。信然。又曰。獅子無雌雄。踞山巖見日而喘。遺精墮沙中。搏弄成毬。復搏弄不已。毬破。遂生小獅。俗所謂獅子滾繡毬也。其餘不能悉記矣。

人豕記

江西南豐縣有婦姑孀居者。婦忤甚。姑亦安之。惟晨夕誦白衣大士呪。一日上午。姑謂婦製粉餅作飯。婦製十餘枚以進。姑方假寐。置几上。遽歸母家。蓋相去半里許耳。姑醒。見餅尙溫。呼婦不應。知其歸母家也。掇板凳坐門首。挾餅二枚。將啖之。忽一老嫗至。曰。吾亦有餅。盍易諸。姑欣然啖。嫗餅美。嫗曰。若有盍盡易乎。姑益喜。從之。詢嫗里居。答曰。予居後街。若婦囑予製青布衫。今以歸之。勿妄動也。姑悄然曰。吾敢動吾婦物耶。言已辭去。薄莫婦回望。見姑坐室中。大驚。厲聲問。啖餅未。姑以實告。幷出衣服致之。婦冥想何物。老嫗衣從何來。遂收而藏之。越日。又將歸母家。入房更新衣。新衣者。老嫗所製青布衫也。良久不出。姑呼之。欲應而不能出聲。急入房視。乃大驚失色。蓋婦其面。而豕其身。伏牀下不動。姑強問之。婦乃作鬼聲。愀愀然曰。某日不合置砒霜餅中。致干天譴。言已。遂不復言。第哀鳴俯伏而已。鄰右報縣。令驗得其情。飭役

押遊四城門者三日。乾隆五十四年事。後街老嫗者。街有白衣大士寺云。

女劍俠傳

彭城張悔堂官關東時。有僕胡三者。常自徐往來其間。一日行至直隸某集。宿一店。屋三楹。中隔一壁。夜半店主人叩門曰。有客至。胡三啓戶復睡。睡醒忽見燈光如晝。因破壁窺之。一美少年偕一美婦人對飲。有頃婦曰。吾欲了此事矣。少年勸止之。婦眦裂曰。生天地間。遇此等優爲之而不爲。何以爲人。遂拔首上簪。向外擲之。則紅光一道。去如箭。風聲怒號。瞬息間紅光自牕中來。一利劍刺人頭。血淋淋。婦人拾其劍。依然簪也。向腰間取一青囊。覆人頭。頭化爲水。胡三大驚殞。俄雞聲三唱。店主人急以薑湯灌之。蘇述其所見。而二客杳然。越數日。胡三行至某邑。哄傳某村人某毆母垂斃。是夜五更。忽作大風。而逆子無頭矣。計之。正所見美婦人飛劍取頭日時也。張貫之爲予言。

狐火記

新安鄭伊耘言。其友人宿遷張蘊軒。於乾隆五十二年入都。道經山左某處。去店尙遠。時已昏暮。見有星貨鋪。頗舒敞。叩門借宿。主翁忻然。問翁姓。曰。姓胡。明蚤束裝就道。酬以金。不受。心甚感之。越數月。南旋。攜物持贈。至其所。則一片荒涼。人室俱杳。乃大疑。詢之左近人。曰。噫。異矣。數年前。土人某。以一二千文。開小店於此。有胡翁者。每日與談。頗洽。因謂曰。似此生財之道。不亦遠乎。某以無力對。胡曰。予有五百金。盡贖諸某大喜。因而多造房屋。添置貨物。糴賤販貴。胡實左右之。常常宿店中。問胡居止。第曰。相去不遠。年餘致千金。一日從容謂胡曰。與君交甚深。而未會一詣君室。可乎。胡沈吟曰。交果深。翼日午後。予導汝如期。

僧往行二里許。忽見樹林陰翳。路徑紆折。向所未經。某疑焉。抵村落。則巍然夏屋。邀入室。器皿飲饌。精腆。盡歡而散。縱橫星斗。夜色將闌矣。胡屬曰。汝欲來是。必予與偕來也。送至茂林外而別。某處處識之。越日。獨行而蹤跡之。求所謂茂林深處者。荒煙蔓草。無路可循。大疑而返。明早胡又至。某告以情。胡曰。奈何。昧我約。我實告汝。我非人。狐也。與汝有緣。故相飲耳。某訝然。夜臥思。若果異類。盍擠而殺之。以蔑其金。明日。胡至。神色慘變。邊坐其室之中央。而讓之曰。吾以汝爲人也。而喪心昧良。至於此極。曾非人之不若也。言已。以手指南。南方火起。又指北。指東。若西。烘烘然。火勢四合。千金之貲。燼於一炬。胡遂去。不知所之。張乃知數月之間。滄桑頓易者。以此。曾親爲伊耘言之。

白副戎傳

白副戎。名雲。上河南人。由武甲科授侍衛。擢常州營游擊。公正無私。馭兵嚴而有恩。自奉甚菲。尤耐勞苦。寒夜步行巡查。徧歷郊野。遇盜賊。身先士卒。訪緝必獲。姦宄聞風遠去。闔境安枕。遇火災。則短衣芒屨。一躍登屋。衆咸鼓舞。撲救得免。延燒陞揚州參將。揚州。商殷富。官斯土者。多與往還。通弔慶。白公獨一概謝絕。署冷如冰。其緝盜救災。則如常郡時。值淮關盜劫庫銀巨萬。年餘徧緝無蹤。制軍素知公長於捕盜。因特奏委辦。公齎檄至關。相視。並攜庫銀二錠爲驗。遂改裝爲賣繭客。潛行旁郡。至徐州屬邑。入一村店。宿焉。聞母女二人語。乃郡中胥魁外宅。近寄銀至。欲置衣物。公次早攜繭至門。母女出視。喜其價廉。出銀售之。回寓審視。與庫銀無異。遂細訪胥魁。居止市駿馬。健驃作販客。徑至徐州。過胥魁門。見而悅之。議價交錢。客曰。吾輕裝難攜。非白金不可。胥魁出銀交易。皆淮關庫銀也。公出。卽赴府署。見守示檄。並告之。守

立捕營至。跪階下。舉頭見公。知事已敗露。乃自承盜首。供黨與數人。皆出不意。立捕獲伏法。事上聞。嘉獎擢漕標副將。記名以總兵用。後以年逾六旬。告病歸。僑寓維揚數年卒。夫白公武將也。迄今三十餘年矣。而兵民商賈咸頌不衰。又况有司牧之責。而才守兼優者耶。惟魯豈無良。惟在深入其心。斯沒世難忘。而穆然足千古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

梁紹壬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寧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禱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陳州城外卮臺有廟。顏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則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鬣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矇。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斂衽拜。尤堪捧腹也。

科場對

謝金圃（塘）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滿於衆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顛預，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句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慚，未幾死。人以爲語讖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爲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尙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尙書不率大夏者，則批云：大夏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夏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作科場話柄也。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殺，七錢者加簋。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枕代頭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臥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魏閣。大索不得。遂祕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顛也。此事甚新。見始寧陳氏秋曹日錄。

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恆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議。每當揮塵。僕必僂言。主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誠之曰。座中皆士大夫。汝臧獲焉。得置喙。倘仍前轍。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日。座客評花。并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大。有謂蓮葉至大。僕屢欲辯駁。因憚主括囊。既一客吟曰。徧索羣芳譜。輪囷葉數蓮。誰還能撫取。開橐贈金錢。僕聞之。張目視主人曰。任由夕烹於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卉之氣。因指畫客前曰。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則荷葉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羣客譁而起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爲令。二泉有樹杆曝衣而插於木礫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脚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脚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

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囊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於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鈴所以驚鳥鵲也。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紹綫。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餘。鈴聲可尋而索也。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正相類。

優戲

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諱。作爲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秦檜當國。和議旣成。無迎還二聖意。又檜一日於朝堂假寐。誤墜其巾。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於椅後。遂名曰太師椅。有二優因戲於上前。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耳後帶大金環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此名二勝鑲。一人直前將雙鑲擲諸其背。曰。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足矣。二勝之鑲。丟之腦後可也。韓侂胄當國。恃功妄作。諸事皆矯旨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史彌遠當國。威福日盛。凡有蚤緣者。必奔走其門。一日伶人於上前演劇。一人扮顏夫子喟然而嘆。子貢在旁曰。子何憂之深也。顏子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余謂伶人之慧心壯膽。固屬可嘉。而諸帝之側聞譎諫。如瞶如

聾何也。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胥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旣而果一一皆驗。乃知真龍之興。非偶然也。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尙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尙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異哉。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爲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卽怒。於是舉州皆諱燈爲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於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

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爲笑。刻意爲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諂事蔡京。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乃至於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官某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賊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況己名乎。

六如居士外集

唐仲冕

六如居士遺事 第一條

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譽籍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者已衆矣。況徐擁厚貲。其營求他選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疏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

六如居士遺事 第二條

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人饋物。則僂形箕踞。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

耳。遂遣之歸。（堯山堂外紀）

六如居士遺事 第十一條

唐伯虎祝枝山兩公浪游維揚。極聲伎之樂。費用乏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元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者。輒敢徑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游食者。與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其辭云。嵯峨怪石倚雲間。（伯虎）拋擲於今定幾年。（枝山）苔蘚作毛因雨長。（伯虎）藤蘿穿鼻任風牽。（枝山）從來不食溪邊草。（伯虎）自古難耕隴上田。（枝山）催殺牧童鞭不起。（伯虎）笛聲斜挂夕陽煙。（枝山）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元妙觀圯甚。明公尙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卽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得檄。遂扁舟歸吳。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尹。詐爲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令卽畀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白醉瓊言）

六如居士遺事 第二十五條

伯虎應試南都。偶因出游。見樓上一美人。以目挑之。伯虎亦致慙勤焉。美人者。某揮使女也。慕伯虎才名。

暗以手書訂桑間之約。期以八月十五試畢赴之。伯虎因浪游出。偶爲友人發其篋中私藏。驀見此書。卽懷之。伺畢試夜。其友盛招賓客。留連伯虎。酌以兕觥。伯虎堅辭不得。頽然一醉。其友冒往。與其女歡洽。已爲揮使所覺。男女俱被殺。比伯虎醒時。漏下四鼓矣。因暗赴其期中途。喧傳某揮使家。以姦情事發。殺人。伯虎大驚。趨避。免於難。噫。亦奇矣。（錫山孫寄生談）

六如居士遺事 第三十一條

子畏少英邁不羈。與南濠都君穆游。雅稱莫逆。江陰有徐生名經者。豪富而好事。結交吳中諸公。間與六如友善。徐故太學生。宏治戊午歲大比。徐通考官。得關節。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與同事者。遂以關節一事語唐。唐得之。更以語穆。是歲唐遂舉第一人。而徐與穆亦得同榜。徐德唐甚。相與計偕。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場中試目。復以語唐。唐爲人洞見底裏。無城府。如前語穆。未揭榜前。穆飲于馬侍郎邸。寓與給諫華昶俱會。有要宦謁馬。馬出接之。與談會試事。宦云。唐寅又舉第一矣。穆從隔壁耳之。宦去。馬入與穆語。喜盈於色。穆輒起嫉妒心。遂語馬以故。昶亦與聞之。一日而徧傳都下矣。昶遂論程。并連唐徐。至廷鞫。兩人者俱獲罪。程亦落職。是歲凡取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後。反得雋。而唐先生遂終身落魄矣。唐後與穆終恨。恨誓不相見。如此累年。有一友生游於兩君之門者。欲合其交。伺唐飲於友人樓上。亟聞於穆。乃語唐曰。穆且至。唐聞之神色俱變。穆謂友已通情。疾入樓襲見之。唐瞥見。遂躍樓窗而下。亟趨歸。友人恐其傷也。蹤跡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賊子欲相逼耶。亦竟無恙。兩人者遂終身不相見。穆後官至太僕。亦有文名。子畏鬱鬱不得志。以詩酒自娛。其繪事不減顧陸。按此事絕無知者。少嘗聞之。陸蕙

田先生先生陸海觀南之子。性迂怪。好談吳中故實。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長者。口不談人過。方語之時。詞色俱厲。且言人但知穆爲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此事蓋實錄也。

六如居士遺事第二十條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閶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於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徧擇之。得秋香者。卽金閶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閶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於塵埃中識名士邪。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於席間。恆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於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蕉窗雜錄）

右台仙館筆記

俞樾

碧禪

吾兄福寧太守。官廈門。同知時。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曰碧禪。能詩畫。貌亦恂恂。吐俗風雅。署中潘少梅蔡瑜卿諸君。皆喜與之游。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吾兄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旣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邪。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譖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由一隘巷。聞

碧禪呼其名。回顧之。則已刺刃於胸。出於背。某甲猶能帶刃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於官。吾兄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見碧禪。則已有髮辮矣。呼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其帽墜於地。辮乃綴於帽。非真髮也。嗣後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開。而頻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疑碧禪所爲也。閱時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調福防同知。以去。繼之者爲龔司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妓樓。糾衆以往。碧禪見衆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讎。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於鼓山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碧禪。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禪始終不可得。

江南龍舟

道光間。江南常州龍舟特盛。然多亦不過四五舟。且舟高於屋。運掉不靈。實亦無可觀。觀者之意。不專在龍舟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猶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灣者。尤畫舫聚集之所。每日東舫西舫。鱗次櫛比。笙歌如沸。粉黛如雲。蓋亦一銷金窩矣。余時客常州。居停主人邀余同往觀之。見鄰舟一大腹賈。挾三妓飲酒。擁一幼妓於懷。狀甚褻。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且解纜。且太息曰。孽報孽報。余問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其父在日。爲武進縣吏。魁豪侈特甚。每年夏日。輒乘舟至城外納涼。招妓侑酒。舟中先攜有紗縠衫袴。妓至。則命易之。徧體雪膚。望之了了。如無衣者。然屢坐吾舟。吾時年少樂觀之。輒給事

於其側得寓目焉。不圖至今日而其三女子。乃有甚於斯也。豈非孽報。余歎曰。然則此大腹賈亦可危矣。

番禺何桐嶼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戚某。向其借洋錢五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詫曰。君夢歟。抑戲也。業已還君。何又索爲。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攜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券尙存我篋。君何僞造此。某曰。如君尙存借券。請以示我。何至家檢視篋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雜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偕至神前。瀝雞血爲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祕物代墨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酉陽雜俎。稱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矣。

李廣元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二子。長曰上朋。年七歲。次日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性陰險。善蠱惑。視前妻子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夭。謂由朋驚之使然。益虐遇之。朋竟死。俊忽得癩痢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爲僞。試以穢物予之。食盡無難色。乃視爲廢物。亦不顧問。如是者數年。鄭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兒病僞也。非僞爲疴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察父復有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卽能韜晦自全。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太倉許姓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嚅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留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嫂脅下有兩黑子。如豆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懷刃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刃之斃。卽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共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賈慎庵

紹興老儒王致虛。言乾隆之末。有賈慎庵者。亦老諸生也。嘗夢至一處。似大官牙署。重門盡掩。闕其無人。正徘徊間。俄有數人擁一婦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上下衣服盡去之。婦猶少艾。微有姿首。瑩然裸立。羞愧之狀。殆不可堪。賈素負氣。直前叱之曰。若輩何人。敢肆無禮。衆微笑曰。此何足異。言未畢。門忽啓。有數人扛一巨桶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衆卽擁裸婦入。賈亦隨入。歷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臥而皆裸。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榨牀。健夫數輩。執大鐵叉。任意將男婦叉置槽內。用大石壓榨之。膏血淋漓。下承以盆。盆滿卽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賈視吏。乃其已故鄰人周達夫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邪。速從我出。賈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賈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

生齒繁衍。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往往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議。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鍊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繁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閒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間。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徧天下矣。賈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鞭策甚苦。齊聲呼號。賈悸而醒。以語人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賈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言鴉片煙中有死人膏血。實由此語訛傳也。

楚士呂鳳梧

楚士呂鳳梧。遊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豔。來撓去楫。一瞬即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上有詩云。新牀宜面出簾來。共數庭花幾朶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幃。君得無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

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辨別。長卽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當爲君作蹇修，竟宛轉媒合之一時，以爲佳話。按說苑載齊王起九成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當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貪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所用敬君事卽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此文也。

孝廉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攜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爲計。車夫曰：君行旣無資，住又不可，此間有一館，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曷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尙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遲明首塗，所行殊非恆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雜，間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雕牆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入，歷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并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爲君償之，勿以爲念。惟此間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壁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卽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扃鎖，不得而入。獨一室未扃，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攜一冊歸，將以遣日。書面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咒，不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啜茗，手披

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咒語。戲以指蘸杯中茗。畫其符。并誦咒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溼。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甚。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宦於越。乃往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遽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爲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

選人

嘉慶間。有選人謁選得貴州某縣令。挈家赴任。從者頗多。至省會謁大府畢。同僚語之曰。此縣瘠苦異常。萬不可以眷屬往。乃留眷屬於會垣。獨行至郡。見太守。太守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吾處。君便可接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文士必嫻翰墨。暫以奉屈可乎。令自念一官雖瘠。終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縣具車徒。且募一會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其地不過五六百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共前進。至則頽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棘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有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詫曰。豈卽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卽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導之入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內荒塚纍纍。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人穴土瘞之耳。令聞

之喪氣。卽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并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徼荒涼。事容或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

某甲

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游。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里。亦殊可憐。何不爲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隆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蒞任未一年而卒。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媪。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媪皆散去。妻尙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爲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饑寒。有鄰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饑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媪曰。新到縣官。少年佻儇。而慕道學名。喜筭妓。筭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爲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志。竟從其策。嗣後邑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媪爲介紹而代之。縣中阜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金陵某翁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爲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卽名以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

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贖代真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居無存。乃賃屋爲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翁欲不認。則真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真耳。婦翁歸而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壻也。他人子安得娶吾女。某翁正躊躇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且不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婦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爾女歸。殺壻。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略爲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旣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壻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後戶。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壻入行禮。旣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曰。爾子已壻吾女矣。爾尙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爲贅壻於女之叔父之家。旣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壻兩女偕歸。其伉儷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紹興某生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寓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乃可捧腹。蓋其日某閒行入內城。至西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一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敝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

入共坐。婦絮絮閒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枚也。然則何以署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郎有此貲乎。某即解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千。是時銀一兩易錢一千。計之亦值銀數百兩。婦曰。可矣。相將入室。弛服橫陳。某惑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媼。婦所備也。一童子。婦之弟也。朝夕饜飧。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細事。吾自能籌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答之亦如前。一日方共臥。忽有男子至其庭。聲如虓虎。婦曰。殆矣。吾夫歸矣。不去。必血其刃。乃導某出北牖。使踰後垣去。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粲然曰。此皆僞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某甲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父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賈其叔父善飲。每日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輒多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他出。輒就之。事祕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爲叔父所責。正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啓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其帽於樓。乃

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殺之。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牀下。甲卽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家。給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鄰也。素豔屠婦。而未得間。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婦必獨寢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出。歸而閉戶。臥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戶已啓。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箠。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肆夫婦。爲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爲。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搗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沈亞之所撰馬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粵中李氏子

粵中李氏子。幼讀書。應童子試。不售。性好博。父屢誡之不悛。婦陳氏。因之屢與反目。俄舉一子。父名之曰阿靠。及阿靠週歲。父謂陳氏曰。汝夫屢從牧豬奴遊。非吾子也。吾名孫曰阿靠。將舍子而靠孫矣。爲汝計。亦宜舍夫而靠子。是日。父具酒食。以飲食其子。謂之曰。汝強飲食。俟汝醉飽。吾送汝赴清流矣。李叩頭求活。不許。復涕泣跪其婦前。乞爲緩頰。陳亦不應。父乃以布囊蒙其頭。使健僕負而投之河。載沈載浮。將及里許。有人拯之起。則博場中舊友也。卽留之博場中。居月餘。李辭其友曰。吾以好博故。父不以爲子。妻不

以爲夫。今在此。旦夕聞呼盧喝雉之聲。彌觸我隱痛矣。乃去而乞食於市。顧尙能書。自買紙寫楹聯。遍送市廛。市人亦稍酬其筆墨之費。雖乞也。而所得較豐。流轉數千里。至山東某縣。寓道觀中。大病幾死。觀中老道士憐而飲食之。醫藥之。幸而病愈。道士謂之曰。此間頗重南中文士。吾爲招童子數人。使子授以經書。必有至者。此寒士謀生之恆業也。不勝於仰面求人乎。李欣然從之。遂得與邑中士大夫游。有趙翁者。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家頗小康。而無子。止一女。欲爲女招壻。而卽以爲子。久而未得其人。道士乃說趙翁曰。翁女若壻本地人。此時雖暫爲翁子。久必挈女歸耳。李氏子無家者也。子然一身。流落千里。若爲翁壻。必長爲翁子矣。趙氏聽其言。乃贅李於家。久之。謂趙翁曰。某視此間庠序中人。其文藝亦與某等耳。使得與試。一衿非所難也。翁大喜。卽使以趙姓應試。補博士弟子員。逾年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數年後。選授粵中一縣令。攜妻之官。歷任繁劇。宦橐豐盈。因官本籍。恐致人言。未敢問其家也。服官十餘年。以公事罷職。將歸山東。乃迂道訪之。則父死久矣。妻與子顧無恙。然貧甚。無以爲生。李乃自至其家。詭言李氏子舊時博友也。請見其妻。時李鬢髮有鬚。且貌又豐腴。其言操北音。妻固不識也。呼其子視之。二十餘歲矣。問有妻乎。曰無。問何不娶。告以貧故。李慨然曰。吾與李某自幼在博場中交好。今故人長逝。妻子單寒。西華葛帳。令人歎息。吾雖小人。不忍坐視。乃出橐中數千金與之。且爲作媒。娶鄰村某氏女。婚費悉出自李。廟見之日。李亦至焉。李妻親至堂前叩謝。并使其子與新婦登氍毹展拜。中設一坐。請李坐之。時賓客咸在。意李必從謙抑。而李儼然踞坐。受其拜謁。拜已。大聲呼曰。阿靠。汝幼而無父。不識我。宜也。阿靠之母。何亦不識我乎。李妻在旁聞而大驚。李乃語之曰。吾卽爾夫也。因歷敘前事。衆賓咸詫歎。李曰。吾官此多年。今

不能復歸原籍矣。卽將辭爾等北去。夫妻父子緣盡於斯。妻聞之哭失聲。衆賓之長者或進言曰。君旣榮顯。何不挈其母子同歸山東。李笑曰。曩者之事誠出老父之意。然夫妻死別人間。至慘。乃視吾布囊蒙首。漠不動心。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吾在山東有妻有子矣。焉置此爲其舍父靠子。遵吾父之命可也。阿靠阿靠。善事爾母。言已不顧而去。

僕婦通盜

京師一大家富於貲。備一僕婦。爲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人定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刃。羣僕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爲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婦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曰。旣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囁嚅不欲言。盜舉刃欲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旣已。意猶未足。復於刃脅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尙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所言未必盡實。念汝頗忠誠。姑留餘地。乃呼嚙而去。主母深感此婦出而慰謝之。而婦則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嚇殺而已。比曉。主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爲盜所劫。何必盡情洩露。當遑遽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卽云驚悸成疾。越三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初臥車中。出齊化門。卽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卽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半夜。奪門而進。則婦正與衆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縛送官論如律。

永平敝俗

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閨範極嚴。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闕然。則女家爲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爲政。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妁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情事。則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貞。歟。力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余按毛詩草蟲篇。亦旣覲止。我心則降。鄭康成解亦旣覲止。爲男女覲精。解我心則降。爲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說經者皆笑其陋。今觀永平之俗。信必旣覲而後可以寧父母。豈詩人之意固如此歟。

天津鄔三

天津有鄔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鄔三性嗜賭。遂耗其貲。田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尙奢。而出殯尤甚。鄔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頗富。以其姪不肖。亦久不與通矣。鄔年二十餘。尙未有室。一歲迫歲除。窘甚。無以爲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辭焉。告閹者曰。此來非有干求。特以將成婚禮。不敢不告於長者耳。姑聞此語。乃命入見。衣冠楚楚。頗不藍縷。問頻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卽後日是也。姑大喜。贈銀十兩爲婚費。并云。屆期當來賀。姑有子婦二人。各送津錢十千。鄔持銀錢歸。商於博徒。諸博徒喜曰。然則尙有後惠矣。乃卽所居屋。使工爲之標飾。覓一青年之妓。飾以荆布。使僞爲新婦也者。及期。其姑果至。見婦而悅之。婦又

善於承迎。入廚作羹。跪坐而饋。姑欣然食。已謂曰。此屋偏仄。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即可遷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粗供饘粥。鄔驚喜過望。此妓之父亦一博徒。因負人博進。暫以女爲錢樹子。今知鄔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弄假成真。鄔之謂歟。

山左程姓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程子聘鄰村一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遽出自房。登甃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衆自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於是具述巔末。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爲母焉。

山東藩司筦庫吏

山東藩司筦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自幼許嫁其從母之弟。未嫁而婿死。問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勸諭之不從。遂爲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囹圄當死。計無所出。有富家子謂之曰。吾喪耦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我必爲代償官錢。父母商之。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可。我先死爾前矣。女飲泣數日。從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恆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

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卽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卽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倫之變矣。然女子爲未婚夫守義。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恨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徇其節。君子於此女無譏焉。

某甲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閶門外。子然一身。而頗有積蓄。然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兩間。中惟草薦敗絮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忽聞門外有泣聲。啓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嬌嬈。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爲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陷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甲。求爲之計。甲旣豔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曰。室止一榻。奈何。女覩然曰。旣至此。固惟君所爲矣。甲喜。擁之而臥。及天明。女起爲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言。甲亦無從置辯。衆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洋錢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勸。乃舍之。闕然而散。

徽州殷翁

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爲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

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帷天與羣丐爲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遣。曩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卽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郎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卽古事。而誤傳爲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爲不誣。姑爲記之。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於事之真僞。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秦娘

秦娘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逋。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爲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喝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

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爲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扑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爲汝覓佳婿。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愠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涔涔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己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爲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爲風塵中人，苟遣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讌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爲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詐爲客狀。啓戶逕出。大罵曰：「何物婢子，如此偏強，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兔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

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灰盤密謀。罔不參預。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通。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川楚平。敍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綵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爲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爲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爲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爲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爲作秦晉配傳奇。

松江鄒生妻

松江鄒生。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尙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賊已據蘇杭。松江亦陷於賊。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寧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夫言雖有

理然婦人以節爲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爲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爲重。爲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爲重。願汝爲吾一家計。勿徒爲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爲賊所得。從賊至蘇州。喬有絕色。爲賊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賊曰。若愛妾者。願兼愛兒。此兒死。妾亦死矣。賊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爲貞人。以阿九爲公子。貞人者。賊婦中之有名號者也。方是時。賊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賊中日用所需。無不以重價買之。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賊。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賊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賊境內。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旣稔。乃密以情告之。謀與俱亡。乘賊魁赴湖州。僞言己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禿子舟。以遁。舟有賊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北。而張夫婦意。喬居賊中久。必有所齎。偵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倡家。喬不知也。倡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倡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爲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聽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倡家然之。喬居倡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爲束修。俾阿九從塾師讀。俄而賊平。喬自蓄錢。償倡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爲娶婦。乃復設祭拜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爲重。我一婦人。始爲賊貞人。繼爲倡。尙何面目復生人世乎。繼而死。此婦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節。不失爲完人。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餓死失節。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節。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則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節輕矣。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大

功則不必徇溝瀆之小節。特非長樂老一等人所得藉口耳。

漢口錢肆

漢口一錢肆中。以錢一千置錢版上。轉瞬間。并版失之。時無他人。惟一婦在櫃前。小立而去。乃使數人分東西追尋。果遇之於隘巷。方傾錢入袖中。猶未盡也。卽拉之歸。盡取其錢。將縱之去。一少年曰。男子作賊。已可惡。況乃婦人。宜重懲之。乃盡褫婦上身之衣。縛之於柱。加笞楚焉。少年之意。非惡其作賊。蓋以婦年止二十餘。饒有姿首。欲觀其袒露耳。方縛婦時。少年故意以手觸其乳。鞭笞既久。復曰。此婦頑鈍無恥。宜并褫下衣。衆人咸曰。不可。少年乃手脫其鳥。解其雙行纏。擲置通衢。曰。聊以示辱。衆人咸勸。乃始釋之。婦披衣拾履。號哭而去。婦本良家。素無遺行。偶以貧失志。遭此大辱。既歸家。又飽其夫老拳。既羞且憤。夜竟投縵焉。明日。少年在肆中。忽曰。此婦又來竊錢矣。衆以爲戲語。而數數言之。乃始駭問。少年忽張目作婦言曰。吾豈來竊錢耶。來索命耳。吾誠不合竊汝錢。然何至辱吾如此。吾死。汝豈得生耶。言已。以穿錢之草繩。向喉下。作自經狀。衆方驚顧。而少年已氣絕矣。

河南農家子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爲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婚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闢。日且旰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則腐縛於牀足。驚而問故。其子曰。昨暮人定後。有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啓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

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刺刃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肉索飯。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子。其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閒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撤。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笞其父。笞批其母頰。父母呼。晷哀號甚慘。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批至百。父臀笞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命人邏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鬚髯。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犬彘之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況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數。再笞臀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褫奪。竟不得衣而歸。屠者笞二千不死。次日又笞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爲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問女。女縷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歷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餬口焉。

王士淮

王士淮。皖人。而家於揚。其妻則揚之仙女廟鎮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子年甫及冠。聘某氏女爲婦矣。以學賈於質庫。故恆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從母至其家。謂女曰。吾將歸寧於仙女鎮。汝曷從我。至外家乎。士淮適他出。從母乃告之鄰嫗。而攜女去。士淮歸。不見其女。鄰嫗亦他出。無從問訊。而大江以南。自經兵燹。婦女絕少。欲娶婦者。輒謀之江北。姦人逐利。往往有略賣婦女之事。士淮疑其女爲人所略。卽渡江而南。蹤跡之。至丹陽縣境。一小村聚。聞村人偶語曰。可惜此好女子。嫁此白頭翁也。王驚詢其故。村人告以村中李翁。年將六十。今日新買得一妾。王卽訪至其家。僞爲賀喜者。聞內室有啼泣聲。王遽出。奔城中。訴於官。官命役偕往。闖入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則非己女也。王駭愕。方自咎。鹵莽女哭曰。吾揚州某氏女。許嫁王氏。王士淮吾翁也。王驚且喜曰。汝吾兒婦邪。吾卽王士淮也。拉李赴公庭。李願還女。且以洋泉二百爲謝。乃罷訟。寄女於尼庵。而遣急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共驚擾。聞信奔至。得女大喜。謂王曰。吾昨至君家。聞之鄰嫗。君女固無恙。乃從姨至外家耳。然使君早聞嫗言。則必不渡江尋女。不渡江尋女。則吾女不可得矣。此吾兩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誠天祐。吾叨天之祐。而因以罔人之財可乎。歸洋泉於李翁。偕女父挈女歸。

先達某公

先達某公爲朝官時。其次子婦病。有鬼物憑焉。公退食。入視之。意鬼必避己。兩侍婢相視而笑。公問故。曰。鬼在公衣袖間。殊不畏也。公怒甚。聞門下士某孝廉能捉鬼。親往告之。某曰。明日公於病者窗戶外。設几

席與某共坐。俾某得望見室中。乃可爲力。然布置須在有意無意間。毋使鬼知。知之則遁矣。公從之。明日某至。公延入坐病者戶外。適有棋局在旁。某曰。今日無事。與公一奕可乎。公曰。可。甫下三五子。某忽若沈思者然。支頤瞑目。似睡未睡。公笑曰。此君小極矣。命左右退去。無擾其神思。於是從者皆散。一飯頃。某猛醒曰。鬼在此矣。手執一瓶。言鬼在瓶中。亦不知瓶所自來也。而室中婢媼輩。皆譁而出曰。鬼爲人捉去矣。先是婢媼輩。皆見某入室。鬼卽避匿牀下。某隨之入。鬼又躍上牀頂。某隨之上。如是數次。始爲所獲。故皆知鬼已捉去。而在室中者。爲某之神。在戶外者。爲某之形。則衆莫能辨也。公問請奕何意。對曰。某始坐此間。卽望見鬼在室中。倉皇欲遁。故姑與公奕。若無意於鬼者。鬼不我忌。某乃得乘間直入而獲之也。此事余聞之馮夢香孝廉。孝廉聞之。其鄉人童萼君先生云。是阮文達公事。不知然否。未敢質言。姑記其事如此。

童元發

童元發嚴州淳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元發父自城晚歸。中塗一熊突出攫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糾衆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刳腹死矣。奔告其家。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竊刃而逃。村人徧尋之不得。自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里內。山中居者。恆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坂。居人以獵爲業。一日入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衆異焉。發火鎗擊之。不中。獸奔。衆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衆人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

元發不死。且喧傳其異矣。元發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扣門聲。啓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讎矣。氣咻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飢則采果實。或掘黃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櫟葉。松毛爲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鬣毛。如猿猱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讎。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而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澗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澗。刺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聞者莫不歎異。翼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并具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余門下士王夢薇。曾於同治十一年。見之淳安市上。其人頎而長。年可三十許。肌理黧黑。兩顴毛毳毳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慧。問之多不答。如聾聵者。識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

湖北某氏女

湖北咸寧有某氏女。頗娟好。粵寇之亂。有賊數人。突入其家。見女豔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農也。駭癡不曉事。謂賊曰：吾女已許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從汝。賊曰：易耳。吾往某村殺某氏子。則爾女可從我矣。父母曰：雖殺某氏子。亦不汝從。賊曰：然則并汝二人殺之。爾女可從我矣。女見事急。從容謂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將軍。異日爲妃爲后。未可知也。豈戀此田舍郎哉。又謂賊曰：我從將軍去。父母老悖不足與語。父母牽女衣而哭。女揮手曰：兒此去大好。何用悲苦。然父母宜卽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爲父母罪矣。言已。從賊竟去。甫行數里。又謂賊曰：吾固許嫁某氏子。今從將軍去。異日某氏必

向父母索女。且爲父母累。幸此地距某村近。宜往與訣絕。賊從之。女平時固常至壻家。且爲其姑所憐愛。及是。乃徑詣其姑告別。且謂之曰。舅姑宜卽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爲舅姑罪矣。其姑聞之。泣。女不顧而行。賊欲犯之。輒好語之曰。我固從汝。然須成禮。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賊又欲犯之。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聲大罵曰。狗奴。我良家女。且已許嫁某氏子。豈從汝輩犬彘哉。賊見其意驟變。大駭。尙以其貌美。不忍殺。以甘言勸慰。女罵益厲。自以頭觸賊刃。遂見害。此事余大兒婦言之。以不記其姓氏爲憾。余曰。是無傷也。明史列女傳所載。如招遠孝女石門丐婦上海某氏六安女之類。皆不詳其姓氏。至今何嘗不炳然史策哉。

觀察仲公

門人王夢薇言其鄉先達。有觀察仲公者。微時讀書於蒯氏之園。一夜。聞池中澎然有聲。俄一人推扉入。面色微頰。鬚鬢有鬚。向公長跪。問何人。則叩首曰。公勿怖。我乃鬼也。生前爲蒯氏僕。失足死池中。冥司憐我無罪而死。且沈淪三載。不求替代。將保我爲土地神。然仍須陽間貴人一保狀。故敬來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陰陽路隔。何能爲。鬼苦求不已。公乃取名紙書一保字付之。欣然叩謝而去。次日問諸蒯氏。果有此僕云。後公以編修視學江西。攜眷屬乘舟赴任。守風泊一山下。見士女往來如蟻。問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素靈異。今值生辰。故數十里內咸來瞻拜。此年年一盛會也。公有子纔十齡。聞之欲往。乃使數僕負之上山。至則笙歌鼎沸。百戲雜陳。觀者環立如堵牆。諸健僕擁公子直至神前。公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應。掖之不起。僕知干神怒。急叩首謝。無益。衆人曰。是非其父母來不可。僕急歸述於公。公不得已。

具香燭與夫人登山。既至廟中，仰瞻神像，宛然蒯氏僕也。乃曰：子非數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得志，何漠然無故舊情也！且孺子無知，有何干犯而凌虐至此？其平日妄作威福可知。余誤保矣，言已，舉手批其頰，神首應手而墜。公子頓蘇，衆愕然。公爲述其故，自是香火遂絕。

嘉興朱氏婦

嘉興朱氏婦，錢唐許氏女也。婦頗賢淑，家人皆憐愛之。成婚未久，即大病，有鬼附之。一男一女，乃兄妹也。言婦前世爲其兄之妻，有憾於其妹，誣以不貞，兄信之，詬其妹妹，無以自明，縊而死。已而兄知其誣也，悔之，亦縊而死。故兄妹同來索命也。朱氏盛設酒食以享之，爲焚紙錢，爲作佛事，鬼竟不可，或責鬼曰：此婦前生不賢，今生則固甚賢也。汝曹不索其前生之命，而索其今生之命，何歟？鬼曰：吾訴之神明，展轉申請，俟神明見許，始來索命，故遲至今生也。曰：然則何不索之於在室之時？鬼曰：彼在室時，不得於其嫂，大受磨折，此亦神明所以示罰，故我不遽死之也。今來汝家，乃大安樂，我不能再遲矣。於是婦極委頓，病至月餘，無復人狀。有一媪者，其乳母也，憐之，每夜必伴婦宿，鬼輒批其頰，頰腫痛且潰爛，乃不敢與同處。如是久之，婦竟死。余家有傭媪，舊傭於朱氏，實親聞鬼語云。

金陵永福菴僧

金陵永福菴一老僧，曰長齡，其俗家在鼓樓北之老菜市。自幼好勇鬪狠，與里中無賴子游，父母弗能禁。曾爲聘某氏女爲妻，堅不欲娶，父母強之，始成婚。合卺之夕，踰牆逃去，竟不復歸。無何以酌酒殺人，亡命於外，遂削髮爲僧。後事解潛歸故里，住永福菴。家人不知也。其婦自夫之出亡，恆鬱鬱，遂成疾，久之且死。

乃語翁姑曰。婦病入膏肓。無復生理。願延僧作佛事資冥福。雖死不恨。翁姑憐而許之。卽爲延永福菴之僧。僧至。始知卽其子也。令還俗。不可。使與婦見。婦取指上。羶環擲以與僧曰。此汝家聘物。仍還汝。妾與汝無夫妻情。然死守空帷。自謂無負於汝。妾死後。當爲誦大悲懺四十九日。又謂舅姑曰。請以婦柩停永福菴中。不從所請。死必爲祟。越日遽死。舅姑懼其爲祟。如所請。停柩於庵之西廂。閱數月。而僧病羸瘦日甚。庵中舊傭一人。司香火。俗呼之曰道人。一夜將半。風雨淒淒。道人聞西廂門忽啓。潛窺之。見一少婦。循廊下入僧所居室。道人疑僧所匿也。急奔捉之。婦忽不見。乃知其非人。驚而仆地。逾時始蘇。遂以告僧。且詰其故。僧亦不諱。言吾婦每夜輒出與吾合。吾病固以此也。道人曰。是不難。乃用石工之墨繩。於柩上縱橫彈之。每一彈。柩內輒有聲如裂。遂不復出。僧疾尋愈。及粵寇之亂。金陵不守。僧去游淮揚間。亂定復返。而庵已毀。乃住鼓樓之善司廟。同治三年。尙有人見之。年八十矣。

羅大林

羅大林者。上海東鄉羅店鎮人。身長而色黑。膂力過人。性羸疏。無所畏。自幼以負販爲業。欲娶婦。苦無資。謀於其儕輩。時有巨宅一區。多怪異。入之者輒死。有好事者與之約曰。汝能宿此一夕。當釀錢十萬。爲作婚費。羅諾之。而慮其爽約。衆乃書券付之。宅主人王姓者聞之。喜曰。汝果能驅除怪物。吾有市上屋三間。俾汝納婦。弗責值。亦書券付之。其夕羅搗蒜爲泥。和燒酒中。飲微醉。持巨燭數枝。啓鑰而入。衆慮其潛出。匿他處。外鍵其戶。羅旣入。衰草蔽徑。叢篠當門。室中塵積寸許。惟最後一室。潔無纖塵。其西偏有牀。牀有帳。有衾褥。蓋先時處此者所遺也。羅卽坐帳中。以覘其異。至二更後。忽聞大聲發於戶外。一黑人闖然入。

盤旋室內。其面目不甚可辨。俄偏近牀前。羅突從帳中躍出。抱持之。黑人不得脫。兩手爲所抱。又不得舉。因對羅吹氣。其冷如冰。羅側首避之。久而頸痛。若被刀削者。乃強轉其首。亦向鬼吹氣。鬼亦側首避之。已而鬼又吹氣。羅又避之。相持極久。聞雞鳴。鬼頓縮小。彌縮彌小。不復能吹氣矣。而其體轉益堅硬。羅終挾持不敢釋。時其儕輩皆在近處守候。天明咸集。入視羅。則所抱者棺木一段。放手倒地。朴漉有聲。聚薪焚之。臭不可近。衆壯其膽。予之錢屋如所署券。此宅之怪遂絕。而羅之頸從此偏側不能正矣。其鄉人呼之爲捉鬼羅大。

闌胡

闌胡亦名彈塗。海濱小魚也。形如鰍。長二三寸。潮退跳擲泥塗。無慮數千萬頭。定海六橫罌人恆捕食之。然人行泥中輒陷。必乘泥鰻。乃可捕闌胡。泥鰻者以板爲之人坐其中。一脚在外。以脚推之一推行可數丈。其捕闌胡之法。先以竹筒千百徧插泥中。乃乘泥鰻東西馳逐。闌胡遇孔必躍入。則盡入竹筒矣。當粵賊之寇定海也。先至六橫。一橫之地分爲八甲。有上四甲。下四甲之名。下四甲已降賊矣。上四甲有王大綏者。字博泉。籍諸生。一鄉中推重之家。有一馬頗良。或以語賊。賊欲得之。一日下四甲人引賊四人至索馬。王不與。賊怒。拔刀脅之。鄉人咸集。賊止四人。力不敵。殲焉。次日賊大至。王指麾鄉人禦之。賊舍舟而登。悉陷於淖。一足起。一足又陷。王望見之。令鄉人皆乘泥鰻往。其行如飛。賊無不束手待斃。斃賊無算。由是鄉人膽益壯。賊屢攻之。輒敗於泥鰻。竟不能得六橫。後攻定海。亦屢失利。由先挫於六橫也。夫泥鰻一漁具耳。其形製殆如蘇文忠所謂秧馬者。當是時賊勢甚盛。浙東西郡縣皆陷。而區區海濱之民。以泥鰻勝。

之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則以泔澆洗。而大用之則以破越。豈不信夫。

江西李某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途遇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泔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臥處。蒙被而臥。衆呼之曰。毋擾清夢。衆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餽。裹餽耳。臥如故。久之。覺氣熱縷縷。自其被中出。衆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纍纍者皆是也。衆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爲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爲代雇。此則各牙郎之票據也。李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拮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毫未取。且爲君代雇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况數百里內。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囊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爲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張氏女

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褻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懷妊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齶。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腫婦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爲夫人生日。紅裙綠鬢。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癩瘡如初。

海鹽吳姓

海鹽西門外有吳姓者。饒於貲。一婢名秋華。年二十矣。頗有姿首。光緒己卯歲四月中。忽有美丈夫據而淫之。旣乃謂婢曰。爲我告爾主。明日掃除後屋。以待屋中什物。好爲陳設。儻有不備。或備而不華美。禍且立至。婢告其主母。於是一家盡知之。吳翁以爲妄。不之信。次日午後。有肩輿入其門。至中庭而止。輿丁啓其簾。則虛無人也。驚曰。吾在東門外。有少年賃吾輿。令舁至爾家。今安在歟。豈其鬼也。因述其人年二十餘。衣羅衫。手執扇。丰采麗都。聽其語爲冠蓋中人。非本地鄉音也。翁知有異。入內探問。則婢已失所在。翁室中有牀一具。金鉤翠幔。頗極富麗。亦轉瞬失之。因覘之後屋。則沙石飛擊。人不能近。有頃。婢自內出。傳

少年之語。屬主人喚傅婢一人。爲之上頭。又須備盛饌一席。次者兩席。又須青蚨四貫。以備賞犒。不從其言。且火爾屋。翁懼。如言備之。而家中衣服器皿。其佳者悉被攝去。雖什襲深藏。亦不得免。明日婢又傳言。須循俗例。餽女三日。酒食之外。宜有雜戲侑觴。一日爲十番鼓。二日爲口技。三日爲盲女彈詞。亦曲從之。有好事者。請入視新婦。亦不之拒。但見婢盛飾坐牀頭。房中紙醉金迷。五色眩目。餘無所見。嗣是每日必有所需。間數日輒一出。出必輿。輿者但聞其語。不見其形也。吳翁苦之。將使人走江西。訴於真人府。一日少年忽謂婢曰。我今且去矣。室中物具在。汝苟念伉儷情。一月之內。慎勿移動。一月不至。則永訣矣。言已而去。吳翁即時移其物於他所。呼婢出嫁之。其後竟不復至。

大虹村

海寧硤石鎮之南。有地曰大虹村。其地有吳姓者。本農家子也。後以水旱荒其田。棄而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裕。遂服賈於外。恆數月不歸。其妻陳氏。雖農女而頗有姿。鄰里諸少年皆豔之。然陳貞潔自守。無可乘也。有小姑。色僅中人。而愁眉顰齒。作諸媚態。惑之者頗衆。性狡工讒。常於母前短其嫂。母信之。故陳恆鬱鬱。久之成疾。每疾發。心輒大痛。四體如冰。終日不煖。惟夜臥。則痛止。而體亦溫和。心異之。一夕睡醒。覺有人並枕臥。大駭。推枕而起。則杳矣。惶怖無措。解帶欲自經。忽見少女向之。斂衽笑而言曰。姊何鹵莽。以儂爲男子歟。陳問。卿人邪。鬼也。女曰。儂非人。非鬼。實則狐耳。已爲姊按摩。四夕矣。再如是。三夕。病即全愈。陳見其修眉秀項。笑靨嫣然。甚愛之。與俱坐。問所自來。曰。儂亦吳姓。小字細細。舊住海寧潮神宮。今宮圯。故一家俱他徙。儂與姊有緣。來相伴耳。自是女不去。惟陳得見之。小姑聞嫂與人絮語。疑有所私。告其母。

母怒執梃而往。先於窗隙窺之。陳獨坐燈下。方縫紉故衣。寂無他人。母以女誑已也。將還問之。至其室。則見女正與隣子狎。狀甚褻。母憤甚。奔入。奮梃撻之。鄰子尙抱持女不釋。女號呼。母恐聲聞於外。忍怒走出。女哭詈終夕。罔測其故。蓋女雖與鄰子私。是夕固獨宿也。細細幻形以挫辱之耳。然自此百口莫辨矣。居月餘。細細忽辭陳去。曰。明日郎君至矣。明日吳果至。陳爲述其事。吳欲一見。陳曰。渠約一月復來。且俟其來謀之。及匝月。陳方獨坐。而細細至。握手笑語如故。陳述其夫求見意。不可。再三言之。乃許於道旁。一見。戒勿萌他念。若惡作劇。則與姊從此絕矣。陳謹諾之。其日吳自外歸。忽見道旁大樹杈極中。坐一女。郎衣淺碧。色衫淡墨。色裙羅襪錦鞵。纖不盈握。對吳微笑。百媚橫生。吳大喜趨而前。將緣樹而上。忽飛塵眯目。痛不可啓。掩面而歸。爲妻白其故。陳方咎吳狂妄。忽聞空中語曰。與姊從此絕矣。聆其音細細也。陳拉吳俱跪。叩頭謝罪。泣而留之。曰。緣定不能強也。明年二月。尙可一見。言已寂然。是時爲咸豐己未八月。至庚申二月。杭城陷。鄉間盜賊公行。吳外出未返。陳已有孕。其鄰村有某甲者。素無行。且習邪術。恆取孕婦胎。以爲藥。久聞陳美。且知其孕。白晝將三人入其室。思姦之而墮其胎。陳駭欲死。忽皆反奔而出。跪而自投。又以手自批其頰。頰盡腫。口流血。鄰里聚觀。甲等誓從此不敢犯陳。且願保衛吳氏。使不受他害。衆亦爲代求。始得扶攜而起。歸各大病數月。後遂斂戢。是夜陳夢細細來。曰。今日之事。我救姊也。上帝以我好善而貞。命爲碧霞宮侍書。從此真與姊絕矣。

杭州瑪瑙寺

杭州西湖瑪瑙寺故址前。有大石一方。俯臨湖濤。名停鷹石。有某寺僧。擬刻金剛經於上。乃就石旁編木

爲棚。招集工匠於其中。將於次日奏刀焉。忽有一人衣黑色衣。青色半臂。至棚中與工匠閒話。問爾曹來此奚爲。告以故。其人曰。俟刻石時。宜先告我。苟不我告。必貽後悔。衆工因詢其所居。曰。即在石旁不遠耳。及次日將事鐫刻。工匠徧覓其人。不得。偶言於松木場茶寮中。有聞者曰。石旁固無居人。得無龜精乎。駭而問之。曰。此石下舊有龜精。人往往有見之者。其大如五石瓠。不爲人害。今刻經於其上。則彼爲所鎮壓。不得出入自由。宜彼之意。有所不欲也。西湖南北兩山。爲石多矣。可刻之石。亦必不少。奚必此。盍與僧再議之。衆疑信參半。是日因循未刻。越宿而衆工或病於目。或病於臂。乃覺其有異言於僧。改刻他處。

某甲

某甲農人也。嘗以爭田致人於死。後即於所爭之田穫稻。忽雷雨驟至。甲呼其子偕歸。其子尙幼。隨之行。見空中人馬喧闐。無慮數十人。或手秉炬火。或負一物若魚網者。旣近。有青衣者二人。奪其父所穫稻去。又數人以網蒙其父頭。炬火即從之下。擊辟歷一聲。其子驚仆。起視則其父死矣。曩所見諸人。皆化爲空氣。騰空而去。

山陰倪某

山陰倪某。幼時曾一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善治生。家固殷賑。人極長厚。鄉里稱善人也。同治癸酉歲。年五十餘矣。其鄉有張君者。故粵東一縣丞。以病免歸。自言判冥中事。倪亦未之信。是歲之春。勸倪赴鄉試。倪笑謝之。張言之不已。一日密謂之曰。君忘十五年前事邪。完人名節。上帝所重。君得科名。職此之故。其必往。毋自誤也。倪憶十五年前。有親串家一少婦。夫亡守節。其兄公以莫須有之事。污讎之。謀出之而奪。

其財事垂成矣。爲力白之乃已。此事張所不知也。始心動。然久拋舉業。懼不中程式。乃先作文十餘篇。并乞名手點定。及入場。四書題三道。皆在其中。錄之而出。榜發中式。乃歎曰。張君果判冥事。不吾欺也。

樂平汪宗伯

樂平汪宗伯守和。幼時讀書家塾。私與儕輩鬪蟋蟀。角勝負。宗伯公所畜者。巨喙而黑質。每鬪必勝。公寶愛之。夜閉之籠中。而置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視。則死矣。兩股斷焉。懷恨殊甚。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石罅。羣蟻曳之。將入於穴。始知爲蟻所殺也。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至市廛買爆竹。剝取其火藥。以羶物引蟻出穴。布火藥於地而火之。羣蟻數千。同時而斃。爲之撫掌稱快。旣而悔焉。曰。嘻。亦太甚矣。遂不復畜蟋蟀。及嘉慶庚午歲。公以少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善。一日有布衣客。詣將軍轅門求見。薩公見之。長揖就坐。古貌儼然。自言以生人爲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爲汪學使一案而來。此案懸四十餘年。讎家屢訟不休。今宜了結。以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勿相驚擾。亦勿投藥餌。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異其言。明日親詣汪所。則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其蘇。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人事。覺有人導之入一公廡。堂上有長官。服古衣冠。南面坐。面黧黑無髭。左右侍者甚衆。長官問公曰。有多人訟爾。知之否。公告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蟻事。公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人。環呼索命。長官婉言諭之曰。蟻與蟋蟀。皆蟲也。爾等不合嚼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罔識輕重。遂成此獄。今旣已降其科名。減其祿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處。亦

足以示罰矣。衆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種萬餘，豈此薄罰所能了邪？言已大噪，其勢洶洶，殆將用武。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足以蔽辜，爾等么麼微物，貪慕腥羶，污生人之廚竈，侵死者之墓隧，罪不勝誅。若再誼譁，當科罪如律。衆始懼而退。長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爲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即往謝將軍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遇於門，不交一言。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頃所遇之客，卽冥中決獄者也。對之猶懷懷，若非祖德所庇，恐無生還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年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名。及嘉慶丙辰歲廷對後，讀卷者以前十本進呈，公哀然居首，仁廟更定爲一甲第二名。其後官至尙書，以資格將晉協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於位，宣廟悼惜，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故事尙書歿於官，得予諡。禮臣以請，會畿輔旱，宵旰憂勤，此奏久留中，卒不得諡。殆卽所謂降科名，減祿算，美中不足者歟。公以一代名臣，以戕羣蟻，致罹冥譴，物命至重，可不慎歟。

溧陽崔灑

溧陽崔灑，貧甚，無以爲家，寄居僧寺，讀書至丙夜，忽聞寺後山上有車馬聲，啓後戶視之，無所見。至而聲益近，有人叩戶曰：小吳王至，崔延之入，知其非人也，不敢發問。客曰：君毋怖，我廣西人，亦讀書籍諸生，爲賊劫至江南，後入官軍中，從張將軍戰死於此。聞君讀書，竊所愛慕，山中無佳侶，冀聆雅音，聊慰幽寂。又曰：上帝命我主此山，封我爲小吳王，我亦不復更念人世間，惟有一女，年十五矣，小名阿鸞，今流落在廣東香港，君可至彼訪之，如不嫌鄙陋，卽以備箕帚可也。言已別去。崔怪之，欲從其言，往訪女，然以道遠，資

糧屏屨。猝不易辦。故未果也。居無何。小吳王又至。語崔曰。君其無意乎。崔以情告。曰。君患無資。何不早告。此山之南。有窖金可發也。卽指示其處。崔發之。得白金五千兩。乃如廣東。訪阿鸞於香港。果遇之。青樓中。年未破瓜。猶處子也。風姿娟秀。粗通文翰。惟自幼流離。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贖之。歸。遂爲夫婦。此事余聞之。朱君孔彰。朱聞之。於曾蓉舫。曾亦溧陽人。與崔相識也。

盛凝之

盛凝之。蘇州人。少孤貧。而性甚慧。十四歲時。十三經已卒業。其季父命之學賈於錢店中。一日。其主使持金赴某所。道出隘巷。見一小家。數人聚哭甚哀。問其故。鄰人曰。是家某人死三日矣。遺兒女三四。貧不能斂。故聚哭耳。盛問所需若干。曰。非銀二十兩不可辦。盛所持適有此數。悉以與之。遂不敢歸店。至素所熟識之僧寺宿焉。店主待久不至。問之。其家不得。乃與季父偵探三日。而始遇之。僧詰之。以告。徵之。死者之家而信。季父痛毆之。僧勸曰。事雖非。而其心術可取也。季父乃舍之去。盛旣失業。遂留居寺中。仍讀書。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員。始歸其家。至咸豐庚申歲。盛年已四十餘。爲賊劫。至揚州。踰年而逸。流寓儀徵。一破廟。賣卜自活。旋病死。廟僧謀藁葬之野。忽有守備洪君至廟。問知其姓氏里居。曰。此吾同鄉也。少頃。請其母偕來。母曰。昔年爲汝父營葬者。與此人姓名正同。未知果是否。乃以銀三十兩治其喪。寄棺廟中。屬僧善視之。及亂平。洪已官參將。親至蘇州訪盛氏。問盛凝之無恙否。其家曰。亂時爲賊劫去。今不知存亡。洪又細問其年貌。乃哭曰。若然。則恩人死矣。蓋曩時隘巷中死者。卽洪父也。洪年十七。投江寧督標。爲兵。積功至參將。其母當日。卽詢知盛之姓名居處。時時爲子言之。命其圖報。前真州廟中所殞者。猶冀非

是。今。知。果。然。乃。挈。盛。妻。子。至。儀。徵。以。其。柩。歸。葬。且。厚。卹。其。家。

常州女子

常州一女子。談者失其姓氏。自幼爲父母鬻於妓船。女絕色也。船媪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撻之。卒不可。而客來見女者。豔其色。爭啗以利。冀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媪以故稍寬之。女亦私積蓄。陰自爲計。咸豐己未歲。媪載女至湖州。有市人陸姓者。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爲佳士也。遂與訂嫁娶。陸去。女白媪曰。某日陸郎以洋錢二百來贖兒。兒卽辭母去。苟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媪知不可奪。諾之。女慮媪中變。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貲。女出私蓄洋錢百五十畀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卽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贖。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遂仰藥死。湖郡諸耆老聞之。皆憫女。而惡陸之無行。強使經紀其喪焉。余亡友徐誠庵大令。爲作蘭陵女子傳。

四川馬廠山

四川茂州西南有馬廠山。其高數十里。盛夏積雪不消。土人言往往見山市云。有熊姓者。以淘金爲業。聞是山多金苗。往尋之。至山深處。忽得一聚落。居人數千家。雞犬相聞。廬舍櫛比。熊游覽忘路。遠近久之。飢甚。見一家南嚮。頗壯麗。有白髮翁負手立門外。顧熊曰。客自遠方來乎。曰然。又曰。得無飢乎。此間無沽酒市脯處。老夫當作主人。脫粟一餐。不責直也。熊稱謝從之。入。出雞黍如夙具者。熊食飽興辭。翁問客何爲。

來告以故。翁曰：山中固產金，然外人不知其處，徒勞無益。客不如傭於我家，雖得直不豐，然較安逸矣。熊從之。翁自言李姓，相待優渥，熊操作之暇，游於市井，皆殷勤款洽，樂而忘歸。一日，李翁命人洒掃庭內，陳設一新，熊問故。曰：臘日祀先祖耳。熊自至山中，不知歷時幾許，聞翁言，知迫歲暮，悵然思歸，翁慰留之曰：暫還，當復來耳。翁曰：客必欲歸，請以明日。其夜翁出一物，包裹重疊，授之曰：薄具，傭直不能豐也。在汝家可數年，溫飽矣。然須祕密，雖牀頭人勿洩也。熊謹受教，而異其言。夜方午，翁趨熊起曰：趁月色可行。以蒸餅數枚，納熊懷中。曰：飢則食此，可至家矣。元宵後仍來此，勿爽約。熊甫出門，卽闔行數步，回顧則廬舍皆無。惟斜月欲落，樹林深黑而已。大駭，以爲遇鬼。探懷中，則餅故在，噉之甚甘。乃於路旁稍憩，天明出翁所贈物，發而視之，黃金可二十餘兩，驚且喜。慮復來迷路，折竹枝數十，沿路曲折插之，以爲表識。及入城，則城中人方祀竈，急回家，出金易錢。鄰人問金所從來，不以告。鄰人疑焉，遂爲蜚語，謂熊出行劫，熊不能復隱。具述所遇，鄰人欣然，固求偕往。屆期，轉相招致，至十餘人，偕入山，尋向所插竹，歷歷俱在，而無復人跡。登高眺望，見有犬數十頭，從山下至，及近，則伏地大吼，悉化爲虎，傷者數人，踉蹌而歸。

德公

咸豐間，功令凡親喪因兵亂不及奔赴者，雖已服滿，仍命解任回籍，持百日服。於是余親家翁樊君玉農，由河南府知府回湖北咸寧縣籍，持服而滿。洲人德公實來代理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公者，與德公之父同官江西，實有異姓昆弟之誼。其王媪與德公之母亦以姊妹相稱。後王公以事遣戍，有僕負羈縲以從，臨行叩首於其主母曰：奴從主人去，無所顧戀，惟一女名蓮，所愛憐也。幸主母善視之，王

媪曰。若從主人去。若女卽吾女也。於是遷蓮於閨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讀書。蓮長而美。德見而豔之。德故呼王媪爲姨。請於姨。願委禽焉。德美風儀。且能爲詩。喜金石書畫。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則棄舊。初娶婦。極相愛重。後又納廣陵倡女爲妾。與其婦仳離。王媪固知之。謂曰。汝已娶妻。將以阿蓮爲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婦。不安於室。久歸母家。姨所知也。蓮妹歸我。卽我妻矣。王媪曰。廣陵之婦。口舌可畏。阿蓮非其敵也。德曰。彼婦已物故久矣。王媪使偵之。其家果無廣陵之婦。乃諾其請。德以禮娶之。視如嫡。而廣陵婦實未死。已更易滿洲裝束。故王氏偵者不覺也。其性陰險。凡德所愛寵者。必以術間之。德怒。則或以贈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則用計并殺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蓮始至廣陵。婦謬相敬重。不敢均禮。久之。微用其離間之策。而德甚愛蓮。不能動。廣陵婦乃益自卑下。日爲櫛髮。俄而髮臭。俄而體臭。然他人固不聞也。惟德則聞之。不知其何術也。俄而并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復入蓮室。久而厭之。乃以與其弟。弟於兄弟行居。八家人呼之曰。八爺。蓮號泣不從。德語之曰。吾與若緣盡矣。吾弟八爺。年少未娶。從八爺。不勝從我乎。乃擇吉日。將使成禮。而所謂八爺者。亦喜甚。未及期。先入蓮室。以甘言悅之曰。若意中欲何好物。當爲若購之。蓮不應。固問之。乃大言曰。他無所需。爲我買好棺一具足矣。八爺悚然而出。會王媪之子來爲河南府丞。王媪將與偕至。蓮每日問王氏。已至未。乃王氏未至。而所期已及。蓮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入後圃。圃故有井。蓮趨赴井所。而命婢至他處採花。婢去稍遠。卽奮身入於井。婢回救無及矣。奔告於德。使人出之井。其內衣皆縫紉嚴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蓮旣死。而王媪至。大罵於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曰。阿巧。償吾女之命。德叩頭服罪。且爲蓮盛喪葬之儀。使其弟八爺。以妻服服之時。

余長子婦樊。尙從其母居河南府署。故知之甚詳焉。蓮以小家女。深明大義。從容死節。視彼持梁鬻肥之子。何如哉。是可嘉矣。惜不得其姓氏。大兒婦云。當時聞署中人稱爲王姑娘。以其來從王媪家。故云爾。實非其姓也。

衢州傅翁

衢州人傅翁。無子。買他人子爲子。已爲娶婦矣。久之。其子知所生父母在某所。遂亡歸省視。而其父母自賣子後。以居積起家。頗足衣食。得子大喜。語之曰。汝在孕時。與某氏指腹爲婚姻。今其女長成。當爲汝娶之。子告以在傅氏已娶婦。父母曰。此傅氏婦。吾何有焉。卒娶之。而某氏女美。子甚暱焉。遂欲絕傅氏。而傅氏失子後。其婦日夜悲泣。傅翁乃蹤跡之。得其子挾以歸。好語之曰。天性之恩。固不可絕。然吾自幼卵翼汝。以至於成人。且有婦在。庸可絕乎。今後宜往來兩家。兩家各有婦。將來各孫其孫可也。子唯唯。而以傅氏所娶婦。不及後所娶者美。雖居傅家。情意落寞。其婦則事之如初。不以其別娶爲恨。然子意益厭棄之。一日傅翁夫婦。方燕坐。聞子舍中聲息絕異。奔視之。則子以繩勒婦喉。婦氣垂絕。而子猶力持繩兩端。未釋。大驚。急叱其子出。百計救婦。婦乃蘇。問狀。婦惟垂淚而已。有小婢在側。述知子引繩向婦。婦延頸受之。略不撐拒。婢欲出告人。婦猶搖手止之。舅姑問何意。婦歎曰。新婦不得於良人。雖生何味。不如死。良人手之爲愈也。舅姑益憐之。然自此其子竟絕迹於傅氏。舅姑不得已。乃歸婦於母家。勸之他適。數年後。舅偶遇之。婦猶出拜。舅勸諭之。執志如初。是亦可悲矣。

拆字之術

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蓮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鐺續霏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間挾此技。餬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曾至吾邑。寓紫陽觀。所不煩。而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某字。問終身休咎。范曰。凡圍某之子。愈著愈多。象某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某字。非某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某子。非圍某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某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外出。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義字。以問。范問年若干。其人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爾。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問矣。又有人以風字。問所孕爲男爲女。范曰。移中間蟲字於右旁。則似乎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姑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

童樸齋

邑人童樸齋。居新市鎮。家饒於貲。其屋深邃。內樓前後各五間。童因眷口無多。於前樓作臥室。而空後樓。以儲什物。一夕。聞後樓砵磅有聲。猶不之異。次夕。則聞後樓語言嘈碎。達旦不休。天明。童往視之。甫上階。聞內有人語曰。居停主人來矣。中扉頓啓。一老翁出。顏丹髮白。衣冠偉然。延童入內。童素有膽氣。知其妖

也。而不之懼。入則几案雖童之故物。而陳設一新。几列鼎彝。壁懸字畫。架皮書籍。地下厚藉氍毹。桌椅之類。皆覆以錦褥。中懸珠鐙四。繚絡爛然。坐定。翁自言姓鍾。名紫霞。陝之華陰人。攜眷屬徧歷名區。昨從虎邱來。將游西湖。并窮天台雁蕩之勝。而山妻忽病。暫借君樓。泊行李。必有以相報。幸勿聞之外人。辭氣溫雅。藹然可親。童敬諾之。越一日。復具衣冠通謁。老翁使一童子獻茶。餘無所見。而樓上則譚護細語。若有數十人者。翁語童曰。來而不往。誠爲非禮。然老夫外人。習於疏嬾。不能報謁。幸勿罪也。自後童或無事。輒往鍾所。杯茗清談。常至終日時。亦置酒邀童飲。酒次。縱論今古經史百家。如肉貫串。每及南宋元明之事。歷歷若親見。至北宋以上。則言其大概而已。童偶扣以吉凶禍福。則曰。惠迪吉。從逆凶。理有固然。毋煩推測也。又善書畫。嘗寫扇面贈童。一面臨蘭亭。一面做南宮潑墨山水。童甚寶之。時當初夏。庭際茶藤盛開。童之女名穎姑者。年九歲矣。獨往採花。見美婦倚闌。于立。烏帕裹首。紫衣而素裳。一垂髻婢侍。以手招女。女不肯往。婦自出攜女手。遂從之入。見老翁方危坐觀書。笑謂女曰。穎姑來。可樓上坐。及登樓上。陳設視樓下更勝。諸婢年皆十歲許。呼婦爲夫人。夫人寢室在東偏。有一小女。雙足纖小。殆無其匹。夫人曰。此吾女也。少於汝一歲。汝宜妹之。至西偏。則一美少年坐而讀書。夫人曰。此吾子也。汝宜兄之。有頃。一少婦自後房出。夫人使女呼以嫂。遂命嫂治點心。食畢。又以一籃盛食物。命小婢送至庭中。穎姑攜籃歸。其母視之。非藤非竹。組織甚工。啓而視之。則內盛蘋果四枚。西涼紫葡萄數百顆。訝曰。此地此時。安有此物耶。嗣後每得時物。童輒命穎姑持餉其女。而夫人亦常以異果奇花相報。一日。穎姑甫纒足已。卽至鍾所。不良能行。夫人笑曰。汝母不善纒足耳。吾爲若纒之。非但不痛。且有捷效。乃解其雙行纒。以口呵氣其

熱如蒸。足骨柔軟。約縑迫襪。了無所苦。一月之後。纖小與鍾女不殊。其母竊啓褻視之。所滲非礬。乃白糖也。其少婦則教穎姑以鍼黹。端午日製艾虎及綵縷。貽之。並極精妙。殆非人工所能爲。居半年餘。童所見惟翁與一僮。而穎姑則翁之全家皆得見之。童父女頻如鍾所。而翁與夫人則至庭中而止。未嘗一詣前樓也。童雖祕其事。而僕媪輩不能無漏言。里中多有知者。人皆爲童危。而童與翁益密。其友徐淳庵。以剛直自負。適自山東回。語童曰。子禍必矣。家爲妖窟。而尙以自安乎。童不應。徐自與所善貝鍊師謀。貝閉目默坐。移時。謂徐曰。此狐也。然非禍人者。不久當自去。無煩驅逐也。無何。有一道人。黑面而虬鬚。背負一劍。過童氏之門。語闈者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無所求於主人。但妖死。我願得其皮耳。時童適他出。闈者不告於主母。引道人自小弄而達於內。道人卽於庭中右手仗劍。向空畫符。左手持水一杯。吸而噴之。聞樓上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往觀乎。俄而道人手中之劍自墜。杯亦墮地而碎。道人大驚。若有以大杖敲其頭者。踉蹌走出。闈隨之奔。蹶於闔。傷其股。樓上大笑。江陰陳澹山者。童之姻也。素善五雷之法。自蘇至杭。道出新市。因詣童。童留之飯。而徐亦至。遂共飯焉。徐向陳述其事。童以目止之。不可。陳乃曰。吾請嘗試之。時夜將半。陳命燃二燭。篋中出五色紙人五。按方位置於案。畫符呵氣於其上。正目視之。不一瞬。有頃。紙人忽起立。繞案而行。行稍緩。又呵以氣。則行益加疾。其聲隱隱如雷。至五更。陳曰。妖已去矣。以手擊案。紙人皆仆。仍藏之篋中。是夜。童之內人聞後樓誼闈如初。至時竊從後窗窺之。見後樓上下皆紅光圍繞。聞翁與夫人語曰。本欲俟爾病愈而行。今陳翁以真火相逼。不可留矣。惜不及與賢主人一別耳。至五更聲乃絕。黎明入視。几榻如舊。地無纖塵。而所陳設則烏有矣。几上一小篋。啓之。乃鍾翁留別書也。情辭

懇摯。微有怨徐之言。童讀之黯然。外留定武不損本蘭亭一冊。郭忠恕山水一幅。以贈童者。又白金五斤。則賃屋之值也。夫人留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四顆。碧霞寶石八塊。贈穎姑爲嫁資。澹山入室。周視歎曰。此狐爲我真火所逼。尙能從容而去。其道力深矣。幸其大道已成。故其臨去不肯露惡狀。不然。吾非其敵也。乃鑄鐵牌二面。書硃符其上。一釘於聽事。一釘於後樓。以防復至。後竟寂然。此事在乾隆初年。邑人徐晦堂先生。曾詳記其事。余粗加序次而著於篇。傳記所載狐居人家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有情有理者也。余尤歎其臨去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意。斯狐也。其狐而仙者與。

閩中陳生

閩中陳生。談者諱其名。自幼佻儻。喜作狎邪遊。而其父督之嚴。始稍稍向學。然其心固常在舞衫歌扇間也。一歲上己之日。父適他出。乃託他事給其師。私至郊外踏青。狎鳥撩花。忘路遠近。忽聞簫鼓之聲。問之途人曰。前村演劇也。卽往觀之。笙歌如沸。士女如雲。游目騁懷。樂而忘返。未幾夕陽在山矣。頓悟身在郊外。城門將閉。懼不能歸。乃遵舊路而行。未及半。忽見路旁隘巷中。有綠衣女子。從一小婢。緩步而行。小腰秀頸。楚楚可人。生念野外焉得有此佳麗。然愛其美。亦不疑也。施行從之。俄至一甲第。而入生徘徊門外。暮色蒼然。私計不及入城。不如且謀寄宿。或有佳遇。乃叩門以求宿告。婢出諾之。導以入。則珠簾繡幕。中絳蠟高燒。綠衣女已待於堂矣。生問姓氏。笑而不答。命置酒待客。雕盤綺食。頗極豐腆。又命婢歌以侑酒。酒闌燭灺。相攜入室。紅羅複帳。鴛被蛩氈。春夢香甜。不知東方之既白。忽燁爆有聲。火光焱焱。照耀窗櫺。疑爲失火。推枕而起。則天已大明。而玉骨冰肌。儼然在抱。審視之。乃枯骸一具也。驚起四顧。則屋宇帷

幃了無所覩。獨立墟墓間。墓旁故有燒瓦之窰。窰破。故火光迸射也。生知遇鬼。奔還其家。俄而大病。因與家人言所遇。咸以爲慮。而臥病月餘。竟愈。於是盡滌邪念。下帷苦讀。卒成進士。入詞林焉。

陸連達

陸連達。字鍾山。温州樂清縣人。家尚溫飽。以知縣需次江蘇。持孫琴西同年書來見。其人頗樸誠。而在吳中數載。甚落寞。亦嘗乞假返其家。不久仍來。歲以爲常。同治壬申秋。復至余寓。言將歸。遣嫁其女。余次日往送之。未見。嗣是遂不相聞。乃是年十二月。其兄之子。忽來蘇。踵門求見。問之。則鍾山已被殺於途矣。爲之駭然。詳扣之。鍾山之歸。獨行不挈僮僕。行至一處。爲黃巖縣所屬。忘其地名。距其家止百數十里矣。鍾山於其地賃一小舟。而自向市中買鮭菜之類。及歸。則舟中已有客六七人。問之。曰。趁船者也。無如何。姑聽之。而此六七人者。皆盜也。舟子亦與通謀。夜深移舟至荒寂之處。殺鍾山。沈諸河。而取其貲。無知者。越一月。有漁者出其屍於水中。則創痕猶存。乃聞於官。時黃巖令爲孫君歡伯。健令也。親往驗其屍。於其襪肚中得字紙一卷。雖漫漶。猶約略可辨。一名紙有陸連達三字。亦不知誰何。姑命以棺斂之。又月餘。孫君如台州謁太守。偶與同官會飲。言及此事。一人曰。此必樂清人也。君謂此人姓陸乎。非也。陸連其覆姓。樂清故有陸連氏。吾嘗令樂清。故知之。且吾與陸連氏亦頗有相識者。乃以書問之。所問者。卽鍾山之兄也。其家久知鍾山於某日發蘇州。待之不至。猶意其或不果歸。至是始知中途有變。使其兄子往視。發棺視屍。已不可識。猶冀非真。故復來蘇州審之。旣知不謬。亟歸言於孫君。孫君命役捕凶手。不可得。久之。或言某所有人以朝珠鬻於市。鄉間安得有此物。是可疑也。孫君使人捕之。捕者以夜往。則鬼聲飄飄導於前。

至其家。六、七人皆在。已知事發。結束將行。稍緩則無及矣。縛之至官。皆吐實。殺以祭鍾山。鍾山爲人。固長者。罹此酷禍。殊不可解。而行路之難。亦可鑒矣。余因先兄福寧君之喪。往迎太夫人。亦嘗取道於此。至台州府。適陳君鹿笙守是郡。留余飯於署中。且爲具舟。舟人言須乙夜潮至始行。乃於晚飯後登舟。陳君親送之。余辭焉。不可。余先至舟。則舟中人滿矣。問之。亦言是趁船者。余時止挈二僕。其一從余在郡署。其一留守舟中。止能護持行李。竟不能與之爭。余傍徨無策。而陳君至。怒曰。此何人也。是時浙東當大亂之後。盜賊多有。故太守所至。輒有親兵從行。陳君遂命親兵悉驅其人登岸。并以四親兵送余至黃巖焉。蓋台溫地僻。舟楫稀少。尋常行客。每雇一舟。必有趁船者。固非盡盜賊也。然其情狀亦甚難堪矣。非太守親送。豈能麾而出之哉。附書於此。俾於役者知所警焉。

高郵某君

高郵某君。曾爲蜀中一縣令。咸豐初。引疾歸。一夕。獨坐書室中。忽有人入室。請與偕往。問所之。曰。四川也。某君從之。出門。有肩輿舁之行。其行如飛。俄頃。卽至江干。則已艤舟而待矣。登舟解維。轉瞬已至九江。又舍舟而陸。由江西湖北而至四川。計其爲地已數千里。而其爲時則食頃也。旣入城。至一公廨。導之坐西廂。有舊時長官某臬使。某太守在焉。皆顏色愁慘。問之不答。俄傳王者出。御殿卽召之入。問某獄。爾知之乎。曰。知之。蓋此獄。臬使與太守得賄。冤殺數人。某君力爭不得。其引疾歸。卽以此也。乃具言本末。王者曰。爾耿介可嘉。命仍送之回。又聞傳臬使與太守入。詰責甚厲。回顧此二人者。皆縮小如嬰兒。須臾有檻車載二人出。某君亦出。遇一友。故與同官蜀中者。友云。我卽將之官。不及與故人叙契濶。奈何。問君居何官。

曰我揚州府城隍指檻車中人曰某某之獄即使我治之我不得久留然我與君亦非久別明年七月某日君爲某處城隍我兩人仍爲同官也言已別去某君遵舊路回家則死已逾日至是復蘇以其事告人自云不久人世矣人猶未之信至明歲及期果無疾而卒

寧波某生

杭城無妓館間有女閭非有導者不能入其門故杭諺謂之鐵門檻寧波某生喜治遊而性頗長厚以應試至省城試期尙早枯坐無聊偶動尋芳之興倩友人導至一家室有少婦坐而刺繡一媪旁坐問之則姑婦也某視少婦膚色如玉瘦腰纖趾盈盈可愛乃出金畀媪使治酒食狎飲既久燭將見跋其友辭去媪與少婦導客入房媪亦避去某引少婦並坐燈前撫摩謔浪將緩其結束婦羞甚至於泣下某駭曰爾爲此態何也婦曰我父我兄咸列膠庠我舅我夫亦諸生也以皆早世致我癡癡弱質一旦至此追念逝者能不傷心某聞之亦悽然曰然則爾何故甘心爲此今幾次矣婦曰我姑無食屢勸我作此事重違姑意勉強相從今纔初次耳某呼之曰嫂旣欲守貞何敢玷辱乃出數金贈之曰所攜無多聊以此佐堂前甘脆之奉吾去矣卽從後門出而夜色迷濛不辨途徑時大亂之後城中亦多荒僻之所躡跋久之忽見一小屋微露燈光中有諷誦聲因叩門問途門啓延入則一叟也一少年方伏案作文叟自言某姓少年爲其子今科主試者某公吾素識之故出此題使吾子揣摩其所好而爲之然猶未得也某視其文極佳乃曰賢郎之文我所不及叟猶以爲未耶叟曰然子如不信吾試爲改之卽援筆就案頭點竄百許字曰如此庶乎可矣某再讀之不勝歎服曰叟真斲輪老手也吟諷不置叟笑曰君旣愛之敬以奉贈何如某

喜甚。卽於燈下讀之。疲極假寐。不覺酣眠。及醒。則朝曦已上矣。乃在土阜之下。初無屋宇。知所遇者鬼也。因思昨所遊婦家。與叟同姓。得無卽其舅與夫耶。反至婦家詢之。面貌符合。爲之悚然。歸取數十金贈其姑。且謂之曰。爾婦貞潔。勿強以苟且之行。及入闈。竟遇是題。卽錄其文於卷。榜發魁也。復措千金畀其家。

捕蛇

蘇州澹墅關之西鄉。有巨蛇出沒河干。人多見之。莫敢捕也。光緒庚辰夏。其地之人多生瘍者。或曰是中蛇毒也。乃募能捕之者。於城中得三丐。甲其師也。乙丙皆其徒。索錢甚多。鄉人醜與之。乃往。乙丙荷一筮。以從。旣至。探得蛇窟。甲命乙丙分立左右。而自啓其筮。中貯蜈蚣無數。甲盡取食之。須臾自頂至踵皆腫。甲閉目運氣久之。其腫處皆消。惟右手食指與中指。則大幾如股。卽以此兩指探入窟中。已而用力拔出。乙丙亦各曳其肘以助之。指出蛇隨之出。則已斃矣。猶齧甲指不釋。乙丙去其蛇。以藥水洗之。兩指旋復。故蛇長丈許。粗倍人臂。其色黑暗如炭。聚薪焚之。臭聞數里。此三丐者。其技亦神矣。

邪教

蘇城之初復也。有貧士避寇而歸。孑然一身。無所棲止。恆寄宿於相識之家。忽有延之使教其子者。喜而就之。始至。亦甚相得。未及一月。其主人語士曰。明日吾家有事。而屋舍狹小。雖書室亦須洒掃以待賓客。願先生暫歸一日。士曰諾。仍寄宿於所識之家。越日而反。已而又將一月。主人語之如前。士不得已從之。已而又將一月。主人語之又如前。士乃實告曰。某在城中。固無棲泊之所。曩者寄宿所識家耳。然是家亦無餘屋。吾一往再往。實非所便。此書室旣合讓客。則無論何地。但可容一榻。雖廡下不辭。主人踴躍久之。

曰吾屋狹小。先生所知也。無已。則後有一室。素來積貯薪蒸。今稍糞除。爲先生布席於彼。可乎。士曰甚善。是日初昏。主人卽導之入其室。且語之曰。先生肩戶酣眠。或有所聞。切勿闕觀。彼此非便。士謹諾之。而轉展不成寐。及乙夜。便聞外間人語。誼雜。不知何所作。私出窺之。見中堂陳設一新。其正中安一榻。榻有小几。左右各設榻枕。主人及其眷屬。又有外來賓客甚衆。皆鵠立於堂。若有所伺候者。良久。乃聞曰。至矣。至矣。衆皆趨出待於庭。又良久。乃見一客自外入。肥黑多鬚。裝束詭異。徑登堂坐榻之左畔。旋有一女。豔服出自西房。視之。卽主人之次女也。女向客扱地而拜。拜已。登榻右畔。與客並肩而坐。於是主人及其眷屬。及衆賓客。皆以次入拜。客與女高坐受之。略不答禮。拜已。序立兩旁。旋有數人舁一案。至其上有飲食之物。凡數十品。主人奉一器跪進客。主婦奉一器跪進女。於是堂上立者皆跪。客與女略嘗卽止。又以一器進如前。凡進十餘品。止不進。殆由客止之也。前數人仍舁案出。客起。女亦起。客攜女手入東房。久之。淫褻之聲達於外。主人及衆客咸屏氣待之。約兩時許。客與女攜手出。客裝束如初。女則亂頭粗服矣。仍坐榻上。主人主婦又跪進一甌。不知爲酒爲茗。客與女飲畢。皆起。客出。女跪送於堂。客掖之起。主人及衆客跪送於庭。則不顧也。客去。乃始闕然而入。士懼爲所見。潛入後室臥。不知其後如何。明日出視。則一切如舊。昨所陳設者皆不見矣。士私計此非善地。越十許日。託故辭去。數月後。又訪之。則其家亦遷徙。不知所之矣。此蓋所謂邪教者。但不知其名目。且蹤跡詭祕。地方長吏無從知之。宜不能禁也。

自寫履歷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誼闕。異之。入而覘焉。見

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鵠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之。皆蹙額相顧曰。難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噙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爲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喑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爲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爲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爲善爲惡。一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尙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悔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曾姦一處女。又嘗乾沒人千金之貲。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啓。諸人皆出。曹急應徐出曰。及此不出。卽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闕而仆。則身臥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閒寒熱大作。昏不知人。黎明汗出始愈。因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今其兄年五十餘。尙在。或神許其改過歟。

錢唐朱振甫

錢唐朱振甫。居十五奎巷。光緒己卯夏。獨坐樓上。忽風雨驟至。朱起閉窗。爲暴雷攝去。家人無知者。雨霽登樓。失朱所在。見窗櫺有火灼痕。遺一履於窗下。舉家惶惑。大索至樓後隙地。見朱已死。胸次尙溫。面目焦黑。所衣白布短衫。蒼黑之色。似字非字。似畫非畫。皆莫之識。扶至牀上。夜半而蘇。問雷攝後如何情狀。

不能言也。適其家有病瘡者。寒熱交作之時。偶以衫覆之。病若失。遂異而藏之。自後病瘡及疫癘。或爲鬼魅所祟。得此衫無不立愈。踵門求借者無虛日。有餘杭某氏女。祟於狐。因借衫去。甫入門。家人卽見一物。大如犬。自竇逃出。女在牀中。聞硫磺氣。神識頓清。狐亦絕跡。於是朱之雷衫。益加寶貴。庚辰夏。三聖橋有許姓者。其子忽得異疾。白晝言動如常。入夜則膚冷如冰。始而寒戰。繼以譫語。其語率操北音。索酒食。索衣服。玩好不與。則詈罵其父母。甚且毆擊。如命以進。則亦惟毀壞之而已。每自言吾家世大富貴。宮室如何華美。服物如何珍異。又曰某達官吾門下也。某富翁吾奴隸也。如是者。曉曉達旦。天明乃已。問之。則云每至黃昏。卽有一人。面團而脰短。手持冷水一盂。潑我頭上。遂昏然罔覺。凡所云云。皆不知也。家人不堪其擾。擬借朱衫以驅之。則大罵曰。吾乃天帝所使。風伯雨師。且聽我指揮。區區雷燼之餘。焉能嚇我耶。猝其母之髮而毆之。衆爲跪求始釋。次夕有所親不謀於其家。衷朱衫而至。病者忽大喜曰。今夕得免矣。問何故。曰。此鬼縮小。僅尺許。匿東北隅。股弁不止。且聞硫磺氣甚烈。豈室中有朱家雷衫乎。其所親卽出此衫。周麾於室。病者曰。鬼已入溺器中而沒矣。自是遂愈。

鄱陽縣命案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婿。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

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塢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兩籮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并置雷之籮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埭。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臥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閒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仍走問雷細毛。知在鴛鴦埭相失。求之鴛鴦埭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啟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仍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始乃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顛。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仍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仍。歐陽絲林。殺其二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牒。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讎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

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仿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仿愈懼，其夜夢中嚙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仿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陽發仿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仿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仿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仿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坵距車門湖，尙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坵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仿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賣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導至己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家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仿偕。歐陽發仿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帔，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也。汪君鞫得實，卽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聞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黃土老爺

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謁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爲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爲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涂公疑其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笞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真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喟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飲助之。乃共釀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爲贖。小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嘆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稱爲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卽其人歟。方伯涂公卽

今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

富家子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裝送甚盛。成婚之夕。將就良席。婦忽長歎。子問其故。婦曰。吾初許嫁一老儒之子。老儒死。其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失聲。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卽訪求老儒子。遇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裝送者畀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爲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爲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有老翁舉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爲墨瀋所污。無用矣。知子文尙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偈如廁。又遇此翁。哀之曰。尙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中式矣。榜發果然。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旣以墨污遭擯斥。再入奚爲。汝於第二場相遇。吾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衆以爲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姻婭矣。

杭貧士

杭有貧士。少時渡江。至蕭山。爲童子師。歲暮歸休。篋中有洋錢三十。皆學徒所贈遺也。至江干。有少婦坐地而哭。甚哀。問之曰。吾夫死。爲族人偪迫。將赴清流。而腹有遺妊。徘徊未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衆跡

至士卽同往其家。責以大義。衆曰：君言誠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錢。爲其夫治喪。今無以償之。勢不可已。問聘錢若干。則洋錢三十也。士卽以所齋畀之。歸家遂無一錢。或曰：君有此高義。當不久落窶。而士顧困於場屋。年五十餘。尙逐隊入舉場。所坐號舍。適居最後。偪近屏廁。臭穢殊甚。士亦安之。俄有年少來坐其鄰。鋪掩鼻曰：此何可坐。謀去之。士責之曰：吾所坐。更後於汝。汝乃謀徙他鋪。如功令何。少年慙謝。遂不徙。已而言談頗相得。及題出。少年操筆成文。甚疾速。而士呶唔良苦。少年就視之。僅數行耳。且蹇澀不成文理。士忸怩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廢矣。少年曰：吾請爲君成之。染翰如飛。文無加點。旣成。以授士。士大感媿。曰：以年論。吾長於子。以文論。子吾師也。請如王孝逸白首北面矣。榜發。兩人皆中式。士詣少年謝。執弟子禮焉。少年曰：吾與君幸有同歲之誼。敢辱大禮。正相遜讓。而少年之母。自屏間窺之。使婢問客某年。曾於江干救一婦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蓋少年卽其遺腹子也。

蕭山湯文端公

蕭山湯文端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爲乾隆時大學士和珅舊第。素稱凶宅。及文端居之。了無怪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敞。不居人。屋中藏皮書籍。庭下雜蒔花木。最西一室。爲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端至戶外。輒見一叟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端乃入拜。日以爲常。心知其爲狐也。以其不爲人害。亦姑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聽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囊而坐。疑爲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倏已滅迹。乃共駭異。文端薨。妖異大作。桌椅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共啜茗。茗碗忽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余聞之。文端之孫伯述司馬云。

徽人程姓子

徽人程姓者以賈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顛。及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煖悉二僕爲之節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然。遠近皆知無與論昏者。程氏故有質劑之肆。在無錫。有汪氏者世爲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乎。使人達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以請。程恐重違其意。乃聘爲子婦。及成婚。繻雁之儀。牢羞之費。頗極暉備。青廬旣啟。將行交拜之禮。而程氏子蹙蹙躡躡。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叫囂。東西墮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輓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卽割家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爲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姊妹皆無閒言。舅姑益善之。因爲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爲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旣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善料事。并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窾卻。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須髯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衍。候時轉物。無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則此夫此婦。其亦有自來與。余少時館於休寧汪氏。汪與程有連。故得聞其詳。余詩集中有女蘿行一篇。爲汪女賦也。

輝次山中丞爲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語中丞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爲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真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爲。亟送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與人搏擊。又若與人揖讓。狀甚愴。乃入而問曰。先生之疾有閒乎。曰。無恙也。聞有歸志。信乎。曰。否。否。其應對猶不失常度。中丞惘然不能測。姑爲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爲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賓師之位。能爲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給之曰。質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於戶外。達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行。郭危坐枕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強之食。乃盡飯。二大盃。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枕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拗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卽一大園圃。花木陰森。山石蒼突。且有池二。衆人入園。見有人隱約在前。僉曰。是矣。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奏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爲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幹之上。使人鉤撈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躅者。有若手掐者。厥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

某生前之孽也。因言郭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彼時不死者。殆郭氏祖父。尚有餘澤。故稽緩數年。待其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冤業牽纏。竟死非命。亦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

無錫楊氏女

無錫楊氏女。許嫁江西程氏子。程故鉅族。而程子因父母早亡。自幼失教。既長。則驕樂佚游。從流忘反。程之長老。寓書於楊。願爲贅壻。庶有所檢束。楊氏許之。然不與女言其故也。程書在書室。爲女所竊發。遂得其詳。鬱鬱不樂。寢以成疾。及程子至。翩翩裘馬少年也。舉止輕浮。語言詭譎。女知所適。非人。疾益增劇。程子殊不顧瞻。晨出則至。暮不歸。夕出則達旦未返。非博場卽倡家也。如是年餘。其所齎罄矣。并女之奩中物。亦且垂盡。自是女病益篤。臨死前一日。已沈沈若死矣。程子偶入視之。見女腕上有金條脫一事。掇取而去。已而婢媪輩見失此物。詫曰。誰所陵耶。將議大索。女猶知之。微搖其首曰。不必尋矣。女死。程亦辭去。不知所之。後楊氏次女壻秦君。至京師。見之於正陽門外。則已爲匄矣。歎曰。吾僚壻也。乃至此歟。贈以銀十兩。裘一襲。且曰。亟還江西。果行也。當爲辦裝。程曰。爾爲爾之官。我爲我之匄。何預爾事。邪。不顧而去。此子甘處下流。真別有肺腸者。其初至楊氏爲贅壻也。楊氏宴之。且陳梨園之戲。優人進點。程點拾金。拾金乃乞兒事也。衆賓愕然。或病其不祥。或賞其通脫。而程竟以乞兒終。非其朕兆與。

山東陳媪

山東有陳媪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

二人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媪自從甲婦居。乙不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爲人乾沒。甲婦無以爲生。鬱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饑飽寒燠皆不自知。媪憐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婦之母族謂陳媪曰。此非可長也。且以久疾累尊尊章。豈母家無人乎。迎之歸。媪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恆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每爲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其返也必二旬。媪於是恒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然猶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間。見地上破甌甔或敗絮或故紙或朽木朽株。一一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爲金銀。我與娘皆不餓死矣。鄰舍人聞之。皆爲歎息。而乙婦殊厭惡之。不爲具食。媪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兒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曾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留。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鬢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媪得金。亟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爲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齋。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甲婦時時飲食之。未幾以病死。

湖北余氏婢

湖北咸寧余氏有一婢。爲主母所憐愛。有欲以爲妾者。不許。其鄉間有余翁者。薄有田產。粗給衣食。年逾四十。無子。議買妾。又以買妾價昂。不如娶妻之省。聞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責直。乃僞爲娶妻焉。請於余氏。余氏欲一見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當意。使其兒子往。乃許之。旣成婚。婢不見新婿。而顧見一

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頗厭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謂此翁曰：「夜既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亦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誠告之。妻入。自詭爲嫂。謂婢曰：「吾姊胡不知耶。此翁卽壻也。婢曰：「否。壻者至主家。吾曾見之。嫡妻曰：「此翁之兄子也。翁使至若家相汝耳。豈汝主人以此給汝耶。婢憫。不知所以。念既已至此。距主家又遠。可奈何。遂從之。居數日。婢見所謂嫂者。時時在室。與其夫甚暱也。疑之曰：「嫂叔之間。乃如是耶。已而又聞人呼其夫曰：「龍爺。呼嫂則曰：「龍媽。乃問夫曰：「呼汝龍爺何也。翁曰：「龍吾小名耳。然則嫂爲龍媽何也。翁無以應。婢窮詰之。翁不得已。言其實。嫡妻乃好語之曰：「誠誑女。然自此汝兩人爲夫婦。吾則嫂矣。婢曰：「不可。豈宜以我故。奪汝夫婦之倫。龍爺吾主翁。龍媽吾主母也。事其夫甚莊。事其嫡甚敬。後其主人余氏聞之。怒其欺已。欲返婢而絕其婚。婢不可。乃已。婢旋生一子。余翁夫婦大喜。三日洗兒。賀客滿坐。名之曰賀得。然家中增益人口。而歲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醫藥。乃大困。方農時。不能雇客作婢。以兒委嫡。自執耨鋤。從事南畝。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經營喪葬。頗不苟簡。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母主翁一也。豈得有異。亦如之。連遭兩喪。薄田數畝。半鬻於人。衣食幾不給。賴賀得長大。助母力作。數歲之後。稍有贏餘。乃豫畜一童女於家。以配其子。賀得年十七八。將爲行合卺之禮。頗具酒食。會親友。吉期未及。寇警先至。時粵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寧亦陷。擾及鄉間。賀得竟爲所掠。於是所畜女仍歸母家。母家請絕婢。曰：「以三年爲期。吾子不歸而後嫁之。已而人皆藉藉言賀得已死。婢終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無所得食。會其舊主人余母呂宜人。將從其壻樊君於河南。乃挈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爲人極和婉。儕輩皆愛之。然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獨臥。或與人共坐。往往張目。

直視曰。賀得來矣。雖臥必躍而起。起而不見其子。則哭失聲。輒暈眩仆地。久之乃蘇。既而又有自咸寧來者。言曩所畜女。已爲其母家所嫁。則又大悲。病遂篤。臨死之時。大呼曰。賀得今日真來矣。乃絕。於是人皆謂賀得實死。故其母臨終見之。必其鬼也。然賀得實未死。婢死數載。而賀得自賊中脫歸。樊氏乃予以貲。使其母之喪歸葬焉。賀得後娶一金陵人女。蓋亦賊所掠至湖北者。夫婦皆勤力。家復溫飽。且生數子矣。此事余聞之大兒婦樊。蓋婢之主人呂宜人。卽兒婦外祖母。余爲作余母呂太宜人傳者也。故知之甚詳。此婢賢達。且一老節婦。乃其命途則何其多舛歟。然賀得之子若孫。蒙其餘澤。不至落薄。則固可決矣。

庸齋筆記

薛福成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廟謨亦已中變。褫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爲之副。當是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盡調兵船南駛。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所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畸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恇怯巧滑。善結奧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

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僞稱足疾。勉強蒞盟。有一英人名嗚哩。以舢板船攔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筋。以爲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爲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駛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自投泮池。水淺不得死。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友陳若木。吳如渤二人。退至寧波。寧波吏民皆已倉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卽吞金堅臥。不語。陳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縣令殯殮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寧波。而英人陷寧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宣宗皇帝諭旨。歎恨用人之難。謂柔懦無能者。旣僨事。而剛果有爲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爲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冤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爲之地者。獄久不定。將待以不死矣。刑部尙書李莊肅公（振祜）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旣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敦請入幕。爲上賓者數十年。

新寧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尙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熾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既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剿賊由此始。全州蓑衣渡之役。以寡擊衆。殺賊數千。礮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遄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

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衆連斃賊目。堵築關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藜藜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鈔。知府陳源竟。同知鄒漢勳。胡子離。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艾延輝。興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卽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卽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毋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母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使擔水執釁。旋授以僞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仕

途靡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當元煒飾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見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張忠武公逸事

張忠武公（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勛偉節。彪炳史冊。無待余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跡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懼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貲本。官民之旅費。旣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

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括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已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爵襲。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旣克馮官屯。勦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資望旣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鐵錢局一事。興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轢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尙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晝諾矣。肅順伴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憤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藁。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書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唯

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尙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右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太后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難，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卽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爲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實皆庸憤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

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已備。到京即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尖宿處。皆不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問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尙書沈兆霖。刑部尙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特降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冲齡踐阼。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發明。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釋贊襄二字之議。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爲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辨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爲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

朝之宣仁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皇上聰明天度。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爲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應量爲變通。擬求勅下羣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嬖奴輩如此負恩。卽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尙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尙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

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捧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尙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臥於牀。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驚悍。過於二人。自忖護送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車駕至京。而卽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毀。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

垣等凌遲處死。當卽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諤、醇親王奕譞、鍾郡王奕齡、孚郡王奕譔、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尙書棉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尙書棉森，迅卽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肅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兇饒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端華自縊，肅順以

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驛馬市大街。兒童讙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續。外間嘖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間。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卽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尚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廝。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叙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續。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衆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續均著卽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

有以寬大爲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啓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

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陷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未幾查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戍伊犁。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卽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清。於是權姦旣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啓中興之治。

謝愨忠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霈。爲防禦計。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爲麟見亭河帥家丁。爲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枝。給錦文俸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鵠。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倏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成大道。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卽可衆咸異之。次夜隄潰。卽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

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奈何。錦文獻票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賊勢鴟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礮臺。置礮盤上。座於臺上。卽日工蕺。錦文入見縣令。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嘩。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衆迎剿。蘆團擡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旂。左右指揮。奮迅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獠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暗曰。是賊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爲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衆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剿賊。並調謝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

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修鑑。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殺賊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修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公旋子諡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修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賞給一品封典。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欽賜舉人。錦文旣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況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爲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衆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楊甯以捐募蘆團。天子謂爲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剿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多忠勇公薨於盤屋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由黑龍江馬隊。從征楚皖。洊擢大帥。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奇勳偉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天下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爲中興名將第

一同治元年提師入關嘗以親兵七十人解商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衆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窺不見底人馬層積填與路平驅剿回寇如風掃籬其計畫常出人意表萃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殺賊動以數萬計陝西叛回幾盡將移剿甘回矣適滇匪藍大順由蜀竄陝陷踞盤屋城中老賊僅數百人脅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公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朝廷既知賊勢之衰又以多公用兵素稱神速訝其師久無功也嚴旨詰問多公起自武員不耐摧折又自恥其困於小寇也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城丈餘公自率穆圖善姜玉順等驟入其城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將士力攻不能破公在礮臺親自擂鼓賊見其穿黃馬褂也知爲大帥以烏槍狙擊之頭眼受傷忍創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不克傷輕亦不欲復活諸將四面環攻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藍大順逃至漢陰爲團練所截殺而公傷病益劇巡撫劉公（蓉）往視之見其臥於躺椅困憊殊甚竟瞠目不能語遂以四月十五日薨於盤屋公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屢殄巨寇勳滿海內而此次忽爲小醜所困殆有數焉方受傷時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本無家雙全依戚族而居身無完衣將軍憐駭贈以行資始得馳往已不及見公遺疏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洵非虛語也或曰駱文忠公奏報早稱大順死於四川守盤屋者實大順之弟二順然陝西兵民則皆指爲藍大順云

駱文忠公遺愛

駱文忠公（秉章）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

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寧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材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李勇毅公（續宜）王壯武公（鑫）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徧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駱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蒞是邦。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丰采幾與曾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礮。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公頷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尙過之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爲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爲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我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藍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蠡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駱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醇熙）爲統將。劉霞軒中丞（蓉）實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縣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

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衆。會合蜀軍。分途追剿。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爲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爲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石達開率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險守隘。會合官兵。擒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擒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旣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曾文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爲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爲馬各駱。而兩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功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旣薨。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駱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

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爲不能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鄧子久中丞被害

江寧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爲雲南道員。洊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句通爲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浸遂爲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爲之銘私人。旣而黨羽日衆。勢燄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黨追之境上。盡劫其宦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爲倖。有保等恃此爲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馱。中途被劫。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適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率練衆。擁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物旅費。搜括無遺。於是遐邇分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朝也。故密諷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府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鄧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李寶素恨鄧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遽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拏獲各犯。卽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文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旣

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卽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捉之人。卽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爲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旣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旣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澈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縣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欽此。源灝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而歸。臺諫交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害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澈底根究。按律懲辦。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剪除。又宜防其設計陷害。欽此。於是復起江寧潘忠毅公（鐸）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旣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黨夜攻何有保殺之。史榮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拏獲。研訊各情。供認不諱。卽予正法。潘公據實覆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戮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尙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參撤。旣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爲之湊祇。以安其心。歟。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查辦。其黨卽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

謂之知情可也。

潘忠毅公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巡撫降調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藩司護理巡撫守城有功後乃引疾以去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叛回疆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衆亦與叛回相通魚肉良民脅制官府大小衙門皆有黨蟠踞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既已自失其權爲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怙惡不悛是時之銘雖已罷斥而朝廷所新授之巡撫賈洪詔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僑寓成都每遙探雲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已之銘爲諸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篆踞位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銘既嗾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總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疾馳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爲幸朝廷方起用舊臣遂命潘公署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或故爲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衆慮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亟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異心寇盜逼處殊難措手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最先推爲大酋滇省羣回皆隱聽號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新遣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貼僞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矣馬如龍者亦回衆中之渠魁慄悍好鬪之銘奏署臨元鎮總兵潘公察知回黨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

滇事遂無可爲。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尙未顯露逆迹。頗欲羈縻勿絕。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懌。馬如龍恃其徒衆。欲兼併迤東諸郡。惟臨安土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勵官紳。糾衆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剿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徑率所部往攻臨安。公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強。且梁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衆之素與如龍爲讐者數千人。陽爲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圖如龍。蓋如龍去則回稍弱。而後滇事可籌也。公念徐之銘雖不足恃。究係同辦一事。嘗向之銘微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妾。之妾多與回會。狎暱。曾以告德新。德新怨懼交并。密召武定營參將回曾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卽冒公所調練衆。旂幟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騷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署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卽日出城。是時回衆矛戟森列。馬榮攘臂大言曰。卽不出。當奈我何。嗾其衆使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翟怡。曾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至。蓋早知其有變云。賊亦不攻其署。岑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廨。徐之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衆德新以總督關防。送文徐之銘。公尸暴露三日。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旂。始得殯殮。面如生。德新之召馬榮。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已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厄。不料其構成大釁。且所忌惟潘公。今公已死。又欲討馬榮。以示己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岑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攻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

退。恐梁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之曰。汝若奔援省城。盡心王事。常不汝追也。如龍折矢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岑毓英夾攻賊黨。賊死傷過半。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礮。天明送馬榮出城。逃回武定。初五日衆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厥後馬聯陞以叛聞。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榮爲官軍所擒。解至督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麗鎮總兵。與回匪通謀作亂。爲如龍所擒斬。

郎潛紀聞

陳康祺

石琢堂

吳門石琢堂殿撰韞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謹。實不愧道學中人。未遠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擊海。收燬幾萬卷。一日閱四朝聞見錄。中有劾朱文公疏。誣詆極醜穢。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金跳脫。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諸一炬。可謂嚴於衛道矣。是年南闈發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然以一窮諸生。毅然以關邪說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氣節。豈復第二流人物所有。

林文忠公

粵賊初起。首陷平樂府城。時林文忠公已由西城賜環。文宗特詔起之田間。公方臥疾。聞命束裝。星夜兼程。宿疴益劇。公子編修汝舟隨侍。勸以節勞。暫息。公慨然曰。二萬里冰天雪窖。隻身荷戈。未嘗言苦。此時反憚勞乎。口占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患難避趨之。乃昇疾亟行。憂國焦勞。馳驅盡瘁。遂卒於廣

寧行館。初賊震公威名。咸膽裂。思解散。猝聞溢逝。毒燄益張。公臨歿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謂。噫。武鄉侯出師未捷。宗忠簡三呼渡河。千古貞臣。同此遺憾耳。

和珅

乾隆朝故相和珅。貴爲首輔。爵封上公子。尙公主。凡一切龍褂紫纒雙翎寶頂。茂典殊榮。靡不崇備。本朝八旗大臣中。寵眷罕有其倫。聞其始特鑾儀衛一校尉。（或作侍衛出身。）一日警蹕出宮。上偶於輿中閱邊報。有奏要犯脫逃者。上微怒。誦論語虎兕出於押三語。扈從諸校尉及期門羽林之屬。咸愕眙。互詢天語云何。和珅獨曰。爺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耳。（凡內臣稱上皆曰老爺。子或曰佛爺。）上爲霽顏。問汝讀論語乎。對曰然。又問家世年歲。奏對皆稱旨。自是恩禮日隆。遷官多不次。和珅才敏給。遇事機牙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以故高宗晚年。倚毗益篤。設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謀。以協贊軍國。其功名福澤。豈在郭汾陽下。後之懿親戚。晚肺附國家者。鑒之哉。鑒之哉。

田文鏡

相傳田文鏡爲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庭參日。田問出身。王攢眉囁嚅。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卽詳請免河南鹽地稅。冀見忤放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爲布政使。司入謁曰。王某請免稅。邀譽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誚。楊則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宜同受世宗殊眷。與雖然。上官非

文鏡之刻。屬吏非文乾士俊之才。獲上保身。終以忠信篤誠。不亢不卑。爲正理。

阮文達

中興以來。嶺南人士。咸推番禺陳徵君澧。南海譚舍人瑩。爲巋然魯殿。蓋皆阮文達公學海堂弟子也。徵君所著叢書。近已流播。撲茂精礪。學湛於經。舍人樂志堂集。文詩略亦多胎息。六朝之作。相傳文達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驕。從往來山寺。見舍人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現應縣考者。翌日南海令來謁。公諭之曰。汝治下有博學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近於奪令長之權。代人關說。汝自捫索可耳。令歸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望日起矣。康祺按文達撫浙。剏詁經精舍。督粵。勸學海堂。提倡雋流。扇揚雅道。餘韻流風。到今未沫。比之文翁常袞。尸祝百世。無少愧也。

蔣伯生

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宰山東。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稱蔣公子。按。因培父瞻。帖先知是縣卒官。會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張。勢張甚。所過咸趨承惟謹。抵汶上。君方詣行館謁。及門。聞詬厲。廉知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侍。有司爲東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廝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靦顏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張。鐙及供膳。拂衣徑歸。御史遂中夜蒼黃去。後事發。以賄賂牽連者數輩。東撫以君事上聞。奉硃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疆項之名籍甚遐邇矣。

于清端

吳三桂之變。全楚震動。土匪蠭起。時于清端守武昌。威惠素著。剿撫兼施。計擒大冶賊黃金龍斬之。降其衆數千。捷聞。巡撫張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蓋清端嘗襄事秋闈。陪大吏觴。兩使者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闈中皆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康熙按今屬吏見長官多囁嚅。遽巡拘守儀節。公獨於皇華公譙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恐此時豪氣已足吞逆藩而有餘。况金龍一無賴賊哉。

暹羅考略

火葬

龔 壁

國中無論君民貧富人死不葬。概以大燄山爲藏骨地。國人毅然不爲怪。紳富巨室人之將死。必預延親戚故舊及黃冠羽客。環繞諷經。梵唄之聲不絕於耳。比氣絕。相嚮號哭。逾刻將屍身洗濯淨潔。衣以華服。然後昇屍入棺。虛闔焉。棺飾以金。雕鏤綦巧。停棺於室三日。乃穴壁昇出。謂不由戶。而由竇。恐鬼神將迎門而返也。棺出繞屋疾行三市。乃登舟。執紼送喪者咸服縞素。臚舟古刹前。送柩入至中庭。架新木成阜。啓棺。眞屍其上。舉火焚之。送喪者繞之四圍。各薙髮以示哀。火燼拾其殘肢剩骨。以歸。醢酒宴客。豪興飄舉。無論家人親友。莫不終日酹啜。喜躍欲狂。三日乃已。國君崩。則舉國臣民咸惶惶。若有所失。蓋喪禮既盛。則徭役亦多也。崩之日。將屍扶坐。令直如生人。先以水銀由口灌入。乃鑄黃金爲盆。置坐椅下。椅之坐處本空。少頃。其腹中穢瀉渣滓。咸由下部瀉入盆。令盡。屍頓枯癯。復提屍屈其兩膝。納金匱中。於是出令召工師入山伐巨木。擇邨城適中處築臺。高三十丈。五金嵌鑲。窮極工麗。四週拱立。神仙鬼怪馬牛之屬。

均以巨材雕琢成像。或以紙帛糊之。斑駁陸離。猙獰可懼。佈置既畢。前後各設布幔圍。作屋數十間。以備送喪文武臣丁。憩息。工既歲。乃擇請舉行火禮日期。然距君崩日。已歲星終矣。屆期。奉金匱置御輦上。輦制炫麗奪目。以黃金爲飾。一路儀仗鮮明。管絃嘈雜。國人聚觀。幾至空巷。行抵臺所。將屍取出。納臺上。召梨園子弟開場演劇。連七日夜。然後舉火焉。於是金鼓大震。傀儡雜陳。有騰身縱舞者。有伸臂弄拳者。種種兒戲。不名一格。入夜則哀絲慘竹。作悲怛之音。嗣位新主。每日必登臺。撒下銀錢鈔票數張。觀人攘奪。以爲樂。至第七日。新主乃取收貯之雷火。由最下處然起。烈焰漫天。盡成灰燼。復於焦炭中。拾取殘骨數莖。攜歸和入白泥。擣爛。搏成小像一尊。藏之太廟。而臺所已摧爲平地矣。此其火葬之陋俗也。

粵遊小誌

張心泰

妓女

萬物原始云。洪涯妓。三皇時人。爲娼家所託始。西省地瘠民貧。娼妓不能存活。至梧州稍稍有之。東省廣州稱最。潮次之。廣之最著者。莫如穀埠。在省城西南。舊爲聚穀所。河下紫洞艇。悉女閩也。艇有兩層。謂之橫樓。下層窗嵌玻璃。艙中陳設洋燈洋鏡。入夜張燈。遙望如萬點明星。照耀江面。紈袴子弟。選色徵歌。不啻身到廣寒。無復知有人間事。上層爲妓臥所。如鴿窩。苦不可狀。土人云。此艇本泊沙面。近年始移穀埠。今又遷至南渡頭。較三十年前。僅十之一矣。則有姻緣艇。爲客家陽臺。俗呼妓女爲老舉。卽隨園以爲舉。舉師師之意。其實舉卽妓也。又謂妓從良爲上街。妓館謂之寨。狎邪謂之打水圍。蔣心餘先生四絃秋傳奇。有第一所煙花錦寨。寨之稱。相沿久矣。潮州六篷船。呼幼女曰阿儂。佳梳櫳曰開襖。呼壻曰老衍。近日

六篷船早廢。妓女多居賭館。俗謂囹場是也。又有蠶戶爲海娼者。人呼爲鹹水妹。以上皆閒花野草。無足怪。而廣潮淫風最甚。不堪筆述。有若良家婦女。而謀夜合資者。俗呼爲半開門。又稱之曰家機布。殆抱布買絲之意歟。有若鄉間赤足婦女。入城傭工。而偷合者。潮俗謂之山藥薯。有若小戶人家男女邂逅。可同寢處。儼若夫婦。稍相忤觸。輒仍離異者。粵俗爲露頭妻。猶朝露之易晞也。有若娶再醮婦者。粵俗謂之淘古井。景陽宮畔胭脂井。千百年猶有餘香。不知有人淘否。有若婢女不願嫁。積資自贖。開臉傭工者。廣俗謂之自梳妹。實爲物色。尙未有屬也。至廣州女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恆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衆姊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爲他省所無。近十餘年。風氣又復一變。則竟以姊妹花爲連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儼若藁礎者。然此風起自順德村落。後傳染至番禺沙菱一帶。效之更甚。卽省會中亦不能免。又謂之拜相知。凡婦女訂交後。情好綢繆。逾於琴瑟。竟可終身不嫁。風氣壞極矣。粵俗更有梳頭媽。所居之地曰齊堂。所奉之教曰大成教。其教所祀之神曰大聖爺。凡入教者。須執弟子禮。拜師傅。有男師女師之別。入教後。師傅令食長齋。永不如葷。謂之轉腸。師傅死。弟子持服三年。拜神不焚紙錢。盲目婦女。廣俗謂之盲妹。盲妹入夜沿街賣唱。允留伴宿。謂之挂絃。留之者所好更奇矣。男扮女妝。而狎邪。謂之贛妝會。或曰減妝會。又名鏡妝會。蓋因其施朱傅粉。以男作女妝。故有是名。此風潮陽最甚。潮俗女僧。多以重資購買有色幼女爲小尼。意俟長大後。藉作酒家旗耳。

苗祭

苗祭五月逢子寅午日。專祭祖先。先日將牛馬雞犬諸畜。用木關其足。不能飛走。藏置幽僻之所。既祭。舉家老幼。避入山洞。名躲鬼。是日不舉火。不飲食。道路相值。不偶語。盜賊攫物。不敢問。夜臥不敢轉側。蚊蚋嘬其膚。不敢觸。懼鬼覺也。小暑節前。辰巳兩日爲禁日。祀天王。或呼白帝天王。禁屠沽。止釣獵。不衣赤。不作樂。開禁獻牲後。方如常日。偶遇冤憤。不能白。必告諸天王廟。設誓。刺貓血。滴酒中。飲以盟心。謂之喫血。既三日。必宰牲酬願。謂之悔罪做鬼。其入廟則膝行股慄。莫敢仰視。理屈者。逡巡不敢飲。悔罪而罷。其誓詞曰。汝若冤我。我大發大旺。我若冤汝。我九死九絕。猶之禍及子孫也。事無大小。喫血後。則必無悔。有司不能直者。命以喫血。則懼。蓋苗人畏鬼。甚於法也。每農事畢。十月十一月。饒裕者。獨爲之。或通寨釀錢爲之。預結棚於寨外。先一日殺牛。情苗巫衣長衣。手搖銅鈴。吹竹筒。名做米鬼。次日宰母豬。吹竹筒。請神名做雷鬼。第三日宰雄豬。祭享名做總鬼。第四日設酒肉各五碗。米餅十二枚。置火牀上。燒黃蠟。擊竹筒。祀祖。名報家先。然後集親鄰族友。男女少長畢至。鳴鑼鼓。放銃。請牛鬼。第五日棚左右各置一椿。繫黑白二牛各一。先讓極尊之親。揖四方畢。用槍以刺。餘以序進。一人持水隨潑。血不淋於地。牛既仆。視其首之所向。以下休咎。首向其室。則歡笑相慶。以鬼來歆也。否則衆皆愀然不樂。主人惶悚無地。以鬼不茹。將降不祥也。苗巫鳴鑼誦祝。衆搥鼓。鳴金吹角。燒柴以祭。祭畢。以一肩遺先刺者。胸膛遺巫。後肩分親黨。餘肉及臟腑。烹食之。又別割一牲。火燎毛以烹之。名火燂肉。置牛首於棚前。刳長木。空其中。冒皮其端。以爲鼓。使婦女之美者。跳而擊之。擇男女善歌者。皆衣優伶五綵衣。或披紅氍。戴折角巾。剪五色紙兩條。垂於背。男

左女右旋繞而歌迭相唱和舉首頓足疾徐應節名曰跳鼓臧獲有以能歌鬪勝負者男子出紬絹女子出簪環以爲綵結隊對歌不休以爭勝負勝者收取其綵不善歌者不入隊所歌皆本其土風或淫褻語歌已雜坐牛飲歡飽謔浪甚至乘夜相悅而爲桑中濮上之行雖知亦不禁名曰放野蓋樂甚則流無禮以節之也

黑龍江外記

西 清

跳神二則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驪黃牝牡一如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續有人病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

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爲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鯉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嗶啾姑娘神來靦覷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踞陳祈神救命意薩瑪則啜羊血嚼鯉執刀槍叉挺卽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亦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聲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

(8493.1)

本國學基
叢書
舊小說四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元

外埠酌加運費

編輯者 吳會祺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10B

